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提要

臣等謹案印人傳三卷

國朝周亮工撰亮工本名亮字元亮號櫟園又

號減齋祥符人前明崇禎庚辰進士官澠縣

知縣以卓異薦舉至京師值李自成之變逃

匿未出後入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提要

國朝官至戶部右侍郎終於江南督糧道亮工

喜集印章工於鑒別所編賴古堂印譜至今

為篆刻家模範是書則譜之題跋別編為傳

者也首載文天祥海瑞顧憲成三印次及其

父其弟及其友許寧次則文彭以及李穎凡

六十人附傳三人又不知姓名一人其有名

而無傳者又朱簡等六十一人自宋以前以

篆名者不一以印名者絕無之元趙孟頫吾

丘衍等始稍稍自鑄遂為士大夫之一藝明

文彭何震而後專門名家者遂多而宗派亦

復歧出其源流正變之故則亮工此傳括其

大略矣乾隆五十一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sub>臣</sub>紀昀<sub>臣</sub>陸錫熊<sub>臣</sub>孫士毅

總校官<sub>臣</sub>陸費輝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提要

此處為空白欄位，內容與上方提要一致。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卷一

江南督糧道周亮工撰

書文信國鐵印後

宋信國公文丞相諱二字鐵鑄侯官農夫野田中耕出歸一老儒予入閩時欲以金易之執不可復增以多金執如故予門人陳濬告予曰此老儒負郭田也詎肯易老儒得此印凡家有疫崇者或癘者持此往鎮之輒愈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卷一

得厚價後購者紛紛或道途遠老儒不能往印一紙給之傳粘於戶或瘡者額上亦輒愈每紙定價一星老儒負郭田那肯易予於是不忍復言買得數紙歸此印不知何時遺田間其在厓山兵敗走安南時耶丞相死柴市張千戴自燕山持丞相髮與齒歸嗟夫此亦丞相之髮與齒也此丞相所謂蘇武節嚴將軍頭嵇侍中血張睢陽齒顏常山舌也鬼神那得不欽後聞得印者輒不靈異哉

書海忠介泥印後

金陵一老友持一函以泥印贈予云其祖曾給事海忠介公印忠介公故物也予祈夢於呂公祠見忠介公來顧未幾得此印心異之因再拜而受啟視之其質以黃泥為之畧煨以火文曰掌風化之官觀之覺忠介公嚴氣正性肅然於前凜不敢犯敬藏於笥中予友何次德之子大春名延年者見之作為長歌頗淋漓盡致錄於後周公祈夢呂公祠夢中恍惚遊天池旁有大屋如官署緋衣吏揖登塔埤我我高堂設一几几上圖書何疊疊或金或石或犀玉漢篆秦籀燦若綺摩挲光怪意方快門外傳來海忠介刺書名字大如拳回首圖章失所在海公握手話生平覺來夢景殊分明階秩恰與海公合公之入夢洵不輕有客遠寄書札至贈以一方小印記非金非石非犀玉不范不陶自成器五字配就良可觀乃是掌風化之官紐作笏文簡而樸四邊不窳堅且端遍尋鑿賞訪博識考稽知為海公物當年圖章積如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卷一

山一旦棄捐曾不惜昨日公餘開華筵手持此章誇客  
前欲作長歌志緣起誰人妙筆為之傳梁溪顧孝廉昆  
陵吳太史吾翁吾叔咸曰是公遂笑向吾翁言獨許能  
奇惟小子前有海公後周公直聲勁節兩人同不然官  
舍如傳舍雖有腰魚肘鵲安足風

書東林書院印後

右東林書院印顧涇陽先生家故物也何文端公孫次  
德藏之以示予予因得識之於譜自東林書院毀而逆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三

璫之生祠作予觀此印蓋愴乎有餘恫也吾師孫北海  
夫子言書院本末甚詳備錄於後明初以來各省俱有  
書院自張江陵當國始行嚴禁江陵毀復稍稍建置一  
時著名者徽州江右關中無錫而四至天啟中京師始  
有首善書院然人不知各處書院而統謂之東林又不  
知東林所自出而但借東林二字以為害諸君子之名  
目蓋東林乃無錫書院名也宋楊龜山先生所建後廢  
為僧寺顧涇陽先生自吏部罷歸購其地建先生祠同

志者相與構精舍居焉至甲辰冬始與高忠憲數公開  
講其中立為會約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為教然躬與講  
席者僅數人時涇陽先生已辭光祿之召不赴於新進  
立朝諸公漠無與也適忠憲起為總憲風裁大著疏發  
御史崔呈秀之賊呈秀遂父事忠賢日嗾忠賢曰東林  
欲殺我父子忠賢初不知東林為何地東林之人為何  
人輒曰東林殺我既而楊左諸公交章劾璫璫益信諸  
人之言不虛也於是憾於諸君子者牽連羅織以逢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四

逆璫之惡銀鐻大獄慘動天地遂首毀京師書院而天  
下之書院俱毀矣及忠賢誅公論明廢籍遺佚駸駸登  
用適大言不慙之邊臣債贖敗事失志者乘機構釁復  
倡黨說謂庇護邊臣者東林也於是蒲州高邑大名一  
時俱去朝廷之上另用一番人政事日新議論日奇刑  
尚苛刻而以言寬大者為東林餉主加派而以言減免  
者為東林賊議款撫而以言戰勦者為東林至政本之  
地司馬之堂前後闖凶俱衣緋辦事而以言終制言綱

常者為東林於時至清無徒閉門博古之黃宮詹且糾之為老妖誣之為立幟降謫不已繫逮之詔獄不已廷杖之煙戍不已永戍之及劉總憲被斥出都破帽蒙頭舊部民京兆父老十餘人為之牽驢洒泣乃政本大老方侈以為得計嗟嗟覆亡之禍豈盡關氣數哉予生長輩較於首善書院曾見其建又見其毀而冉冉老矣思興復之無期不能不於此憤惋留連三致思焉

敬書家大人自用圖章後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五

家大人每見小子愛弄圖章輒戒曰一生著幾緡履即纍纍胡為者此亦玩物喪志之一端小子戒之又嘗教小子曰士人宦遊圖章類多巨石攜之與篋人恒疑此中為何等物也不若易象牙黃楊可絕暴客念且減輿健力此亦人子身坐輿中俾之肩復滋重焉不惻然動耶母謂重寧幾炎天遠道減一分力省倍矣吾見文國博所鐫牙章最善王祿之亦好作黃楊印則知先輩亦不廢此小子須識先輩隨事體恤處母謂老子作不韻

語也小子奉嚴訓時惴惴焉家大人印多喜歡人方仲芝以其工象牙黃楊也所蓄不多次第於左手澤猶存不能展視

書靖公弟自用印章後

弟靖公亦嘗印在揚署見梁大年為予作印報時時向大年問刀法但性躁不暇細究原委又豪於飲一印未成醉即磨去日輒磨數十石而卒無成愛佳凍得則手自摩挲或握之登枕輒竟夜不釋然見有健羨者即脫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六

手贈之不置諸意中也客秋弟以病卒余命梁埏印其弗用之章登諸譜余嘗以一凍索友人作久而不與弟怒發不令余知力索扁石歸自劃數痕示余曰此那得佳兄大索胡為者又余偶得一凍甚異弟從旁睥睨久之忽攫之去余追之弟急走為物所絆仆於地起視石碎掌且血相與一笑而罷弟遂沒一載矣回思曩時嬉戲事便已隔世今日展此為之哀慟久之弟可紀者甚夥此等嬉戲事亦易觸人懷抱如此也

書許有介自用印章後

許案一名宰字有介侯官諸生玉史學憲諱考者之長子有忌者謂其所改名犯家諱以不孝聞之學使者蓋聞音考宰呼同亦大可噱事也遂更名曰友字有介已又更名曰眉字介壽亦字介眉君性疎曠以晉人自命作字初喜諸暨陳洪綬後變而從米顏其堂曰米友黃仲霖又不喜君登其堂曰小子遂散友米耶君復更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七

已意行之遂臻極境予入閩即首訪君頗為文酒之會然與君數有離合君大腹無一莖鬚望之類乳媪面橫而肥不似文人字畫詩文恒多逸致見其手筆者擬其貌若美好婦人亦異事也君既負盛名閩士多造之恒不報竭亦不省來者為誰以故人多憾之即與君暱者亦退多後言君但自放於酒一切弗問也君為予累逮入都門後無恙歸別予去復多所離合久之遂無間言矣君歸未數年即沒其沒也蓋只四十餘予嘗評君酒

一次書次厲竹次詩文嘗欲刻閩中四亡友詩陳克張陳開仲徐存永與君也君學識或讓三君而天資敏妙三君不逮矣患難壘經此事遂不果成至今尚令浚兒慎藏之右所列圖章皆君所恒用者嗟夫君不及見矣見其恒用之章輒如見君端閱諸章如見君鼓大腹以巨觥合面上時不禁潸然而涕下也

書文國博印章前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八

文壽承彭温州公孫待詔公子休承郡博兄孫為湛持相國其行誼不待余述但論印之一道自國博開之後人奉為金科玉律雲仍遍天下余亦知無容贊一辭余聞國博在南監時肩一小輿過西虹橋見一蹇衛駝兩筐石老轉復肩兩筐隨其後與市肆互詬公詢之曰此家允我買石石從江上來蹇衛與負者須少力資乃固不與遂驚公公晚視久之曰勿爭我與爾值且倍力資公遂得四筐石解之即今所謂燈光也下者亦近所稱老坑時硤中為南司馬過公見石索纒心喜之先是公

所為印皆牙章自落墨而命金陵人李文甫鑄之李善  
 雕簷邊其所鑄花亦皆玲瓏有致公以印屬之輒能不  
 失公筆意故公牙章半出李手自得石後乃不復作牙  
 章缺中乃索其石滿百去半以屬公半免公落墨而使  
 何主臣鑄之於是凍石之名始見於世豔傳四方矣蓋  
 蜜臘未出金陵人類以凍石作花枝葉及小蟲蟾為婦  
 人飾即買石者亦充此等用不知為印章也時凍滿斤  
 值白金不三星餘久之遂半鏤又久之值一鏤已乃值  
 半石已值且與石等至燈光則值倍石牙章遂不復用  
 矣豈不異哉相傳缺中入都某家宰訪國博曰公索國  
 博章彙繫僕索一章不可得缺中曰郵者浮沉耳公誠  
 嗜國博章何不調而北於是公遂為兩京國博公左目  
 雖具而不能視如世人所云白果睛者所為印流傳甚  
 多今皆為人秘玩不復多見亦由無譜也印至國博尚  
 不敢以譜傳何今日譜之紛紛也亦自愧矣國博工詩  
 吳人張鳳翼曰文太史詩未必上超開元佳者亦不失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九

大歷後生小子信口詆訾迨國博郡博之作謂之文家  
 詩今觀壽承妾家住近江淹宅曾讀銷魂別賦來休承  
 五百年來幾摹本翠禽猶在最高枝可盡訾乎因論印  
 而漫及之公亦何可及哉

書何主臣章

何主臣震一字長卿亦稱雪漁新安之婺源人主臣之  
 為印余與黃濟叔札子及他印引中論之備矣世之豔  
 稱主臣者不乏其人予不復論主臣往來白下最久其  
 於文國博蓋在師友間國博究心六書主臣從之討論  
 晝日夜不休常曰六書不能精義入神而能驅刀如筆  
 吾不信也以故主臣印無一訛筆蓋得之國博居多主  
 臣之名成於國博而騰於缺中司馬缺中在番都從國  
 博得凍石百以半屬國博以半倩主臣成之缺中意甚  
 得曰無以報數函聊作金僕姑盡往塞上於是主臣寫  
 交蒯緱徧歷諸邊塞大將軍而下皆以得一印為榮索  
 金且滿復歸秣陵主承恩僧舍性好賓客挾數寸錢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十

食客恒滿座客至惟恐其去久之客履滿前客乃得逸  
又自奉饌非豐潔不舉著其食客亦如是以故索中金  
往往為飲食盡而顧不恤其家子怨甚來視其父主臣  
床頭金餘無幾其子又負之去主臣弗知也知而病增  
劇遂沒囊無一錢主僧為之含殮人皆憾主臣無子云  
主臣印譜自錫久之而諸本互出其嫡傳則獨有程孟  
長父子子別有引子濤亦能印

書金一甫印譜前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十二

金一甫光先休寧人家擁多貲乃多雅尚究心篆籀之  
學嘗謂刻印必光明筆法而後論刀法乃今人以訛訣  
為主角者為古文又不究六書所自來妄為增損不知  
漢印法平正方直繁則損減則增若篆隸之相通而相  
為用此為章法筆法章法得古人遺意矣後以刀法運  
之斷輪削鑿智巧視其人不可以口傳也以故所為印  
皆歸於顧氏之印藝梁溪鄒督學彥吉曰今之人帖括  
不售農賈不驗無所餬口而又不能課聲詩作繪事則

托於印章以為業者十而九今之人不能辨古書帖識  
周秦彝鼎而思列名博雅則托於印章之好者亦十而  
九好者恃名而習者恃矜好者以耳食而習者以目論  
至使一丁不識之夫取象玉金珉信手切割又使一丁  
不識之夫櫛而藏之奉為至寶可恨甚矣此道惟王祿  
之文壽承何長卿黃聖期四君稍稍見長而亦時有善  
敗惟一甫兼有四君之長而無其敗矣其推一甫如是  
余喜其言切中今日之病故採而錄之右皆其門人文  
及先授余者一甫譜成歲在壬子余方墮地去今六十  
年矣余何由縱觀其全哉

書胡中翰印章前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十三

胡曰從正言印譜舊名印史吾友王雪蕉易曰印存其  
以墨印者曰元賞陳旻昭侍御韓聖秋別駕杜于皇司  
李與余序之皆能及其生平曾官中翰最蓄心於理學  
旁通繪事嘗縮古篆籀為小石刻以行人爭寶之余與  
瑤星張公備載其行誼於江寧誌中蓋曰從雖休寧人

而家於秣陵故秣陵藉以為重今八十餘神明炯炯猶時時為人作篆籀不已仲子致果名其毅以詩文名從予遊最久博雅士也

書梁千秋譜前

梁千秋袁雄揚人家白下余識其人於都門以十數章托之會冠變乃不得其千秋繼何主臣起故為印一以何氏為宗華亭宋幼清曰于麟於詩文輒言擬議以成其變化惜乎吾見其擬矣予於千秋亦云蓋千秋自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三

運頗有佳章獨其摹何氏努力加餐痛飲讀騷生涯青山之類令人望而欲嘔耳大約今人不及前修有二文國博為印名字章居多齋堂館閣間有之至何氏則以世說入印矣至千秋則無語不可入矣吾未見秦漢之章有此景景也欲追蹤古人而不先除其鄙惡望而知為近今矣又國博當時自負家世故非名人不為作即登牘仕而其人僉亦亦婉辭謝絕後則粟吏販夫以及黨逆仇正輩或以金錢或恃顯貴人人可入鵠矣江河

日下詩文隨之圖章小道每變愈下豈不可慨也哉予存千秋印曰在其譜外凡擬議何氏者盡乙之故所存無多千秋弟大年立身孤冷不甚與千秋合朱蘭岫史公甚重之史公讀書小桃園無大年不飯大年卒以不

能俯仰人貧困死千秋得名後番心聲妓一意自恣得圖章輒怵悼應之或情之大年而大年又不肯代斷亦不恒造其門以此人益多大年千秋有侍兒韓約素亦能印人以其女子也多徃索之得約素章者徃徃重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十四

千秋云

書梁大年印譜前

梁大年年其先蓋廣陵人流寓白門癯而修長常有目疾又短視好作印每構一印必精思數時然後以墨書之紙熟視得當矣又恐朱墨有異觀復以朱模之盡得當矣而後以墨者傳之石故所鵠皆有筆意余致君於維揚署中凡數月為予作甚多今散失大半矣君又能辨別古器款識家固亦貧晚益窘有王叔賢者家多收



藏以十餘宣盤贈君置几上君以葛衣覆之去乃曳衣  
 盤碎其半瞪日向叔寶曰天欲貧死梁年公安能生我  
 哉乃盡碎其餘不復顧遂還廣陵卒以貧死大年生平  
 不奔走顯貴蘭嶠朱尚書獨欽重之尚書習靜小桃源  
 之玉樹堂謝絕賓客獨與大年遊日非大年不飯嘗有  
 從土中得一玉印文不可辨需數金耳大年趣公急售  
 之後為浣洗辨其文秦六字小璽也人以數十金爭購  
 尚書固不與後尚書之子無外以二百金售之歛人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五

始服大年賞鑒之精大年兄表即世所稱梁千秋者亦  
 以此名予在都門以十數章托千秋會兵變千秋狼狽  
 南歸客死於途世人恒以千秋勝大年予獨謂大年能  
 運已意千秋僅守何氏法凜不敢變不足貴也

書方直之一印前

一印者方直之為予作直之名其義桐城人其兄與予  
 為同門進士直之幼時同其兄有雙丁二陸之譽才氣  
 奔放其性又不受拘縛嘗遊雲間與陳大樽李葵齋輩

置酒高會即席為詩歌灑灑數千言立就酒酣耳熱慨  
 然曰欲滅賊立大功舍義其誰耶軀不甚偉然健有力  
 能挽數石弓雙目炯炯射人醉後躍身登高屋履萬瓦  
 如平地緣數丈竿直上如猿猴諸君子駭觀之咸曰欲  
 滅賊立大功舍義其誰耶會賊益熾起尊大人撫楚乃  
 更破家資聘講劍道精遁甲壬乙者益募南北健兒買  
 名馬多治好弓矢將往助中丞公滅賊建功業會中丞  
 公為讒言中事乃無成久之中丞沒其兄又去而遊方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六

外君鬱鬱居鄉里多飲酒與婦人近遂以瘍卒其卒也  
 年甫三十餘世共惜之予在維揚君溯長江顧我文酒  
 晉連就圍者卅月已乃謂予曰所藏印不甚愜予意迷  
 自作此方相贈欲更懇之勿勿別去然不意其即死也  
 存一印於講得藏梅道人一竹葉勝藏他人千枝萬葉  
 矣君書撫魯公直得其神曾為予書數篋藏之篋筭三  
 十餘年至今出之尚儼如初贈時沒後其兄為鑄其書  
 於石藏青原山中人爭購之予往來江上數過浮山聞

諸父老言直之居鄉里好行義愛護貧氓鄉人耕其田者歲收所入或以艱苦告輒倍免之又多以金錢助無力者以故人恒德之桐民變中丞家獨無恙者賴此耳君舊刻詩數卷行於世餘散見於過江詩畧中子中終字有懷數過予論詩風格不亞其父

書沙門慧壽印譜前

沙門慧壽予友彭城萬年少壽祺也年少後以一字字字若近以一字字者予老友汝南秦先生京同年友河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七

陽范公正及若三人而已皆一時聞人也若庚午舉於鄉時沈治先眉生昆季招維斗卧子駿公諸君子飲予始識若若名方噪一時好狹斜遊又甚工寫麗人坐上妓以此索之若輒為吮毫諸妓之有聲名者皆暇就之風流豪邁傾動一時同輩謝弗及也後無志於功名盡遣所買諸歌妓冠僧冠衣僧服遂去而遊方外自名沙門慧壽云避印徐之亂移家公路浦即其家供古先生於中堂客來坐之曲室中然痛飲食肉則如故酉戌間

予官維揚王雪蕉官泗數以事偕至淮予同年陳階六飲予輩必延若俱雪蕉不能飲而好為詩每飲恒分韻為詩若詩既工書又美好予得其箋子輒藏棄之後予免繁生還過隰西草堂訪之則久歸道山矣雪蕉既沒與若相約共隱隰西之胡介共若避地公路浦之翁陵皆相繼化去戊申予再過淮飲階六越卷中追念昔遊獨階六與予在耳予與階六效昔年酒間分韻事予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六

雨餘掃徑看黃葉燈影含毫憶故人之句階六讀之連然不樂為之罷飲散去若嗜圖章復精於六書自作玉石章皆類視文何所蓄晶玉凍石諸章皆自為部署一精好非世間恒有對客每自摩挲愛護如頭目若既以此事自矜竟不肯為人作予僅得一印因以其自用之章附於贈予後然若自用之章實自為之不借他腕也予甥唐堂曰徐州萬年少自詩文書畫外琴碁劍器百工技藝細而女紅刺綉擗而筆工縫紉無不通曉此是何等慧性以堂言觀之若豈不誠異人哉有令子睿

吾友唐祖命倩也能讀父書為名諸生作字能亂若異人徐石林旃夏邑陳簡菴希稷皆學若書然皆不及若已酉睿應舉入會城以若所書金剛經並募金剛古今解注疏贈予予共先所得笈子一一寶藏之若所書經每一頁今值數十金予雖甚貧乏終不忍棄去也

書張穉恭自用印章前

張穉恭進士恂涇陽人詩筆皆凌一世而尤工畫自塞上歸筆益勁雅好圖章多與黃山程穆倩隱君遊畫遂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九

似隱君自為小章亦復似隱君子得進士畫及圖章不辨孰為程張持示座客其莫能辨亦如予也茲序次其自用章於後或曰隱君作或曰半是進士作予終不能辨也俟他日詢之兩君穉恭令子若水名湛儒其癖書畫愛圖章與穉恭同

書文及先印章前

余庚午辛未間與文及先比屋居桃葉渡口其弟又時過余談藝以故識及先最早君益金吾世胄家中落督

其弟輩攻苦筆墨皆有聲藝林君更留心風雅篤好篆

籀年未三十索其圖章者屢恒滿戶外垂老每論印軌

曰吾得之吾師一甫金夫子夫子得之何主臣先生云

今之習舉子業者從一先生學幸而通籍列牒仕恒諱

言其少時師遇諸途恥為下與背且直呼其字若同輩

者比比矣夫文章道德所關而漫然如是君所得於一甫

者僅一圖章耳乃年且望八猶向人稱吾師某公吾師

之師某公源源本本舉口不敢忘若是也則君豈近今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二十

之人哉君七十時遊江以右余寄以詩不知為誰何氏

浮沈君九年後始知之向余悔謝余復為重書前詩於

笈君出入懷袖意殊自適也右諸章皆再見君時出以

相示者君之師既為一甫一甫之師又為主臣主臣又

嘗師文壽承源源本本如是即其自作不待見而知矣

君與余交時善飲多豪致已乃罷飲講性命學明年八

袞尚能燈下作蠅頭楷健如中年人望而知為有道之

士則余之重公豈僅僅在圖章間哉

書程穆倩印章前

印章一道初尚文何數見不鮮為世厭棄猶王李而後不得不變為竟陵也黃山程穆倩邃以詩文書畫奔走天下偶然作印乃力變文何舊習世翕然稱之穆倩於此道實具苦心又高自矜許不輕為人作人索其一印經月始得或經歲始得或竟不得以是頗為不知者詬厲然穆倩方抱其詩文傲睨一世不為意也予交穆倩垂三十年得其印不滿三十方因念予所交友人工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三

者黃子環劉漁仲歸道山後三山薛宏璧蒲田林晉白卒於家歎人江鵬臣卒於閩平湖陳師黃沒於客雒舉黃濟叔與予交最晚偕予歸亦歿於友人酒間穆倩巍然獨存亦老矣國章一綫不絕如縷嗟乎後之癖此者將索之誰何氏之手乎予以辛字萬斯亦能作印

書鈿閣女子圖章前

鈿閣韓約素梁千秋之侍姬慧心女子也幼歸千秋即能識字能學阮度曲兼知琴嘗見千秋作圖章初為治

石石經其手輒瑩如玉次學篆已遂能鵝頗得梁氏傳

然自憐弱腕不恒為人作一章非歷歲月不能得性惟喜鵝佳凍以石之小遜於凍者往報曰欲儂鑿山骨耶生幸不頑奈何作此惡謔又不喜作巨章以巨者往又曰百八珠尚嫌壓腕兒家詎勝此耶無已有家公在然得鈿閣小小章覺他巨綬徒障人雙眸耳余倩大年得其三數章粉影脂香猶縹繞小篆間頗珍秘之何次德得其一章杜茶印曾應千秋命為鈿閣題小照鈿閣喜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三

以一章報之今並入譜然終不滿十也優鉢羅花偶一示現足矣夫何憾與鈿閣同時者為王修微楊宛叔柳如是皆以詩稱然實倚所歸名流巨公以取聲聞鈿閣弱女子耳僅工圖章所歸又老寒士無足為重而得鈿閣小小圖章者至今尚寶如散金碎璧則鈿閣亦竟以此傳矣嗟夫一技之微亦足以傳人如此哉予舊藏晶玉屏凍諸章恒滿數十函時時翻動惟亡姬某能一一歸原所命他人竟日參差矣後盡歸之他氏在長安作

憶園章詩得款頻相就低崇愜所宜微名空覆斗小象  
憶盤鳩凍老甜番雪水奇膩纂脂紅兒參錯好慧意足  
人思見鈿閣諸章痛亡姬如初沒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一

二十三

印人傳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卷二

江南督糧道周亮工撰

書黃濟叔印譜前

黃濟叔經一字山松如舉人身長鬚不甚多風拂之軌  
飄飄多逸氣畫高簡得倪黃遺意雷心篆籀之學故印  
章入神品予因方與三昆季得識君於福堂中茲君偶  
同人姓字遂誤被收與三語予曰子弟取名須極奇異  
者當免為人累予曰不然當取極尋常者事發尚有濟  
叔一輩頂代耳濟叔聞之大笑濟叔性岸异入白門惟  
交杜茶印紀懋叟數君他皆不妄造也在請室一故人  
思見之子諷其往君曰不可以先往經在難故人固當  
先經耳予曰不妨通一字君又曰亦欲投以書但戴笠  
之誼不可先於乘車遂援筆而止予以是益重君子得  
君印章最多君頗喜為予作嘗與君札今僞錄之僕沈  
酒於印章者益三十年於茲矣自矜從流溯源得其正

變者海內無僕若問嘗謂此道與聲詩同宋元無詩至明而詩始可繼唐唐宋元無印章至明而印章始可繼漢文三橋力能追古然未脫宋元之習何主臣力能自振終未免太涉之擬議世共謂三橋之啟主臣如陳涉之啟漢高其所以推許主臣至矣然欲以一主臣而東天下聰明才智之士盡頓首歛跡不敢毫有異同勿論勢有不能恐亦數見不鮮故漳海黃子環沈鶴生出以欸識錄橋之劉漁仲程穆倩復合欸識錄大小篆為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二

三

而折衷之謂斯藝之妙原不一趣有其全偏者亦粹守其正奇者亦醇故嘗畧近今而裁偽體惟以秦漢為歸非以秦漢為金科玉律也師其變動不拘耳家象寶字罕有合作數十年來其朱修能乎次則顧元方丘令和次則萬年少江鶴臣程穆倩陶石公薛穆生諸君子往矣存者獨穆倩石公穆生耳然三君各有所長亦有所偏求其全者其吾濟叔乎濟叔能以繼美增華為此道之盛亦能以變本增華救此道之衰一燈繼秦漢而又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二

三

以離奇錯落行之欲以推倒一世雖時為之歎亦勢有不得不然者三橋主臣歷下子環鶴生其公安歟漁仲穆倩實竟陵矣明詩數變而印章從之今之論詩者極口詆竟陵然欲其還而為黃金白雪百年萬里亦有所不屑今之論印章者雖極口詆漳海然欲其盡守三橋主臣之努力加餐痛飲讀騷凜不敢變亦斷有所不能故漳海諸君甘受人符籙之誚毅然為之死而不悔者彼未嘗不言之有故而執之成理也僕嘗合諸家所論

不規規於近日顧氏木板之秦漢變而愈正動而不拘當今此事不得不推吾濟叔矣又答濟叔云先生近日作印章不必用意自有配合之妙云得之不肖之詩謬矣謬矣不肖之詩文近日少少曲折如意者從先生之篆之鑄之詩畫之家象數語札子種種悟入耳為此者似吾兩人交相譽吾兩人豈交相譽哉第不肖微窺先生所作近來實更進數層不肖動筆亦實實有畧異往昔所以然者吾兩人交相動耳世間絕技源流總同世

人所以不可傳者無他坐使人無所動耳不肖得先生一字而心動先生得不肖一字亦未嘗漫然於中交相動而交相引於幻渺不可測惡有所謂譽哉今人滿部詩文大套印譜細細搜尋總如疲牛拽重車入泥淖中自不能動何處使人動及讀班馬諸傳記便欲哭欲歌見坐火北風圖便乍熱乍冷拾得古人碎銅散玉諸章便淋漓痛快叫號狂舞古人豈有他異直是從千百世動到今日耳先生以為然否予生還後濟叔訪予情話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二

四

軒同坐卧者月餘別去在廷令李氏家方席間觀劇忽向衆曰吾欲去矣遂呼其僕曰李公待我厚我實坐脫無他病為語家人毋疑李公也復拱手向諸君曰便此等去亦大快人言死見鬼神謬語耳遂瞑目濟叔生平學佛去來明白如是真得大解脫者沒後杜茶邨與予札云有欠欲白先生者故人黃經濟叔生平嘗論定六書二十卷自謂頗極苦心嘗以求序於濟觀其書一正諸家踏駁附會之陋洵為許氏功臣今濟叔死而其嗣子

謹愿力田然廢學已久未必能護惜此書濟已西至東臯欲索得之行復自念赤貧無家之人既力不能為付梓以傳又東西遊走萬一放失其稿或久閉筭中徒飽蠹魚又或僕婢竊之以易餅餌則故人心血翻漸滅於吾手罪過不小踟躇而止茲惟濟叔既嘗幸交門下荷標園先生恩分不淺而先生又嘗深賞其篆刻之技贈以奇文以為直跨文何而上濟叔在日每酒酣則出以夸人謂周先生一代法眼品題如此誰復能易隻字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二

五

語次復及昔日患難相同一段情事則泣然而泣已而更大笑以為非患難不得遇周先生也夫以濟叔平日感先生破格如此則其死後亦必蒙先生悼惜可知悼惜之效誠莫若為傳此書蓋先生聲華位望欲傳則傳非若濟之有其心而無其力也由是言之使濟叔有知不以此望之標園先生更誰望哉濟嘗竊伏歎先生古道獨行誼篤死友如向日於林宗太冲兩先生近日於孟貞于一與治諸老友之遺文皆不計有無表章之不

遺餘力初非待人言之也則今日又何待濬言然濬又  
僅能言則亦能其所能為者而已雖蛇足可也况此書  
是正經史嘉惠來學較文人別集更為切用先生以斯  
文為已任諒在他氏猶孜孜不遺矧濬叔乎惟先生且  
晚吾神則濬叔生平得附知愛之末為不虛而士之割  
心迷作者亦恃交道以無恐甚盛軌也茶却之屬予如  
此濬叔無子繼子愚魯不能吾心為先人慎守遺書又  
遷徙靡定予固無能蹤跡即予在請室與君數十札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二

六

君裝為一冊予書其上曰毋忘今日急以歸君而君亡  
矣遂番予處每展視之未嘗不淚涔涔下也每思為君  
立傳而不果冠五曰即此可以傳濬叔矣遂不復別為  
傳

書張大風印章前

張大風風上元人因自稱上元老人予既載其行誼入  
讀畫錄矣復錄其一二逸事於此大風學道學佛三十  
年不茹葷血客有烹松江鱸魚者因大噉曰此吾家李

鷹所思安得不噉遂欣然一飽從此肉食矣大風精繪  
事常畫一人持劍以手摩挲雙目注視之佩一葫蘆筆  
極奇古題其上曰刀雖不利亦復不鈍暗地摩挲知有  
極恨持以贈予至今寶之大風作印章秀遠如其人予  
得其二何省齋周古印得之最多省齋為醉僕跌損古  
印所得皆在好凍上破家後僅存其一二今錄於後予  
曾語黃濬叔曰印章妙莫過於市石凍則其最下者僕  
蓄老坑凍最夥亦復最善患難以來盡賣錢餬口買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二

七

但欲得吾凍耳豈知好手鑄篆便亦隨之去耶彼買凍  
者即得妙篆勢必磨去易以己之姓名故市石之形百  
年如故凍入一家則矮一次不數十年盡侏儒矣僕凍  
章無一存者而妙篆反因市石巍然如魯靈光君苟愛  
惜妙篆當永永戒鑄凍專力於市石以今觀之予語豈  
信然哉

書顧云美印章前

顧云美岑吳門人負奇癖自闢塔影園隱於虎丘側蕭



條高寄俗客過輒趨避竹中以故客難就之君準甚頹而飲不能一蕉葉常語人曰事事虛名視此準矣在白門屢過予恕老堂若飲唱酬詩和婉有致行楷倣趙吳興最留心漢隸凡漢碑皆能默數某闕某字某少前碑某失碑陰某廢某為重摹其碑陰姓字皆能暗記予姻谷口鄭蓋以此名世家多碑版云美猷一小菴近谷口家繕閱數日夕不倦其篤志如此作印得文氏之傳予謂谷口今日作印者人為師然求先輩典型終當推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二

顧苓谷口是予言君許為予做文氏作牙章十餘方具既備而予難作遂不果故予僅存其一二矧稼軒一子十齡流落於外人無有過而問之者君以夙誼收恤之且妻以女名曰鏡宇之曰端叔人以此多君行誼云

書陳師黃印章前

陳師黃玉石自云平湖人或曰陳非其本姓亦不籍平湖未能辨也質癯弱而氣好凌人嘗同劉藥生在齊魯間登蓬萊閣使酒罵坐人不能堪謀縛而投諸海登守

某公解之師黃亦無所悔謝予辛丑之秋遇於明聖湖上相與為重七夕之會師黃意氣猶自若工圖章不肯為人作顧予曰於公固無吝也刻章必深利其底光滑如鑑乃止嘗目工印章者曰爾輩持刀將用以削人足指甲耶其傲慢自矜如是以故不為同人所容終以屏軀嘔血死死益不滿五十云後予過嘉禾知師黃本姓陸

書程孟長印章前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二

程孟長原一字六水新安人自何主臣繼文國博起而印章一道遂歸黃山久而黃山無印非無印也夫人而能為印也又久之而黃山無主臣非無主臣也夫人而能為主臣也予見摹主臣者數十家而獨推程孟長父子孟長負篆籀癖而又醉心於主臣大索主臣篆滿篋筍潘濂生自白門茅次公自武林或購石或蒐譜又盡以歸之孟長復檄四方好事郵寄共得五千有奇命其子元素樸選千餘力摹之合為譜予得而覽之喟然歎

曰孟長父子之於主臣可稱毫髮無餘憾矣使人如孟長父子吾又何憾於黃山之為印者哉王弇州論臨書易得意難得體摹書易得體難得意離之而近者臨也合之而遠者摹也余於二程喜其得主臣之體而復得其意蓋予惟見其合矣沈啟南履蹟滿天下晚來自收真蹟遂亦收得臨本吾恐起主臣於地下得程氏父子作當復如啟南翁自收贖本也吾不及見主臣得程氏父子當綏山一桃足自豪矣孟長家吳興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二

書汪尹子圖章前

汪尹子關黃山人家妻東時其同里人詞客程孟陽亦家礪城頗為尹子延譽於四方以故其手製甚為時流所重子宏度亦以此名妻東張彙令為大司空容宇先生之子嗜印章鑄有學山堂印譜予聞尹子亦學山堂客乃彙令於譜中註曰宏度為杲叔子杲叔素不解奏刀每潛令其子代勒以溷世遂浪得名尹子或晚年有不合於彙令歟予不識尹子不得而知也尹子舊名東

陽字杲叔後得漢沙關印少自治之給人曰吾得漢汪關印合名關遂更今字云

書汪宏度印章前

汪宏度汝尹子子張彙令學山堂譜中言尹子治印皆屬宏度捉刀尹子浪得名耳予初疑其言然未免有所惑今觀宏度作乃知義獻大有分別在誠如予言彙令必有私憾於尹子故譽子以抑其父耳吳人傳汪氏父子皆不羈而宏度尤風流自命得錢不為人奏刀必散之粉黛散盡莫復得錢始為人作然作又隨手盡以此有大小癡之號即此可想見其曠達之致技固不得不佳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二

書顧筑公印譜前

顧筑公坤一字山臣武林人立品高迥不屑懶從流俗作印即雷同余最好之而苦無其一印辛亥過湖上訪之則久歸道山矣索其手製則一瘳婦藏之或云其寡妻或云其外家婦女不知印章為何事恒悵快曰守此

頑石胡為者豐非玉凶非毅守此頑石胡為者自予往  
詢後婦乃訝曰是頑石乃致周公問遂高其直一方動  
至數金予笑謝之已而但命其印數方為傳於世初索  
三數錢已復悔曰非一星一方弗可得予又笑謝之既  
乃從他所得數方後又從曹秋岳使君得數方雖無幾  
然亦足以傳筑公矣予意欲傳君故數訪之婦女味此  
乃吝不以示恐南陽劉子驥後無復有問津者筑公妙  
技勢將永沒地下有知應因子一嘆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二

書江曠臣印譜前

工石章者予所見數十輩求其合古人之法而能運以  
已意者尚百不得一至切玉則杳然絕響矣近惟吳門  
周爾森以先父子以此名然臨摹儘有可觀一自篆便  
不堪寓目以其不知篆籀也即臨摹亦率皆沙碾無能  
切玉其他號能切玉者亦皆借爾森輩開其眉目然後  
施以刀詭語人曰吾切玉如泥實不及碾者之工矣獨  
曠臣則真能切玉矣予初聞其人於曹秋岳知其常在

嘉禾過嘉禾訪之則久入閩中矣幸備員於閩大索之  
黃東厓閣學始以其人來而陶石公隨之至因得盡窺  
其所學而為予鑄亦甚夥曠臣治玉章則真能取法古  
人而運以已意者即其鄉人何雪漁尚不屑規模之况  
其下者予曠臣用力如劃沙嘗語予堅者易取勢吾切  
玉後恆覺石如宿腐如公書惡嫌素鞞膠纏筆端不能  
縱送也以故悼喜為人切玉曠臣長軀偉幹而氣韻恬  
愉與予遊數年未嘗一字相干甘貧守道非尋常遊士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二

挾一技以遊顯貴者可比予甚欽之別予返丹霞予尚  
期久與周旋而曠臣死矣曠臣在丹霞東厓閣學贈以  
妾後妾慎守其印譜一帙予欲得之而未能久之在白  
下陶石公來訪云其妾復死譜乃從他所得之石公因  
手以贈予曰曠臣雖死幸有此在廣陵散不絕矣因銓  
次於後而附以東厓閣學贈詩程孟陽處士之跋他日  
有餘資當倩石公一一臨摹為一譜以傳其人曹秋岳  
曰曠臣死世無復有切玉者矣悲夫世之得佳玉而欲

合以秦漢人之筆求如鴈臣何可得哉鴈臣妾無子間學以鴈臣無子故贈以妾或云鴈臣尚有子在歛鴈臣歛人也石公名碧泉人從學於鴈臣最久頗能得其傳別有譜予贈鴈臣二截句附錄於後窺得軒皇寶函文垂金屈玉更藏筋分明五色仙人筆劃取黃山一片雲鳥篆蟲書總擅奇與酣十指似懸槌生平不學秦丞相手搨衡易岫嶮碑

書程雲來印譜前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二

五

程雲來林歛人予之交君蓋在丙子丁丑間君遊梁時後君見寇氛日熾遂移家武林得免於黃流之難人咸服君有早見君稍醫時時為予講性命之學乃好為圖章又以意為花卉悉皆有生致予往來湖上必訪君君又常顧予於閨於白門故得其手製最多君為印隨手而變近益精醫能起人於死人爭延致之席不暇煖遂不復唱渭城矣譜中皆廿年前作中子與繩亦從君治印

書程與繩印章前

程與繩其武吾友雲來中子也為制舉業有聲數不合有司尺度乃退而從雲來治印印隨雲來與年俱進比乃一合古法辛亥予在湖上與繩過湖于為文酒之會多為余治印近日文人才士其恬于榮利者大都從事雕蟲篆刻故工書畫圖章詞賦者日益眾嗟嗟與繩以聰明隸異之姿迺于斯藝亦復精妙如此余故表而出之以誌後生之可畏耳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二

五

書李耕隱圖章前

破屋老人李耕隱維揚人家白門高懷古致隱破屋中時花種竹蕭然自適寒山子為作傳一時重之何主臣沒叟繼起遂以印章霸江南北好畫竹為周墨農所嘆服墨農固以竹名然不耐索者往往倩叟為之墨農嗜古玩器非經叟目不易收也而叟自負鑒家不妄許可予見叟於顧見山高會堂垂廿餘年再見叟已八十矣步履甚健不資扶老而故使八九齡童子持一杖隨望

之肅肅欽如古圖中人予索其手製僅得後數方叟於市得漢耕隱章喜其與名符因以為字已得一子母篆曰李悅已復得一篆曰李尊因以名其子孫余叙次叟篆於右因以叟所得三漢章附於後以徵叟好古之癖云

書沈石民印章前

沈石民世蘇常熟人印章漢以下推文國博為正燈矣近人惟參此一燈以猛利參者何雪漁至蘇泗水而猛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二

十六

利盡矣以和平參者汪尹子至顧元方丘令而和平盡矣黃檗言大唐國裏無禪師又曰不是無禪直是無師如石民真能自得師真能以一燈紹國博者余嘗言字學迷謬惟賴古印章存其一綫然知篆籀矣而不知雅俗等迷謬耳國博胸中多數卷書故能開朝華以啟夕秀石民裨臂諸家直接藏劉益三折肱而始得之石民書畫妙天下即以縱橫毛穎之法驅使鋸刀宜其獨據壇坫類視一切也

書欽序三圖章前

欽序三蘭吳門諸生清臞如不勝衣時時皺雙眉工詩畫亦楚楚而尤留心於圖章得文氏之傳當時推元方令和與序三為華岳三峰今惟序三隻立耳在都門館於宋右之史公家予有印癖知序三久脫繫即首訪君君於予頗有知己之感故為予作甚多後相值於湖上又值於吳門舟次卮酒匆匆欲去余固留之乃曰食貧謀一館不易近請書楓橋側主人督責甚力遲歸將見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二

七

嗔早去示勤慎保此館耳予因詢之乃知序三詩畫圖章一切不為惟教授生徒自度度人而已歲儉貧士謀食其難如此予為感動者久之而力不能振君之貧也故予每過吳門輒愧見序三云

書王安節王宓少印譜前

王安節祭其先構李人久占籍白下與弟宓少著同受教於尊公左車先生左車好奇以丐名之字曰東郭以尸名其弟字曰弟為久之乃改今名字安節幼癯弱壯

乃須眉如戟負穎異質詩古文詞及制舉業皆能孤行  
 已意避人居西郭外莫愁湖畔罕與人接然四方文酒  
 跌宕之士至金陵者無不多方就見之安節以其詩文  
 之餘旁及繪事水石人物花卉羽毛之屬動筆輒有味  
 外之味曾為予兩作禮塔圖兩作浴佛圖狀貌皆奇古  
 略無近人秀媚之態真足嘉賞畫成輒自題識予每謂  
 人安節甫二十餘分其才藝便可了數輩使更十年世  
 人不說徐青藤矣圖章直追秦漢人亦肯為予作今銓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二

六

書吳仁趾印章前

仁趾吳廬天都右姓隸籍廣陵有洗馬神清之譽作為  
 詩歌上邁曹劉下掩王孟超超絕無凡響嘗以餘閒摹  
 劃篆刻不規規學步秦漢而古人未傳之秘每於免起  
 鵲落之餘別生光怪文三橋何雪漁所未有也予素負  
 斯癖時時博訪海內遍為叅稽少有當予意者及一見  
 仁趾作則如探胸中故物如再過宿生舊遊處輒欣欣  
 嘆觀止嘗索仁趾為予鑄製予亦謬有所商僅略舉其  
 大意而仁趾躊躇經營落之金石有十倍出予意想外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二

九

次於後予友方爾止一女不輕字人覓婿於江南久之  
 奇安節遂以女妻之爾止負一代名不妄許可至一見  
 安節即以女妻之安節可知矣宓少亦作印章古逸無  
 近今餘習亦次於後宓少不亞安節繪事遂欲與兄並  
 驅同人咸曰元方季方難為兄弟也安節王母與兩尊  
 人及安節皆落地不任輩獨宓少微能食乾饅人稱其  
 為一門佛子云

書錢雷中印章前

錢雷中履長吾友湘靈多慧男雷中其第三子也年未

二十留心風雅能繼其家學予甚愛之亦知其戲作圖章然非何次德示余不知其精妙若是此道必屬年少以其腕力目力勝耳雷中外如吳仁趾王安節宓少倪師留皆以英妙之年挾其穎異直登作者之堂此道不絕響矣然遂欲逼殺許多老儉亦大不仁哉

書李雲谷印譜前

雲谷居士李根字阿靈閬縣人性恬靜與物無忤愛閉戶獨坐終身未嘗遠遊工詩小楷頗得晉魏遺意畫佛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二

三

像做吳文中人莫能辨畫山水不妄設一筆恒能引入淨地尤留心篆籀之學嘗同福清林朱臣廣金石韻府增入刪正一無譌謬余愛其書攜副墨至金陵為補殘闕行之君為予言嘉隆而後工印者但做古數章首列諸巨公數章索李大泌王太原一做便侈然成譜以作者自命如今之以詩名者首做古樂府數章次列贈送讌集數章其贈送讌集姓字務必名輩巨公其名目次第皆可臆而得也此而便侈然成集自稱名下士豈

不大可恥哉予旨其言惜其得印不多蓋君既精於六書恒好議論人譌謬自言吾不欲以此微技供後來小兒指摘也其自矜慎如此故不恒為人作也

書徐子固印譜前

徐子固堅其先蓋吳門人移家白下予初從親串胡君念約園林中識其人時但斃其人酒俱韻耳而不知其工印事閱十餘年予集諸前修章同里吳遠度始以其所製來乃知子固苦心篆籀非一日矣予所見工此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二

三

固多而求秦刀之合古章法之無補奏六書之不謬者子固而外未易多見也至其做古小篆印章自朱修能外不能多讓矣子固大父巨川公初諱君楫嘉靖癸丑進士擢為侍御史時方注河南通道掌道印御史都御史列名以上世宗方懸筆擬議而殊忽落公名上世宗心喜因為更名曰仲楫以此甚得主眷公亦多補納當時號為名臣子固既為名家子又發源於吳門夫吳門固圖章之星宿海也子固雖欲不迴出流俗豈可得哉

書鄭宏祐圖章前

鄭宏祐基相欽人超宗之猶子行圖章得何氏之傳隱於秦淮貧且老不能以此技奔走顯貴門向人亦絕口不言非予固索之亦秘不相示也以故貧益甚時愛弄小古玩或易之人以自給然終無濟於貧予於此道見始終於貧而其技確可傳者梁大年及宏祐二人而已

書胡省游印譜前

予生平好圖章見秦漢篆刻及名賢手製則愛玩撫弄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二

三

終日不去手至廢餐寢以求購其欲不啻如時花美女殆坡公所云未易詰其所以然者雖當世宗工巨手以姓名見贈點畫少未愜心必面自商略求為更置而後已而其人亦深頷余言以為識趣其所與游號相契合者物故殆盡惟吳仁趾振起維揚此外寥寥無聞今夏胡君省遊來訪贈以二章出所為印嫡見示頗極秦漢之致若余數十年來所未見又若數十年意中所期者頓還故物與之語頗與余合因喜此道之有省游無患

中絕而質之千百世無疑也夫篆籀肇興書文正嫡猶

西來秘義旨要無多具神解者直接聖宗證斯果位豈說元說妙之所能競彼夫六書八體之研窮秦碑漢碣之摹勒要皆從入之途究非參微之的也由此言之則省游所造豈特超軼文何而已哉黃山朱修能前哲之解茲秘者余既雅好此君而省游適與同趣此可見省游性情與予合不自今日獨怪予嗜圖章數十年而與余同嗜好如省游者相見乃在數十年之後且非其鄉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二

三

杜于茶村言之幾失省游也省游名阮楚竟陵人

書徐士白印章前

徐士白真木一字白榆嘉禾人予知士白久矣辛亥冬始見其子虎侯名賓者於湖上因出土白印帙相示乃知此君於漢白元朱皆嘔心苦臨其得以傳之石者石傳之不及傳之石者復以墨臨之皆無毫髮失乃知一技之傳非三折肱未能得也士白工草隸真書極顏歐嘉禾碑石多出其手惜哉未五十而沒虎侯別有紀士



白作次白禪白者皆誤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二

三十四

印人傳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卷三

江南督糧道周亮工撰

書秦以吳圖章前

秦以吳漁原名德滋梁溪人君以高閣負尤異才少游馬文肅公門以制舉業名中年與華聞修諸君以詩名晚歲謝去一切惟自適山水間蒔花種竹或與童子鬪蟋蟀調鸚鵡為戲不問戶以外也君詩多香奩體濃郁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三

一

之中別有清芬書法頗褚分君之才足了十人予解印錫山君畫出所藏恣予擇取無所吝惜因得見其手製速追秦漢近取文何真苦心此道者乃君殊不屑屑於此自語予曰此三十年前遊戲為之者今並淨名經亦不知所在矣

書顧中翰印章前

顧中翰貞觀字華峰一字梁汾以中翰為名考廉瑞文公會孫夔州太守非齋公孫孝廉庸卷公子以理學文

章世其家戲為圖章遂臻妙境予與君為莫逆交嘗戲與君言君文藝甚酒一時將去以此讓人小存廉名未為不可君亦為予失笑然君方究心經世之學亦不屑屑於此也

書張江如印章前

張江如宗齡梁谿人張月坡喟之子月坡遠選制舉業極為同人所推予泊舟慧山將兩旬月坡始從山左歸因得訂交因得見江如江如方從其尊人學制舉業最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三

二

書陳朝喈印章前

陳朝喈瑞聲梁谿人太守世涇公子諸生中僑胥也世其家學工為詩嘗以詩顧我於白門及舟過慧山始知朝喈亦戲作圖章固索之乃得數方敬次於左太守公諱振豪以名進士出守南陽時唐藩好弄兵所為多不法南陽幾不可問公急以上聞乃反為所中遂罹不測

久之藩逆狀露公乃得釋歸予過朝喈家知朝喈以所居小池之半讓之高忠憲公池即忠憲盡節地也朝喈守先人室廬蕭然池畔咏歌自得益不愧清白吏子孫云

書倪觀公印章前

倪觀公耿梁谿人雲林後十三齡時偶左足少不良於行君輒喜曰吾雙足尊矣隱居水邨借以謝客蕭然自適真能以隱世其家者余過梁谿聞君精於篆籀索得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三

三

書王文安圖章前

數章君於余譜中獨醉心於侯官薛宏璧父子余乃知君深心此道非隨人泛泛者薛氏父子生於海濱多為人所忽略垂數十年乃為觀公嘆賞若此地下默舉矣王文安定梁谿人庚午辛未間顧寅錫自梁谿來白門與予商確選事攜有九龍社藝予甚驚王人玉之才舟泊慧山訪之久已身殉一邑矣見其令子文安與其兄弟均有文名乃文安獨留心圖章似極醉心於元方令

和兩君子甚愛之更留心於製紐與漳浦楊玉璇毘陵張鶴千齊名然自重其腕不輕為人作亦不易以示人也

書袁曾期圖章前

袁曾期魯吳門人予老友葦菴太守公猶子行也性沈實時時從葦菴公問六書之學故所作圖章恒多正字吳門自文國博開齋於此道顧元方丘令和相繼而起顧丘歸道山矣繼國博一燈者舍吾曾期其誰哉曾期於予譜中亦心折侯官薛氏父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三

書須西來印章前

須西來初孫毘陵諸生制舉業為時所推而尤留心六書之學反覆窮究不得原委不止嘗笑世人不識字輒欲操刀登作者堂夫誰欺大小篆鐘鼎間雜夫人知之夫人犯之矣甲申之變絕粒死志士哀之予過毘陵莊澹菴史公出其手鐫見示並述其行誼予因得敘次於後

書袁卧生印章前

袁卧生雪吳門人程穆倩題其譜曰私印之作莫盛於元人如吾子行之論二十五舉溯源極流後人用為指南而吳孟睿朱孟辨之流揚鑿厓曲江諸公咸交口推服蓋其人皆博雅通儒深究六書三倉之學而於印章見其一斑非以雕蟲篆刻為能事也今人從事於斯者往往侈談篆籀而忽略元人正如詩家之宗漢魏畫家之摹荆關取法非不高而致用則泥矣卧生好學深思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三

精工篆刻而尤於元朱文究心吾以為三橋後當為獨步予喜先生論印之確故備錄其語不獨為卧生也卧生為文氏兩葉之甥故能精文氏之學如是

沈逢吉

沈逢吉遼東人予未識其人但聞年已望七矣數十年來工印事者舍古法變為離奇則黃子環劉漁仲為之倡近復變而婉秀則顧元方丘令和為之倡然離奇變為邪僻婉秀變為纖弱風斯下矣逢吉一以和平爾

雅出之而不失古法故其里中張彛令於學山堂講  
中極推重之梅邨秋岳咸為許可秋岳每語予曰眼中  
之人畢竟以逢吉為正法眼藏逢吉為名流所重若此  
足以傳矣壬子春盡標下情農書於紅菱舟中是日目  
忽疼甚遂誤三字逸二字老態畢見矣放筆一歎

書吳頌筠圖章前

吳頌筠明珩一字虎侯梁溪人諸生中最有聲留心撰  
著篤志古學倣通典通志作典林一百四十餘卷有杜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三

六

鄭之備而去其繁增其所未盡於前賢之論頗有折衷  
誠為大儒有用之書予得竟觀一過惜無力為之梓行  
頌筠蓋不屑屑以制舉名者而制舉業則大為時汎所  
貴每一榜發所謂新貴者競乞其焚餘之稿冒以行世  
而其人輒大有聲譽世之讀頌筠之文者竊其一鱗片  
甲便亦布爪牙於盛雲濃霧中而頌筠則猶然一老布  
衣嫂屈媚縮於席門土銜間嗟夫豈非命哉後頌筠棄  
舉子業歸田間為野人服不甚與人見其所為古文詞

日益富秘不示人人亦無從物色之子同年顧君修遠  
館頌筠於家令子天石師之子因得交君得少聞君行  
誼君自謝儒服後寄情篆籀戲倣秦漢諸印亦藉蒼然  
金石聲少洩其拔劍砍地氣耳乃其所為圖章則已駕  
文何而上之子過梁溪從修遠索得君舊作敘次於後  
展眎之餘覺頌筠岳立島峙之象肅肅吾目前也

書張鶴千圖章前

張鶴千日中毘陵人舊家子學書不成棄而執莩從蔣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三

七

列卿學雕刻鳥獸龜魚之紐比方漢人多以牙與木為  
之間出新意扇屬蜿蜒之狀螭螭欲動以予所見海內  
工此技者惟漳海楊玉璇璣為白眉予聞小紀中稱為  
絕技鶴千亦何讓玉璇哉鶴千篆印全撫文國博大為  
三吳名彥所重家赤貧有欲得其手製者伺其食闕則  
攜糗糧謀之亦遂肯為人作若窺窺有少粟則又揮不  
顧矣方侍御邵村語予如此玉璇年七十餘矣此技恐  
終當屬鶴千耳

書吳仁長印章前

黃山吳仁長山常往來白門維揚間與垢道人為兒女  
姻而作印不規規模垢道人亦筆性之所成不可強也  
其印甚多余刪其有縱橫習氣者聊存數方於後仁長  
一字拳石子萬春字涵公亦能作印即垢道人塔也

書陸漢標印譜前

陸漢標天御鹿城人予嘗笑近人於圖章高者至摹擬  
漢人而止求其自我作古者未之見也吳門人極推顧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三

殊無力奏刀遂昏昏有俗心於是飲如故壞人紐如故  
得錢別易晶以償如故人笑之予以此多之惜哉予未  
出關而晉白卒或云卒於酒

書薛宏璧印章前

宏璧名居瑄其先蓋閩之晉江人後籍侯官予之遇宏  
璧也宏璧已七十餘先是侯官有以圖章名者為藍揮  
使知予癖此致數方來頗愜予意已復以數方命之益  
復工後有見者曰此非揮使作宏璧作也今賓王乃不

卷三原書缺第9面。

遇何中即將耶因以一章試宏璧其工如揮使而章法

刀法又無小異竊訝之乃召致宏璧詢其故宏璧恟恟  
不竟言已乃數為予作十數方間嘗過予節松堂泫然  
泣下曰瑄老矣工此技垂四十年顧無一人知瑄者家  
貧無從得食藉此飽妻孥日坐開元寺肆中為不知誰  
何氏之人奏技來者率計字以償多則十餘錢少則三  
數錢一字體少不正尚命利之如此垂數十年不意今  
得之公語畢復泣下點點沾所鐫印上已乃晤宏璧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三

穆生銓侯官諸生其癖印章似宏璧而體製如之後予  
去關宏璧遂作古人從閩中續寄者皆穆生作今譜中  
所作皆其父子撰予不欲辨世固有能辨義獻者予獨  
嘆承平之日何主臣吳午叔朱修能諸君以此技奔走  
天下士大夫皆以上賓事之晚奉金錢得其一章喜挂  
於壁而諸君益復傲睨其間以予論宏璧之技直入秦  
漢入室遠出諸家上而名不出里巷致日坐肆中受不  
知誰何氏之抑掄豈非命哉閩人以宏璧之遇予如會

城之江瑤柱得予而顯嗟夫予何足以重宏壁哉會城江瑤柱予別有紀

書黃子環子克侯印章前

漳浦黃子環樞以圖章名凡金石典冊靡不精研辨証其譜名款識錄在閩署為予作百十方予既為專譜序而傳之矣其子克侯名炳猷與沈鶴生使君善鶴生亦善印每有錫事與克侯互相訂正一印成即繫一說於上皆有雋永之旨亦錫行於世矣漳浦黃先生絹素筆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三

十一

子上用圖章咸出子環手劉漁仲以此道名而其源實出於子環後程穆倩出因子環而變之以雅世人遂但知有穆倩並漁仲亦不知之况子環耶銓次于環父子作於後克侯手筆如其父子遂不復分列之子環七十餘始沒克侯尚壯時出遊吳越間

書陶石公印譜前

陶石公碧晉江人嘗從江臈臣學圖章而固不拘拘臈臣一家尚氣誼遠自丹霞顧子金陵值子罷官時齒次

方守湖州慕石公招之甫至而齒次亦罷官石公寄語予曰鈇秀才所值如是也吾將不復出矣

書楊叔夜印章前

楊叔夜玉暉閣之長汀人以孝行為鄉里所推詩文皆能獨出已意汀士多從之學黎司李媿曾鄭大令健也輩皆出其門晚以明經作教南靖以文字交於予不甚留心於印章偶一為之遂臻上品予在繁所愧曾來顧出一印鵞眉山句走馬聯翩鵞噪人云楊夫子以此兆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三

十二

公也不三日予蒙恩生還至今感其意

書吳平子印章前

莆田吳平子晉初作印多用莆田派莆田人宋比王者善八分書有聲吳越間後人競效之至用於圖章古無是也平子從子遊見其所藏銅玉章及古今名印章遂一洗其舊習久客都下名重一時平子豪於飲每當風日晴好策蹇從一童子醉遊西山竟日忘返兒子浚近

從都門歸云平子娶妻生子老作燕市酒徒不復憶故鄉矣

書林公北印譜前

公北林熊莆田人久棄家游吳越間住橋李最久予因橋李彭孝先司李識之孝先予同門友也以故為予致公北刻印最多後公北遊齊魯間取婦東萊過青州與予盤桓久之得其手製益夥公北為印動以漢人為法不妄奏一刀詩畫及分書皆楚楚可人閩自海上亂文人墨士多有避地不能歸如平子公北輩者不可枚舉可悲也夫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五

書吳秋朗印章前

吳秋朗暉閩樵川人予丁亥自維揚量移入閩阻寇樵川者八閱月日從事雉堞間樵在萬山中四方玩好之物不入士人聞見士遂無他好以紛悅其心志間有五七字投余者余輒磨楮墨答之予為刻萬山中詩至今姓字咸朗朗在予意中垂廿餘年秋朗見子於白下

予在樵園未識秋朗尚少耳故未能見非失秋朗也秋朗能詩工畫行楷亦多逸致圖章好倣文何樵在萬山中士無他外好而秋朗多技如此詎不具哉詢樵士知鄭胎聖倫楊凌颺翰龔而雅宜鄧生公林久化為異物矣見秋朗不勝并州感也因摘其圖章一二附譜中

書吳尊生印譜前

六書之學亡賴篆印尚存其一體予嘗此最癖廿年來致此亦最富然見他人所有配合奇稱如天位地設者顧子名字不如是憾不移易以就之逢人大索不知生平能著幾兩屐即倪鴻寶太史嘗謂今之為時藝者先架骸結肢而後召其情予謂今之為圖章者亦然日變日工然其情亡久矣予今年再入榕城得吳尊生手鐫數方益真能自致其情者篆籀之學將賴尊生以傳大江老人常稱尊生工詞箬藹生亦為予言尊生自為樂府學阮度之鳴鳴自適也古學幸留於今日者篆籀在國律呂在韻曲耳觀尊生所為其有微尚也夫尊生名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五

道榮新安人今家於閩

書顧元方印章前

顧元方吳門人亦字元芳舊字不因吳越人但知為元方而不能舉其名予家有一印曰顧聽篆類元方意即其人而尊以為非後秦以吳以元方所臨漢章譜相示乃知果聽也元方為印直接秦漢意欲俯視文何者予索其譜於吳門一目不識丁之子守其數十方譜貴於拱璧子以其中有子友萬年少跋語欲購之其人便索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三

五

多金及予再索則非百金不可予乃嘆吳兒之狡獪真不可語也後從他所購得百餘方乃大勝吳兒所藏表籀卷幼與元方同學語予云元方性好潔室中器具皆  
有別致家貧賴治印生活垂老不能博一博士弟子員亦足悲矣

書丘令和印章前

丘令和改吳門人令和作印全做顧元方幾幾乎神似矣元方吾不得而見令和固予同時人予亦未之識辛

卯春予托從凡禹圖走吳門市佳玉命周而森父子盡做漢玉作紐篆文雖出令和手然寶而森父子碾成今

但以令和著者以而森父子不知篆籀不足書也令和所篆其紐之佳者予患難中盡為他氏有予嘗諷人好篆勿錫之好玉好凍上以此其為予作之外皆得之九龍秦以吳先生

書不知姓名一印前

丁亥之秋予量移入閩過梁溪客有投我以此印者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三

六

知客為誰或誰何氏宛客作以貽我即顧其刻則甚工惡篆日來而此君終不可見二十餘年徒往來予胸而已時復自解曰秦漢人銅玉章傳世者比比一無款識又安能知其誰作余故載此印於卷中不欲令此君無傳耳

李箕山

海陵李箕山穎子聞其名于程穆倩老友紀懋史以其諧見寄題其冊曰箕山工詩畫少精篆籀之學攷古金



石之文多人所未見深思窮研豁然有得故點畫刀法之妙洞徹穿穴人巧極而天工出至于性情高澹超然塵俗之外尤不可及觀命名可以知其人也

書汪宗周印章前

自何主臣興印章一道遂屬黃山總主臣起者不乏其人予獨醉心於朱修能自修能外吾見亦寥寥矣歎人汪宗周曠京頗以此自負予錄其一二於後使世知主臣之後繼起者如是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三

七

書姜次生印章前

姜次生正學浙蘭谿人性孤介然於物無所忤食餼於邑甲申後棄去一縱於酒酒外惟寄意圖章得酒輒醉醉輒鳴嗚歌元人會稽太守詞又好於長橋上鼓腹歌眾環聽生目不見向人聲乃益高每醉輒歌歌又必會稽太守詞不屑他調也方邵村侍御為麗水令生來見謂侍御曰公嗜圖章我製固佳願為公製數章正學生平不知干謁但嗜飲耳公醉我我為公製印公意得正

學意得矣侍御乃與飲醉即歌會稽太守詞於是侍御

得生印最多侍御署中釀亦為生釀矣一夕漏下數十

刻署中盡熟寐忽剉啄甚侍御驚起以為寇且發不則

御史臺霹靂符也驚起詢則報曰姜生見侍御遣人謝

曰分夜矣請以味爽生旬旬曰事甚急侍御以生得他

傳聞意外也急趨迎之執手問故曰我適為公成一印

殊自滿志不及旦急欲令公見也事孰有急於此者乎

遂出掌中握視之侍御乃大笑復曰如此印不直一醉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三

六

即於是痛飲辨明而去去又於橋上歌會稽太守詞橋

側餅師腐家起獨早競來聽之謂此君起乃更早遂已

醉即生意乃快甚生無妻無子女常自言曰麴藥吾鄉

里吾印必傳吾之嗣續也吾何憂別侍御返里年八十

卒辛亥秋侍御以生所為印示余予人之譜復藥拈樓

岡太史述生事錄之於前侍御曰每展玩生印覺酒氣

拂拂從石間出生歌會稽太守詞聲猶恍惚吾耳根目

際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印人傳  
卷三

九

印人傳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讀畫錄

提要

臣等謹案讀畫錄四卷

國朝周亮工撰亮工有閩小記已著錄亮工癖

嗜印章及畫嘗與輯同時能篆刻者為印人

傳又與輯畫家名氏為此書所記自明以來

凡七十六人各論其品第亦間附載題詠及

欽定四庫全書

讀畫錄  
提要

其人梗概大抵皆所目睹否亦相去不甚遠

如李日華董其昌之流猶及聞其逸事者昔

董其昌作畫禪室隨筆稱書法後人不及古

畫則各自成佛作祖亮工亦持異論故吳編

所錄不及萬歷以前也後附有名無傳六十

九人亦如所作印人傳例其中如王翬惲壽

平聲價至今相埒然於聲畫極推挹而壽平

則僅挂名附錄中豈當時壽平品格猶未成

就抑嗜好各有不同耶觀子子在後所輯雲

烟過眼錄亮工所收諸畫至二十巨函可謂

巨細不遺而立傳者僅此則亦矜慎不苟矣

謝赫姚最同異多端李嗣真張彥遠是非互

起要不妨各存所見耳乾隆五十二年四月

恭校上

總纂官 臣 陸錫熊 孫士毅

總校官 臣 陸 費 擘

欽定四庫全書

讀畫錄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讀畫錄卷一

江南糧儲道周亮工撰

李君實

李君實太僕日華一字九疑別字竹懶予向未見先生畫讀先生恬致堂集紫桃軒雜綴及畫勝始知先生精繪事遍覓其手蹟不可得後見先生與董獻可札子云頃在貢院中偷讀古人書意味決心有欲起舞者大都

欽定四庫全書

讀畫錄卷一

古人不可及處全在靈明灑脫不掛一絲而義理融通備有萬妙斷斷非塵襟俗韻所能摹肖而得者以此知吾輩學問當一意以充拓心胸為主極服先生議論愈思見先生筆墨後在都門北海孫夫以先生畫映一冊見貽已浙游又得先生數幅先生畫以意以變北苑而其源則實出巨然僧梅道人蒼鬱秀潤併極出藍之妙至於題畫諸詩諸跋一語兩語皆妙極形容坡公之後未易得其匹也而最愛其題畫諸絕一絕有一幅佳

畫有三數幅佳畫得其最愜鄙者錄于後題霜落兼

葭水國寒浪花雲影上漁竿畫成未擬將人去茶熟香

温且自看為王章甫畫黃葉陂深隱釣舟蓼花蘼瑟水悠悠

鷓鴣睡熟漁翁醉偷取滿湘一段秋寒江待別圖雲去蘭亭

雁影孤凍痕浙浙上蘆蕪噓呵滴得梅梢雪為寫江干

待別圖題畫與曹九夫黃石堆墻竹掃雲澗流花落去紛紛讀

書聲到樵人耳樹擁峰迴又不聞題畫小卷江上孤吟欲暮

天一舟橫波草纖纖柳花飛盡黃鸝啞只好低頭聽杜

欽定四庫全書

讀畫錄卷一

鷓鴣題畫與沈子廣烟中浦淑出復沒霜外柳枝疎又斜秋色不

禁初到眼偶因洗硯立平沙題畫高玉奕扇築新開水竹扉

日斜烟樹望成圍數聲柔櫓蒼茫外多是尋僧放鶴歸

題陸開田扇石田茅屋入雲峰一帶清溪漱玉龍隱者近從

王屋至天壇移得小虬松題畫畫故與張霄山雪後茅堂護曉寒

酒餘呵筆佐青歡不須更簇閒花草凍柳梢雲已耐看

題畫與沈子廣雨寒松閣志高眠夢入金庭陟紫烟七十二峰

多忘却聽泉剛記到關先題畫與沈子廣帳掛玄銷烟霧冥

波盡盡水涵星碧雲不動高天迥夢遠廬山九疊屏沈典

單水論繪事因題所畫便面 烟沙漠漠夕陽餘野樹耐霜水溜渠何

處秋光閒入夢琵琶亭子對匡廬畫沈明允 秋林薄處見

山巖霜樾烟柯指顧使小作沙坳容野艇空明留與白

鷗天白描梨花 雨香雲淡月霏微薄薄鉛華淺碧衣却似道

山春冥罷水晶簾下拜安妃小福與 山亭放眼入還天

疊疊春沙萬井烟闌草踏青兒女事且教留住賣花船

題上 霜柯霧樾背寒流上有高人讀易樓釣處每教雲

欽定四庫全書 畫畫錄 卷一 三

氣掩不令聲蹟認羊裘題畫袖 柳淡波寒春事遲雨晴

剛得曬鷗鷄社回故作閒風調醉手離岐顛釣絲甲子 二月

訪陳眉公先生生洲上阻風來淫畫風雨維舟卷 江店酒香花正穠午潮初上碧

連空蓬籠暫掩蕭蕭雨柳外晴霞一縷紅乙丑三月三日北上伯遠

送余至京口舟中無事為畫小景 雲林興寄轉高孤老木虛亭傍太湖

曠朗不容塵隔斷一痕山影淡如無淡山人夢圖 卷做大痴 釣罷

輕舸且蕩烟遠山遮盡近留巖不須更怯琴箏雨江樹

低梢好繫船後之人慕先生不得見先生筆墨者讀諸

絕句先生之畫滿四壁矣

董文敏

錢謙益嘗言董文敏最矜慎其筆墨有請乞者多情他人代之或點染已就僮僕以贗筆相易亦欣然為題署都下之計家多侍姬各具絹素畫稍倦則詠詠繼之購其真蹟者得之闔房為多冊中數幅皆其極得意筆山陰祁止祥題石洞生雲根觸膚雲自至壁壘雄怒飛只作尋間事孫阿漚題元人評高彥敬在子敬山樵之

欽定四庫全書 畫畫錄 卷一 四

上豈非以氣韻勝哉玄宰先生一筆一墨真足度世神品不如逸品于此益信倪閣公題每歎世人輒學倪迂不能引鏡自窺何以為貌雲間先生嘗云不讀畫人不足與言畫夫豈欺我

吳梅村

吳祭酒偉業字駿公晚號梅村不多為畫然能萃諸家之長而運以己意故落筆無不可傳者北海孫寶仍題曰吾師風流文采照映海內其秀如盧岳千尋其遠如

蜀江萬里閱此一往如侍顏色毛卓人題婁江秋雨聽  
瀉溪東潤西田自往還此中招隱無人到叢桂風生月  
滿山楊大鶴題野橋流水樹深深獨看雲峰曳杖尋忽  
聽上方鐘磬落空山何處有知音

葛震父

葛震父一龍洞庭人久客秣陵晚得一官不能行其志  
棄去仍歸秣陵行書妙極一時臨池之餘偶及繪事畫  
生酷似白石翁有十集詩行于世家故不負散金結客

欽定四庫全書

讀畫錄

五

晚年金畫好客猶不已常于滁陽道值二三故人北還  
欲有以贈之顧囊中無一有也乃一一書借券以付之  
曰他日相過當一一償此但希免子錢耳時人笑之然  
頗有衷其志高其義者震父與大梁林宗張先生侯官  
能始曹先生善皆年七十三沒余集三先生手蹟都為  
一卷顏曰三十三先生手蹟寶藏之

趙文度

趙文度名左華亭人與董文敏同郡同時筆墨亦相類

世人謂開松江派者首為屈指然無筆不自古人中出  
非時輩可及也吳梅村題云梅道人有此圖峰巒險絕  
人物叢萃為收藏家所賞此幅蕭疎見長散乘小果自  
足証道不必學如來面孔也周廣卷題萃帶春風想見  
張緒當年元徽之云流傳畫師輩奇態盡理沒頑餘纖  
枝為近人埋沒不少方敦四一絕云雙樹孤舟靜山空  
鳥不喧為詢垂釣叟曾否是桃源

李長蘅

欽定四庫全書

讀畫錄

六

李長蘅流芳嘉定孝廉與婁子柔唐叔達程孟陽同以  
品行詩文重于時世所稱為嘉定四先生者是也長蘅  
與孟陽皆工畫長蘅常語人云精舍輕舟晴窗淨几  
看孟陽吟詩作畫此吾生平第一快事○笑曰吾却  
有二快兼看兄與孟陽耳在都門孫伯觀雞樹館遇曲  
中一姪度曲公心賞之作一畫相贈姬孺回張室中海  
內夫人游都門者無不往觀姬遂成名王西樵題長蘅  
小幅云塵雲突兀一峰蒼石露寒松共渺茫莫怪丹青

足詩意詞人解識李流芳田伯題錢家茅屋翠微橫石  
壁疎林無限情絕少人行向山峪儼然古刹有鍾聲談  
長益曰長蘅僅一北上遂謝公車往來湖山謂可終老  
不意遽返道山每遺墨想見其人

姜周臣

姜封翁周臣思周錢塘人抱瑰異才入京師無所遇縱  
於酒縱於畫山水花卉皆多奇致醉後逞筆尤英英自  
異也人索其畫者不恒得或怒詈人曰若輩安足知余

欽定四庫全書

畫畫錄  
卷一

七

畫顧酒錢乏則又急作一二幅與裝潢入郭華陽郭則  
跪進酒資酒資既足復傲睨不肯為人作或怒詈人如  
故以故其畫益貴重至其子真源公以進士為名侍御  
公之畫益不可得見矣公輟達不羈好雅誌常於筵間  
命人演劇至相關處輒嗚嗚泣數行下座客詢之曰少  
年鄙高冠理學不足語與一二同人間復登場今老矣  
幾日春風遂非少年聲音易觸徒羨他人乃知解骨之  
痛唾壺之嘆了不異人耳聞者羨其達

陳吳昭

陳吳昭侍御一字涉江法名道新江寧人性豪爽事親  
孝交遊廣詩文古崛精繪事為諸生時極為余鄉鄰潛  
菴撫軍所知長齋繡佛以報恩三藏僧舍為家非大故  
弗歸諸衲子為修羅屈抑者輒白公直之公護法亦如  
已脛脛日癸未成進士登第後門無懸額第無杆旗堂  
無優伶室無妾媵既斷葷血未嘗以衆生肉食客餉客  
余嘗曰涉江淨人故多淨筆每覽其畫輒引人坐清淨

欽定四庫全書

畫畫錄  
卷一

八

地涉江作畫不名一家畫成必自題其上雖三數語亦  
成一佳文長篇勿論矣張稚恭曰東坡論畫謂筆略到  
而意已俱觀涉江畫即筆不到處意已先矣涉江著作  
甚多皆零星未及鈔訂同里錢季水藏之又秋稻五七  
言詩四百首亦未刻余獨不喜其梅花詩而時人乃競  
和之涉江一切都捐獨於古小小玩弄物不能忘情不  
肉食不飲酒而見客飲雖終夜不厭倦酒間時出滑稽  
語使人絕倒家大人與涉江善嘗云於岑寂無聊中時

憶此老妙舌

魏考叔

魏考叔之曠工山水可稱能品老年筆尤蒼勁顧文莊稱其筆法秀美姿顏娟弱有不勝羅綺之態殊不然也淡墨花卉頗有天然之致此則可據勝場哉余猶及交公蒼顏修髯似深山老煉士望之使人肅然起敬少孤貧匿影閉門日事盤礴天性孝友養老親撫諸弟皆取給於十指不肯干人當時留都士宦比於北往來舟騎

欽定四庫全書

讀畫錄

九

尤夥慕考叔者無不造其廬考叔一無所報謝惟招之飲則往清言獻酬坐無考叔弗樂也年近八十卒於秦淮水閣冊中皆七十餘外為余作以余喜其花卉故跋山水為多考叔行書樞聖教序楷倣歐率更別有卷軸公詩如問朗公病短榻延朝夕孤燈伴死生贈友載見一回老相違各畫巖皆為人傳誦也考叔尊人堯臣亦工畫尤精人物神像今天界殿後壁洞神宮斗母殿壁尚是其手筆見者謂非近今所能辨考叔周時日其尊

人臂之嬉有叩戶者趨應之則吳門友人寄畫筆至考叔手之堅不捨專人歎曰又一畫工矣奈何

魏和叔

魏和叔之克考叔弟受名堯亦工山水畫水仙則妙極今古子百雉都與子為文字交嘔心為舉子業卒不得一青衿弟叔夜名珠亦有聲菽菀不得志場屋僅博一貢皆鬱鬱死

鄒滿字

欽定四庫全書

讀畫錄

十

鄒滿字典吳縣人客遊金陵遂家焉君畫筆意高秀絕去甜俗一派故足俯視餘子家貧能自行其志嘗以除夕祝餅粟餘升許復覓楮數枝為二親一日供凌晨出郭外登雨花臺高歌竟日遠暮而返居平客至脫服自汲以供茗碗所居東園水濱友人胡念約為構小閣顏曰節霞賦白日掩荆扉以見志不妄就人所往還葛震甫一龍顧與治夢滿劉今度象先程望尼希孔數人而已與子從兄敏求此屋居余又交其子誥故余得其



山水畫生大小幅獨夥

鄒方魯

滿字仲子誥字方魯畫宗其父圖松尤奇秀守節震閣  
敬事父友謹慎保其家子北邊贈以詩板橋花際種桑  
麻織履先生快憐家只識前修真寂寞應知後美賤繁  
華關心明月八千里過飛烟雲畫一入宵美東鄰斧底  
熱寒門久已節松霞母沒能畫禮會葬多名士

朱翰之

欽定四庫全書  
清畫錄  
卷一  
七處和高即朱翰之裔普也以畫名江南者六十年秣  
陵畫先惟知魏考叔兄弟翰之出而秣陵之畫一變士  
夫衲子無不宗之晚乃削髮從芑芻遊自名七處人稱  
之曰七師數椽南郭外蕭然瓢笠不肯輕為人落筆但  
數過詩蘭若衲子有求必應冊中皆當時在維揚為予  
作者其在高座寺作者則絕筆也方與三日凡作詩文  
字畫須楮墨之外別有生趣迎人令閱者目動心搖始  
稱快筆然又非狐媚取悅須極蒼古之中寓以秀好極

點染處見其清空始稱合處七師畫吾無間然予常曰  
每展七師畫覺一冷面老瞿曇立於吾前師望八始寂  
去沒後片紙尺素人皆以多金購之並南郭諸衲子所  
有守為人索取殆盡近則贗筆紛出矣予知鄒

朱知鄒

朱知鄒字思遠翰之先生子也幼與陸可三魏百雉汪  
子白羅星子高原生子從兄敏求及余為同硯友思遠  
才獨傑出頗有文譽晚乃棄去諸生工畫力學為詩畫

欽定四庫全書

清畫錄  
卷一

與尊甫並有聲詩頗奇鑿予常詢翰之先生畫於君君  
曰家公筆下只是打發得開余曰打發得開何足云君  
曰君到打發不開處始思吾言世間生死大事以及文  
章經濟到絕頂處只是打發得開耳君謂有他異耶予  
甚旨其言君自北回仗馬傷足不良於行攜妻子入溧  
水山中或名珍或名遠或字遠公窮甚象悲其志偶入  
城病卒於承恩僧舍中友人驗之詩數卷板行與禾鍋  
各半其子藏於家子亦能畫近聞人魏惟度刻詩持不

知何從得思遠作極賞之自云恨不見其人亦思遠沒後知已也惟度集中稱遠公余仍作思遠廿年來屈指同人惟星子康生與余存耳追念宿昔之交故不忍從其晚更之字云

陳章侯

陳章侯洪綬字老蓮亦字老蓮其稱悔遲則甲申後也方伯公之中子章侯畫得之於性非積習所能致昔人云前身應畫師若章侯者前身蓋大覺金仙曾何畫師

欽定四庫全書

讀畫錄

三

足云乎人但知其工人物不知其山水之精妙人但訝其怪誕不知其筆筆皆有來歷有過平陽水陸社見吳道子真蹟數十幅歸謂人曰人言章侯杜撰今乃知道子預傲章侯宜道子亦杜撰耶家大人官登陽時得交章侯數同遊五洩余時方十三歲即得以筆墨定交辛巳余謁選再見於都門同金道隱伍鐵山諸君子結詩社章侯謬好余詩遂成莫逆交余方赴維章侯遽作歸去圖相贈可識其曠懷矣後十年再見於上冊中所

存皆在孤山小閣中為予作者章侯兒時學畫便不規規形似渡江擱杭州府尊龍眠七十二賢石刻閉戶摹十日畫得之出示人曰何若曰似矣則喜又摹十日出示人曰何若曰勿似也則更喜蓋數摹而變其法易圓以方易整以散人勿得辨也初畫楚辭像刻於山陰再刻水滸牌行世及崇禎間召入為舍人使臨歷代帝王圖像因得縱觀大內畫畫乃益進故晚年畫博古牌略示其意章侯性放僻好遊于酒人所致金錢隨手盡元

欽定四庫全書

讀畫錄

四

喜為貧不得志人作畫周其乏凡貧士藉其生者數十百家若豪貴有勢力者索之雖千金不為搨筆也一齷齪者誘之入舟云將鑿定宋元人筆墨舟既發乃出緝強之以畫章侯科頭裸體漫罵不絕顯者不聽遂欲自沉於水顯者拂然乃自先去流他人代求之終一筆不施也以此多為人詬厲年五十六卒於山陰存詩一帙余為藏之後以歸其子曹秋岳曰老蓮道友布墨有法世人往往怪之彼方坐卧古人豈顧餘子好惡程翼

蒼曰老蓮人物深得古法不意山水亭榭蒼老潤潔亦復不讓古人方輿三曰北宋閣次平南宋張敦禮徐改之專借荆關而入自脫北倫蹂氣然設境未能如老蓮之高曠楊猶龍曰予辛卯于役八閩定交櫟園酒闌燈地抵掌天下人物未嘗不首推章侯也歸而索賂於錢塘握手歎然不似初相識者為予作畫數幅高古奇曠俱非耳目近玩珍藏篋笥庶幾此遊不虛笑當年陸賈徒囊中千金耳何期神物秘惜世無恒宣武竟為盜資

欽定四庫全書

畫畫錄

卷一

可勝歎哉黃仲霖曰予以癸未別章侯於燕明年從金道隱郵筒得章侯書併書畫扇意存諄戒惟此老自無雷同語耳已丑過虎林從南生魯署見章侯為作寫生圖數十種雜奇凸凹予謂吾黨當為老蓮惜此脫不令復作若令復作者恐遺龍虎鬼物收攝又明年櫟園出畫冊四部示余余見章侯畫益夥如見章侯蓮首赤體右手持酒杯左手抓頭足之垢極口張目談天下古今事此而不遺龍雷收攝也者當有神氣元命護持之手

薄命人章侯一點一畫俱歷兵火不復僅存異日不向生魯乞圖即向櫟園乞冊耳章侯為諸君子所歎如此

惲道生

惲道生向後更字香山香山為高材生治詩以制義名世晚乃棄去獨工畫高自位置恥與平流伍常以十幅贈余傲然曰今人畫持描金匠耳又常題畫貽余曰逸品之畫筆似近而遠愈甚似無而有愈甚其嫩爽如金秀處如鐵所以可貴未易為俗人道也晚年尤縱橫如

欽定四庫全書

畫畫錄

卷一

意妙極自然蓋其往來齊魯間最久嘗登泰岱得山水雄渾之趣故其落筆非九近可擬王于一日香山如老將橫刀砍陣筆墨所到山不暇樹雲不暇懶沈啓南後一人也然頗為俗筆所詆良由胸中多數行書少輕嫻習氣耳詩文皆然宜獨畫哉余在青齊得其三四巨幅是最佳得意筆者畫百四卷張爾唯太守屬孫阿漚序而梓之香山去世東梨遂不可問

邵僧彌

御僧彌姑蘇人性孤癖詩畫極為吳人所重隱於瓜疇  
自號瓜疇老人張瑤星遺題秋水圖云蒹葭秋水一船  
移自對空江玉笛吹好景見前誰寫得月痕猶識御僧  
彌又為余作結茅圖季介卷注題曰山深木性枯於石  
竹引泉聲冷到扉此中人知非附熱者季劬菴念慈題  
蕭疎岑寂無處落些子喧熱而生氣殊王生此中者當  
得靜悟許有介友題江州燈火之間得觀此幀即欲置  
身其間紀伯紫曰吾猶及見僧彌伸紙用筆蓋惜墨如

欽定四庫全書

讀書錄  
卷一

十七

金者朱仁修題一幀危峰密樹隱花宮驢背秋風獨聽  
鐘一自乾坤兵革後丹青留得六朝松梅杓司題陰森  
古樹能藏寺歷亂奇峰欲挿天獨客騎驢知賞味想應  
胸次得蕭然曹顧菴曰僧彌為吳中高士窮約死死已  
二十餘年梅村先生為誌其墓今觀其筆墨間多有寒  
氣宜其貧而歿歟

鄒衣白

鄒依白先生畫法全樞子久晚年應酬之筆皆出捉刀

人惟有阿誰章者為其得意筆先生收藏宋元名蹟最  
富故其落筆無一毫近人習氣晉陵吳問卿家藏子久  
富春山圖長卷為子久生平第一畫先生極愛之比之  
右軍蘭亭屢欲求售不可得時時借觀每日過目輒題  
其後後問卿歿欲以此圖為殉病篤時投之火中旅即  
覺憤其子急以他卷易之已焚前一段矣其子即携致  
先生高索千金時先生方困乏無力售之把對浩歎復  
題數百年于後以紀其事悒悒者月餘其嗜古之癖如

欽定四庫全書

讀書錄  
卷一

六

此宜乎其畫超九入聖也先生小幅更難得亦不過數  
幅張璠呈題云衣白先生畫多寥寥數筆不求工好而  
爽氣逼人自有生趣此幅巖壑深秀屋宇錯落橋磴參  
差於六法中無不具備文心之不可測如此乎此瞻題  
隱深峭拔簡潔孤秀畫家懸腕中鋒而無荒雜枯寒之  
病者近代僅麟先生風格性情畢見是幅鄒程村題先  
伯大父中丞生平筆墨於重不輕為人作畫或有偶落  
數筆為門下生所足成者亦稱善本令人悉目疎曠歷

落者為真蹟謨家有其為先大父中憲公所繪數韻又  
極曲折細潤知為晚年得意筆似未可一例觀也王阮  
亭一絕云雲嵐半幅落人間衣白老人去不還却憶題  
詩東顧夕陽粉本出關山末七字虛題先生畫句  
也虛也覽年號東顧邊光

祁止祥

祁止祥身佳山陰人行五世培中丞之從兄予同門文  
載之胞兄也丁卯舉人鄉數入春明不得志常自為新

欽定四庫全書

讀畫錄

卷一

刺撰紅牙教諸童子或自度曲或令客度曲自倚洞簫  
和之借以抒其憤鬱甲午冬送予北上過金陵留予家  
一月至維揚始返舟中為予作山水花卉四十葉又別  
為數小頁留一詩別予曹顧菴曰止祥書不在董文敏  
右畫則入荆關之室詩文填詞皆有致能歌能奕能圖  
章以至奕錢蹴鞠之戲無不各盡其致以名孝廉隱於  
梅市蓋異人也

讀畫錄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讀畫錄卷二

江南糧儲道周亮工撰

翁壽如

翁壽如陵閩之建寧人工畫能詩小楷圖章分書皆有  
意致飲稱大戶滿面酒痕然即甚醉亦無少酒態入樓  
就之每置酒高會無壽如弗歡也君畫初多間氣遊殊  
陵從程端伯少司空遊畫乃一變已又移家公路浦時

欽定四庫全書

讀畫錄

卷二

彭城萬年少孝廉亦移此晨夕過從畫又一變壽如畫  
屢變遂臻極境江以南翕然稱翁陵翁陵云娶小妻將  
終於淮上已忽思歸攜家從陳陷六使君返及歸而廬  
舍不存親串死亡殆盡復淒然欲還公路浦江南酒伴  
亦恒望其家然老矣又空囊不能出戶也

姚簡叔

姚簡叔允在山陰人常流寓秦淮簡叔作畫一洗浙習  
畫筆諸家之長而出以秀韻然每見能令人靜穆不似

近人但以浮艷悅人耳目也予從胡念約得其小冊十  
二幅皆自江南入北地紀所見名勝幅幅皆有意致王  
貽上使君最愛其秦淮一幀題云予在白門作秦淮絕  
句二十章汪比部琬謂可作秦淮竹枝詞又有句云朱  
樓倚水皆成綺綠柳垂條漸拂波披此如親昔遊又題  
予最愛程孟陽詩最憶西風長板橋笛牀禪閣雨蕭蕭  
而今畫裏猶知處一抹寒烟似六朝既錄鄙作因并書  
之陳其年維崧題紅板橋東白石祠烏衣巷口綠楊枝

欽定四庫全書

畫畫錄  
卷二

二

誰人重畫臺城景愁殺多情老畫師予與胡元潤八開  
舟中同披此圖感當時之盛得四律王勝時謂當書此  
後因書之紅兒家住古青溪作意相尋路已迷渡口桃  
花新燕語門前楊柳舊烏啼畫船人過相簾級翠幔歌  
輕執扇依明月欲隨流水去蕭聲只在板橋西 二曲曲  
銀河蕩晚霞蘭叢玉瑟間琵琶暗潮夜濕依欄石細雨  
朝開隔岸花蕊昔無心臨翠蓋芙蓉有意映窈窕雲鬟  
月底渾難盡更向垂楊密處遮 三不分合歡夜不開吹

笙無力自徘徊鐘聲漸遠隨波去花氣將眠過渡來曲  
曲鴛鴦流艷夢垂垂楊柳總深杯一生明月秦淮好過  
眼烟雲第幾回 四拂水藏鴉弱自持輕寒簾外影離離  
風吹香動花無骨露逼歌清月有絲漁笛暗隨紅雨落  
酒壚閒受綠陰支鍾山松老雲霞漫近日金陵客不宜  
簡叔在日自矜其筆墨不多為人作常遊子鄉久留雪  
苑予訪之侯氏昆季不能得人有持多金往山陰購之  
者亦不能得其一水一石

欽定四庫全書

畫畫錄  
卷二

三

程孟陽

程孟陽歛入移家嘉定與婁子柔唐叔遠李長蘅善謝  
象三為刻嘉定四先生集孟陽浪淘集松園閣詩極為  
錢謙山推重畫不多見余僅得其數笈並冊中一二幅  
而已虞山題孟陽最矜重其畫不輕為點染此幅真吉  
光片羽人間以多見也近有吳中畫家偽作孟陽一冊  
屬予題識予面斥之不憚而出今為櫟園題此幅孟陽  
當為默舉矣曹顧菴題僕年二十四五時尚得見孟陽

先生深靜枯淡如深山學道人頗相期待比以管樂合  
暮齒年五十病苦憂患無所成就有愧先生多矣喬松  
古藤之下恍然見之不減在彷彿華林時徑塵支頤也  
王貽上曰松園詩往往有畫想觀此乃如見其詩

胡長白

胡長白宗仁一字彭舉上元人畫自丈五峰伯仁來晚  
出入王叔明黃子久二家其筆意古質頗有五代以前  
氣象貌傲岸高蹈絕俗晚年衲衣拄杖反手徐步修髯

欽定四庫全書

畫畫錄  
卷二

四

從風見者目為神仙中人八分書學禮器碑無一點俗  
態工詩本富家子老而食貧不謁時貴時人重之長白  
畫所傳最以余與其姓元潤交廿年冊中僅得其二幅  
當時矜貴可知矣長白與伯敬札子云公詢寒門諸子  
子敬以名字相聞弟宗信字可復以字行世所稱雪村  
者名宗智耀昆起昆僕之子玉昆士昆雪村子也皆學  
畫華門畫掩茗椀爐香問閣筆盈案妄擬堆笏滿牀昔  
人一門五貴七葉蟬聯想如是耶公聞之得無噴飯觀

此札可想見其家庭之樂君詩二千餘首極為竟陵所  
賞如花落竹堂靜烟消石屋空殘月半窻白寒星徹夜  
疎一水帶寒月孤村暮夕烟負樽酒在詩宜衆人傳  
渚雲乍去猶拖水山月初生不過林人從淺水過路向  
半山通岸楓紅隱寺湖水碧連山皆詩中畫也惜無力板

行相傳長白家武學右表府巷偶鋤園地鏗然有聲見  
一研山下下長可尺許高數寸峰巒峭崿森秀紋如胡  
桃色黝然真几案間佳物也長白以形類九華因名小  
九華自為記佳物也為高士出哉

欽定四庫全書

畫畫錄  
卷二

五

胡元潤

李君實嘗言作畫惟空境最難以余所見善於用空者  
其惟胡三禍公三禍公一字元潤即長白之猶子玉昆  
也君性孤僻作畫如之用筆設色好作縹緲虛無態故  
咫尺間覺千萬里為遠余蓄畫冊自君始入手便得摩  
尼珠散幾碎璧不足辱我目矣予識君緣方密之密之  
辛巳冬偕君過離密之南去君獨留後此數與往返惠

難中時從相從故余存君畫最多為君賦詩亦獨多長

歌外畫錄於畫冊上報君藍縷單路之功也訂署曉雨  
有懷胡三

元潤時元潤  
寓于者署孤燭全無寐雨聲入夜驕旅愁增老病鄉

夢隔雲霄別去踪無定同來信亦迷終宵難更聽不悔

種甘蔗送元潤  
返白門頗欲留君住能還亦我私慮親聞遠信

仗友飾歸辭疲現分燈倦勞魚任字遲秦淮春信好約

柳絲絲絲又度嶺時無幾言歸每謂遲悲予連歲任更

切老親思亂客迷勞劍殘書借倦厄煩我安我友瘡濕

欽定四庫全書

讀書錄

六

漸相宜雲飭送  
元潤小閣傳知載荒園學種瓜貧能堅旅骨

交足世寒家入夢三眠柳移情六出花何時芳草岸相

對數歸鴉夢至元潤家  
死所候菊只似曾過境柴桑處士居人皆

漢魏上花亦義熙餘質朴無繁卉蕭條伴野蔬此中真

自好肯更憶吾廬又東籬一二畝約略早秋時微雨侵

花檻寒風吹酒危主人欲採贈坐客解吟詩將去頻相

挽殷勤有後期又訝予猶未返遠道亦能來自謂初能

遂因君晚更開潭忘新雨雪苦憶舊莓苔頓首加餐飯

家園努力回又亦有生平約烟雲透處遮半林霜後路

一月眼中花枝較看時勁葉從何日加跟踉輕別去城

上噪寒鴉雲門送  
元潤方前君能到雲門得暫停鬚眉空似

雪踪跡尚如萍冷暑三竿卧逸山九點青留人不肯住

修竹雨溟溟又論交真耐久幾日畫成衰雪同過嶺

渡平自渡灘間身能去住老筆更紛紛披所數稱君友惟

工送別詩送元潤  
返白門與君同住古青溪五度燕山並馬蹄

垂老措身知坎窞生還藉爾作端倪清尊雙鬢春雲亂

欽定四庫全書

讀書錄

七

碧樹參差夕照低回首廿年霜雪路全交剌數行蹄

初聞從塞外  
信寄元潤柴車毳帳擁風靈區脫天高孰與借一帶

黃雲連戍堡半生明月夢秦淮書殘尚冀同心續骨老

憑教絕塞埋消息從今難更遠深厄北向重君懷又已

荷椰瓢紫塞人孤雁欲銜霜後葉哀茄不吹戍前春桃

花艷勤宵征馬莫道遼陽信未真與元潤君家兄弟予兄

弟二十年前訂古交眼底何人為續客林中許我結重



茅長質只合終身醉漸老猶漸百念清莫憶燕齊閩越  
路門前芳草費推歌後人讀詩可以知予之與元潤  
矣

程正揆

程正揆字端伯別號青溪道人書法師李北海而手額  
蕭然不為所縛嘗欲作卧遊圖五百卷十年前予已見  
其三百幅矣或數丈許或數尺許繁簡濃淡各極其致  
然於貴不肯輕以與人惟于石和尚無所吝耳查二瞻

欽定四庫全書

書畫錄  
卷二

八

題云昔人論書云既得乎正須追奇險青溪先生今之  
所書名家也書畫無二致詎不間然張瑤星題云長康  
石丞諸公皆以士夫作畫故皆能造入神妙宋時畫學  
猶分士流雜流俱令治大小經仍讀說文爾雅方言釋  
名等書宜其下筆不苟也子畏學畫於東邨而勝東邨  
此皆是胸中多數百卷書耳此事固當讓青溪獨步矣  
釋無可

無可大師子庚辰同榜方密之也公名以智幼稟性慧

生名門少年舉進士自詩文詞曲聲歌書畫雙鉤填白  
五木六博以及吹簫擗鼓優俳評話之技無不極其精  
妙三十歲前極備繁華甲乙後雜髮受具耽嗜枯寂  
衣糲食有負士所不能堪者於是謝絕一切惟意興所  
至或詩或畫偶一為之然多作禪語自喻而已不期人  
解也花尚白云予昔同無道人自蒼梧抵廬山見其乘  
輿作畫多用秃筆不求甚似嘗戲示人曰若猜此何物  
此正無道人得無處也此此二則則道人之禪機畫亦

欽定四庫全書

書畫錄  
卷二

九

露一斑矣

石谿和尚

石谿和尚名悅殘一字介丘楚之武陵人幼而失恃便  
思出家一日其弟為置穗中禦寒公取戴于首覽鏡數  
四忽舉剪碎之并剪其髮出門徑去投龍二三家巷中  
旋歷諸方叅訪得悟後來金陵受衣鉢於浪杖人杖人  
深器之以為其慧解處莫能及也公品行筆墨俱高出  
人頭頭地所與交者遺逸數輩而已繪事高明然不輕

為人作雖奉以兼金求其一筆不可得也至所欲與即不請亦以持贈予從瑤星張子與交因乞作冊子數幅公欣然命筆自題云殘山剩水是我家些子活計今被襟園老子奪角爭先老僧祇得分爐頭半箇芋子且道那半箇齋他日覩而再與一頓方邵村題其畫云曲曲村墟歷歷真長鏡不共短筇論非關筆墨多殘漏老衲山樵自隱身瑤星云舉天下言詩幾人發自性靈舉天下言畫幾人師諸天地舉天下言禪更幾人拋却

欽定四庫全書

畫畫錄 卷二

十一

釋浙江

釋浙江歛入本江姓為名諸生甲申後棄去為僧喜做雲林遂臻極境江南人以有無定雅俗如昔人之重雲林然咸謂得浙江足當雲林隱居齊雲不妄為人作冊

中二幅汪舟次索以相贈別有一二立幅則君以寄余者君未五十沒畫亦貴重其門徒贖作甚多然匡骨耳此直須另覓雲林矣

周靜香

周觀察靜香荃吳門人畫宗倪董大士相尤得古法李次公題其畫云視荆關稍潤較董巨微枯此真不為古人所束縛者迂翁有云非王蒙輩所能夢見倪閣公曰每歎古人用筆之際運其神氣於人所不能見之地故

欽定四庫全書

畫畫錄 卷二

十二

人莫能及美人之先可以養目觀靜香畫亦然靜香常做元人作絕交圖蓋別有所感云萬雲芝題曰忽聞車馬來俗務敗人意稍覺不關曠然隔天地程幼洪和之劉峻廣絕交此論洽人意金畫試求交踟天路踏地靜香罷青州政歸長齋閉戶罕與人接余過吳門靜香以札招余曰僕所居園雖無奇觀然是願青霞宿構願為閒嬾客所稱石不奇映以老梅頗有致樹不多參錯以石頗有映帶池不廣然垂柳拂之頗如穀室不甚幽然

不燥不濕頗可坐卧室中所懸畫雖太舊然是李營丘  
 手蹟董文敏三過而三跋之頗為識者所賞酒不甚清  
 然是三年宿糧多飲頗不使唇裂主人雖老然不憚  
 能盡日奉客歡櫟園以公事至雖忙雖頗可偷半息暇  
 一徘徊樹石間看舊人畫聽老夫娓娓述吳中逸事以  
 佐飲天下無不忙者况服官然天下事亦忙不得許多  
 且過我飲為是讀此札可想見此老胸次

王石谷

欽定四庫全書

畫畫錄  
卷二

三

王石谷輩常無人自號為目山人少從王烟客太常遊  
 太常精于繪事且收藏古蹟最富石谷揣摩盡得其法  
 倣臨宋元人無微不至吳下人多情其作裝潢為偽以  
 愚好古者雖老于鑒別亦不知為近人筆予所見摹古  
 者趙雪江與石谷兩人耳雪江太拘繩墨無自得之趣  
 石谷天資高年力富下筆便可與古人齊驅百年以來  
 第一人也已酉顧予于白下時予已謝督將石谷寓績  
 燈巷為予作大小十六幅老年患難頗藉以自遣石谷

苦心於此中二十餘年於予頗有知己之感自題其畫  
 與予云嗟乎畫道至今日而衰矣其衰也自晚近支派  
 之流弊起也陸張吳遠哉遠矣大小李以降洪谷右丞  
 逮於李范董巨元四大家皆代有師承各標高譽未聞  
 衍其餘緒沿其波流如予久之蒼潭雲林之遺寂仲圭  
 之淵勁叔明之深秀雖同趨北苑而變化懸殊此所以  
 為百世之宗而無弊也洎乎近世風趨益下絕俗愈卑  
 而支派之說起文進小儂以來而浙派不可易矣文沈

欽定四庫全書

畫畫錄  
卷二

三

而後吳門之派興焉董文敏起一代之衰扶董巨之精  
 後學風靡矣以雲間為口實瑯琊太原兩王先生源本  
 宋元絕美前哲遠爾爭相倣而婁東之派入關其他  
 旁流緒幾人自為家者未易指數要之承訛藉舛風流  
 都盡輩自臨時搦管化化窮年為世俗流派拘牽無踪  
 扎板大底右雲間者深識浙派祖婁東者輒詆吳門臨  
 穎茫然識微難洞已從師得指法復於東南收藏好事  
 家縱攬右丞思訓荆董勝國諸賢上下千餘年名蹟數

十百種然後知畫理之精微畫學之博大如此而非區區一家一派之所能盡也由是潛神苦志靜以求之每下筆落墨輒思古人用心處況精之久乃悟一點一拂皆有風韻一石一水皆有位置渲染有陰陽之辨傅色有今古之殊於是涵泳於心鍊之於手自喜不復為流派所惑而稍稍可以自信矣先生為藝林宗匠尤於繪事素所研精遂畫發二十年探求之業點取所見宋元諸蹟雜為標做凡一十六幅彙成一冊并自述所歷廿

欽定四庫全書

畫譜  
卷二

十四

苦與時俗宗趨之弊冀蒙教益蓋亦駢驥長鳴於伯樂龍劍耀采於雷公士遇知己不能自蔽其短耳自叙若此可知石谷之於畫矣予收合畫冊五十帙前後幾四十年得石谷最晚而蒐羅之役亦畢於此庶可以塵多寶船也王阮亭嘗題其畫云不必千金買范寬天機絕處到應難太常無恙廬州在留取三王畫苑看廉州元照太守也其為名流賞識如此

方師村

方侍郎村名亨咸坦卷太史仲子以年科第為名執法吏治文章之外精于八法旁及繪事早年不過遊戲筆墨患難後自塞上歸一借不律舒寫其抑鬱無聊之氣故其畫更進海內士大夫以畫名家者程青溪顧兄山及侍郎可稱鼎足然侍郎足迹幾遍天下五嶽之外如燕蒼武夷羅浮之奇無不遍歷巨壑黃海又其庚子間物耳故其所見無非物本不規規於古人此所以更勝於古人也侍郎從兄無可和尚為予同譜兄弟兩家

欽定四庫全書

畫譜  
卷二

十五

患難中復與其弟與三結兒女姻故侍御甚愜予雖甚愛重其筆墨而於予無吝也年來為予作不下數十幅嘗與予論畫云半千畫士士畫之論詳矣確不可易覺謝赫畫品猶有滿焉但仲逸品<sup>神</sup>品之上似尚未當蓋神也者心手兩忘筆墨俱化氣韻規矩皆不可端倪仁者見仁知者見知所謂一而不可知之謂神也逸者<sup>神</sup>狀也狀於尋尋<sup>神</sup>範圍之外如天馬行空不事羈絡為也亦自有堂構窈窕禪家所謂教外別傳又曰別峰相見

者也神品是如來地位能則僻支二乘果如兵法神品是孫兵能則刁斗聲嚴之程不讓逸則解鞍觀卧之李將軍能之至始神神非一端可執也是神品在能與逸之上不可桑論況可抑之哉半千之所謂神者抑能事之純熟身于總之繪事清事也韻事也胸中無幾卷畫筆下有一點塵使窮年累歲刻畫鏤研終一匠作了何用于此真賞者所以有雅俗之辨也宜士人之畫畫逸品哉我公精於讀畫者必不河漢予言

欽定四庫全書

繪畫錄 卷二

七

王子京

王子京仗君遂蜀人不以畫名偶然落墨便有出塵之想丙戌與子同官江南為予作一二小幅筆意在黃子久吳仲圭間表荆州穉菴題云畫法即書法所在畫至脫化諧格即書家所謂離鈎也子京生處活處與作家迥別張璠星題云冉冉綠陰中位置層軒好松外亭空天更空天澗孤亭小石壁絕躡攀明月聞長嘯壁後還藏千萬峰峰際間雲繞

姜綺季

綺季名廷幹山陰大宗伯子風流倜儻詩畫文章無不登峰造極繪事山水外猶精寫生巽半千題其所臨在百花云綺季名家子所藏在蹟甚富如崔白艾宣丁昉之流皆極力摹寫非今人隨意所到不事章程也綺季能世其家學可出而敵鹽和梅而故效兒女子施朱調粉此非吾黨所能測也

巽半千

欽定四庫全書

繪畫錄 卷二

七

巽半千賢又名宜賢字野遺性孤癖與人落落難合其畫掃除蹊迥獨出幽異自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信不誣也程青溪論畫於近人少所許可獨題半千畫云畫有繁減乃論筆墨非論境界也北宋人千丘萬壑無一筆不減元人枯枝瘦石無一筆不繁通此解者其半千乎半千早年厭白門襟適移家廣陵已復厭之仍返而結廬於清涼山下葺半菴園栽花種竹悠然自得足不履市井惟與方僉山湯岩夫諸遺老過從甚歡筆墨之

暇賦詩自適詩又不肯苟作嘔心抉髓而後成惟恐一字差人蹊逕酷嗜中晚唐詩蒐羅百餘家中多人未見本曾刻廿家于廣陵惜乎無力全梓至今珍什筭中古人慧命所係半千真中晚之功臣也予嘗過半畝園贈以四律附錄之於世殊無事經年合閉門白衣鮮墨汁烏几潤花痕亂竹三更雨空山半畝園畏人常屏跡感  
 激思野老閒稱病柴門永日關殘苔生破屐修竹  
 蕪蕪顏得酒看人醉成詩肯自剛夢中頻過雨大月好

欽定四庫全書

讀書錄 卷二

六

讀書錄卷二

暇賦詩自適詩又不肯苟作嘔心抉髓而後成惟恐一字差人蹊逕酷嗜中晚唐詩蒐羅百餘家中多人未見本曾刻廿家于廣陵惜乎無力全梓至今珍什筭中古人慧命所係半千真中晚之功臣也予嘗過半畝園贈以四律附錄之於世殊無事經年合閉門白衣鮮墨汁烏几潤花痕亂竹三更雨空山半畝園畏人常屏跡感  
 激思野老閒稱病柴門永日關殘苔生破屐修竹  
 蕪蕪顏得酒看人醉成詩肯自剛夢中頻過雨大月好

欽定四庫全書

讀書錄卷三

江南糧儲道周亮工撰

黃濟叔

黃濟叔經別字山松書法圖章之外尤精繪事在若虛時惟日以篆籀詩詞自娛間亦遊戲筆墨未知其如此之工也與予後先返江南顧予白下始放筆為予作數小幅蒼古澹逸全倣黃吳未幾予赴青齊濟叔乃死於

欽定四庫全書

讀書錄 卷三

友人酒間展閱此冊為之愴然黃俞邵題云長松落落來高士瀑布遙遙下逸岑想見吾宗黃叔度高寒命筆此時心張瑤星題取境不高則雲霞之氣不鮮肆眺不遠則林壑之懷不暢榮岡絕壁以謝煩喧曲徑平臺以供嘯咏若有知者吾必過而問之予在刊上重見叔濟贈之十絕句附錄之憶爾歸成我復東深危望豈更相同疎燈再剪秋花好却夢含毫板屋中驢背霜寒客路艱年前此日見君還歸來不索荆關畫得看江南別後

山憑教荒憬永相望願始寧知有故鄉萬劫誰能除舊  
態烟雲一見又商量不祭畢陶筆亦奇蒿林薄醉墨淋  
漓臨枝頗有荒唐話並擢江山無大痴林田菊徑久荒  
蕪舊日籃輿近在無念爾箴予應有意倉皇急示五湖  
圖好友能歸願未全支節日夕望征鞭荒涼更莫圖關  
塞為報龍門盡已還勞君北望盼飛鴻鳩杖重扶兩退  
翁孺子相期胡不早圮橋更為寫黃公夢外逢君淚已  
收依然明月舊邛溝當時莫道無歸思日勸黃癡寫釣

欽定四庫全書

詩集錄  
卷三

舟關前征鴈肯南來誰道窮邊是夜臺待得長征人道  
後同居細細寫龍堆時間龍眠方公南還叱筆圍牆雨雪霏烟巒  
再展事依稀籬邊濁酒真相勸賴爾先選引我歸在雲  
門開濟叔卒哭之云物外能全棄我身萬竹叢濃看高  
下綠飽飯舊新紅大翻書猶在小山賦未終寧知江上  
約一夕盡成空喜我更生返頻頻江上來烟雲紛老眼  
雨雪動杯深海嶼書方寄泉臺客不回惟傳臨化去失  
喜鼓子懸君化去方飲酒觀使自言死甚樂不足怖也

張爾唯

爾唯太守學曾又疏約蒼山陰人畫做董北苑辛卯秋  
為予作數幅極為程青溪所賞題云此道家得真解  
者唯約蒼吾友差足與語不復多見矣是幅筆意從江  
貫道來無可題雖有六法而寫意本無一法似處無他  
不落有無而已世之日匠筆者以其為法所礙其目文  
筆者則又為無礙所礙此中關捩子原領一一透過然  
後青山白雲得大自在一種蒼秀非人非天不然者境

欽定四庫全書

詩集錄  
卷三

界雖奇作家正未肯耳然亦不可執定一樣見識以印  
板畫譜甲乙品題倘有碎須彌乾蓬萊底漢使妨更具  
空中五色以粟米一毫畫盡千世古今耶曹秋岳題云  
筆勢空蒼吐納北苑不作元人能薄氣標公雖博賞諸  
家終以為正法眼藏吳梅村題請看章白新詩句能作  
蘇州刺史無爾唯名家老輩晚得吾鄉一即論者并其  
畫筆擊之即此幅真迂倪畫脈蕭疎簡遠移入詩中可  
入香山蘓州兩廡而見恠流俗珠可笑也

許有介

許友有介又名友眉字介壽閩之福州人王彥先生子  
 也有介畫如其詩蒼楚有致無一毫烟火氣字畫詩酒  
 種種第一有介歿後指不能再屈矣好畫小竹做管仲  
 姬柔枝嫩葉姿態橫生自鶴許友畫竹章每作竹即用  
 之因予累至京師渡河而北不復畫竹忘故筆為枯木  
 寒鴉蒼涼之態不可把視蓋無聊之氣一寄于此耳嘗  
 畫犀鴉寒鴉圍子為作歌云許生嗔強好畫竹簞笠斜

欽定四庫全書

畫畫錄 卷三

斜風蕭蕭向北息不見此君一心惟愛寫枯木南司夜  
 夜北風多呼酒不來可奈何硯凍杯乾不肯睡亮筆閒  
 從冷坑呵呵筆搖揮拂敗紙重重偃感無樹理燈下微  
 窺龍虎姿離離秋死不成死兩鞭風捷老蛟饑左攢已  
 絕石穿離心憐秋益好顏色粉墨兩看無所施淺者屈  
 霜深屈雪白推龍骨黑者鐵到底不能看作斯此公雖  
 苦有高節半夜俄聞烏龍啼裊裊軋軋明月依苑樹何  
 曾集冷莫不知飛向誰家樓許生見鴉長太息萬葉寔

凡生胸臆鴉何來前兩鴉前吾將巢子以寄墨我樹雖  
 枯得大年南枝不脫北枝堅關河雪冷謀且息暢飛暢  
 舞好更連夜深鴉與犀鴉語上下四旁同一處嘈嘈切  
 切無留言我歌爾和懷莫拒朝從昭陽殿裏來千門萬  
 戶一時閉整手鼓之軒子舞親見鄒衍吹律回鳩樂開  
 房鶴笑大來道我酒暈相賀吾徒豈不憶寒號枯枝得  
 坐且同坐楊柳藏身德白門欲飛不能憶黃昏此心流  
 水孤村外此地難言好久存筆屋風飄不成畫故筆與

欽定四庫全書

畫畫錄 卷三

鴉為酸話不知幅間與樹間更殘月黑犀鴉拜許生畫  
 竹竹畫情許生畫鴉鴉有聲但是一點兩點墨何且逆  
 與犀鴉爭許生懷莫悲寒的會使墨尤有奇吐噦噦天  
 上鳳凰鳴日寓梧桐千萬樹

張大風

張大風風上元人家貧惟客膝地每天兩湫隘騎卧書  
 案上常累日嚴冬冰雪與隣舍生被裸股立或移漏刺  
 車止不再擊大風畫無所師授偶以己意為之遂臻化



境滿然浩遠幾無墨路可尋疎陵畫家掉臂孤行者大  
 風一人而已貌傾偉美脫髻望之以深山老煉士工圖  
 章詩賦少時為諸生甲申後遂焚帖括衣冠後佩劍  
 走北都出虛龍工谷覽昌平天壽諸山所至公卿爭相  
 迎大風揮灑應之有中書子拉飲遊館幕中大風起立  
 燈日不答酒罷引去一日與畫師治菜衣舊衣騎驢而  
 歸性出僻多寓僧寮道院不一省其家所為詩苦詞皆  
 秀警可誦與人處渾渾不露圭角孟尼著真香佛空四

欽定四庫全書

清室錄 卷二

海或稱昇州道士病胃腸疾萬自題墓石小像卒壬寅  
 余自北回遊大風過高座寺相聚五六夕為予作冊中  
 語幅已又以小冊貽我未數月即歸道山矣傷哉瑤星  
 曰予仲大風死後入夢衣冠甚偉出袖中文屬予為流  
 通自云居天上為散仙甚通新構小屋繪諸葛柴桑二  
 像供其中仍以筆墨遊諸上真到語甚多異哉瑤星作  
 詩紀夢詩錄于後與子稱同志天懷各暢然生當魏晉  
 後詩續卿廟前四海留雙履千秋共一肩雨花臺上月

相與踏層烟一荷神木高座相從只比耶地荒蘭蕙少  
 年老弟兒親命酒脚驅俗寫山緣杖策前時凋喪後風  
 雅藉斯人二忽漫歸城市憐予史索居幸留肝膽在所  
 惜性采疎每見僧求畫時從客借書何來摩詰病恐是  
 散花餘三竟爾謝人世疎陽隔暮烟星真應名士死不  
 愧前賢好及收運快塵踪夫大年夜臺過妻子恩籍載  
 衣幸四上界多官府翰君汗漫遊雲中新卜宅天上舊  
 埋憂年鑄黃金像名錫白玉樓英雄能辟殺應畫漢留

欽定四庫全書

清室錄 卷二

侯 五 欲別運相送醒來霜氣清曉烟殘月影冷露連鐘  
 聲道稿當尋續新詩誰主盟玉成如夕降細與說陰晴  
 六 大風遺書有雙鏡卷詩上藥亭詩餘楞嚴綱領一門  
 反切病中付鄭汝器藏之一門反切法甚簡但用音和  
 一門使學者一詞音韻便得可以不習等韻而人通韻  
 書是大風生平最得意者述了未秋汝器出其藏稿欲  
 共徐起渭問名之詩同祥之杜蒼略為傳會汝器為一  
 合果又不果梓後為一友攜去遂失其半至今惜之

程穆倩

程穆倩遠自號垢道人新安人家廣陵楊孟載評黃子  
 久畫如老將用兵不立隊伍而頤指氣使無不如意近  
 人惟道人能之道人詩字圖章頭頭第一獨於畫深自  
 敘晦惟予能知其妙道人亦自喜為予作嘗自題其畫  
 云余生平有魏癖方今海內宗工林林焉不敢仰視其  
 幟于時家孝感侍郎張涇陽大行登峰造極十數年雄  
 絕今古余遂一意裁拙矣周夫子納瓦礫于珠玉之側  
 為之汗下不已倪閣公題不見穆倩久每誦其風雨出  
 郭篇曰焦飯空懷哺奇溫竟御綿除夕書壁詩曰帝王  
 輕過眼宇宙是何鄉以為胸懷結曲不減少陵閱此幅  
 又置我于千岩萬壑中矣吳六益題昔人夢蛟蛇糾結  
 便工草書此幅尚復有夢耶何以神行其間也沈朗倩  
 一絕老筆含蒼秀遊神董巨間故人詩境好倍入兩宗  
 禪王吳廬題穆倩與余為石交自言不肯多畫張藻有  
 生枯筆潤含春澤乾裂秋風惟穆倩得之

欽定四庫全書

清畫錄 卷三

八

張稚恭

張舍人恂字稚恭涇陽人家維揚舍人詩文雄視一世  
 尤好作畫晨夕與程穆倩處士往來故初年畫與穆倩  
 莫辨後自變以己意尤有雄渾之致子湛字水若亦能  
 畫稚恭自塞外歸家既破以賣畫自給張小篆示人云  
 一屏值若干一篋一幅值若干人高之

楊龍友

楊龍友文聰一字山子貴州孝廉家秣陵工畫善用墨  
 初為華亭學博從董文敏精畫理然負質頗異不規規  
 雲間蹊徑也後貴陽之勢漸張急于功名不復唱渭城  
 人有求者率皆感伯舍王玉兄弟及拖雨成捉刀董文  
 敏題冊中一幅云意欲一洗時習無心譁毀閒作生活  
 者王勝時曰予少從龍友夫子遊見其下筆如風舒雲  
 卷神奕奕奕自歸道山嘗入寤寐觀此頓不勝仙翁龍  
 蛇之感釋無可曰同輩墨妙推龍友超宗子一皆以蒼  
 秀出入古法非復做雲間昆陵以濡弱為文澹也吳園

欽定四庫全書

清畫錄 卷三

九

次題龍友畫不見楊公二十年畫中凝壁尚依然當時若有扁舟在呼出人間郭恕先王貽上在雲門寓閣題龍友畫乙巳夏冒雨登巖山絕頂見僧舍壁上有龍友畫孟津先生題云筆帶烟雨蕭疎而遠止以無意得之爾時眺聽之美皴染之工書法之妙眼中頓有三絕北渡以來憶昔遊宛如昨夢今披襟下所藏龍友小景便使栖霞舊遊歷歷在目何時擺脫塵鞅結茅山中與僧

欽定四庫全書

繪畫類  
卷三

楊無補

楊補字無補號古農又字曰補吳門人嘗畫小幅大不盈掌自題云永嘉郭外山川點點皆倪黃粉本也金俊明題此幅是龍友今永嘉時古農遊經其地憶寫所見秀澹深朗擅元人之勝龍友曾為古農作小幅轉以相贈筆致亦絕類此可知良友氣味相入也兩君並與予習古農契好尤篤龍友既歿古農亦墓有宿草對此可勝於邑王阮亭一絕云布衣曾說楊無補筆墨風流自

一時留得永嘉遺蹟在殘山剩水也堪思

趙雪江

趙雪江澄一字湛之潁州人嘗移家東萊又移膠西移大梁晚移濠上所至人爭重之君畫善臨摹常入長安從王孟津遊多見大內舊藏皆縮小幅馬無一筆不肖君為余做舊二十幅余歸之王逸安侍御後為流竦國王所得永作海外之珍矣雪江又作四十幅皆有孟津滿幅小楷真尤物也君擬歸余後君卒為濠深人得去

欽定四庫全書

繪畫類  
卷三

余至今思之性好奕又工臨帖善寫照予師張林宗先生沒於黃流余恒思追摹先生小照偶以語君君曰大異事今夜方夢林宗授我以筆當急歸圖之遂彷彿如生公子允集見而伏地哭乞歸藏於家雪江別吾師垂二十年而故人容貌猶往來胸臆一落筆便肖如此交誼何愧古人不獨數其技藝之工矣君偶得漢銅章文曰趙激凡得意之作皆用此章余澹心題雪江飛雪圖曰趙翁老矣好穿紅衣搗杖行雪中此幅殆自寫照也

為題數語畫水是山畫山是水高松橫崖飛雪滿紙烏  
巾紅裘倚樓推子脫視之間題雪江氏王貽上題雪江  
傲摩詰羣峰飛雪圍寒色真真下巖經千峰萬峰雪初  
落瀑布無聲溪澗凍紅樹微茫數孤閣閣中有客方粗  
袍當杯氣與蒼山高遙看飛鳥落何處如聞落木鳴東  
阜崖地路斷少人跡猶見老樵下巖隙高低遠近一溪  
通晦暝合峇千重陽右丞昔日居藍田山水落筆窮自  
然雪罔漁市盡高妙樂瀨歌湖紛眼前此罔會入宣和

欽定四庫全書

畫錄  
卷二

三

借董巨利關馬足數兵火相尋六百年玉璫金題幾受  
主雪江老筆妙入神臨摹古本幾亂真縱教唐宋多能  
手未必常逢如此人宋葛蒙曰往歲丁丑雪江訪先大  
夫於山園時方秋也夜坐溪上命童子撲螢火數十餘  
納紗巾中遠望之火齊明珠飛光燭路雪江行歌自若  
其風格高邁類如此孫北海先生曰雪江作畫或一日  
數幅或數日不成一幅或先詩而後畫或先畫而後詩  
余拈出題畫詩四十首梓之北海先生刻其四十首余

擇其三錄此後漠漠江天雪霽時曙先雲影半參差柴  
門初啟寒鴉噪已有漁人理釣絲又懸崖琪樹靜垂陰  
流水何人解聽琴獨坐石磴觀始作晚風吹雨過前村  
又布袍攜杖訪山家宛轉層岡不厭賒相見主人渾一  
笑豆花棚下飯胡麻雪江子中字坦公孫建字秋俱以畫名

宗開先

宗開先灝晴雪小幅自題云晴雪滿竹隔溪漁舟如月  
之曙如氣之秋落款處止題一灝字王宗伯見之誤以

欽定四庫全書

畫錄  
卷二

三

為沈明倩題云傲吾家摩詰雪團朗倩自是老到北海  
夫子爭之曰此開先筆也冷倩如對開先予笑曰此開  
先丁亥在高郵舟中為予作也幸老樵猶在不然又開  
後人幾許辯端矣王阮亭曰此是畫苑中一則佳話也  
沈明倩  
沈朗倩穎吳人常遊白門名噪甚為予作南北宗各二  
十幅俱有妙境每畫成多自題於上亦多韻語性好微  
遂故不甚為人所貴每落筆必曰吾家白石翁晚遂自

號石天自擬在石田上然歟

謝仲美

謝仲美成其尊甫彬臺名道齡本吳人移家秦淮與僕  
望衡而居仲美從其尊人學畫而加以秀潤山水花鳥  
皆擅長寫生尤過肖有類上三毛之妙先君作後一大  
像無分毫似欲以小像傳模於大幅因告之仲美某處  
肖某不甚似仲美曰我固從太公遊可意而得也隔數  
日以所圖來賤兄弟以及妻孥見之無不伏地痛哭仲

欽定四庫全書

謝畫錄  
卷三

五

美食貧而為人醇雅克孝了非時流可及仲美與予同  
庚子自北回值仲美生辰與一詩依君父子秦淮住同  
額朱欄理釣竿幾度鶯花吾輩老百年蘿薜酒杯寬芳  
州楔罷拋書卧絕塞人歸借畫看但得煙雲常作供不  
須努力已加餐予丙午秋季返自雲門仲美戴酒醉我  
于偶遂堂酒半謂予曰向索公一詩久不與今公歸矣  
曷書一箋出入我懷袖中予諾君不十日君遂道山笑  
傷哉偶得一詩哭君却書箋上囑令子焚之靈几前誌

吾不敢死仲美也敢謂交生死我歸為哭君秋花誰更  
看破硯竟須楚骨瘦千條雪情閒一片雲空憐昨日事  
載酒意慙慙嗟夫子乃至為此等詩以踐仲美約宜不  
悲哉

吳遠度

吳遠度

吳宏宇遠度與予同家雲林白馬閒生長於秦淮幼好  
繪事自闢一徑不肯寄人籬落癸巳甲午間渡黃河遊  
雪院歸而筆墨一變縱橫森秀盡諸家之長而運以己

欽定四庫全書

謝畫錄  
卷三

五

意予目遠度曰倒推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君  
殆畫中之陳同父歟范中正以其大度得名曰寬遠度  
亦名宏遠度偉然丈夫人與筆俱濶有餘無有世人一  
毫瑣屑態合范吳論之世未有不豁然大度而能以筆  
墨妙天下者宏與寬並傳矣披此圖者能不羅列下拜  
予嘗贈之詩云幕外青霞自舒舒依君只似住村墟枯  
桐已碎猶為客妙畫通神獨示予過雨閒拋花外杖臨  
風對展柳陰書深厄莫德青漢好白馬雲林舊有居

高蔚生

高蔚生本康生弟康生有聲藝院豫章艾天備負人倫  
鑒言秣陵以古法行之制舉業者高阜一人而已阜康  
生名也岑與阜同有時譽予與阜交最久晚乃交岑岑  
精學如我望之如錦裘駿馬中人然喜佞佛早年即厭  
棄舉子業學為詩詩好中晚恒多情句始從法門道所  
游伏臘寺居茹蔬淡雖年少訥然靜默翳眉間無浮氣  
幼時學同里朱翰之畫晚乃以已意行之冊中諸幅皆

欽定四庫全書

繪畫錄  
卷三

六

在南郊山寺松影泉聲中所成浮囂既盡肅肅引入入  
靜地信夫筆墨一道亦由心文軟紅塵以相構也昕公  
筆墨妙天下又收藏最富予常在松風閣見岑與公永  
夜靜談商量位置兩人舌本間即具一佳畫蠕蠕欲見  
之素壁岑每以舌本所得急落于紙然甫落紙或半竟  
兩人舌本觸觸相生別多幽緒迨成時乃無初箇一筆  
以此鏤精刺骨益入微妙潘君之筆樂君之舌宜稱岑  
者恒多昕公云昕公吾友侍御陳涉江也阜與岑皆至

性過人所居皆薜蘿間綠冷翠中兩高士在焉奉孀母  
備極色養往阜與岑送予至大江予別以詩有晨昏蔬  
筍撰兄弟薜蘿居之句可想其怡怡之致阜畫水仙為  
魏考叔所歎絕然方攻制舉業不能畢力肆志也

高雨吉

蔚生姪雨吉名遇康生子也予愛其俊爽有逸氣以從  
兄子恭女妻之喜作畫棄舉子業從事即師其叔蔚生  
而邁上之致自不可掩嘗為予作落霞晚眺一冊光景

欽定四庫全書

繪畫錄  
卷三

七

直起然天半正如青蓮妙句出自天然非郊島寒瘦可  
比也吳門玉石谷見而歎異之謂此道後來之彥能空  
羣輩者當推雨吉

樊會公

樊圻字會公江寧人工山水花卉人物莫不極其妙境  
予庚寅北上遇王孟津先生于旅次間所攜冊子孟津  
最賞會公小幅時年六旬燈下作蠅頭小楷題其上云  
洽公吾不知為誰此幅全撫趙松雪趙大年穆然恬靜

若虛德淳儒敦龐湛澱無忒無忒燈下睇觀覺小雷大雷紫溪白岳一段忽移于尺幅中矣又云是古人筆不

是時派時派即鍾潭詩也小印模糊誤視會公為洽公

會公後即以洽公行感為知己也兄沂字浴沂筆墨與

會公有雙丁二陸之名居迴光寺畔疏籬板屋二老吮

筆其中蕭蕭如神仙中人予贈詩云兄弟東園戶自封

不教人世見全龍疎燈夢穩長橋雨破硯歌磨近寺鐘

白墮荒唐胸五岳青來迢遞筆三峯北山雲樹蕭條盡

欽定四庫全書

詩畫錄

卷三

老去朝朝拜屨松可見其高致矣

張損之

張損之修其先吳門人家秣陵性狷介自闢三徑于鶯

峯寺側籬落幽然花卉靜好偶然欲畫伸紙為數筆倦

則棄去最不耐促逼也工山水花草蟲鳥更好繪藕花

人爭搆之君常獨坐鶯峰鐘樓反扁其戶不聞聲息遐

想雲外蕭然吮筆宜其落紙皆非凡近也周鹿峯曰于

清言工畫荷花獨步一郡宋寧宗時進荷花嶂其名益

重損之此幅別有風味反恐清言未必臻至損之畫春燈誕甚工至今人多藏之者重損之畫也

胡石公

胡石公慥隸陵人石公善嗽腹便便負大力拳勇而最

工寫葡萄冷花經石公手洗盡沿華獨存冰雪始稱真

冷然筆墨外備極香艷之致此則非石公不能為也惜

哉未六十而殁子清源皆能畫

葉榮木

欽定四庫全書

詩畫錄

卷三

人言榮木與人殊性又耐交以予觀之豈不信然哉

李贊皇不欲觀白傅詩恐啓篋回心也予藏榮木畫每

不欲觀然不能禁每展玩開口與攢眉交并蓋此老善

結構能就目前所見一一運之紙一經其筆雖極無意

物亦有如許靈異故往往引人勝地常為予摘陶詩作

小幅滿百用筆楚楚覺陶公句倍增幽澹余作百陶筋

于閩署藏之時鴉以自怡患難中為張樵明攫去頃從

其公子海旭覓歸頓忘舊觀兩眉欲舞會稽姜武孫見

之謂得未曾有也人傳榮木出姚簡叔之門但師其意  
耳實未執管攝土也相傳簡叔見榮木畫如媿夫人見  
鍾太傅筆畫有此子必敬我名之歎世人之傳或簡叔  
一歎所致歟榮木名故雲間人流寓白門無子女貌類  
閨媼宜其性與人殊歟

欽定四庫全書

讀畫錄  
卷三

讀畫錄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讀畫錄卷四

江南糧儲道周亮工撰

馮幼將

馮肇祀幼將越之會稽人為予總角交少時問作山水  
人物花鳥極奇秀每出人意表三十後遂棄去一切惟  
寫梅竹蘭石有求者輒應之取適已意初不計工拙也  
幼將竹采湖州眉山派知者絕少嘗為友人畫徑丈壁

欽定四庫全書

讀畫錄  
卷四

盤礴揮毫頃刻就如身入茂林中清風拂拂又寫數枝  
於友人齋燕雀見之羣飛停宿至陸地友人捧長幅數  
丈乞為寫蘭幼將潑墨南就香氣滿堂賓客以下無勿  
聞者知隣女心痛默暗破壁精詣所至有確乎不真者  
無足為幼將異也幼將性冲融深理解偶為當者標舉  
觸引不窮至泉竇標空咄嗟紛還默如也意有不可人  
不能奪以秋毫而與物無忤不見理違情奇之跡為詩  
及詞曲標文有當世知名之士不能望其階祀者而往



往為其所掩幼將亦不與之競此豈當世之人哉幼將  
書學南宮通內經素聞家言醫藥多所奇驗世皆不得

而名之多著述詩予極賞之以為罕有子與幼將生同

歲于支只異一字而予之疎安君之冲默遂有仙凡隔

愧幼將者豈止筆墨間事哉 詩如句行雜句 千網集斜

照孤村合斷流暖婦堤草綠晴入水天紅遠樹皆山色

深雲半雨聲白沙新鳥跡青竹老漁竿 山居雜句 野市

爭春賺新墟急暮春香影花臨砌寒聲竹到牀 贈文無

欽定四庫全書

詩書錄  
卷四

遺作客意不盡故人心孤枕寒更入殘燈細雨來俱佳

句也

楊元草

楊元草亭維揚人寄居秣陵工山水有品行家固貧又

無子晚益無所依與替妻對坐荒池草閣中晨夕禮佛

號雖及炊數絕嘯咏自若不妄干人也年七十餘竟以

貧死

李雲谷

李雲谷根侯官人工詩精篆籀之學嘗註廣金石韻府

余為梓之以行於世雲谷圖章追秦漢畫皆有遠致佛

像極靜穉之致見之使人增道念閉戶食貧蕭然高詠

甚不可耐則吮筆為江上數峰以自娛悅而已

許子韶

許中翰子韶儀無錫人舅氏李采石者工繪事子韶一

見欣然竊其技多執出其上工山水而於花草蟲魚屬

尤極精致范曾公先生嘗言子韶畫花能香鳥能聲米

欽定四庫全書

詩書錄  
卷四

友石亦頗重之余在閩從許有介見子韶畫抵雲門晤

堵芬木托為購之君特遣使至雲門頃復破關訪子於

青溪所得君画亦頗滿志君好神仙家言工篆籀圖章

稱能品尤通醫所著詩集甚夥君一子名日師幼時失

去頃君在余齋中忽傳通州使至持一函則公子手書

也云單外欲有所成立卒不就今依通州某將軍幕娶

妻生一子十四歲矣先歸以代溫清兒神采奕奕咸

謂善人之報云已酉冬客死閩之劍津

方爾張 凌又慈

方維字爾張學畫於鄭千里故其佛像山水皆似千里而稍加流動凌又慈晚學畫於爾張其佛像山水亦似爾張而有出藍之譽其道乃大行於維揚朱近修題爾張画云辛丑秋日遊廬山歸宗寺幽澗鳴泉高松浮翠逶迤深入獨見一僧在道上行儻然自得意頗羨之令觀此畫還我舊游引人入勝地何必身去此山中乎那止祥題又慈畫云空山鬱蒼茸長松出林表所以蔣山

欽定四庫全書

畫錄 卷四

徑無人亦自好莊澹卷題云性癖羞為設色工聊將枯木寫寒空洒然落落成三徑不斷青青聚一叢人意蕭條看欲雪道心寂歷悟生風抄每遠在又見歸鴉夕照中

姚若翼

姚若翼字伯右一字寒玉為人疎宕豪爽大有晉賢風致不多為詩而出語自高工畫梅得法於秋澗先生及允吉公家傳而以意變而化之縱橫曲折疎密大小意

匠經營絕無重複當其濡筆肆應免起鵲落日之所見

手之所觸聲欬舉止無非梅者嘗以所藏鍾山梅花箋黏紙上稍增餘枝逸韻動人鬚鬢俱存色香不改自以為補繪事所未備實則華光元章諸公懸想所未及也予嘗為瑤星跋其畫扇云余在閩送郭生去問北上有嶺上梅花開已過渡河始見一枝斜之句蓋紀江南北花信之不同也今歲在江南一過靈谷梅尚無信渡河未絕無暗香跡豈惟從瑤星筮上得見伯佑此枝江南

欽定四庫全書

畫錄 卷四

河北一年花事如是盡矣伯佑取鍾山梅瓣加枝幹其上蓋幻枝幹作返魂者者同人有姚梅之目非謂伯佑以畫梅世其家意謂庚嶺玄墓西溪銅坑外天壤間又有此種耳兩君與予同家江上同客青齋折來歲晚看去鄉思論少陵詩令人百端交集矣

葉君山

葉君山有年華亭人畫宗孫雪居冊中皆陳階六同年為予索得者今年八十餘尚吮筆不倦張友鴻曰山君

為雪居之首座而又斟酌於文度竹嶼之間故出奇無窮遂成作手

沈遠夫

沈遠夫樹玉虎林人善寫生無近人賦媚氣兼工篆籀在都門作寒梅一枝相贈頗極幽韻益都孫道相先生題其上遠向於京師為余作芙蓉枝竹視此為疎益春葩欲艷秋意欲疎艷如艷粧好女疎如野服高僧也

朱近修

欽定四庫全書

詩畫錄 卷四

朱近修一是海寧人以詩文雄視一世作江上教峰圖澹遠空澗怡人心目是李山頰寄余者曹子顧曰余與近修同研席者二十年自未見其畫亂離之餘游戲為之便自神詣近修有為可齋集與古大家爭衡頗有可傳者丁未夏過白門與余論畫語語當行其集中諸小記妙極形容頗有繪畫不能盡者顧蒼又何疑焉

陳原舒

陳舒字原舒一字道山從松江之朱家閣移居金陵構

小園於雨花臺下吟詩作畫怡然自得所作花鳥草蟲在陳道復徐青藤之間而設色深淺更饒氣韻南中人士得其片紙皆知珍重原舒素豪邁不羈嘗游東牟登蓬萊閣憑欄觀海獨舉數大白旁若無人索筆書歌乎小矣四字一貴客稍以語侵之原舒攘臂起欲持投海中座客驚駭力勸而止故來金陵乃更謀飭每風日晴好捫腹縱步或過市上人留之飲亦飲雖府史屠沽藪酒往亦不拒欣然便醉醉輒高歌數調受替過雲或請

欽定四庫全書

詩畫錄 卷四

之歌則不歌人莫能測也凡畫必自題信手疾書不由思索而皆有韻致嘗為予作數十冊自題有云擔糞登春胃柳烟城中別有賞花天綺羅珍饌時時病菜餅麻衣忙列年又云山秋人亦不能由率性依秋弄釣舟釣得魚來沽得酒杖藜還上水邊樓錢湘壺和云人間何處不巢由繞道樵青紫小舟多少釣鰲海上客月明專負酒家樓

和子長

和子長發祥河陰人移籍祥符能畫翎毛花卉雖雪臺先生之標然其辭墨多鄙俗較繪故子長聞見不廣杜其所至歸於惡道而止余冊中只存其鴉鷂

江遠上

江遠止爽士念祖歛人時家虎林字畫皆極力摹古然頗有自得之致常作畫與予自題云黃子久沒北苑樹基而老筆縱橫饒有荆關遺意今人以虞山片石畫子久以荆關訣雲林老人未得為二家宗法即此可知道

欽定四庫全書

詩畫錄 卷四

止自命矣晚年隱金傷閉門深山罕與人接范文白題遠止畫曰顧陸而下倪黃而上風流未墜不特氣韻高亦緣本領大耳昔人欲以五百卷益趙令穰畫心便是此意

郭去問

郭去問蜀京福清之絲亭人著有絲亭詩集余為序而行之君詩半綿可愛畫如之冊中一頁為予作數千竿竹藏一團瓢老居士跌坐古先生前方樓岡題其右曰

懶瓚邪拾得即人生何福願克至此但恐標居士未必能共此老根芋團瓢中耳山陰初文載題一絕石邊流水響珊珊翠滴蒼崖澗面寒白雀館中文與可墨林澹掃五千竿去問精小楷為予於此冊前寫楚辭全部又一冊寫陶詩全部紙皆高不踰尺橫不過二尺許筆筆做歐率更無少局促態真神技也子付浚兒寶藏之

郭無彊

郭無彊華閩之莆田人移家會城無彊作畫具有天質

欽定四庫全書

詩畫錄 卷四

山水翎毛皆工尤以寫生名為余作小照鴉歸江南見者皆匿笑不禁咸曰得無彊波臣可以死矣波臣會鯨也亦浦人閩泉長長治程公仲玉以白予究同被逮病死霞嶺予北歸寄語高生雲客請無彊追寫程公無彊提筆立就望之如生寄余曰程公義凌霄漢且辱下交久聲音笑貌往來予目未已矣故落筆輒得肖即此可覘無彊矣余作拜玉卷祀之別有紀

盛伯舍

盛丹字伯含茂開子畫本家學而蕭疎有林下風致每  
過友人處見几案潔淨筆墨和適輒取案上紙隨意揮  
灑不自矜慎人更以此重之嘗作秋山蕭寺圖杜子建  
題云爭見時人貌大癡總然貌得止膚皮何如竟向空  
山坐焚岸秋風白接羅余玉叔題云空山多雨雪獨立  
君始悟王龍標句也不觀此畫不知古人立言之妙

盛林玉

伯含弟林玉琳有美才畫能自寫已意極為揚龍友諸

欽定四庫全書

繪畫錄  
卷四

君子所重使天假之年其造就正未可量名方成而遽  
沒惜哉嘗以十幅贈予張扇筏二嚴題其空山冒雨圖  
云幽人空山冒雨而出尋花即訪友耶大似黃子久筆  
意題二體擬訪菊<sub>○</sub>里<sub>○</sub>足<sub>○</sub>翠峰蓋與清興逐松風子規  
喚醒英雄夢白葛花開細雨中<sub>又</sub> 孤舟旁岸借幽松裏  
藤蘿映月華曉起不知風露冷南村有客伴尋花董文  
友以寧題幽人冒雨出空山且挈婦偕牲似非尋花訪  
友如老衲所題也因賦一絕山雲風雨合幽棲何似藍

興逸遠踈多恐姓名人漸識移家更向白雲西毛大可  
狂題攜家出郭剪蒿萊雲薄初看日影回樓上筍輿山  
雨下午橋莊上晚歸來

施雨成

施雨成森江寧人予聞雨成壯年遊廬陵是時方盛稱  
張圖而畫心亦艷之間做其作人物會圖而失其粉本  
一帙圖而與其門人咸疑雨成雨成辯之力終不釋雨  
成曰若以吾宗若筆墨即此不難辨吾終身作畫但有

欽定四庫全書

繪畫錄  
卷四

一筆近若者粉本我竊矣此後雨成但師元四家遂臻  
勝境馬瑤草楊龍友作畫但能小小結搆耳其大幅皆  
倩雨成為之雨成名遂高出眾家上以視圖南不啻鷄  
鵬之於斤鷄矣人豈不貴自立哉北海孫先生精鑒賞  
者題雨成畫云近從舊內得名畫以數百計序世代而  
逸閔之一至南宋遂覺奄奄不振至黃子久沈啓南此  
道始為中興無奈近趨無媚淺薄又二十年宜令夏馬  
玉筆笑人齒冷耳安得如雨成而與之論畫哉張瑤星

曰雨或畫山水不屑屑景色間有元人風度近日畫家  
惟雨或可稱逸品云諸公精鑒賞者其服膺雨或如此  
惜乎未六十而沒

吳子遠

吳子遠期遠丹徒人與予交最晚偶過雲門匆匆同王  
匙孝廉北上燈下作二幅留贈余居然一峰老人近日  
作者粉出當以子遠為巨擘自題其畫云觀子父富春  
圖純用中鋒如右軍作草書法乃知世人所摹畫隔教

欽定四庫全書

繪畫錄  
卷四

三

壁乙己初夏漫為臨此東武李渭清題夾岸青山翠欲  
流淡林蕭瑟晚風秋桐江今古閒如此不見嚴光見釣  
舟鄒訐士題其小幅縹緲營丘故弄姿小橋野艇樹參  
差孤帆影落千峰外正是山紅澗碧時丁飛濤戲效宋  
人句題前幅丹楓遠映白蘋洲影入溪橋萬樹秋啼鳥  
款  
葉下晚風吹到讀書樓戊申秋在都門寄予一  
冊尤韶秀可寶吾師孫北海夫子云以繪事遊都門者  
甚夥若子遠者尤英英自異已酉予罷官後子遠來慰

予時時以筆墨相娛悅歲暮遍遊白下諸公為大會詞  
人高士無不畢集數十年未有之勝事也予及門溫陵  
黃俞帥履授作長歌云今冬仲月風景和晴烟暖日搖  
庭柯潤州吳郎來白下開筵命客爭鳴珂青溪烟水雖

慘淡六朝金粉宇銷磨江東風雅盛文藻揭來四坐肩  
相摩倪黃墨妙天下冒文沈風沅海內播東村十洲富  
粉本白陽聲室能詩歌今宵共集一堂上酒香燭焰何  
猗那霜哺素吏老為客  
其  
高楚盛會時經過自言此

欽定四庫全書

繪畫錄  
卷四

三

會良不易舉觴屬筆頰陰何黃生閉門少酬酢頗知姓  
字識面訛東橋子孫老者舊  
田  
為我示指何綈颯談  
諧善謔姜綺季十年不見鬢未暗勾留風月興難已點  
較詩第情轉多王生石谷來拂水風華冉冉流春波煙  
江疊障妙圖寫梅村長句追東坡  
題石谷山水詩  
元濶  
迂緩頭  
已白  
元  
把酒不飲顏微酡高懷落落肯偶俗  
水邊臨下閒漁蓑徐熙花鳥昉仕女兩樊異代稱同科  
美人生精寫齊璧至今想像翠青蛾  
會公為子高麗壁  
美人妙絕一世

臨川竹史性豪邁吳遠方頤哆口談懸河霜柯老筆恣

披拂吳綾束絹紛投梭搨之修潔頗自好亭亭皎皎風

中荷鄒生結廬傍谿上四壁淨綠懸藤蘿松巖古寺認

鐘阜風枝露葉疑曲池鄒方書點染之妙者誰是夏生

已老形婆娑夏茂竹君師投類王洽胡竹君中立好

手如謝道謝仲美長年葉叟獨後至葉榮筆花韶

秀同姪娥主人前身本摩詰詩禪畫聖書籠鶴燕臺幾

年聲價重梁園一夕秀句誇酒人豪士每微逐東歸昨

欽定四庫全書

謝道

古

日乘青羸由來各擅一時妙佳賓賢主美且都金錢不

惜罄沽酒夜良月出起舞倦金陵昔時饒盛事承平人

物如著莪美之富文聚圖史黃美之姚公市隱來軒

車姚秋澗唐宦文壁座上客賢仙秋碧人中豪後來

茅揚亦大雅茅生揚詩壇畫社相矜誇真賞司農棲讀

畫金題王躩森駢羅我經登陟盡披閱獨恨良會多齟

齟何期握手在今夕城隅雅集無譴訶獨嫌高聲卧齟

搨高蔚生更有聖子栢岩阿龔半千後來筆墨數奇

傑王郎俊少玉色僅重城相隔不時見王恁相思使我

歌江池長篇為子記韻事當筵得句幾度哦我友倪寬

惜相失間公來不不令與我相切磋還思西園雅集古

來幾合寫團扇留君家

馬瑤草

馬瑤草士英貴陽人罷鳳督後僑寓白門肆力為畫學

董北花而能變以已意頗有可觀陸冰修曰瑤草書畫

聲不減文董沒後僧收其骨焚之得堅固二十餘洪

欽定四庫全書

謝道

古

景盧記蔡京胸有卍字骨頗與此類使瑤草以鳳督終

縱不及古人何遠出某某下功名富貴有幸有不幸馬

可慨也已王貽上曰蔡京書與蘇黃抗行瑤草胸中乃

亦有丘竊黃俞邵題一絕半間堂下草離離尚有遺踪

寄墨池猶勝當年林甫輩弄麈貽笑誤書時貽上又題

秦淮往事已如斯斷素流傳自阿誰比似南朝諸狎客

何如江孔擘牋時瑤草為後人揶揄若此余謂瑤草尚

足為善不幸為懷寧累耳士人詩文書畫幸而流傳於

世置身小一不慎後人違着一紙便指摘一番反不知詩文書畫為何物者後人罕見其姓字尚可逃過幾場痛詈也豈不重可歎哉瑤草名成後人爭購其畫不能適應多屬施兩成為之

劉酒

劉酒汴人無名字自呼曰酒人稱曰劉酒云畫人物有清勁之致酒後運筆尤覺神來人以為張平山後一人酒不屑也凡作畫皆書一酒字款其似行書者次以篆

欽定四庫全書

繪畫錄

五

獨者其得意筆也嘗為上雒郡王作畫王善之曰張平山後一人酒意真急索畫曰尚未款乃捲入傍室縱筆書百十大酒字於上下左右王怒甚裂其幅驅之出酒固怡然酒於醉睡之外惟解畫他一無所知坡公云予奉使西邸見書此數句愛而錄之云人間有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枕睡雖然沒交涉其索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真箇是酒索予願其草堂予書曰略似巷以坡公所錄前四句去醉睡字為聯酒得之

欣然意足也酒與余交最久無妻子每謂予曰死以累君一日方持杯大飲忽然脫去開口而笑杯猶在手余感其宿昔之言為買棺殮之

王子杓

王子杓國交山陰人旅寓京師食貧畫人物甚工緘然非數日不能竟一幅人勸其苟且應酬子杓曰寧貧耳不欲以率筆欺吾名人有以多資求其畫者竟歲始成成則又留之子錢昨後有以重資索其畫者前畫弗

欽定四庫全書

繪畫錄

五

得也余里王君玉比部愛子杓畫館之署中繆年所得子杓畫最多惜哉大梁壬午之變俱沒黃流中矣子杓卒以貧死人始悔不早購其畫親曰今欲以高資從子錢家數數贖子杓畫其可得哉

蘇澤民

蘇澤民初民霖更名遜字遺民莘亭人王勝時濬曰遺民為人奇獨善畫帝釋諸天像得吳道子遺意間寫山水成輒毀棄之人莫其意中窮困死死後畫益貴重



在子鄉亦不易得也余蓋親見楊子雲者今且從片紙  
中呼之出矣

章言在

章言在谷虎林人蕭然食貧閉門作畫人恒重其品子  
子鶴真皆以畫名同時父子兄弟皆以畫名者推株陵  
或氏虎林之章林陵之盛人恒並稱之

欽定四庫全書

繪畫錄  
卷四

續畫錄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提要

臣等謹案書影十卷

國朝周亮工撰亮工有閩小紀已著錄是編乃其官戶部侍郎綠事逮繫時追憶平生見聞而作因團扉之中無可檢閱故取老人積書祇存影子之語以書影為名其中如元祐黨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提要

籍本止七十八人餘者皆出附益本費亮梁

溪漫志之說而引陳玉璫跋姚友誤用麻沙

刻本以釜為金本方勺泊宅編之說而引朱

國禎湧幢小品米元章無李論見所作畫史

而引湯廬畫鑒郊報字出孟蔡本事詩而稱

始於蔡京皆援引不得原本又如子貢說社

樹事明載今本博物志第八卷而云今本不

載李賀詩序本社牧作而云風橋障馬諸語

出自韓愈溫庭筠詩玲瓏殿子安紅豆入骨

相思知不知而引為入骨相思知也無沈約

四聲一卷唐代已佚其字數無從復考而云

約書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謝靈運岱宗秀

維岳一篇本所作樂府今在集中乃訛為登

泰山詩謂本集不載以詩簡分作東分指為

伶官之名乃豐坊偽詩說之語而據為定論

日月交食本有定限而力主有物食之之說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提要

皆考證未能精核至於韓信之後為韋土官

本明張燧千百年眼之虛談而信為實事陶

宗儀說郭僅一百卷孫作滄螺集中有宗儀

小傳可考二人契友必無舛誤乃云南曲老

寇四家有說郭全部凡四大樹皆傳聞不得

其實至揚雄仕於王莽更無疑義而雜摭浮

詞曲為之辨艾南英以鄉曲之私偏袒嚴嵩

強為辨白而以惡王世貞之故特存其說何

心隱巨姦大猾誅死本當其罪而力稱其枉  
王柏詩疑剛改聖經至為誕妄而反以為是  
尤為顛倒是非然自此十餘條外大抵記述  
典臆議論平允遺聞舊事頗足為文獻之徵  
在近代說部之中固猶為瑕不掩瑜者矣乾  
隆五十一年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 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提要

三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卷一



江南布政司叅政周亮功撰

作觀宅四十吉祥相有益於世道

頭無淫書 昔人稱黃魯直作艷詞以邪言蕩人心其罪非

視人豈止艷詞非常報應人人親

雙字當盡焚却壞心術喪行止

兒女豈無 架上無齊整書 良本一精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一

完善于且未觸目於何 有但觀架上便知腹中 座上有二三十年前老友堂中

有七八十年前古桌倚門下有祖父遺留龐眉皓首老

僕 如此方稱得世家 婦女不垂簾觀劇 粉氣髮香依依

隱 隱屏下其至品評生容擊節歌聲無所不至 優

人之目直透其中坐客之心迴光其後可恥執甚 婦女

不識字 列女閨範諸書近日罕見淫詞艷語觸目而是

於釋子之後 世家大族一二詩章不幸流傳必列 老妻孀婦不變作

尼姑 其醜倍 不呼優人同坐 宴客用優人但當呼之別

呼之同坐角飲則棄甚矣令人敬優兒如師友珠令人

評即不與之坐不過曰不在行而已天下事被在行二

字誤却 不在席上接優人曲不以筋並足代為擊板 擊板

接曲去優 外無狡童內無老婢 無狡童不惟省已防閑 柳且免人疑議至禁錮

老婢二十以外尚不 不教婢子演劇 此亦好人家兒女 為之擇配尤傷陰陽 也安忍其出醜裝

牌榜防閑尤 紙牌不入手中 近日馬弔盛行士大夫儼 難作奸殊易 然為之不恥予曰宜與儘

宜筆匠宜不識字人宜四連擲中几桌上即令此中有 千變萬化神妙不測然一思手持者何物豈不愧哉終

之人不耐獨坐不肯習靜奕棋 不解新令不為酒料 為馬弔風日下矣與其馬弔穿奕

士人相聚頗有可談何至致青布商備吩取盈坐 寧受百罰毋論惡起予眼見以此生無疑者不少肯習

醫卜 於此便知他日不論於下流飢寒 席上不勸人 但能究心自入編其子弟能留心

第二日補齋 即此一事便是與人為善持齋總是戒殺 我不持齋彼能信心何苦必破其戒然專

欽定四庫全書

惟持齋免禍 僕從不與主人同坐者並坐 亦與主人同 祈福亦誤 亦與主人同

列何至與奴僕為友此風倡自漢片主人得意時承奉 奴僕惟恐少失其意速失勢之後飲恨報復無所不至

敗家受禍 凌晨客至僕從已拱立候命主人已盥沐相 往往由此 僕從各隨其

迎 乘朝氣則不夜飲可知不夜飲則奴僕 無存盜詐偽可知甚矣夜飲之害事也 僕從各隨其

姓 即自幼僕子亦當令各姓其姓使人不昧其宗祖即 僕亦不至亂吾文派防微杜漸古人有深意存其間

門前僕從見士人過母論識與不識皆起身直立過諸 塗皆側立讓行 此雖細事然主人忠厚不忠厚 不叔隸

疎族窮親 疎族窮親無所歸代為瞻養亦感德 不學蘇 事視同水棘今供奔走大傷元氣

意 輕嘴薄舌不舉幫間吃 口角無圍門事 言之鑿鑿如 茶晚香總屬狡獪耳 曾曰觀鬼神

在旁何不說得 口中無刺薄尖酸議論 傷天地之和一 略活動些子 先輩格言常在壁上口頭能體而行之

言而折終身之 矣日中口頭已有 凡夢俱可告人 夢中所做所為常有 二三分受用處 不能告人者充至於

凡夢皆可以告人去道不遠矣古人驗心於 夢又云畫觀之妻子夜驗諸夢寐有以哉 十二歲以

上小童不入內戶女童不出內戶 而忽之也 肯為人宛 轉寄家信 不浮沈已屬威德更能宛轉以期必達尤陰

能明佛理却不為邪說所誘 白蓮無為等教其初皆信 騰事以此類推凡事肯為人方便可知矣

越吾儒此語尚可議若誕者吾不信則確不可 易矣不明佛理與老嫗暗磕頭盲燒香者何異 肯周濟

貧親戚或助人婚嫁或代完官贖却不作佛事不修建 菴觀 總此一佛寺宇已多何必更建近日私建私度甚

者不可 肯為人說眼前報應肯聽人說報應諸事 應顯明易見不必說活關王 即不能奉行感應篇功過

過陰人諸事反增人不信心 格每日能體認所行善惡 肯看感應篇肯略略體認功

已有幾 分好處書館中小學生有讀四書小註聲 小註者近 反目讀為迂矣子弟到後來上者無離經叛道之慮次亦免

怡讀小註子弟到後來上者無離經叛道之慮次亦免 怡讀小註子弟到後來上者無離經叛道之慮次亦免

怡讀小註子弟到後來上者無離經叛道之慮次亦免 怡讀小註子弟到後來上者無離經叛道之慮次亦免

怡讀小註子弟到後來上者無離經叛道之慮次亦免 怡讀小註子弟到後來上者無離經叛道之慮次亦免

怡讀小註子弟到後來上者無離經叛道之慮次亦免 怡讀小註子弟到後來上者無離經叛道之慮次亦免

怡讀小註子弟到後來上者無離經叛道之慮次亦免 怡讀小註子弟到後來上者無離經叛道之慮次亦免

怡讀小註子弟到後來上者無離經叛道之慮次亦免 怡讀小註子弟到後來上者無離經叛道之慮次亦免

欽定四庫全書

越吾儒此語尚可議若誕者吾不信則確不可 易矣不明佛理與老嫗暗磕頭盲燒香者何異 肯周濟

貧親戚或助人婚嫁或代完官贖却不作佛事不修建 菴觀 總此一佛寺宇已多何必更建近日私建私度甚

者不可 肯為人說眼前報應肯聽人說報應諸事 應顯明易見不必說活關王 即不能奉行感應篇功過

過陰人諸事反增人不信心 格每日能體認所行善惡 肯看感應篇肯略略體認功

已有幾 分好處書館中小學生有讀四書小註聲 小註者近 反目讀為迂矣子弟到後來上者無離經叛道之慮次亦免

怡讀小註子弟到後來上者無離經叛道之慮次亦免 怡讀小註子弟到後來上者無離經叛道之慮次亦免

怡讀小註子弟到後來上者無離經叛道之慮次亦免 怡讀小註子弟到後來上者無離經叛道之慮次亦免

怡讀小註子弟到後來上者無離經叛道之慮次亦免 怡讀小註子弟到後來上者無離經叛道之慮次亦免

場中出觀  
東門西問不以病試醫肯將已驗醫方或鈔或刻施人

不告醫者以得病之由令其暗中摸索取死之道也施方固勝施藥然能製數種藥常帶施人尤善躬送

破衣親友出門外在坐者間有躬送門外則以為死矣待失意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此語

頌體驗此等事最傷人心亦令人容易勸破你勢利心賜受人賀分即一筵一絲無

微不貪富貴受貧賤人禮以為當然此大折福不磨祖

父圖章刻作已名以此類推凡有贈祖父詩文者能舉

其姓字習其篇章亦孝子亦顯人如此則不戲謔父執

貧友既知其為父執又輕之為貧人且有戲內聲不聞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四

於外言勿坐定不問新聞者却無司閩人回卑幼貧賤

親串惟恐傷其意司閩人能如此不知白鍾程幼洪邑

曰讀坦然周先生吉祥四十則防嫌於微杜禍於漸外

施家政內端女範長幼式訓上下咸宜言擇行修立功

寡過盪滌爬梳瑕疵淨盡誠教家之良規檢身之寶鑑

也易閑有家禮嚴內則皆以齊家為端本澄源之要先

生窺其深矣惠迪吉惟順則吉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所

視必祥斯為吉微吉祥止止則又止而不遷之義也余

願凡有家者各書一通於座右

新建徐世溥曰癸酉以後天下文治嚮盛若趙高邑顧

無錫鄒吉水海瓊州之道德丰節袁嘉興之窮理焦林

陵之博物董華亭之書畫徐上海利西士之歷法湯臨

川之詞曲李奉祀之本草趙隱君之字學下而時氏之

陶顧氏之治方氏程氏之墨陸氏攻玉何氏刻印皆可

與古作者同敵天壤而萬歷五十年無詩溢於王李佻

於袁徐纖於鍾譚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五

南昌陳弘緒曰嘉隆以來帖括剽竊之陋流入古文一

二負名之士好以秦漢相欺字裁句掇蕩然不復知所

謂真古文吾黨憂之乃以唐宋諸大家力挽頽瀾毋亦

謂摹秦漢之失或至含氣體而專字句而唐宋諸大家

無從置力於字句之間也齊人先配林而後泰山晉人

先摩池而後河若韓歐者固所由以適秦漢之路矣

徐巨源常言今天下文章聲氣可謂盛矣雖然日肆其

望有道者所不居異日必有以刻文得罪功令數十里

不敢通尺書者已而妻東復社果有違言識者謂巨源卓識

象山王子長樞曰按逆濠之變當時請密旨捐赤心奮

然不顧者孫許二公而已事既已底定朝廷據在廷公

論廟祀之厥後紛紛皆議乃躋許於左孫次之夫人臣

事君不幸當變力盡則死心安則死死即分矣復何言

復於既死而議之曰某賢於某豈不大謬哉或曰許欲

先發而孫暗馬應之曰逆濠之蓄遠矣一旦稱兵固其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一

七

倉卒未定之謀而安在其可先發哉國家所以優禮宗

藩重典具在萬一輕動而彼或中輟未舉豈惟不熄將

沃之膏矣當時孫公惟務戡羣盜以剪其羽翼築城池

治甲兵以堅吾之保障如斯而已或曰許立而罵不絕

口以死於孫烈乎應之曰人臣之義力盡則死心安則

死死即分矣烏在罵不罵哉睢陽之慷慨於分羹加文

山之從容於分羹損其趨一也且聞孫公年餘六旬方

被縛時羣盜吳十三等素憾公多甘心焉蓋未至死所

已挫折其脇雖極楚毒而公猶仰臥不為屈非志定而

氣完者能之乎二公者生則相臨死則相許乃無故易

位而處之誠應孫之未服而許之未安也聚食一堂之

士而使之不服一不安豈所以通晝夜之故哉此

論甚正究竟位置不知若何張許之死其時亦有異議

今雙忠亘古如生而搔唇鼓舌者竟何往哉昌黎書張

中丞傳後云小人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今古一律

矣予予曰弘治之世邪說興勦天下士無讀唐以後書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一

七

驕心盛氣不復考韓歐大家立言之旨又以所持既狹

中無實學相率取司馬遷班固之言摘其字句分門纂

類因仍附和太唐歷下兩生持北地之說而又過之持

之愈堅流弊愈廣後生相習為腐勦至今未已南城圭

峰羅文肅公當邪說始興之日矯俗自正力追古大家

體裁當時以為直逼柳州天下後進讀公之集始知刻

厲為文不襲陳言不厭薄韓柳以為可師者皆公之力

也文肅公集初刻於時郡再刻南國子監武進漢澳孫公亦有選本近其元孫栗士後刻於家較諸刻稍備

艾千子曰麻城周伯譽名世遊生於時文軟靡勸襲之時學者莫不記誦帖括苟趨一世伯譽獨按古經術之旨而佐以歐曾以下百家傳記之長楚中開風氣之先者自伯譽始死時年二十七梅惠連既為梓其詩文及制藝王圮生常攜其詩文流通江淮吳越間然當伯譽稿未行時談節父刻之吳門為兩進士稿行於世兩進士之名隨而噪甚原節父之意以伯譽未知名欲以進士重伯譽耳既而皆知為伯譽也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一

蘭陽王屋初名澤久字春脚後更名斥母李氏早公公鳴於腹生而敏給善諧謔里中人率以為狂士也舉於鄉茂辰計偕度已文必入教某公方分較春秋某方與璠涉公不欲出其門論中故為談語首云儂竊觀天下之事云云中間論鬼神處突曰如以為無則慧娘之敲裝坐之門也麗娘之入柳生之室也撒棘後則某果已魁公及闈所為論始有病狂喪心之評後某終以璠累里人始知公非狂者卒未公仍以春秋魁多士除滋

陽令公銳自見又倅急剛鯁會王孫市礫人公執之獄行法忤諸王孫黨構之直指弗察暴劫公檻車徵繫公雖廿日令然頗有惠聲其速也士民數千人攀轅痛哭白日慘黯遮想緹騎自卯至申不得前甚有矇眵孤貧鳩杖鶉衣亦視力投金錢檻車贖之且環而稽首緹騎曰無苦令令清苦官幾日耳且泣且拜緹騎咸為揮涕下刑部獄瀕死賴惜公者力爭僅免謫睢陽衛年三十四憤志矢志死自預為誌銘以遺之銘人者如銘已即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一

取以自銘世共違之公著詩一卷文二卷詩清婉有致文則力追昌黎柳州使假之年進未可量也予憐其志為敘而梓於秣陵  
倪文正題元祐黨碑云此碑自崇寧五年毀碎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寶錄矣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嗟乎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十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名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

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余凡兩見此碑各不同碎碑之後宜無可搨必當時令郡邑各建之或尚有存者故其式弗一耳

陳椒峰玉璫曰偉哉先生之言然先生不更加詳審概以為黨人也而賢之璫則不能無辨嘗攷黨人之內如呂公著韓維初為安石延舉者也曾布章惇阿惟興任李清臣首倡紹述之說以開國策黃履許委蕭之事擊呂大防劉摯而去之安燾係遠蔡確章惇無所匡正業祖洽對策言祖宗多因循苟且之政陛下革而新之遂推第一若此者皆得與予黨人之數是果皆得為黨人乎哉先生以尊崇之過未加詳審由此而觀果賢耶否耶此璫之所以不能已於辨也若夫程頤蘇軾劉摯蔡燾諸君子固傑然稱賢矣然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十

荀當曰編恭和衷共圖國事則朝廷上下之間必有粹然大振者奈何互相掎角為洛為蜀為朔各以類分毀令蔡京得藉為口實究乃與章惇筆並列而為黨不尤大可惜哉

袁石公典試秦中後頓自悔其少作詩文皆粹然一出於正死時年僅四十有四防風茅止生為刻其遺稿於秣陵此稿實勝於公舊刻止生一序亦極確當略無諱於石公子舊藏一冊沒於大梁今再覓之既不可得而止生原序石氏集中又不載不知何故近見石公全集間有收入者然終不能備亦不如單行之為愈

葉文通名畫無錫人多讀書有才情留心二氏學故為詭異之行迹其生平多似何心隱或自稱錦翁或自稱葉五葉或稱葉不夜最後名梁無知謂梁谿無人知之也嘗溫陵焚藏書盛行時坊間種種借溫陵之名以行者如四書第一評第二評水滸傳琵琶拜月諸評皆出文通手文通自有中庸頌法海雪悅容編諸集今所傳者獨悅容編耳文通甲子乙丑間遊吾梁與雍邱侯五汝戡倡為海金社合八郡知名之士人鐫一集以行中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十一

州文社之感自海金社始後誤納一麗質為其夫毆死文通氣息僅屬猶鳴冤邑令前惜乎無有白其事者侯汝戡言其遺骸至今旅泊雍邱郭外故老傳聞羅氏為水滸傳一百回各以妖異語引其首嘉靖時郭武定重刻其書削其致語獨存本傳金壇王氏小品中亦云此書每回各有楔子今俱不傳予見建陽書坊中所刻諸書節縮紙板求其易售諸書多被刊落此書亦建陽書坊翻刻時刪落者六十年前白下



吳門虎林三地書未盛行世所傳者獨建陽本耳即今

童子所習經書亦尚是彼地本子其中錯說頗多近已

亥闌中麟經題說至形之白簡宋時場屋中亦因題目

字訛致士子喧爭皆為建陽書本所誤古今事相同如

此故予謂建陽諸書盡可焚也又湧樓小品載姚祐者元符初為院判教授

試諸生出易題乾為金坤亦為金蓋福連本書籍刊板

姚錯坤為釜脫二點故姚誤讀作金諸生疑之因上請

姚復為應說諸生以誠告姚取官板視之果釜也遂升

堂自罰一直其不掩短如此閩中書皆出建陽書坊街

顧春吳庠生娶俞氏嘗涉獵書史有婦道春患瘵不起

呼婦屬以好事舅姑養子女言既切又至再三婦曰一

言當終身服行何俟再三乃潛握剪以利鋒割於左目

流血滿地絕而復甦夫責曰何乃如此曰示君信也夫

乃絕沈石田有詩紀之

佛經有眼以睡為食語何元朗見蘇端明手書赤壁賦

而吾與子之所共適適作食後人以為出此不知然否

吳梅村曰大司馬白谷孫公代州人長身伉爽材武絕

人其用秦兵也將憑巖闕為持久檄趣之戰不得已始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十一

出天淫雨糧糗不繼師大潰潼關陷獨身橫刀衝賊陣

以殘從騎俱散不能得其屍公之出也自念必死顧語

張夫人夫人曰丈夫報國耳母憂我西安破率二女六

妾沈於井揮其八歲兒以去兒踰垣避賊陸民舍中有

老翁者善衣食之二年公長子世瑞重跼入秦得夫人

尸貌如生老翁歸以弟相扶還見者泣下蓋公素有德

秦人云公公死而天下事遂去然其敗由趨戰且大雨糧

絕此固天意未可專責公也公之參佐惟監軍道喬公

以明經奏用能不負公潼關之破同日死名元柱定襄

人

張萊居曰明詩四變為海內口實者七人秦齊吳豫各

一楚獨居三然初變而李何再變而王李不失為盛也

變而公安竟陵晚矣吾豫當初變時一人起而左右北

地鏗金曼玉至今踴厲詞壇王李樹幟公安矯枉豫獨

不與不欲與也竟陵時新野馬仲良同伯敬起家庾戌

進士自造新聲偕吳門亦房唱和其詩扶鏤性靈鮮警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十一

秀異足以移易一世王馬之名宜與鍾譚並乃世唯口  
鍾譚不及二氏則為仲良者不幸而詩不播於天下為  
風氣所歸抑幸而不列甕中反得免世詆訶耶

去汀州八十里名蓋田石城邑所屬地有山號蠟燭峯  
圓秀異常山腰環轉一路如帶路產糯米雜砂礫中色  
若火微煖而文理劃然鄉人病心者拾收之即愈余曾  
遊此命小奚數人拾各盈匊幾殆盡矣旋踵視之又累  
累如貫珠真異事也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十四

蘇桓曰顧東橋先生初守開封抗中常侍遂遭讒誣速  
至京師以公在官清惠獄久不成世宗皇帝密遣使就  
開封覈實止得多裝詩卷一事公對簿謂時平流寇實  
與巡撫都御史澤等賦凱歌有所裝潢如不法則都御  
史亦不法也中常侍譚遂不行止鑄二秩出知全州時  
橫淫先壘初成進士公自全州貽書述祖宗之德著謙  
慎之訓凡千餘言復寫在全所著定志篇又詩十餘章  
行楷莊健頗得二王之法桓今年自新建來從橫淫先

生曾孫夢游所得見此書慨然見先朝之法中常侍欲  
誣一郡太守而不可得又見世宗皇帝能為一太守受  
誣遣使覈實且嘉其時為方伯廉憲御史都御史無一  
人欺心媚璫以傳會其事卒陷公者又見公為太守時  
得與都御史賦詩為樂不似今日上下懸絕分若君臣  
兩公知弟之明教家之道俱可無愧於古人焉公仕至  
大司寇橫淫先生官僅憲副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十五

為手帕姊妹每上元節以春華具散核相賽名盒子會  
凡得奇品為勝輪者罰酒酌勝者中有所私亦來換金  
助會厭厭夜飲彌月而止沈石田有盒子會詞予二十  
年前常見金陵為勝會者略有此風今舊院鞠為茂草  
風流雲散菁華歇絕稍負色藝者皆為武人挾之去此  
會不可復觀矣

虎林昭慶寺僧舍中有高則誠為中郎傳奇時几案  
按拍處痕深寸許則誠名明永嘉平陽人旅寓虎林之

崇儒里博學洽聞仕元終福建行省都事弟誠字則明  
亦有文名相傳高皇帝召明明以病辭使者以明所為  
中郎傳奇進上覽之曰五經四書譬諸五穀不可無此  
記乃珍羞之屬俎豆之間亦不可少余謂此亦後人傳  
會之語則誠之詞誠工使者恐終未敢以此等書上進  
也予又見續文獻通考以琵琶記水滸傳列之經籍志  
中雖裨官小說古人不廢然羅列不倫何以垂遠

倪文正言梁鳴泉公五歲在父抱中輒請得即日就師  
學父給之云今破日不佳耳公曰以破吾愚豈不佳父  
大驚異每語人吾斯知項橐黃童非俊物也

吾邑王公半菴名惟儉字損仲官至工部侍郎性敏慧  
嗜學好收藏三代銅玉器常得漢玉觥為世所未有因  
以寶觥名齋日嘯咏其中公每謂諸史中無如宋史煩  
猥欲刪潤之以成一代之書書成將半而公謝世汴水  
奔騰並其未成之本胥失之矣予生也晚未及見公僅  
得交令嗣雁澤後在吳門市上得公詩文各一卷予為

序而鐫之以歸雁澤公詩文皆不苟作矜慎自娛故所  
存不多然亦無不足傳者公起家山左濰邑令予初謁  
選之前一日夢公揭簾顧我自言我同邑王半菴也次  
日余適得濰令公治濰多威惠其去也濰人德之立祠  
祀公子至邑之明日即往祀公益公蒞濰時甫廿餘邑  
中至今呼為小王公云雁澤名温叟邑庠生有品行  
商邱陳叟名百萬生長嘉隆間一百九齡曾登賓蓮無  
子有二女子友雲間周宿來茂源過商邱作一百九齡

欽定四庫全書

陳叟歌贈之

楚有張君燧為陳士業言廣南有韋土官自言淮陰後  
當鐘室難作淮陰客甚匿其三歲兒知蕭相國素與侯  
厚善客往見之微示候無後意相國仰天嘆曰嗟乎寃  
哉淚淫淫下客見其誠以情告相國驚曰若能匿淮陰  
兒子中國不可居矣急跳南越趙陀遂作書遣客匿兒  
於陀曰此淮陰兒公善視之陀養以為己子而封之海  
濱賜姓韋用韓之半也今其族世豪於海壩間有鄒侯

所遺之書尉陀所賜之詔勒之鼎器士業曰予常怪趙陀以魁結箕踞之君長而薄粵中無足與語遇陸生過蹶然而起今以韋君之事觀之陀固人傑也哉獨惜淮陰之客存貌孤而卒不顯其姓名於天壤也悲夫

或有難士業者曰子記韋土官事奇矣奈與史抵牾何長樂鐘室之禍蕭相國實給之司馬遷云吕后用蕭何計誅淮陰蓋實錄也何忍於其身而迺稱寬於其客不亦謬乎曰唯唯否否何之始淮陰也悉出吕后之謀何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一

六

亦懼禍而迫於不得已耳吕后謀之而何不從高帝之疑當不在於請苑益田之日矣且召平不云乎上暴露於外而君居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封置衛徒以淮陰新反疑君心也夫益封置衛不以為報功而以為見疑乎亦知誅淮陰之事於相國無與矣自古功臣冤死者衆而淮陰為最悔不用蒯通之計之一言淮陰心事昭然司馬遷以反之一字加之非為吕后諱為高帝諱也

德州程正夫言順治癸巳正月十八日夜風厲甚恩縣祁村陂中水卓立成山廣四丈高二丈許峯巒秀拔谿壑迴環一磴委蛇相通觀者遠近畏懼至日千餘人禱祠馬遍考諸書古無此異不知何祥也余按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僂立是日天大寒忽凍為冰柱高五丈圍亦如之中空而旁有穴數日後流賊過文安民避入水穴賴以全活者甚衆正如此類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一

九

胡荊潭先生曰蜀中新灘巨石巨流空舸越渡昔有行僧發宏願欲造石梁以通利涉江神夜告之曰此天所以養斯地窮黎也如公約民不聊生矣遂已之蓋放舟剡運皆貸力於土人朱竹墨菊余初亦但求之楮穎間後親見朱竹於延平山中數頃琅玕丹如火齊又類典中載漢時永壽里出墨菊其色如墨古用其汁為書乃知世原有此特未之見耳各賦二詩紀之高情直與晚楓隣倭舞安知醉有辰舊族傳為絳縣老孫枝近作赤城人瀟湘淚盡終餘

血淇澳花繁不是春曾在龍門柯畔立支離更見樊中

身一亂擬桃花映客醜斜批鶴頂間青蘿翻新競比紅

兒曲截笛留吹赤帝歌酒醞宜城光未定冠裁薛縣色

全訛遙看巖下欄編處或是秋深柏葉多右朱寂影糝

糊陶令門元霜冉冉借秋痕雨中送酒衣偏白霧裏看

花眼倍昏永壽寒尋蒼玉亂南陽晚映碧潭渾就荒三

徑歸來後只覺長松獨自存一把得寒英色未倫夕餐

只認鞦韆身籬邊月落情無奈霜裏燈搖影倍新不識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三

黃金真煉艷獨憐青女自橫陳瀟瀟一夜重陽雨元對

羲皇以上人右墨菊

其吏部一夕為小偷入宅宅內戶扃嚴甚無所得獨盜

雞雙翼以去吏部故居城郭次早則縣典史至次知縣

至次知府至問所失幾何願授簿追之吏部偽以金銀

錦帶諸重器為籍使追捕如法數月後獲他盜於境盜

多重寶郡縣皆知其非吏部物也然陰迎合之召其家

使識具識為己物沒入之又吏部某忘其名吏部始

居城郭以擇形勝山居所居曠漠一日午坐盜偽為某

官來謁吏部方出肅容盜即持其手紅巾露刃左右班

聲如雷盡空其所積以去次日郡縣守巡各至問所失

吏部曰吾家無長物獨去破瓊具一床耳然郡縣守巡

畏其威不敢不捕緝如法旬月獲之諸重器具在盜亦

自伏為吏部物召使識之吏部竟以前辭拒不受艾千

子曰夫識其所有與識非其所有人性之常也兩吏部

一以名一以利至於冒其所非有而不敢居其所有象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三

哉

續文獻通考載羅貫中為水滸傳三世子弟皆啞此書

未大傷元氣尚受報如此今之為種種宣淫導慾之書

者更當何如可畏哉

水滸傳相傳為洪武初越人羅貫中作又傳為元人施

耐菴作田叔禾西湖遊覽誌又云此書出宋人筆近金

聖歎自七十回之後斷為羅所續因極口詆羅復偽為

施序於前此書遂為施有矣予謂世安有為此等書本

當時敵露其姓名者闕疑可也定為耐菴作不知何據  
古文人初持其一偏之說與人鑿鑿不相下殆識益高  
心益下未有不翻然自悔者王司寇元美其始與歸震  
川太僕論文頗有異同及歸自留都從其家求畫像屬  
婁子柔書之曰千載惟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趣久而始  
傷又公素不喜蘇氏文而公之季子時向子柔言公之  
歸也嘗讀蘇應詔諸篇顧語之曰此乃可為策耳吾晉  
楚錄文豈能及之哉又傳公易養時床頭尚有文忠集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一

三

一帙又公常書陳白沙集後云公甫詩不入法文不入  
體又皆不入題而其妙處有超於法與體題之外者余  
少學古殊不相契晚節始自悔心偶然讀之或倦而躍  
然以醒不飲而陶然以醉不自知其所以也公又常題  
西涯樂府後云余向者於李賓之先生擬古樂府病其  
太涉議論過爾剪抑以為十不得一自今觀之奇旨創  
造名語疊出縱未可被之管絃自是天地間一種文字  
若使但求諸於房中鏡吹之調取其字句斷爛者而模

範之以為樂府如是豈非西子之顰邯鄲之步哉余作  
藝苑卮言時年未四十方與于麟輩是古非今此長彼  
短未為定論至於戲學世說比擬形似既不切當又傷  
褻薄行世已久不能復秘姑隨事改正勿令多誤後人  
而已

宋人輯書往往以據採之富誇人若蔡夢弼杜詩注號  
為千家成申之尚書輯解號四百家亡名子播芳文粹  
號五百家是也昌黎集訓注四十卷外集十卷別集一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一

三

卷附論語筆解十卷慶元六年春建安魏仲舉刻于家  
塾亦稱五百家按其實則列名者一百四十八家而已  
其餘所云新添集注五十家補注五十家廣注五十家  
釋事二十家補音二十家協音十家正誤二十家考異  
十家殆亦無稽之言耳

空峒黃河水遠漢宮墻之什集中不載或以為結有只  
今誰是郭汾陽句唐人事空峒自以為不讀唐以後書  
恐開後人口實故自逸之耳先輩稱名太過論多拘泥

如此然今日隨手擬拾無事不可入詩者觀此亦當少知所戒矣

李子田曰金山志唐孫魴詩萬古波心寺金山名日新天多刺得月地少不生塵槽過坊僧定濟鶯滅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而李翱詩云山戴江心寺魚龍是四隣樓臺懸倒影鐘磬隔蒼塵過櫓妨僧夢驚滿瀝佛身誰言題詠處流響更無人夫翱唐之名士不應登

一名山至蹈襲同時之人如此或編書者誤耶 李習

欽定四庫全書

古書

五

之不能詩集中僅二首亦不佳未嘗有此篇也决係編書者誤收

水土之氣上升為天地有體而天無體譬如火馬烟在上灰在下也夫天元氣也皓然而已無他物焉見楊泉物理論此語最確然水土之氣上升為天尚覺有滯滯在為之一字當云水土之氣上升於天方合皓然無體之理

常山梁慎可維樞曰薛公家相以尚氣忤中貴殞其身

公沒籍其家無數百金產天下莫不悲之公嘗言天下無事所重只一家宰有事只一大司馬明朝兼長者前馬鈞陽後惟楊蒲州

李國祥字休徵江西南昌人張林宗先生之師也幼而穎異博學能文由例監仕充以詩罷官貧不能歸僑居夏鎮日不能給購其文者或予數金得即散之所著有濡劑選草河工諸議松門山房十部集行於世

一甲科問於蓮池曰世間何等人最作孽蓮池曰公等

欽定四庫全書

古書

五

甲科七篇頭老先生為最其人愕然曰自揣生平未必至此蓮池唱曰誰說你自做來諸凡倚勢作威者上帝降鑒悉坐公等於是縉紳之徒咨嗟太息不得其方明卿獨曰方寸不惡五官誰敢所患已實惡而藉口親戚反開脫罪之門上帝深怒耳苟朝夕計過尊尊積德彼倚勢作威者明神有赫獨能逃乎

張萊居曰燕市有龍身方鱗鉤爪長六尺許頭角悉具條宮中貢物按方鱗古未經見誌之備博物一斑

子幼從家大人手錄詩彙中見牛左史周藩王宮辭五  
首詩雖不多然可代夢華錄數卷因為梓傳當時但知  
左史為武功人而不識其名後其詩播傳於他書者亦少  
後聞諸林宗云左史名恒嘉靖乙未進士有才名常為  
劉繪所推云左史原詩錄後春殿牙籤萬軸餘香勻風  
細綠窓虛侍兒臨罷誠齋帖函出先呈女較書一蕭蕭  
修竹映池寒分沒銀瓶灌牡丹報道花朝開內宴競持  
金剪遠未攔二夜來行樂雁池顛侍女分行秉燭遊唱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一

五

徽憲王新樂府不知明月下樊樓三叢生桂樹後山幽  
花石猶傳後代留宮媪引來巖際望蔡河春浪拍天浮  
四吹臺南下令婆墳憶昔從王掌祕文今日綺羅何處  
是野花啼鳥自紛紛五

寫小照者推閩人曾波臣鯨波臣以秣陵為家然余未  
及見其人近則推莆田郭無疆鞏虎林謝文侯彬兩生  
筆致秀婉無作家氣不獨曲肖神情已也記金陵人言  
戴文進永樂間初至金陵襍被為負者挈去文進借酒

家筆圖其貌示衆役夫咸曰某也往迹之得不失吳小  
仙春日同人遊杏花村酒渴從老樞索茗明年復過之  
老樞已謝世小仙援筆追寫其像其子見之大慟不已  
乞而藏之家又傳小仙幼時戲為蒙師之婦寫照師怒  
詈之後婦亡累摹弗肖竟用小仙之筆以祀近吾友陳  
章侯偶做淵明圖為予寫照見者以為郭謝兩生不能  
及三公皆不以寫照名而落筆輒竒妙若此至人信不  
可測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一

五

永州知州某有母年八十餘度不得見其子而死剪髮  
一縷寄之而某居州如故唐公有懷時為守閩而惡之  
力請黜免上官曰是素無大過公曰一縷髮足矣過有  
大於是者乎卒黜之有懷為荆川公尊人

楊升菴常詆解春雨學士書為鎮宅之符近日畫家競  
目吳小仙張平山為外道蕭伯玉常言其家正固先生  
傳是春雨楷書精妙絕倫與其先長史公書雖復竒逸  
亦不失程度而余在南都從顧東橋先生從孫友生家



見小仙為東橋先生所作山水細潤絕倫家大人所藏  
平山韓熙載夜燕圖通幅皆有夜氣細秀無點塵俗皆  
不類尋常所見乃知世人妄說前人書畫皆未見真本  
耳持論不可不慎

小品中載有薦藝士於顯貴者其人固平易顯貴難禮  
之然未嘗問其所長瀕行其人曰辱公愛有小技願獻  
於公乃索素紙為圓碁盤信手界畫無毫髮謬顯貴驚  
嘆 正統間周伯器年九十修杭州志燈下書蠅頭字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界畫烏闌不折紙為範毫髮不爽 章友直伯益以篆  
名官翰林待詔同人聞其名心未之服咸求願見筆法  
伯益命粘紙各數張作二圖其一紙縱橫各作十九畫  
成一碁局其一作十圓圍成一射帖其筆之麤細間架  
疎密無毫髮之失諸人歎服再拜而去 古今絕技亦  
有相同者如此

荆南居客麻城忠淳間有一鸚鵡見長老壽普來忽鳴  
曰望慈悲長老曰小畜誰教爾能言鸚鵡自後不復聲

麻縱之徑赴僧側啾啾致謝僧曰宜高飛免再墮又求  
指示僧令誦佛經八年僧至桃源一小兒來謝曰吾麻  
氏鸚鵡也荷方便今在蕭家作男子矣驗之膈下尚有  
翅毛 有宦閩者攜雙鸚鵡歸江右兩禽晨夕相依如

昆季宦者以一贈陳子右藹韓子人穀亦得其一陳韓  
固親串過從無間鸚鵡時互相問哥哥好未幾陳子齋  
中有異物搏鸚鵡死陳子痛之甚既除地以瘞之又語  
人殺賦詩吊之詩成人殺持告其家羽報騰踰架上曰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哥哥死哥哥死傷惋不勝遂不食越日亦蛻去二子廣  
乞名詞為之志述江右三吳諸詞人皆有作因彙為一  
集顏曰羽聲合刻鄰子左之為之序序亦悽惻肆動物  
固多情如此又吾梁山貨店市肆養鸚鵡甚慧東關口  
市肆有料哥哥亦能言兩店攜二鳥相較鸚鵡歌一詩料  
哥隨和音清越不相下料哥再挑與言不答一字人問  
其故曰彼音劣我而黠勝我開口便為所竊矣臬司有  
愛子病篤購以娛之賈人籠之以獻鸚鵡悲愁不食自

歌曰我本山貨店中鳥不識臺司衙內尊最是傷心懷  
舊主難將巧語博新恩留之五日苦口求歸乃返之山  
貨店垂頭氣盡萬歷年間事也余同書中記古鸚鵡夢  
二則已為奇絕鸚鵡能詩尤所未聞詩選入其詩復孫勳  
中无奇然每以語人人多不信後閱逸史唐武后蓄一  
鸚鵡名雪衣能通心經后貯以金絲籠一日戲曰能作  
偈求解脫當放出籠雪衣若喜躍狀須臾朗吟曰憔悴  
秋翎似充衿別來隴樹歲時深開籠若放雪衣鳥常念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子

南無觀世音后喜即為啟籠居數日立化於玉毬紐上  
后悲慟以紫檀作棺塋於後苑鸚鵡作偈頓證正果尤  
異矣

元人作劇專尚規格長短既有定數牌名亦有次第今  
人任意增加前後互換多則連篇少惟數闕古法蕩然  
矣惟予門人邦江王漢恭名光魯所作想當然猶有元  
人體裁其曲分視之則小令合視之則大套挿入賓白  
則成劇離賓白亦成雅曲不似今人全賴賓白為敷演

也又常見構李李君實所為禮白岳記分視之各為一  
則合視之共為一記而詩即連綴於中分視之則詩合  
視之詩亦記也詩文照應使山水神情無所遁避其間  
真是合作今人為遊記者意在謀篇終難逐境章法固  
自貫串境地終未分明且記自記詩自詩使讀者因記  
以憶詩持詩以尋記筆墨間隔神情不屬不數行欠伸  
欲卧矣故予以為玉生之劇李公之記皆可為今人法  
也想當然托盧次樞之名以行實出漢恭手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子

相傳黃山畢公服温肺臍初頗有驗久之得沙淋疾沙  
皆作天形頭尾略具又傳潤州某公補劑中多用敗龜  
板垂十年頗健晚患蠱腦乃謁白飛霞飛霞於視良久  
曰此癩也公豈餌龜板藥耶今滿腹皆龜吾藥能逐之  
其骨節騰理者非吾藥所能也乃與赤丸數粒服之下  
龜如菽大者升餘得稍寬不數月死易養時驗小遺悉  
有細蟲髣髴龜形物得氣而傳如此可畏哉  
閩中才雋輩出穎異之士頗多能詩者十得六七壹蘭

以下間有拘字會城以上則居然正音彬彬風雅亦云  
盛矣第晉安一派流傳未已守林儀部高典藉之論若  
金科玉條稟不敢犯動為七律如出一手近頗有尤異  
之士逸出其間者然終不勝慎守故調者之多 八閩  
士人咸能作小楷而會城人尤工此兩浙三吳所未有  
勿論江以北也第舍古法不遵而專學林處士竈處士  
正書倣歐率更而間以黃庭之意行之處士意在以勁  
婉驛騎兩家而學者專尚其斌媚手腕一律數見不鮮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一

三

並處士亦為人口實矣凡此皆予閩中憾事至於蘭過  
嶺始芬書十年即腐此則天制之非人力所能為也  
元武伯英咏燭剪一聯云啼殘瘦玉蘭心吐蹴落春紅  
燕尾香後人艷稱之李君實以為上句無味改為吐殘  
月魄慕願動蹴落花鬚燕尾香後又改云朱櫻顆坵金  
蟲墮絳樹花殘玉燕斜自云緝麗予謂慕願二字不雅  
玉燕斜終不如燕尾之恰武之上句咏燭下句咏剪不  
必字字燭剪始為工也

李君實常言精墨乃松液所成又經化煉輕升滓濁盡  
去如膏如露濡毫之餘閒用吮吸靈奇之氣透入竅穴  
久久自然變易骨節澄鍊神明謂之墨仙非虛語也世  
謂耽書畫者必壽此理也耶予戲謂鞠通嗜墨屑遂能  
妙合琴理愈人聾瞶此必服食之一種勝達道蘇浩然  
吕行甫皆好吸墨水不徒作韻正欲得仙北齊策秀才  
下者飲墨水一升非徒罰其濫劣正欲藉此妙藥豁其  
靈心耳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一

三

李贊皇與白傅不協終身不肯見其詞翰恐一見便為  
回心宋廷清乞其甥劉希彞花開花落之句許而不與  
怒以土囊壓殺之今人讀詩文者痛癢了無覺觸求其  
能以土囊壓人乞取佳句者正不易得况啟篋回心者  
乎  
蕭伯玉云馬季房詩黃茆白霧三千嶂瘦馬單衫十八  
盤秣陵舊院繡幕鶯花三月雨畫梁燕語六朝春故自  
佳

陳士業曰唐人之文散亡而不傳者甚多其不足傳者無論乃若卓然見於韓柳文集如退之所稱之侯喜子厚所稱之吳武陵一以為其文甚古一以為可追西漢兩君著作必有大過於人者今其集俱無存矣歐陽公藝文志載有吳武陵詩一卷而他氏之目則俱無之若侯喜所作則雖歐志亦已不覩其名獨其載於英華文粹者僅僅未絕耳二人見推於韓柳之文彰明較著如是而其集俱不免於散亡其他泯沒者又何可勝道宋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一

五

之古文始於穆伯長伯長矯揚劉駢麗之習力以韓柳為宗其後遂有蘇子美華典雅之文出焉而尹師魯歐陽永叔翕然一變於古則皆伯長所開也然伯長不特長於古文先天之圖秦漢以來未發之秘也而康節得自伯長太極之圖周孔未盡之蘊也而茂叔亦得自伯長是宋之文統與道統皆自伯長倡之伯長之文必非無關係之作今其集亦竟未見於世馬端臨通考有穆修集三卷而近日焦弱侯太史亦列其目於經籍志與

端臨卷數正合則其集固未常亡特未見有好事者為之流布耳嗟乎古文之存於今日鮮矣藏書之家祕之而不以示人剗剗之家求之而不可遽得兩者不相為謀則是古文終無流布之日可嘆也

徐世溥曰詩文之傳有幸有不幸焉幸而出於童子則傳者什一幸而出於婦人女子則一脫口蔑不傳矣今婦人之能詩蓋鮮矣以其為婦人也故人不求備不大望焉於是或並其陋者載之古者太史採詩以觀民風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一

五

自羈旅窮士匹婦兒童之歌謠莫不採之以今揆之必其出於男子者十八九而婦人之詩一二人孔子刪詩定國風婦人之詩乃十居六七豈當世婦人多能詩而男子不嫻歎抑豈以女子故重之以男子而略之歟後世太史採詩之職廢而民間女未聞有詩者自非托於貴族書於驛捨於道失身於倡家而贈送遠人微是四者雖有谷風之怨死麇之貞無由得傳故後世有貴姬與賤倡之詩而無士庶妻妾之詩斯所由古者多而今

也少乎

宛邱王氏十五歸予即能詩如溪上云小雨勻溪澗  
花落釣絲題顧綉大士像云月融全昧指烟動強名絲  
咏侍兒纖指云剔花春影膩流硯墨痕纖夜坐云秋心  
增半夜雨氣滿孤燈小女牽衣問大母平安云牽衣憐  
弱女學語問高堂貝葉菴春日云承花間布席拜月自  
開簾間警云薄命憐蟲臂全家在虎牙避暑柳下云半  
榻閒隨高樹葉一林獨聽晚蟬聲圍城云已分殘軀同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一

五

鼠雀敢言大樹撼蟬蚍哭父云脈望生前寧作蠹蒼松  
化後不為楞戲題三姊畫彌勒像云強顏一笑全無着  
靚面時逢號未來七夕云一夕綿綿憶萬年猶勝人間  
白頭死皆有思致詩二百餘首小詞數十首余欲傳之  
輒欲自焚曰吾懼他日列狡獪瞿曇後撒跡女中士也  
蓋自來刻詩者方外之後繁接名媛而貞婦烈女大家  
世族之詩類與青樓泥淖並列姬每言之輒以為恨予  
嘉其志書而藏之不敢付梓並其名字亦不忍露也

楊毅茂才上元尹以苦役役其父兄毅往訴之尹以其  
高年易之試以詩毅援筆成草中射虎心空在天上屠  
龍事已非之句尹改容謝之

吳擴字子充崑山人移家秦淮崔駙馬山池一詩云平  
陽池館接青霄閨苑瀛洲路不遙帝女巧將霞製錦仙  
人常以鵲為橋樓前疊石雲生座洞裏探梅雪滿條詞  
客慣來陪賞洽月明酣聽鳳凰簫李於麟選入詩刪子  
充即元日賦詩懷介溪閣老者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一

五

盛仲交游祈澤寺從佛龕中得契紙書一律云研池滿  
座落花香墨透纖毫染翰章靜卧衲衣雲似水高懸紙  
帳月如霜括浮野渡魚龍遠錫振空山虎豹藏幸對爐  
烟坐終日煮茶清話得徜徉友人褚儷呈雪庭法師座  
前清覽洪武辛亥暮春書清隱小軒周吉父云儷字本  
中不知是金陵何許人也  
馬融圍碁賦橫行陣亂敵心駭遑迫兼其難頗棄其裝  
按雅音義與岳同碁心及四角各據中一子謂之五岳

言不可移動也即今所謂勢子但今黑白子各二分據四隅耳中一子應黑應白必又有法古今道數亦自不同近余集生中丞創為圓碁盤然其法與方碁盤亦無大異

圓觀李源歌三生石上竹枝詞者甘澤謠神僧傳皆作

圓觀蘇長公作圓澤

今人演武三思素娥雜劇鄙俚荒唐見之令人噴飯然

實本於唐祠部郎中袁郊所作甘澤謠或曰甘澤謠別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一

天

自有書今揚夢羽所傳皆從他書鈔撮而成偽本也或

曰夢羽本未出時已有抄太平廣記中二十餘條為甘

澤謠以行者則夢羽本又贗書中之重僂矣

江淮謂羣鶴旋飛為鶴井見酉陽雜俎近聞人曰鶴巢

中銜土為宮舍水貯之以飲雜名鶴井

甘蔗聞雷而長孔雀聞雷而孕

龜腸屬於頭故倒懸之則頭垂於地

食葉者有絲食土者不息食而不飲者蠶飲而不食者

蟬不飲不食者蟬 孔雀尾端一寸名珠毛 鶴左 右脚裏第一指曰兵爪俱見酉陽雜俎

左傳莊公寤生驚姜氏杜預注寤生難產也不言其詳

宋朱申注武姜寤時生莊公至寤方知之以其寤寐而

生故武姜驚也焦弱侯筆乘載吳元滿說據文理寤當

作通音同而字訛通者逆也凡婦人產子首先出者為

順足先出者為逆莊公蓋逆生所以驚姜氏予以臆論

之今北方難產者落地無聲若熟寐然以火氣薰接其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一

光

臍或從旁擊鏡以引其聲始能寤謂之草寐十只有一

二生全頗使人驚寤字原不說傳言莊公寤生不言武

姜寤生也如魯齋注則當云武姜寤生矣魯齋注固可

笑硬改造字亦屬牽強不如杜注難產所包者廣也水

經注曰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為不祥棄於水濱孤獨

母有犬名曰鵠倉得棄卵銜以歸獨母以為異履煖之

遂成兒生時偃故以為名按偃即寤生意

廣韻藻載鶴頭書古用以招隱士按蕭子良古今篆隸

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詔板所用漢謂之尺一簡後人因唐詩有鶴書猶未至那出白雲來遂謂古用以招隱士若其餘詔板皆不用此體又若獨創此體以招隱士者泥矣

盧真累任大郡或有無良惡迹之人必行嚴斷仍以所犯之罪刻石立本人門首再犯處於極刑民間畏懼絕無犯法者故民間呼其石為記惡碑右見天寶遺事

即今州縣送惡人牌懸門之始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甲

金日碑母死詔圖畫甘泉宮婦人圖形僅見此

呼延贊有膽勇驕悍輕率常言願死於敵徧文其體為赤心殺賊至於妻孥僕使皆然諸子耳後別刺字曰出門忘家為國臨陣忘死為主盛冬以水沃孩幼冀其長能寒勁健其子常病贊剗股為羹療之見宋史剗股療兒真大軍事

身為犧牲禱於洪水洪水無知沒而後已民思其仁立廟以祀嗚呼哀哉不啻於史右五代晉趙元佐羊使君

廟贊 廟何地羊何名惜予不傳

俗尚九月九日謂為上九茱萸至此日氣烈熱色赤可折其房以挿頭云辟惡氣禦冬右見風土記 上九字自無人用

婆利國人善投輪其大如鏡中有窠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右見南北史 此亦軍中捷利之器投法亦不難講

南北史耿珣作馬上刻漏古稱其妙 馬上刻漏大是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甲

軍中所需今失其傳矣

高彪校書東觀後遷內黃令帝勅同僚臨祖送於上東門詔東觀畫彪以勸學者右見東漢書 圖形東觀文士雲臺

唐劉元濟遷著作佐郎自魯哀公十三世接戰國為魯後春秋 春秋即難嗣警此書正恨失傳哀後十三世採摭何由頓富

象周公樂也南人服象為虐於彝成王命周公以兵追

之至於海南乃為三象樂右見文選西征賦注 周公南征見此

嘗於友人案頭見易解是近賢所著忘其名中有一說謂坎離由乾坤再索而得雖為中男中女而實則嫡男嫡女也此義甚妙蓋畫卦者自下而上必以中為尊位故雖震之長男巽之長女不得與坎離爭重即以五行之理考之五行雖均為天地之用而不若水火之尤全所以震巽皆處於木位而坎離遂當以水火彼先天乾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一

南坤北之位後天直以坎離居之亦以坎離盡乾坤之用也此與帝王傳位於嫡何異或曰伏羲畫卦之時未必即有嫡庶嫡庶之分亦未必如此嚴也不知上世即無嫡庶而嫡庶之理自備猶上世一切制作未具而後世官室梓臼官名物數一一見之星象者當輕清上浮之始必已先示之矣

天地止有水火二物木則火之始金則水之始也而水火又止一物蓋一物之呼而必吸開而必闔也而其呼

吸開闔之轉闔處則土也大熱之後轉而大寒非得土以滋息不能為此過接而土實非外借又即大熱之盡

頭不繼處自然有此休息耳今思人身惟心腎二物相為消息而肝木則引腎以上滋心火如膏火之間有燈心傳送故曰肝者幹也猶木之有幹也肺金則抑心火以下棲腎水故肺主斂氣氣者火之上昇也然自水而上達於木火其勢順而易自火而曲入於金水其勢逆而難逆而難者非更佐以土不為功故肺金雖制心火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一

亦必心思稍就閒逸合土之靜重而後能斂其浮散之氣也

離為火火陽精也宜卦屬陽而反中虛為陰坎為水水陰精也宜卦屬陰而反中滿為陽以知坎離蓋陰陽交嬪也今觀水氣清冷而滋木出火豈非坎中之陽火氣炎烈而伏金生水豈非離中之陰然水竟能滋木而火必藉土伏金則又順逆之說也雖然土不獨功火而亦功水蓋土性中和火熱則滋其潤而伏金水寒則資其



溫而滋木故土雖居中央而實旺四季即木之舒而為  
火金之斂而為水何莫非滋於土也獨位於中央者從  
其至重者言之也若後天之易離火之後繼以坤土坎  
水之後亦繼以艮土又舉其並重於水火者言之也

既濟未濟以坎離合而成卦然坎上離下為既濟而中  
互未濟離上坎下為未濟而中互既濟蓋火上水下不  
能有生物之功矣而中接以木則水將上行而火亦下  
降水上火下可以有成物之用矣而非中隔以金則火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一

將上行而水亦下注是既濟之可不至於未濟而未濟  
之終可以為既濟者金木之為用亦不小也

揲著之法為聖人神道設教而作而世人守之若真有  
鬼神屑屑焉告之以其卦某爻者聖人亦樂得其意用  
之實非如此也何也易之全理一卦一爻皆見聖人原  
就其時之消息位之當否而推其事勢所必至遂有吉  
凶悔吝之占耳而况由一卦一爻而極其變又有不可  
窮盡者乎故人之應事任舉一卦一爻無不可懸斷其

休咎決然不爽者如乾之初九象為潛龍占為勿用使  
欲爭訟時筮得此爻雖復情真理直或所處卑弱難以

見伸亦且暫止無為輕動也儻自反果無所枉而勢又  
可前則龍既非潛何為勿用如此方為善體潛龍勿用  
義以此推之即此一爻斷盡天下無窮事類君子居安  
樂玩正是此理但愚人難曉易生怠玩非藉神道不足  
以起其敬信故聖人設為揲著之法若有鬼神告之者  
使人鼓舞不倦耳究竟揲著之時雖值某卦某爻亦必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一

筮人為庸衆解譬但得深明易理通其變例者而與之  
言則抱著問易之時固不異君子居安樂玩時也  
儒者之論一切休咎微應斷之以理而識緯術數之學  
不之取焉然世傳郭景純管公明諸人占驗之法有非  
理可格者今時習見六壬諸書所載有一物名一瑣事  
無不可以術數推測而合亦往往有驗者此何理也其  
數以任舉一物或即其所值之時因以起例夫任舉一  
物一時而合必其再易一物一時而無不合者將天地

之大運會之速皆於偶然一問相為觸發豈能盡諧若謂所值之一物一時必非偶然豈真有使之而然者而鬼神於其所問之事物一一預為之安排造作使其定舉是物值是時又為之啟其靈心引發見地俾必出於此而後能驗焉不亦勞而難給乎此真不可解者不得已以天機二字模糊過去天機是何等來歷也請與天下人細勘此天機

京氏易六十四卦次序今日占家所祖雖未必合乎伏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一

義文王之指而亦自有其理蓋易以變為用者也故首之以八卦其下第二卦第一爻變第三卦第二爻同變第四卦第三爻同變第五卦第四爻同變第六卦第五爻同變至於五爻變而止矣不可以更進於是乎退而化焉化即於五爻則復為第五卦矣故隔一爻而後化以其隔一爻也而謂之遊魂第七卦承上卦而化其第四爻者也第八卦則舉下卦之全體合同而化以其下體之復於本卦也而謂之歸魂總而言之到底不變者

上爻也一變而已者五爻也一變再化者下四爻是也蓋亦莫非天地自然之數也

易有七八九六而爻但繫九六者舉隅之義也故發其例於乾坤二卦曰用九用六用其變也亦有用其不變者春秋傳穆姜遇艮之八是也今即以良言之二爻獨變則名之六餘爻皆變而二爻獨不變則名之八是知乾坤亦有有用七用八時也乾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七潛龍勿用可也坤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八履霜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一

堅冰至可也占變者其常也占不變者其反也故聖人繫之九六如近日占家之有重交單折不可以定名也舉重交以包單折此臨文之不得不然讀者固不可以執一也 國語晉公子筮得貞屯悔豫皆合註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又董叔對公曰臣筮之得泰之八註乾下坤上泰陰爻不動其數皆八

天陽積氣也包乎地外地陰積形也浮於天中故人  
身衛氣在皮榮氣在肉肺腎統氣居心脾肝之外心脾肝  
統血居肺腎之中目之白睛居外黑睛居中血陰而氣  
陽陽外而陰內也

人身全體象太極負陽抱陰象兩儀頭身足象三才心  
肝脾肺腎象五行肺心居上脾居中肝腎居下其序符  
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位次象八  
卦八卦土居後五藏土居中居中以統四猶居後以統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四

前也居上為陽分則尊尊者逸居下為陰分則卑卑者  
勞居中則亦尊亦卑亦逸亦勞是以肺居上而不用心  
為君主無時不用而實不自用脾司意想肝司謀慮腎  
司技巧三者則無時而不用有君臣之義焉心肺陽陽  
主施肝腎陰陰主受脾統陰統陽不施不受故肝受肺  
肺之氣以有膽膽代肺金以司斷是以決斷則用膽腎  
受心君之氣以有命門命門代心火以司動是以撮吸  
呼召則用命門有夫妻父子之情焉又肝為陰之陽故

肝膽分而其體猶合腎為陰之陰故左水右火判而體  
為二心肺脾則一而不分是又陰陽奇偶之別歟

鼻者肺竅也而知心之臭舌者心竅也而知脾之味耳  
者腎竅也而知肺之聲目自知肝色脾若無知焉其理  
安在難經謂辛金生子故聲入腎竅丁火生酉故臭入  
肺竅信如此言則乙木生午舌當辨色癸水生卯目當  
出液今推之於舌於目則不然非的論也愚謂五藏相  
連近者受氣肺近心故鼻知臭心近脾故舌知味脾居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四

中統四不局一行近肝而剋於肝剋者不受還色於肝  
故目知色腎下極則反上上通於肺故耳知聲腎液無  
所受附齒寄脾故出口也蠡海錄謂陽金死子而陰金  
生故耳知聲陽火死酉而陰火生故鼻知臭於舌知味  
處不能通亦非的論云

蘇長公譏揚雄好為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見極中其  
膏肓而重入者至謂其以太元擬易以法言擬論語有  
僭經之罪亦不足以服其心夫聖人之言偶成一體垂

之後世何妨為誦法者所效做左傳本之尚書四言本  
之三百後人之文因前人規模者何限若夫辭有繁簡  
製有多岐則踵事而漸增者耳即如尊經翼聖莫如朱  
紫陽而綱目一書全擬春秋且以託始威烈為直接麟  
經之嫡統者又何以解乎故曰不足以服其心也若以  
規規摹襲略無生韻開後世擬託之濫觴為子雲嘲笑  
則可耳罪之僭經知平反蕪苑者當必為之末減矣彼  
易林亦屬擬易而文辭奧異為後世所推重亦未聞其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手

以僭經罪也 蘇明允作春秋論謂孔子以天子之權  
予魯未嘗自作而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史臣之  
體宜爾至末則曰後之效孔子作春秋者吾惑焉謂其  
賞人功赦人罪去人族絕人國而貶人爵皆天子之權  
而非他經可比也况進退天子之爵號乎以此言之則  
紫陽僭經之罪似浮於子雲此語未是

子嘗自坐一室見几上銅爐僅有火未嘗燕香而霏霏  
若有烟氣微香時來撲鼻因細察之蓋爐之有覆蓋者

蓋上鑿花使其玲瓏空洞烟從隙中出歲久烟多熏積  
蓋上可錢大餘一片色如漆而下者潤類脂有光以火  
著灰中炎燕黑脂處如燕香者然但較香篆稍微細氣  
氤之間清靄鬚睇目良久嫌如輕綃迫而視之蓋無  
有也香氣擬沈水初燕未火時異襲蒸然有踰郁烈香  
黑脂處皆香之精液所凝結故特為妙異如此因悟香  
臭之達於鼻雖本無形皆有若可見者冉冉而至以其  
氣分清虛運之速而人不目覩耳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手

昔人云唐人詩有八百家宋洪景盧集萬首唐絕僅見  
五百家若今日流傳於世者不過二百家耳明季都城  
失守圖書散落或在都門於灰燼中檢出宋刻唐詩數  
冊乃宋人趙氏所彙集分門別類無體不備自序言其  
家藏唐人詩集千家彙成此書計全書可五百餘冊吳  
江所得不過天文等一二類中多未見詩如薛濤世但  
傳其絕句耳此中載濤律詩甚多他可類推其書是明  
仁宗東宮所閱上有監國之寶紙板精良真宋刻之尤

異者惜非復完書矣世上奇書秘籍所不傳者何限而腐爛之文集無稽之紀錄濫惡之時文鄙俚之詞曲反有傳者亦可慨也

近人著述凡博古賞鑒飲食器具之類皆有成書獨無古及營造者宋人李誠之有營造法式卅卷皆徽廟宮室製度如良裁華陽諸宮法式也閩海虞毛子晉家有此書凡六冊式皆有圖款識高妙界畫精工竟有劉松年等筆法字畫亦得歐虞之體紙板黑白之分明近世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一

所不能及于晉翻刻宋人秘本甚多惜不使此書一流布也

樊宗師文詰屈聳牙古今所駭今世僅傳其越王樓序絳守居園池記一二篇而已韓退之為其墓誌稱其有文三百餘卷生平之著述亦多矣乃卒不傳句曲張菊人大令嘗於河北逆旅人家敗簾中見有樊宗師文一冊是寫本蟲穿蟻蝕半皆朽蠹以意繹之大抵皆序記類語也詩文必平暢典則始可傳達如樊之作其不傳

也宜哉

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山峯之上立石數百丈亭亭崇嶺巖巖若攢圖之託霄上具下層巖峭壑崖之中多石室馬室中若有積卷矣而遠者因謂之積書巖巖內時見神人往還

秘書本此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一

書影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卷二

江南布政司參政周亮功撰  
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淪三曰使  
鑄凝 按鑄凝似是黃白術

天寶迴文詩凡八百十二字循環  
無端若寒暑之遞遷應變無方謂陰陽之不測 是又

一蘇若蘭矣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二

宋知州鄭建撰吳興郡城記云秦時為下菰城又為項  
王故城晉郭璞欲移郡於東遷其女亦善地理啟璞無  
徙因舊址損益之可以永無殘破之慮璞從之初璞欲  
城之於東遷處立標輒為飛鳥銜去會其女又啟遂定  
於今處女號遷城小娘從璞廟祀 按許負是女相士  
此又有女地理矣亦奇

野客叢談辨坡公應記僕家舊姓西姓是住字大有意  
味毋論舊姓西可笑如坡云應記僕家舊姓施有何意

總校官編修臣吳裕德

贊善臣恭泰

校對監生臣馬惠

味為正一字坡公當九象相賞故多恨翻刻訛書及矮人妄注

漢尚書令黃香曰日蝕皆從西月蝕皆從東無上下中央者右見南齊志 此可考日月交道之數

盧文進在金陵為客言向陷契丹常獵於郊遇畫晦如

夜星緯粲然駭問土人曰此謂筮日何足異頃自當復

良久如其言日方午也右見陸游南唐書 予謂即日

食也彼中不知故呼為筮日耳筮是竹箔當取覆蔽之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義或曰海上大魚過遂能蔽日名筮日

別有窮奇蹭蹬失路猖狂骨董雖短伎藝能長右劉朝

霞獻元宗幸溫泉賦 今賣古器者名曰骨董或以為

原於坡公骨董羹耳不知坡公此二字所出劉賦董作

懂味其文義似骨格之說又於骨董無涉也 方密之

曰古器之骨董當作匱董見說文有解甚詳

先聖後嗣自先聖封文宣王而襲爵者稱文宣公文宣

謚號也非子孫所可襲宋仁宗至和二年三月用太常

博士祖無擇議改為衍聖公至今不易

明皇開元二十二年三月以方士張果為銀青光祿大

夫初張果自言有神仙術相州刺史韋濟薦之上遣璽

書迎入禁中授是官號通元先生後卒好事者以為尸

解上由是好神仙 此俗所謂張果老者也或言果為

堯時蝙蝠精可笑

裴景升為尉氏尉考滿刺史皇甫亮曰裴尉豈可使無

上考為之詞曰千里無代步之馬三月乏聚糧之資清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心若節從此可知不種此人無以示勸 尉受持旌僅

見於此癸未舉天下廉車十人余與陳大樽夏彞仲諸

君同被舉未一人休寧丞也然姓何蜀中人有異政時

呼為何青天直指平米價民大譁擁門不得解丞一言

而定汪文烈亟稱之後郡中不遷不黜而別選一官至

百姓閉門留丞丞不可致往徐公 人龍 軍前自劾百姓

置餼金以送其行頃刻得三千金丞堅不受眾曰蜀

中殘破公無家何歸僕所如不合願歸老於此乃持前

金置田購屋以待公後不知所終

相而書曰河有三雲相連如浴禘三日必雨按相而書

今不傳僅存此句

故觀運者於其返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殺弟周

公殺兄猶之為仁也文公樹米曾子架羊猶之為知也

見淮南子 舜亦不曾殺弟樹米架羊竟不解矣

菊有一種名雁來紅狀類雞冠秋時莖葉俱紅見古文

苑擣素賦注 今所稱老少年正名雁來紅原無花何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二

以名菊

漢宣帝以保護恩足賜掖庭令張賀謚陽都哀侯 此

寺人得謚之始

延壽初設進士科禮部侍郎張養浩知貢舉進士詣場

俱不納但使人戒之曰諸君但思報効朝廷要勞謝為

使人皆效凡君省後來許多紛擾

京口鶴林寺杜鵑花春開最盛仙人殿七七令九日重

開無異春日此九日事可替代東籬矣

鄱陽李賓王云郭林宗作玉管通神有四句云貴賤視

其眉宇安否察其皮毛苦樂觀其手足貧富觀其頰頰

右見高齋漫錄 相法書也四語亦佳何必託郭只書

名玉管通神林宗規死矣方術書往往有此可恨

賈誼新書炎帝者黃帝之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

黃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 信斯言也將

為孤竹所笑古學誣罔如此非一

史記摯里子癩而多智時人號為智囊又杜預亦有癩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二

五

子同書中載之今人以智囊作美稱強加人以癩矣

吳中陳微君曰東坡草書醉翁亭記學懷素舊有石榻

今始疑其偽後見濯纓亭筆記言紹興方氏藏此真跡

為士人白麟摹寫價本甚眾往往得厚值 今于鄉野

陵石榻在劉氏者後有新鄭高相國跋定是白麟臨本

竹譜竹八月俗謂之小春熱欲去寒欲來氣至而涼故

曰小春往往木有花草有萼竹得是氣也根伸而達亦

謂為鞭竹鞭頭為筍俗謂之偽筍 按麥以四月為秋



竹以八月為小春竹事可用也偽字亦新

攜李陳無功擬庶物異名疏凡二千四百五十有二則  
可稱該博余意外國語皆無定字况屢經翻譯尤多差  
訛不如刪去始稱大雅廣韻藻中所收甚多亦未盡善  
古逸書如穆天子傳汲冢周書類凡闕字類作口武王  
几銘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戕口亦闕文也鍾譚目口  
為口字交夏云四口字叠出妙語不以為纖伯敬云讀  
口戕口三字殊然骨驚不知几銘與四口字何涉可發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本二

六

一 瘳

楊升庵丹鉛總錄汀州上杭縣有刻本宦闔者遠近皆  
取之邑令今索之民間印以綿側理裝以綾錦每部氏  
貨三金餘而官動取數十部又不給直民有緣是傾家  
者余至汀一夕檄邑令燬其副墨為杭民永杜此害矣  
此集兵門虎林皆有善本此本強分門類訛字如落葉  
脫失處尤多且歲久板皆漫滅間有一字不可識者宦  
闔者初亦未知板之漫滅如是姑亦隨例取之歸則以

供革帛之用耳恐後人不知以予為燬升庵之書故附  
記於此

印章之制始于秦而盛于漢然祇記姓名及官階耳至  
宋元始有齋名及別號逮前明風雅之士博綜篆籀文  
三橋何雪漁皆擅長

雲林萬整朝天圖臨顧虎頭萬竿煙雨圖仿佛郭河陽  
萬文空流圖臨荆浩又常同其妾輕雲放舟錫山作萬  
壑爭流圖又見癡翁寫九峰雪霽作萬峰飛雪圖又有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本二

七

萬卷詩樓圖萬林秋色圖萬松疊翠萬橫香雪圖總名  
曰十萬圖各有雲林自跋蓋為陶九成作者今藏陽美  
陳定生家侯方域作雲林十萬圖記  
相傳馮開之先生嬖一艾妾妾方新沐時佛手柑初至  
都門急懷一枚與之妾接得旋擲去先生知其意已不  
屬遂驅之出闔予在秣陵見佛手柑初至一老年客市  
數枚疾馳供李姬麗貞姬領之命婢取去少頃入李室  
則宣盤中層疊數十鮮妍碩大愈容贈者十倍容乃不

勝消阻座中言此姬之毒更倍馮姬子謂馮姬直捷痛快大勝此姬也

徐巨源曰古詩者風之遺也樂府者雅頌之遺也蘇李十九首變為黃初建安為選體流為齊梁俳句又變至唐近體而古詩盡亡樂府變為趨艷雜以捉搦企喻子夜讀曲之屬流為詩餘流為詞詞變為曲而樂府盡亡樂府亡而以詞曲為風古詩亡而以近體為雅古者風操之民間雅頌歌之朝廟後世風變至近體而應制用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二

用反殊極矣

雜志中載常開平每出師夜必御一婦人曉輒斷其頭以去然後臨士對敵 予謂開平或偶一為之後人誤傳耳每御一婦輒斷其首安得有如許婦人供其宰割耶此等事不宜浪傳恐梟弁借為口實今之梟弁語以此等事必以為大英雄應當爾爾或反思效法矣

京山郝仲與說曰孟子文字快利其中有一字為一句

者行雲流水讀過人殊不覺如七八月之間旱則苗稿矣 知句足以知聖人行句不至阿其所好 則恣

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句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許子何不為陶冶舍句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 百官族人可句謂曰知 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句送之門 是句皆已甚迫句斯可以見矣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句皆擴而充之矣 使浚井出句從而揜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句將行其言也 逃墨必歸于楊歸句斯受之而已矣 又淳熙句讀揖讓而升下句而飲

書影 卷二

皆揖讓而相飲

王註射于堂弁及下

名畫記公孫大娘善舞西河劍器渾脫張旭見之因為之草書太白有公孫大娘渾脫舞句老杜序內云公孫氏舞劍器渾脫句瀏灑頓挫獨出冠時鍾伯敬不知是舞名作為贊舞評云渾脫瀏灑頓挫六字作事作文之妙盡此大謬

論語夏禮吾能言句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句之宋不足徵也

按宋長洲王楙曰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  
祀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  
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則此讀為是

樗齋漫錄曰問人之年若二十則曰弱冠蓋不習句讀  
將兩句作一句讀了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亦兩句讀  
論年則幼在禮則當學矣二十曰弱冠年雖幼在禮當  
冠矣三十始壯在禮當有室矣四十曰強而仕矣五十  
曰艾在禮則服官政矣六十曰耆在禮則以指使人矣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二

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在禮不加刑矣皆當作  
兩句點今人并作一句點誤矣

學使謁文廟一諸生講孟子明堂章讀曰人皆謂我毀  
明堂句毀諸句已乎學使擊節曰一讀語意已明不必  
更講矣

鷓鴣之聲行不得哥哥又云鈎輅格磔唐韋莊詩云悽  
惱澤家非有恨年年長憶鳳城歸悽悽澤家亦鷓鴣聲  
也

乍覺生風喜雨涼農家得地發田穰却緣暑退秋光滿  
點滴高梧似漏長右宣和御書為鶴林寺僧藏

王百穀以詩文名海內者三十年至其哭素相國之墓  
白王仲子之克行禮有足多者有父如此亦無愧於其  
子矣乃其少子留字亦房者略有才情走入魔道附于  
鄉馬仲良諸君竊名於世余在閩中見其詩刻種種無  
一語及其父同時諸名彥為留詩序者體留意亦未敢  
一字及其父若百穀生前自大辱於世留不屑為其子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二

故推而遠之者詩文即不同詞何致自昧於人倫如是  
吾故曰萬歷中以門戶分別忍於推遠其父者某以詩  
文分別而忍于推遠其父者王留也以法論留當首誅  
留有句曰竹為魏羽翼衣作扇仇讐又曰暑令天不韻  
酒作夜常規又曰樹將風太暹烟與月何仇又曰溫退  
蟲多口涼多馬子身是底語正恐百穀不願有此才子  
耳

遵巖序沈青門詩云君恂恂恭初風致藹然其所為遵

關諸詩意氣激發不辨於聲律之外如彈鈇欲邀公子之車款戶必得美人之首攝衣欲從虛左之迎猶餘矜色持樂招他人以軟徐出謾言又如晚桂春庭不解碎首擊筑燕市髮上衝冠使讀之者馮軼而有擊轂之爭隱几而有按劍之怒抑又何也宜其獲落無用雖託以為俠而雄心俠氣猶不能自釋時時見於此耶可謂善於形容者矣

天下更鼓首無前二點末無後二點不知所謂世以為

欽定四庫全書

音影 卷二

十一

始於宋人寒在五更頭之說然宋人以為識避之是矣後人何因復為沿習且寒在五更頭去前二點何居間常積五更計之自一至五為數十有五積一更之點計之自一至五亦有五合五更點計之而共七十有五加以更數共九十九十陽數也夜用陽數是陽數而陰用也陽數而陰用之疑於陽矣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無陽也去前二點天德不可為首也去後二點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然首不去一而去二何居曰去一是

去陽也去一則將以二始以四終是以偶終也陰陽大數而獨以偶始以偶終猶之夫無陽也故去前之二去後之二既不令其疑於陽而又以奇起以奇終又默寓扶陽抑陰之意焉甚矣前人立意之微而寒在五更頭之說為無當也余嘗此疑頗久因妄論以質之同人余年友長山王子涼蚪生為詩好為聲牙信屈之語多不自解嘗為潛岳解出正陳大士大士語余曰子涼昨以潛岳解示予久之不得其解既而悟為五言古詩遂

欽定四庫全書

音影 卷二

十一

數五字讀之始得其韻然稍失一字即須從頭讀起矣予曰子讀子涼詩乃捷於先生子涼詩凡七百五十字竟作七百五十句讀之入手即了矣大士大笑呂覽云帝乙三子長微子啟次微仲衍次紂同母弟兄也微子微仲生時母尚為妾進位為后而生紂故云同母庶兄後箕子勸立微子太史據法爭曰有妻之子妾子不得立遂立紂夫太史能爭於五子之日而不爭於正后之日何也無以妾為妻齊桓亦知之矣太史為

是其子不為非子總之皆不敢信

揚子雲恬澹寡營不競時名以賣文自贖文不虛美人多惡之及卒其怨家取法言授筆蓋之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云云繕寫行世至今靡有白其心跡者見潛居錄 此說與其疑也寧信美新可知矣馮元成以美新為劉棻作

程子止曰舊說閏年少蟬試之信然

蘇武子曰武宗時東院梁氏彈箏獨妙家世善聲備供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十四

奉天被甲子二月中子同劉君過之則己無彈箏者矣劉少時豪闊局中比入梁氏記憶庭徑慨然當時居有間問其家三姑善箏者下世今幾年一髮應曰客何從知予三姑也今九十餘尚能飯然二三十年來內庭靜攝教坊樂部皆湮廢時好新聲三姑箏塵久矣每家人小集風月閒好姑悲來或一彈促節哀音聽者夫悅劉因請見三姑異彈數柱辭再四則列障座右為奏一曲洪往舒歸鯨駭鸞續更時時聞折柱狀已若風霧煙雨

共泠泠也座客聽者悄然嘆云後田玉環亦以善箏

名第非梁氏所傳大抵皆姑蘇太倉間琵琶聲兼儀揚里巷所歌陳隋調耳一抑一揚抗雲零露佇聽移時靡靡馬哀以思也其時劉弱亦彈箏但聽梁氏箏有詞有說田氏止有詞又彈時吟勝於絃不知者若以為琴也弱彈箏則竟唱甘州桐城諸歌矣北風凄勁戍士秋懷把臂宣驕亦自哀激以此譜入箏聲未審連合但連絃並撥雨霰驚飛挂寂然山花未發亦近世所未有嗟乎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十五

箏亦藝耳嘉隆所傳世無存矣游俠如劉君復不可得長安風景何如耶記昔所聞纔數歲梁姬已沒田劉遠人思向音響渺矣難即傷哉後之欲聞此技者也萬應茂申江南大飢時湖郡守陳筠塘以義勸借士大夫茅止生年十四方舉秀才慨然輸穀萬石郡守訝之對曰此先人遺意也罄家之藏未數其數質麥三千以足之義俠之名滿天下而妒者之口亦以起蓋止生尊人侍御二岑公自辛卯歲即困敝以備賑矢之曰自啖

者如啖已肉止生名元儀初入金陵作午日秦淮大社賦得午日題詩弔汨羅盡兩岸之樓臺亭榭及河中之巨艦扁舟無不情也盡四方之詞人墨客及曲中之歌妓舞女無不集也分明結拜逸相招邀傾國士遊無非赴止生之社者止生之名遂大噪至今以為美談

葉謙齋云長安市肆壁上畫一人撫鬢倚樹而立一道士題詩上云一自離家入道門始知身內有乾坤眼前幾見冰山化不及先生倚樹根此言看破宦局矣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二

七

吾師孫北海夫子常曰詩文之事莫妙於易莫難於老又曰吾輩讀書即不能窮及理與決不可事禪悅以助頹瀾吾輩作詩文即不能力追大雅決不可襲焦聲以墮惡道

李子田曰杜詩持正侃侃自為一體而陰啟宋人以理為詩之意如張舍人遺之織成綉緞本自好意便言及奢侈生禍引李鼎來璵為鑿並其綉緞還之比類情事甚異杜之所以為杜而非所論於唐風也

項元林墨林購求法書名畫每得名人真跡必以私印鈐之累累滿幅亦是書畫一厄譬如石街尉以明珠精鏤聘得美人而虞其他適則黥面記之抑且遍黥其體使無完膚較蒙不潔之西子更為酷烈矣復載其價于楮尾此與賈豎甲乙賬簿何異不過欲子孫長守縱或求售亦照原直而請益耳

李子田曰杜詩朔嚴明府云匣琴虛夜夜手扳自朝朝金吼霜鐘徹花催蠟炬消金吼即霜鐘花即蠟炬花也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二

七

杜喜倒字無他意也劉須溪乃云其人能琴金吼霜鐘與具音者何也

陳明卿曰見善不喜見惡不怒此人主也文章亦然易喜易怒文之下也不喜不怒難言矣見善不喜見惡不怒其熱能與於此哉六經是矣若可喜而非無故以喜可怒而非無故以怒伴喜而亦似真伴怒而亦似真史記書耳

余鄉多郭公塢體製不一以長而大者為貴江南人愛

之以為琴几榮澤榮陽尤多郭公不知何時人聞嘉靖元年會城撫軍命元百戶修月堤偶發一古塚塋上有朱書曰郭公碑郭公墓郭公達着元百戶巡撫差爾修月堤臨時環我三五步元以呈巡撫巡撫曰讓彼十數步何止三五步也家大人語小子曰此碑昔但以空心名後以為宜於琴也遂以琴名既修堤後遂競呼為郭公碑矣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二  
六  
奠堅志家洪邁所著蘭溪胡元瑞筆叢謂其書有百卷

今行世者什之一耳元瑞曾得秘本後歸之同邑章無逸常熟毛子晉家亦有宋板者申至癸流號計百卷與無逸所收同無逸貧士子晉作古料無好事者為之梓行矣 洪文敏此書自甲至癸為集者二百卷又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集僅成甲乙二十卷而公薨全書蓋四百二十卷元瑞所有合支甲三甲得百卷全書四分之一也其書係舊鈔本每集各有小序如隨筆之例不知子晉家所藏視此異同何如

弁州舊藏漢書得之吳中陸太宰家宋板宋楷字畫端重是趙文敏故物卷首畫文敏像標簽字出文敏手弁州亦畫一像於後弁州歿後是書屢易主今現藏四明謝象三家

靖康中蘇叔黨赴官真定倖為賊所脅叔黨語賊曰若知世有蘇內翰乎吾即其子肯隨汝草間活耶不食而卒載揮塵後錄毀之者謂諂事梁師成不厚誣叔黨耶王文恪東澤長語云家語今本為近世妄庸所刪削惟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二  
九

有三肅註者今本所無多具馬漢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注云非今所有家語也閻徐典公家有王肅註者中缺二十餘板何尚書孟春註家語行世自云未見王肅本毛子晉家亦有宋刻王肅註者與典公藏本稍異憾不能合徐毛兩家本對較鐫行

春中君因李園而進園妹於楚王竟為園所殺唐張祐詩云薄俗何人議感恩諂容卑跡賴君門春申還道三千客寂寞無人殺李園杜牧詩烈士思酬國士恩春申誰

與快冤魂三千賓客皆殊履欲使何人殺李園近吳郡  
林若撫詩云豫讓心衝國士恩斬衣猶可快冤魂春申  
亦有三千客至竟何人死棘門皆未足以定三千客之  
罪也園既進珠生子時朱英勸春申殺園不聽且曰李  
園弱人也僕又善之未幾死於棘門是春申之計失矣  
客何能為徐與公有詩云食客三千盡在門各穿珠履  
耀平原冤寃地下多遺恨不許朱英殺李園庶幾為三  
千客卸罪

欽定四庫全書

古影  
卷二

三

林若撫曰明初宋氏題郵亭壁歌彤管遺編明人詩抄  
俱撫入而不知此詩乃白振子昌所作見瓊臺清嘯集  
名曰戌婦行初非出於宋氏白振吳江人自號釣鼈叟  
明初至金陵進紫金山金水河二賦被寵遇其七言歌  
行擅揚若撫吳人斯言有據

李詩紀叟黃泉裏還應釀老春夜臺無李白沽酒與何  
人林若撫曰唐人以酒為春既云釀老春而復用酒字  
不失之重耶常見古本作沽却與何人是矣若撫自謂

足破千古之疑予意却字畢竟不自然太白詩即使再  
用數酒字亦自不妨

白樂天琵琶行千呼萬喚始出來揚用修改始字為才  
字且謂作者亦必心服徐與公謂畢竟始字為妙况才  
來一韵尤礙余謂用修懼後人作惡謔耳非謂才字勝  
始字也

用修謂詩古註睨睨黃鳥睨睨色也非聲也下句載好  
其音以為重複訓之為色古註可憑也嚴氏詩緝謂睨

欽定四庫全書

古影  
卷二

三

睨指羽毛之鮮潔而說詩者又謂目之流盼也按二字  
俱從目此解較長

毛子晉家有宋板許氏說文與今世所傳大異許叔重  
舊本乃以字畫分部者始於子終於亥全書係十五卷  
今乃從沈韻編次而又以部分類入者乃宋李燾更定  
徐騎省本也湯聖弘有元刻許慎原本惜毀於火

漢書尉陀獻桂蠹二器按楚詞曰桂蠹不知所淹留兮  
蓼蟲不知徙手蓼菜則已先陀久矣今並不聞在此



藝文類聚載博物志曰子路與子貢過鄭神社社樹有  
鳥子路捕鳥社牽學子路子貢說之而乃止 子貢善  
言遂稱能說神社妄一至此今博物志亦無此條刪之  
不謬

呂氏春秋神農教曰士有當年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  
飢矣女有當年不績者天下或受其寒矣故夫親耕妻  
親織 此許行並耕所託

陸平原作子書未成吾門生有在陸軍中說陸君臨亡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二

三

曰窮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為不朽吾所作  
子書未成以此為恨耳余謂仲長統作昌言未終而亡後  
董襲傳次之桓譚新論未備而終班固為成之今才士  
何不贊成陸君子書右見抱樸子 按昌言尚有存者  
新論惟班固續成琴道一篇今散見羣書數十條耳平  
原子書無一語傳後

拾遺記曰堯時有祗支國獻重明之鳥狀如雞鳴似鳳  
能搏擲猛獸虎狼使妖災不為害飴以瓊膏國人或刻

木或鑄金為此鳥之狀置于門戶之間則鬼魅退伏今

个元日畫雞於牖上是其遺像按歲時記正月一日貼

畫雞今都門剪以挿首中州畫以懸堂中貴人尤好畫

大雞於石元日張之蓋北地類呼吉為雞俗云室上大

吉也可發一梨拾遺記無乃因元日貼雞而幻出重明

鳥乎東方朔占歲書一日雞至八日穀其日晴所主之

物有陰則災若元日宜貼雞則八日何不用所主藝苑

唯黃又曰正旦畫雞於門七日貼人於帳餘日不刻牛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二

三

羊狗猪馬之類二日獨施人雞蓋正旦謹始七人重人

也畫雞謹始之說愈不可解梁劉孝威正旦春雞贊直

撫雞事耳祗支或作條支

博物志東安故綬不具丙丁因募能為丙丁文者六安

都尉留應能之綬成賜帛五十疋 丙丁何耶或言文

如火焰故曰丙丁然火焰之文亦不難為何獨留應能

之此必有異

蔡邕獨斷曰巡狩校獵還公卿以下陳雒陽都亭前街

上乘輿到公卿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  
宮古語云在車則下惟此時施行下車公卿親識顏  
色因巡校還耳此時不為合古語也宋時駕還宮門有  
勅契勅箭之制又宋相呂端捲簾審視乃拜皆此意

太白峨嵋歌峨嵋山平羌清溪三峽渝州一連用之王  
摩詰九成宮避暑中四句隔窗雲霧生衣上捲幔山泉  
入鏡中簾下水聲喧笑語簷前樹色隱房櫳衣上  
鏡中簾下簷前一連用之孫逖贈韋侍御詩忽親雲間

欽定四庫全書

古影  
卷二

通

數雁迴更逢山上一花開河邊淑氣迎春草林下輕風  
待落梅秋憲府中高唱入春卿署裏和歌來雲間山上  
河邊林下府中署裏一連用之沈佺期過巫峽云使君  
灘上草神女廟前雲樹悉江中見猿多天外聞灘上廟  
前江中天外一直並用駱賓王送鄭少府入遼云邊烽  
警榆塞俠客度桑乾柳葉開銀鑄桃花照玉鞍滿月臨  
弓影連星入劍端六句一樣句法且榆桑柳桃連用又  
過任處士書齋云網積窗文亂苔深履迹殘雪明書帳

冷水靜墨池寒四句一樣句法在古人皆不以為嫌今  
人用之不知如何如椰榆矣然細論之惟哉眉山月一氣  
渾成絕無痕迹反似當用許多地名者餘則一說破便  
覺身分小減矣雖詩之佳處正不在此然終不如不犯  
之為愈耳

杜光庭一白犬名曰吠雲光庭以麻油塗犬足繒帛裹  
之曰吾聞以油塗犬足日行萬里 今日好田獵者何  
不以此試之

欽定四庫全書

古影  
卷二

通

骰子朱窩宋冢宰朱河所造本名除紅今人誤以河為  
窩耳李君實謂本名除四似未見河所著之除紅譜也  
譜中名目與今朱窩亦小異張林宗先生常重刻之汴  
中每以行酒

蘇武子云熊謙夫善醫常言世醫者診脈類以腕骨為  
準當腕骨者曰關脈前曰尺脈後曰寸脈雖千百醫率  
是也抑予嘗攷從魚際至高骨一寸曰寸既曰關既曰  
尺也間尺脈一指曰腎之餘準此察病審強弱驗生死

視權衡於物也謙夫南昌人東壇熊氏之族

同能不如獨勝故有去而學塑者專意畫火者正統時張益與夏昶同年及見陳嗣初王益端俱喜作文寫竹後昶見益作石渠閣賦出遂不復作文益見昶竹妙絕亦不復寫竹景字凡書皆作昶在文淵閣寫經常見其字愛之問其姓名特移日於永上今從之

謝在杭云今文書中一字至十字皆用同音畫多者以防作偽其中壹貳音義俱同肆伍陸玖拾音同義異參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二

三

字字書所無蓋以三字微變之古語勿貳以二勿參以三考工記參分其股漢志參分橫一則參亦可作三字參字亦無字按東晉賦朝列九鼎之奉夕宿參城之房參即古七字太元七政亦作參政奈何不作參字捌字見急就章農器也

蘇州毛錫年百歲孫澄狀元及第有司為建人瑞狀元坊

鹿伯順有使者來寬同儕三人擬一時婚聚三女家居

亦皆相隣議既定寬愀然曰小人喪父而服未滿願遲數月以遂情不敢與兩人同事也主嘉其意不忍強後女之父病久而危欲急嫁女浼兩隣女入言之主母母白之鹿公以語寬寬後灑泣訴其父母生生死死之苦曰儻伊父母必欲歸且隨主母起居耳後女歸主父母亦終不忍強之命與一寡婦同居寬移其舊宿之處以遠女室馬嗟夫今誦讀之士尚有匿喪以就仕宦者乘新喪而議親迎者又比矣對鹿僕能無汗顏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二

三

筆亭撰楊忠愍墓叙王元美徐中行諸公理其身後事蓋諸人倚重於楊也吳國倫與江少司馬書云檢忠愍集八子與名非實錄也忠愍以乙卯冬服刑子與方決囚江北不與其事哭奠與經紀後事者國倫與元美子相三人耳而華亭尚忠愍誌遺子相而及子與已為失考今奈何專屬子與乎李子田曰諸人在當時最稱莫逆以此視之果莫逆耶

避暑錄話神仙出没人間不得為無有但區區求遇其

人而學之者皆妄也神仙本出於人人孰不可為不先求己之仙而待人以為仙理豈有是乎今鄉里之善人見不善人且恥與之接矣安有神仙而輕求於妄人者古今言常遇仙必天下第一等人顧未必皆授以道然或前告人以禍福使有所避就或付之藥餌使壽考康健非見之也彼自以類求耳唐人多言顏魯公為神仙近世傳歐陽文忠公韓魏公皆為仙此復何疑哉

喬文衣曰吾鄉貧民冬月操作懼寒僵手則為地窖以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二

天

居先君子極貧時苦寒亦作一窖嚴冬讀書其中夜無火而硯不凍煦煦然春臺也顧其窖曰陽春窟余見都城之貧民饑寒而死者名曰倒臥秋夏則無冬為甚可見貧民之死非死於饑皆死於寒也不見夫街頭日夕之嗷嗷者皆曰乞數文錢得入火房而救一夕命乃火房者都民為之如坊店有數文則得入無則不能究之房則房矣何火之有夜過其間號寒之聲慘不忍聞願與仁人君子廣告數處使貧民盡居其中名曰陽春院

其病而老幼而無力者日行乞而夜有歸既可不死其強而壯四體無恙者手不僵而百操皆可作亦可以自食其力行之天下行之萬世當無死寒之民 京師火房即乞丐之長為之凡為其長者大捐家累數千金妻妾飲食略同素封每門置火房一二處遇大風雪則以處羣丐計口日給薄粥二盂而晴日則亦計口收其所乞之錢羣丐聽其指使無敢忤者往時察子之輩多此輩為耳目也俗云霜為霧所食輒雨食字大奇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二

天

梅衡湘論李龍湖云此老何可誦但當捧之蓮花座上朝夕禮拜以消折其福耳蕭伯玉曰若盡如世人之見推福固不容如此消罪亦不容如此其重也 嚴子陵墓在懷慶城東七里 嚴州葬復誰人 詹去衿曰京師窮市上有古鐵條垂三尺許濶二寸有奇形若革帶之半中虛而外鏽滿兩面鼓釘隱起不甚可辨持此欲易錢數十文人皆不顧去積年餘有高麗使客三四人旁睨良久問此鐵價幾何鬻鐵者謬云錢五百使

客立解五百文授之其人疑不決即說對曰此吾假他人物俟吾詢主者頃之使客復來鬻者曰向幾誤主者言非五金不可使客即割五金無難色其人則又為大言曰公等誤矣吾曹市語舉大數以為言五金蓋五十金云使客曰吾誠不惜五十金但不得更鬻鐵者私念一廢鐵夾條增價五十金藉令失此售主并乞數十文錢亦不可得因曰吾以此博公多金保無後言公幸告我此為何名使客請先定要約而後告子時觀者漸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字

眾使客乃舉五十金鬻鐵者而以若帶者付其徒乘馬疾馳去度其去遠始告眾曰此名定水帶昔神禹治水時得此帶九以定九區平水土此乃九之一若攜歸吾國價累鉅萬豈止五十金而已哉又問得此何所用使客曰吾國航海每若海水鹹不可飲一投水帶其中雖鹹滴立化甘泉可無病汲是以足珍耳市有好事隨至高麗館請試驗之遂命汲苦水數石雜鹽投以水帶水沸作魚眼數十少頃掬水飲之甘冽乃勝山泉遂各

嘆服而去鬻鐵者言闖陷京師時得自老中貴蓋先朝大內物也嗟嗟自經變故以來凡天府奇珍異寶流散人間泯泯無聞者何可勝數獨是帶為高麗使所賞識頗增聲價百倍不脛而走海外物之顯晦固自有時哉神禹定水帶何以得流傳人間非同異鼎披圖可識屢使從何知之此與太平廣記所載西貢盜佛面珠事頗類何以異域之多慧眼也 按湧幢小品載華亭市中小賣鋪有一物如桶而無底非木非竹非鐵非石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字

既不知其名亦不知何用凡數年無過而問之者一日有海船老商見之駭愕有喜色撫弄不已叩其所直其人亦黠意老商必有所用漫索其直三百緡商喜償三之二遂取付之因叩曰其實不識為何物今已成買勢無悔理幸以告我商曰此至寶也其名曰海井尋常航海必須載淡水自隨今但以大器貯海水置此海井其中汲之皆甘泉也平生聞名于番賈而未嘗遇今幸得之 予按朱文肅公著湧幢小品在萬曆己未磨去矜

鍾玉所記在文肅公四十年後其就文肅所記而敷演之無疑然即文肅所記亦未必實有此事也文肅又曰范石湖集載海中大魚腦有竅吸海水噴從竅出則皆淡疑海井即此魚腦骨也余謂此亦臆說

葉瞻山樹聲居臺諫數有抨擊率皆大察巨蠹務剔根株以節氣自喜而雅不欲居黨名常曰吾所知君子小人而已不以門戶故而君子之小人之也 盡人如先生何至紛紛聚訟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二

三

范真生程烈女傳烈女郟城人年十七聘安氏無何安氏子卒烈女推絕顧時時製履甚工也母憐而撫之曰若夫已矣何履為烈女則刃斷所製履一日更製乃弗工人詰之烈女太息曰死人履而須工耶又某測其音及葬安氏子請臨其喪堅父母不許託於炊伴入室悲則着向製履經矣啟扉黃氣輪囷四塞不辨烈女所在久之方散逾七日顏珙如生汗纍纍如珠然郟城令廬予贈襪馬四方來觀者門如市范子曰先大父守許

日陳君鳴郊省大父于榻前為予言烈女死其父蓋以為詬或破涕為怒加撲批云嗟嗟氓之蚩蚩一至是哉然不如是烈女之性為獨全于天者不顯矣虞將軍云芝草無根醴泉無靈信矣

句讀改正當從者 論語點句爾何如 至大至剛以直句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禮記男女不雜句坐不同句施枹不同句中櫛不親授句 左傳蔓句難圖也蔓句草猶不可除 晉公子駢脅欲觀句 其躒浴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二

三

句薄而觀之 史記衛青傳人奴之句生得無笞罵即足矣 帝紀與父老約句法三章耳只一點斷不須講解而古人之語意自出信乎學者貴有師承也若傷人乎不句問馬 卒為善句士則之句野有眾逐虎又倪文節公謂勿忘勿助長上云而勿正古說既不通伊川以而勿正句心勿忘句亦不通味正心二字元是忘字傳寫失真以一字分為二字故耳蓋養浩然之氣必當有事而忘既當勿忘又當勿助長可也盪下而勿忘作

文法 二嫂使句謂使女治朕棲 夏禮句吾能言之句祀

句不足徵也殷禮句吾能言之句宋句不足徵也文獻

不足句故也句足句則吾能徵之矣 人皆謂我毀明

堂毀諸句已乎 書舜生三十句微庸三十句在位五

十載句陟方乃死 詩彼茁者葭一發五紀吁嗟乎句

騶虞此王質詩總聞讀法 雖蔬食菜羹瓜句祭禮記

上淳熙句讀書云句孝乎惟孝句友于兄弟包註孝乎

甚矣吾哀也久矣句吾不復夢見周公 予不

得視猶子也句非我也夫句二三子也 祈求乎子以

事父句未能也祈求乎朋友先施之句未能也皆與今

本迥別學者宜詳考之 京山云左傳公入而賦句大

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句姜出而賦句大隧之外其樂也

洩洩杜註曰賦賦詩也以賦字為句則大隧四句其所

抹之曰俗筆殊可笑

漢志縱橫家多至一百七篇而隋志止二部唐志四部

豈非特正者其傳不遠歟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二

太平廣記云靈隱造北高峰塔有寺夫自山下銜磚石

至嶺上吻為流血人憐之乃繫磚其背塔成犬斃寺僧

葬之寺門八面松下今靈隱寺志不載此事

永嘉劉參戎思祖儒將也善詩與匡山僧性淳及善命

畫工圖己像與僧對坐曰達僧話圖到處乞人題咏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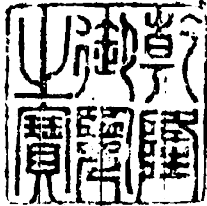
亭章白鼎一絕云支許相逢盡日留蕭蕭寒玉數竿秋

青天碧海無兵氣閒殺嘶風五色駒

羅隱著兩同書十篇廣秘笈收之首載吳越備史隱本

傳海鹽姚叔祥又採隱逸事附之然唐末閩進士沈松

為隱撰墓誌一篇文甚典麗叔祥未之見也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二

書影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卷三

江南布政司叅政周亮工撰

耳兒祖孫相距四百年皆能有為

無有他端百敗而其氣不折也陶荆

克人問其故曰吾特能忍耳兩軍

相對勇怯相當不能支而更忍其須臾此必有變我

能忍彼不能忍所以勝負之數不智也合二端觀之天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三

下事必有氣而能忍者勝

吾梁吹臺在城南是師曠作樂處梁孝王改為繁臺班

史稱吹臺為平臺謝惠連於此作雪賦又名雪臺繁音

婁今尚有繁塔予同學諸生有繁居正者臺下人親有

繁欽又述異記蠡臺梁孝王築於苑園中以迴道似蠡

也今不知在何所然繁臺上有塔從下而上實作蠡形

與他處塔製異蠡臺或即繁臺歟

天中記載密縣有慈亭慈急也予讀書密之超化寺兩

總校官編修臣吳裕德

贊善臣恭 泰

校對監生臣馬 惠



載每詢親識皆不知其處

漢書漢建尚書百官府名曰南宮蓋取天上南宮太微之象今惟禮曹得稱南宮何也

劉賓客嘉話公常於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脛骨微紅而潤澤豈非異也稱公者即劉賓客也靈運鬢昭明脛是的對皆文人死後之配

徐光錄載處士朱嬰性高古善拊琴去其爪作肉聲有公子不喜之嬰作色曰如樂其聲何不搥鼓今之工琴

欽定四庫全書

古影  
卷三

者類不畜爪但搥箏則繫義甲豈當時撫琴者皆以甲取聲歟不然何以去爪為異取羯鼓來為吾解檄正不樂肉聲者

漢楊終字小山為校書郎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然則史記曾經刪定非本書矣更不知刪去何等或刪本與原本並行後世獨行原本耳

予家江右諸昆季至金陵呼柿餅曰棹乾金陵人恒笑之按前地里志梁侯園有烏棹八九稜棹柿也則所呼

正是

梁柳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搥琴生客以筋和之惲驚其哀韻更為雅音後傳擊琴自筆搥始彈基擊琴正是的對今俱不知為何事矣今人作索句圖若作以筆搥琴更多意態

東觀漢記廬江獻鼎詔召鄭眾問齊桓公之鼎在柏寢臺見何書春秋左傳有鼎事幾眾對狀除為郎中此六朝文士隸事之始

欽定四庫全書

古影  
卷三

坡仙云孔文舉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矣此詩甚得酒中趣及見淵明云偶有佳酒無夕不傾顧影獨盡悠然復醉便覺文舉多事矣予在萊蕪作無事堂常曰有客時學北海無客時學淵明意但飲酒耳不知者以為地近蓋公堂有所慕而為之予滋愧矣後一令至曰邑可無一事耶命撤之諸生于鳴岐藏於家艾南英曰王世貞前後四部稿及其外集多載嘉隆時事臣嘗讀其書竊以為世宗肅皇帝之英武威福操縱

無所旁貸而世貞於其大誅賞一則曰相嵩再則曰世蕃是視其君如漢獻孺子嬰也世貞父死國法公論已明非真怨毒之於人也媚時相而要贈郵遂知有時相而不知有君甚矣哉漢武窮兵征討虛耗海內史遷據事直書非以李陵腐故修怨於其君也讀史遷之書漢武不失為好大喜功讀世貞之書天下後世以世廟為何如主世貞雅有文名又善獵史漢之皮毛以序飾時政愛其文者既溺而不察士子生長草野不及見嘉隆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三

故老以審知是非之實而一時著述編錄之人不過據近代文集吠聲附和而世貞之集又最著臣故敢書其後曰近代文士以修怨而無君者太倉王世貞也以橫議而非聖者溫陵李贄也

梁王立曰太和先生者姓王氏真定人不甚識字然明敏多智人有疑就質輒立剖有爭訟先生出片言莫不辭窮唯唯謝過者顧其名不傳遠近聞者獨稱為太和先生云時鄰郡有重獄經屢讞疑不決臺使者檄郡守

更訊守閱牒累日夜不能得一老吏白守曰真定有太和王先生者雖布衣有聽斷才不可招致曷以禮聘之守於是飾車馬遣吏造先生先生曰余窮鄉鄙人何所知顧辱太守詔駭觀聽乎使者再請乃許既至守為啓折具實主告以故先生令守第出訊請從屏間聽之守乃生廳事兩造具陳已先生遂為指某囚某詞中有間由此細勘情偽可立剖也守因更取前牒審視一訊即服如先生言獄上臺使者驚異移檄褒美咸謂太守才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三

能折疑獄也守喜尊先生為上客酬以金先生辭不受乃以禮遣歸先生歸不自矜伐優游里中以韋布終其身又歷數世而方山公及子紹山思山兩公先後成進士今衣冠甲中山史氏清標曰余觀太和先生斷獄事而重有慨也州郡吏競為毛鷲擊斷以取赫赫之譽唯患功名不自己出士即負材卓犖聲不出里閭泯泯以沒耳先生以布衣決重獄奏效長吏之庭馳聲河朔間一何偉也而太守慎刑獄能不自任老吏又能舉賢以

成太守名皆有古人之風豈獨先生矯矯可傳哉雖然  
余猶惜太守能屈先生而不即薦之臺使者以聞於天  
子使竟其用也漢世敦崇行誼州郡有才賢著聞者其  
上得辟為功曹掾屬往往游歷以至公卿列侯後人因  
於資格廉平如先生不克一當張釋之徐有功之任顧  
令其以布衣終老嗚呼亦足以徵世變矣

坡公書淵明飲酒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詩後正飲  
酒不知何緣記得許多事余謂正緣記得此許多事不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三

六

得不飲酒

劉子威好為聳牙詰屈之文吳人推服之無敢後袁卜  
士景休字孟逸每向人抉摘其字句鈎棘文義純繆者  
以為姆笑子威聞之大怒訴於邑尉攝而笞之尉數之  
曰若復敢姆笑劉侍御文章耶景休仰而對曰民寧再  
受笞數十終不能改口背舌妄說劉侍御也尉遣之吳  
人因是益嗤子威余閱其事輒為失笑

石林老人避暑錄話云余親戚有為光州守得古銅鴈

一大半掌許俯首斂翼具尾足若蹲伏腹虛其中有圈  
穿腹正可受杖製作甚工以遺余疑是漢鴈杖之飾因  
以為杖良是首輕而尾重舉之則探前僵後益如是乃  
可取力此所以佐老人也余味首輕尾重探前僵後八  
字曲盡古人為老人製器苦心記此以佐祝噎

余幼時在金陵聞舊曲中老冠四家有說郭全部以四  
大廚貯之近見虎林刻本纔十六套每一種為數少者  
尚全鑄多者咸為逸去甚至每一集有存不四五葉者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三

七

陶氏當時即有去取未必如是之簡此刻未出時博古  
之士多有就冠氏鈔錄者及此刻出不知者以為說郭  
盡於此更不知求其全余常言自刻本說郭出而說郭  
亡矣然其中全帙有另鑄行者後人緣其書目廣求之  
始為全璧未可為此刻誤也宋末賈秋壑亦做說郭為  
悅生堂隨鈔亦百餘卷不知今尚有傳本否

徐文長知湯養仍先生特深然評其感士不過賦既以  
四裔語譯字生譏之又云此不過以古字易今字以奇

誦語易今語如論道理却不過只有些子其推之雖力其語之也亦甚不少矣義仍先生諸賦尚是平易古字施於賦中猶可若今人竟用之序記中十得六七使人讀不得句句不得解文長見之更不知如何毒苦矣

避暑錄語載蔣侍郎堂家藏楊文公與韓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記其略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攜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呈後有蘇子瞻跋云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蔣氏不知何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三

從得之在其孫彞處也世言文公為魏公容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特見文公好賢樂士之急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補於公者亦固多矣片紙折封尤見至誠相與簡易平實不為虛文安得復有隱情不盡不得已而苟從者皆可為法也予謂文公帖子石林老人論之詳矣端明跋僅十七字摹寫楊文公憐才愛士之意飛動紙上使千百世下讀之駭欲泣下筆墨何物能感動人如是

馬旻徠之驕曰亂臣十人有婦人焉註曰邑姜蓋臆說也近有著識小編者謂婦當作殷殷人者膠鬲也按殷亡高遜實未臣周此不足辨而婦之必非邑姜則不可不辨也予有亂臣十人武王行間晉師之言此十人必盡在左右以閔中之婦褒譽於虎貔熊羆之列其何以服眾心乎且武王數受之罪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夫商以婦滅而周乃以婦興乎即邑姜雖賢不過如太姒之克勤克儉克逮克容如葛覃卷耳樛木螽斯諸詩盡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三

之矣豈參閻外之謀或躬擐甲胄於疆場鋒鏑之間也成王大誥曰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成王曷敢斥言其母直與諸臣伍耶此其大證明據也學者讀書明理所不知何妨闕焉獻子五反而忘其三孟子大賢也

喬文衣曰經書中魚亥儘多後學尊經遂不敢辨如畫寢章先君謂畫當讀畫寢寢廟也畫寢者畫其寢廟也諸侯畫寢大夫以丹士庶以白至春秋僭亂成風宰予

習焉而畫其寢過斯甚矣朽木糞土所以明其賤何誅之責所以甚其失不然一畫寢耳罪豈至是又考字書無畫字三宿而後出畫又讀作畫即畫也亦是畫字畫作畫其必然乎然昌黎論語解已有此說

豫章陳興霸常言今之能言家破制削法逞臆橫議爭訟一時世道人心之變至此而極何則風俗之樸其時人心羣居和一不尚矜爭及其衰合縱連衡熾而六國入秦顧厨俊及標而漢祚為墟即至濂洛諸君子倡明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三

理學厥功不細而韓侂胄猶誣為偽學而殘噬之由斯以觀豎一說者伏一敵至于各豎其說並對一敵而天下事不可為矣今時持論大率淵源無素愛奇者聞說而驚聽浮慧者觀綺而躍心迂踈者以淺俚為古樸填砌者以六朝為冶麗此由胸智不多未更老成故也又好詆訶前輩旁人甚憐其愚而造之者以為得意始也不過文人之予此也遂釀兵爭之禍吾輩不可不知戒也興霸名孝威大士仲子

古人如顏魯公輩自書碑間自鐫之故神采不失今之能為書多不能自鐫自書自鐫者獨印章一道耳然其人皆不善書落墨已繆安望其佳子在江南見其人能行楷能篆籀者所為印多妙不能者類不可觀執此求之百不一爽也近蜀人任元本博學妙詩文能以坐隱名通國復善揣骨相陳蝶菴先生贈以詩有曹劉沈謝吾何敢摸索憑君在暗中句一時稱之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三

韓富范四人在朝欲有所為文忠為諫官協佐之而前日呂申公所用人多不然於是諸人皆以朋黨罷去而安道繼為中丞頗彈擊以前事二人遂交怨蓋趨操各有主也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忠為翰林蘇文忠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將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為重其歐陽永叔乎不以其隙為嫌也乃為作書辨裝使人送之京師謁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書亦不以安道薦之非其類大喜曰後來文章當在此即極力推譽天下

於是高此兩人子瞻兄弟後出入四十餘年雖物議於  
二人各不同而亦未嘗有纖毫輕重於其間也余夜讀  
此而嘆古今人之不相及也今世有退然自以為不足  
以重人而必求其人以重之者否有憐人之才必求其  
人以重之作書辨裝送之京師者否有與其入嫌隙復  
敢達以書薦以士者否有得嫌隙人所薦士渾忘其所  
自來極力推譽使驟有聲譽者否抑有進身之後不忘  
所自四十年無纖毫輕重於彼此者否甚矣古今人之  
不相及也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三

十三

喬鉢曰蘇墳之大不過三十畝綠以土垣古柏三百本  
歲甲申邾賊盡剪之其中為老泉老泉葬蜀元邾令具  
衣冠為之成三蘇耳左子瞻右子由相去六七武或云  
邁迨過俱葬此而無其塚子由西有四塚無題名前豎  
一碑列四氏六公子名為尊為符為箕為蓋為荃為菁  
亦無墓按子瞻晚謫海南後為汝州團練副使比至淮  
乃表乞常遂卒於常當未病時囑子由如即死葬我於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三

十三

嵩山之陽子為我銘子由從之子由出守許州置田於  
許居六年卒亦葬是因思子瞻當日足跡幾遍天下奇  
山妙水何一不經物色乃獨鍾情於此必有取爾也墳  
之外有二塚數百年來未有知為蘇氏者南一塚為盜  
發矣俯其穴得誌銘始知為夫人傷哉鼎革之事何代  
無之乃中州之慘至令子瞻不保其邱墓不亦甚乎爾  
時暴骨在野於草蓬磧碑中得頂骨二脛骨三零骨三  
十六屑丙戌清明具衣冠而重葬焉夫人姓梁氏為宋  
狀元顥之曾孫適蘇遲為子由之長子二子曰簡曰策  
與前六公子為昆季皆人所未聞也  
萬茂先自序其詩經偶箋云因經有傳而逐傳者遺經  
因傳而生訓詁而襲訓詁者迷傳塾師講堂轉相訛謬  
夫古人之唱嘆淫佚神境超忽而必欲硬提其字句以  
為網強疏其支派以為斷千年風雅幾為迂拙腐陋之  
書嗟乎弊甚矣孟子之論說詩以意逆志夫千載之上  
千載之下何從逆之大都日光所止古人妙理相遭無

故之中作詩者之志或偶而靈讀詩者之意或偶而動天下之不可力取而偶或遇之者惟物之精微者為然若是余雖不能見其裏豈莊周所謂且暮過之者耶博物志風山之首方高三百里風穴如竈穴深三十里春風自此而出也何以知還風也假令東風雲反從西來洗洗而疾此不旋踵立西風矣所以然者諸風皆從上下或薄於雲雲行疾下雖有微風不能勝上下風來到反矣此說古今未有可謂思入風雲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三

十四

宇文述遇天寒雲定輿謂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袂頭巾令深厚禰耳人皆學之名為許公禰耳此後世著暖耳之始

裴俠遇疾沈頓士友憂之忽聞五鼓即驚起顧左右曰可向府耶所苦因此廖向府病廖似朝士終無死法求仙者何必十洲三島乎

漢書成帝時河決潰金堤凡灌四郡帝按圖緯得王延世徵拜河堤使者治河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

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堤成帝嘉之改元河平此今治河下埽之始但今易以柳枝葦條耳潰金堤灌四郡之水在今日恐經年不辦三十六日何神速也古人作事如此

一更三點禁人行五更三點放人行起於宋陳希夷寒在五更頭之說余既以意論之矣今是處皆五更三點而各禁中間五更五點客有詢其故者余笑應之曰總是不放人行之意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三

十五

詹去矜曰始余將有事閩越間渡浦城買一舴艋其制方上銳下坐卧其上恒棹杙而不安板薄纒如紙水石之大小皆可舟中捫摸而得操舟者日行灘瀨間巨石森立矛戟外向舟觸石罅而出相去纍黍輒成蓋粉水聲如雷鼓人語不聞兩黃頭即意甚聞眼前者以招後者以柁指東則側西向左則掉右不言而喻循水石之曲折瞬息百里如泛安流吾行江湖多矣未嘗見舟脆薄不足任若此而舟人子沈鷺健捷如是者也豈非人

待命於物者難為力而物聽命於人者易為功乎嗚呼  
任得其人雖以菲材凌絕險必有攸濟况予具恢宏之  
器而游蕩平正直之途誠有其人復何虞於傾覆哉

枝山野記正統中李文忠公時敏為祭酒時闈振擅權  
公獨與抗禮不為下又不賀其生辰振不悅及進香文  
廟舊時司成有茗筵之獻公獨否振深銜之求其罪無  
可得一日公以彝倫堂大樹蔭陰妨諸生班令伐其旁  
枝振聞之遂傳旨枷號國子監前並及司業趙琬掌饌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三

六

金鑑枷皆重百斤其一特重窄口為公設也鑑曰某年  
壯當荷此公曰僕雖老筋尚堅即以自荷諸生司馬詢  
等數百人伏闕以請有石大用者獨乞身代先生禍猶  
未解助教李繼者嘗游侯伯間為公所厭至是因某伯  
求救於會昌伯孫孫帝舅也是日適生辰太后有所賜  
因附奏臣比年生辰每得諸公卿賀如國子李先生不  
過一幅帊子然辱此君子臨賁為榮今諸公皆集獨李  
先生為朝廷析楊之禁臣庶無此人竊為不樂奏上太

后即邀上問之乃知振所為即飛詔釋李先生就詣會  
昌為壽董崇相曰夫權璫為朝廷進香文廟款之茗筵  
於禮未甚過李公猶不肯寧至得罪則其所以自處者  
可知矣方禍之剗權璫熾熾人宜無敢近者諸生不顧  
其死願代之此自其義然耳李繼素為公所厭以令人  
情宜可乘此釋憾何以忘情捐忿從中導款卒脫其難  
則當時人心之公其不以喜惡為仇德如此且充厲守  
高自公賈禍趙司業金掌饌以公見累宜不能釋然者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三

七

今不惟不之怨且願受重枷何代無賢阨而知節此豈  
出俊厨諸君子下耶計闈振所以挫折公者謂可死公  
耳不意天恩飛釋公名因此益重而趙金二公亦因之  
有聞闈振氣熾今竟何如事有數端可以既發者聊筆  
之  
寧國論曰蜀中本無獠健為德陽山谷洞中攘攘而出  
轉轉漸夥自為夫婦而盡多夫土乾則生蚤地濕則生  
蚊積穀則生蠹腐肉則生蛆蛆化為蠅蠅又自生蛆蛆



又生蠅豈有窮乎右見續博物志 今以一盂水置几上雖極清者不數日自然有滓不數日自然有微蟲蠕動於中則知此言是萬古之先人生定論

錢穆決一滯獄蘇長公譽之曰所謂霹靂手錢曰安能霹靂手僅免葫蘆蹄見明道雜志 今蹄作提非也葫

音鶻作胡讀亦非矣一俗言訛二字

道路傳聞之言不可過信至事涉塞外尤易講張蓋道里遠隔無可憑據也宋張元吳昊之說多因韓范表奏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三

六

姚嗣宗入幕而無賴者故為此言以恐嚇將帥冒取功名耳即有此二人未必即是王猛未必能用囊霄試觀嗣宗入幕所裨益韓范若何其放言題壁何足道哉若以此占才恐不勝車載斗量矣且二人名同元昊更屬可疑彼豈不能自取一名而兼此二人非偶合以為弁即故分襲以炫奇此妄撰者之意歟

甘泉之殿舊禮義軒長樂之宮本圖堯舜自東京晚世曠代無聞西漢威儀復觀今日 右陳徐陵謝勅賜祀

三皇五帝餘饌啟漢宮殿圖畫聖賢見此

田文重氣狗名四豪莫及寶劍雄身故能威陵秦楚人高事遠遺物足奇謹加玩服以深存古之懷右梁任昉為東宮謝勅賜孟嘗君劍啟 田齊物至蕭梁猶存好古者所必收也昉啟汰駢套亦佳

金陵童子有琢釘戲畫地為界琢釘其中先以小釘琢地名曰簽以簽之所在為主出界者負彼此不中者負中而觸所主簽亦負按孔北海被收時兩郎方為琢釘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三

九

戲乃知此戲相傳久矣

程正叔見秦少游問天知否天還知道和天也瘦是學士作耶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此等議論然足可笑與其為此等論不如並此詞不入目即入目亦置若未見

陳士業答張謫宿書所刻何心隱集甚善弟嘗與諸友論有明異人其在世廟之末者心隱鄧豁渠兩人而已然豁渠固負豪氣而祖死不葬父喪不奔見黜於名教

儒者不錄心隱生平所為皆忠孝大節即其說託箕巫陰去分宜之相不煩批鱗請劍而大奸忽爾敗覺其作用最奇真能以忠而成其使者非豁渠之所敢並也心隱之文盡於兄之所粹其軼事見於雜記諸小說者頗多兄能博採而彙集之以盡心隱之奇亦一快事弟又聞心隱之門人有呂光午者浙之大俠也其人與文之奇不減心隱心隱嘗以金數千畀光午使走四方陰求

天下奇士光午攜劍緱衣短後之衣挾健兒數輩放浪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三

子

湖海窮九塞歷郡邑所至凡緇衣黃冠與夫商賈駟儉傭夫廝養以至椎剝掘冢之流備一節之用擅一得之長者皆籍記而周旋之以故心隱所識奇士盡於海宇心隱死陳尸道旁有二人犯相國之怒仰天痛哭收其遺骸為之掩葬者其一乃光午也令其文不知頗有傳於其鄉否天下承平無事士之負奇而槁項黃馘以死淹沒不傳者何限其人在當時已不免姍笑於里巷而見侮於褒衣博帶之儁何況於後世使後世無兄輩好

奇為之表章雖其奇如心隱者亦且奄忽與草木同腐又何有於光午之輩乎吁可慨也

鴛鴦之尤異者養雛於土窟破冢之間能使狐衛其子見白孔六帖鴛鴦陸產自昔未聞狐性淫鴛鴦特豔故效此媚耳然人未經見

吳俗以正月三日為田生日見無顏錄田有生日亦大奇東方朔占書八日為殺何不以八日為田生日

閩郡邑誌書中多載郭璞識武彙志載九曲溪頭有晉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三

子

郭璞題識曰黃岡降勢走飛龍鬱鬱蒼蒼氣象雄兩水護纏歸洞府諸峯羅立拱辰宮林中猛虎橫安跡天外狡狴對面崇玉珮霞衣千萬眾萬年仙境似空同璞時詩體便有七律便有晉安惡濫派之七律真可發一噱諸誌中如此類者甚多編者皆存而不刪不解其故唐仲言名汝詢華亭人世業儒仲言生五歲而替未替即能識字讀孝經成誦及替但默坐聽諸兄咕嗶而暗識之積久遂淹貫婚冠既畢益令昆弟輩取六經子史

以及稗官野乘皆以耳授顛末原委默自詮次純類瑜瑕剖別精核蓋從章句之粗以冥搜微妙心畫心通罔有遺墮矣於是遂善屬文尤工於詩海內人士踵門造謁仲言每一晉接歷久不忘與之商確今古繼以篇什千言百首成之俄頃而音吐鏗然使聽者忘疲子姪門徒輩從旁抄錄一字亥豕輒自覺察不可欺也貌甚寢而心極靈常解唐詩其所披拾古文以為箋註者自習見以及秘異溯流從源搜羅略盡然必先經後史不少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三

三

秦肴雖詩賦之屬所援引亦從年代次序之如其字某句秦漢並用則必博採秦人不以漢先詳瞻致精有若此也所著有編蓬集姑篋集及唐詩解共若干卷行於世余詳閱其所較杜詩時有新義如解溝壑疎放句云出於向秀賦稽志遠而疎呂心放而曠亦前人所未及也

李公起名峻鄆縣人父子靜官侍御出按遼陽卒於任公起墮地而聲雖聾岐嶷孝弟髮及額侍御公計至號

慟無晝夜咽枯而嘶凡五口水漿不入口乃更啞免喪始盡取先世藏書縱讀之手自較讐雖凌寒溽暑弗倦也既襲而問難辨證之路永絕凡有疑義俱於經史中默自剖折無有罔殆性好客郵筒走天下四方學士大夫亦樂趨之賓主以案相通以筆有問奇者則載紙往粗及農桑微如佛老迨國家所有旂常典故戶口邊疆叩之必應咸盡精核或既書與客又自尋繹幽奇畢呈而終無遺佚轉更退暢矣晚年尤好種植奇花異卉常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三

三

滿堦庭舍旁有斐園竹坡軒青蘿閣諸勝咸與客遊處性既寧澹好學之外嗜慈益清反覺口耳為煩也行世有盟鷗集郢雪編永譽錄研史凡若干卷詹去矜曰樂府可無作也詩三百篇原本性情體兼美刺深微要眇之思與溫厚和平之意其諧金石而感鬼神大抵皆樂府也漢人始有樂府之作然已不能為三百篇矣嗣後為五言為七言雖去風雅愈遠而當其情與境會自然合節亦未始非樂府也詩家惟唐律最嚴

彼其字協宮商韻諧鐘呂可謂近體非樂府乎如太白之清平調君平之寒食詩二王之涼州詞閔怨既已優伶習之絃索和之又可謂絕句非樂府乎少陵雄視百代前無古人集中如兵車出塞無家垂老新安吏石壕村諸作沈雄悲壯感慨唏噓自是樂府勝場何必更摹古作者之名哉自李于鱗擬議變化之言出早食者流轉相蹈襲不能出入風雅惟務鬪靡誇多每詩集一帙標題樂府大半至有聲律不諧音節都舛猶然仍古樂府之名諸如此類良可悼嘆夫以一人心思欲使諸好皆備忽擬美人忽摹壯士忽為冢衣端冕之帝者忽學騁鸞駕鶴之神仙大似百戲排場子弟鞞笑俱假趨向由人亦勞而少功矣即如大風垓下易水秋風古人已臻極至無容更贅一詞乃尚刺刺不休用心無用之地何其不自量也又如陌上桑秋胡行君馬黃戰城南種種名目古人緣情寫照原自不可無一不必有二而或割裂全篇換易字句依稀影響遂稱已作工者不免優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三

五

孟抵掌之誦拙者至有葫蘆依樣之譏言詩至此風雅掃地盡矣故曰樂府可無作也  
 劉後村跋馬和之覓句圖夜闌漏盡凍鶴先睡蒼頭奴屈兩髀煨殘火此翁方假寐冥搜有缺唇瓦甌貯梅花一枝豈非極天下苦硬之人然後能道天下秀傑之句耶使銷金帳中淺斟低唱人見此必發一笑又跋石鼎聯句圖此必是臨李伯時周忘機本子其模寫侯劉二子始而倨傲繼而倡酬俄而起立又俄而屈服又俄而避席鞠躬欲罷不能末而因睡睡起覓道士不見與道士終始雍容強強之狀極得韓序之意又跋揚通老移居圖一幅而跣者荷藥瓢書卷先行一髻而牧者負布囊驅三羊繼之一女子蓬首挾琴一童子肩貓一童子背一小兒一奴荷薦席筠籃帚槌之屬又繼之以處士帽帶執卷騎驢一奴負琴又繼之細君抱一兒騎牛別一兒生母前持筓曳繩殿其後處士攢眉凝思若覓句然雖妻子奴婢生平服用之具極天下之酸寒然猶蓄二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三

五

琴手不釋卷其迂濶野逸之態每一展玩使人意消舊  
題云楊通老移居圖不知通老乃畫師歟或即卷中之  
人歟有名處士魏野有亭榭林通無妻子惟楊朴最貧  
而有累恐是畫朴但朴字契元不字通老當訪諸博識  
者又跋戴嵩畫牛曹霸韓幹以畫馬遇開元天子崔白  
以工翎毛待詔熙寧易元吉以畫猴蒙光冕賜詩戴牛  
雖妙乃未為人主賞識若非吾輩田舍漢殆無人領略  
此黑牡丹也又跋王摩詰度水羅漢世畫渡水僧或乘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三

五

龍或履龜龜類多詭怪恍惚不近人情今最後一僧先  
登於岸雖目視雲際孤鶴然脫衣在盤石上欠伸垂足  
若休其勞苦者前一僧未度纜數寸淺水而中一僧乃  
倒錫杖以援之三僧者皆至人大士而涉水之際謹重  
如彭祖之觀井曷常以蘆渡杯渡為神哉諸跋可謂善  
於形容今雖未見其畫讀諸跋尚覺依稀隱顯都在目  
中反疑諸畫未必臻此也此公慧心妙舌坡公後一人  
而已

陳士業復李司理書昨所得張遐事偶得之稿李李君  
實諱日華者雜著中伏承明問謹備錄於左君實云太  
極之理人知本於易而發明周元公以為元公之說與  
伏羲畫卦同功然考東漢張遐則已先之矣遐字子遠  
餘干人常侍其師徐穉過陳蕃時郭泰吳炳在坐穉曰  
此張遐也知易義蕃問遐對曰易无定體強名曰太  
極太者至大之謂極者至要之稱蓋言其理至大至要  
在混沌之中一動而生陰陽陰陽者氣也所謂理生氣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三

五

而氣寓夫理者是也蕃顧炳曰若何炳良久曰得之矣  
觀遐之言其精切且不曰動生陽靜生陰而云一動而  
生陰陽更自有理會處君實之言如此考范蔚宗徐穉  
傳竟未及附載張遐姓字惟饒州府志有之其叙次論  
易一段較君實先生所記頗未稍詳君實想亦據郡乘  
拈出者他無可考也太極之理宋儒矜為不傳之秘豈  
知東漢高士已有剖摘奧義如張遐者遐之品行照耀  
於一世得孺子為之師又得陳蕃為之薦辟而二千年

間敝郡學士大夫竟不知元嘉有此名賢宏緒每過孺子之祀仰視爐篆俯挹湖波觀徵君子然據南面之坐而曾不得一侑食之子弟輒為低回竟日先生闡發幽潛表揚先德誠得乞靈片楸特製張君之主配享祠中俾知宋儒道統實淵源於徵君之衣鉢亦千秋之快舉也夫以嚴子陵之特絕而侑食者則有方干謝翱皆異代之名賢若選則親受業於徵君者又非干翱之比山川勝事待其人而後傳宏緒拭目俟之矣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三

元

宋劉後村云世傳李賀中表有妒賀才名者投其集淵中故傳於世者極少余竊意不然天地間尤物且不多得况佳句乎使賀集不遭厄必不能一一如今所傳本之精善疑賀手自詮擇者耳近戴道默云長吉白玉樓事余未之敢信也長吉不世才杜牧之勇之以風檣陣馬古之以瓦棺冢鼎虛幻之以鯨鼉鬼神不可測乃破錦囊心血止動太夫人憫惜行年二十七位不過奉禮太常世不理口方爭毀螿馬緋衣之召亦曰才之瑰瑋

者世罔或知我者其帝乎

劉後村云蘇程二公在朝不獨為當時小人所忌蓋攻蘇公者朱公掇賈明叔也攻程公者劉莘老器之孔經父也按是時奉小比肩散地蓄忿伺隙元氣壯而後可以杜外邪眾賢和而後可以制奉小不易之論也而諸公不悟各尊其師各私其黨日夕紛紛不待章蔡復用諸賢固已自相攻擊而去矣想見蘇程爭時呂吉甫輩必相與拊掌竊笑後之君子謹無為吉甫輩所笑哉此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三

元

極平心之論

李廷春曰漂母事別無可紀而獨專祀於鄉以奇信也一飯之恩千金之報於母足矣而猶祀何信有造漢之功而母早物色之觀其邵王孫數言凜凜烈丈夫風概國士之薦蕭相國不足多者謂母有大功於漢非耶竊獨怪信之後也竟以謀逆誅夫亂臣賊子天下之惡一也邦有叛臣匹婦羞之而猶祀其進食之母此豈人情也哉信不負母必不負漢背天授之主而欲與市賈之

雄從中以爭天下知士不為也况號為善將者乎淮人  
 祀母賢母也亦以憐信也嗟夫信功在漢而韓氏為不  
 祀之鬼母功在信而血食於淮者數世不絕君子於是  
 悲信之無術而甚漢之少恩也使信能如母無望報之  
 心則漢必不忌使漢能如信之報母者報信則信必不  
 嫉信不嫉呂未必王呂不王漢未必使隱王母子死於  
 后手后族無少長死於南北軍手高陵何在母祠如新  
 千載人心是非乃定信雖不白於漢其庶乎有辭於母  
 也哉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三

三

却掃編劉季高侍郎宣和間嘗飯於相國寺之智海院  
 因談歌詞力誠柳耆卿旁若無人者有老宦者聞之默  
 然而起徐取紙筆跪於季高之前請曰子以柳詞為不  
 佳者盍自為一篇示我乎劉默然無以應而後知稠人  
 廣眾中慎不可有所臧否也當時人言有井水吃處皆  
 知歌柳七詞即妄詆之能禁其不傳否  
 却掃編載劉器之侍御對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談至

於終日客意甚倦或請去輒不聽至留之再三有問之  
 者曰人能終日矜莊危坐而不欠伸歇側者蓋百無一  
 二焉其能之者必貴人也蓋常以此驗之誠然余幼時  
 聞先君言中牟張太保孟男方七歲有客過其太翁值  
 翁他出太保代父肅客自晨至午既無他語亦未常少  
 移徙正襟危坐待父歸始揖而退人以此奇之後卒為  
 名臣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三

三

後魏散騎侍郎兼尚書盧昶時雒陽縣獲白鼠昶檢瑞  
 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祇上命刻暴百姓人民怨  
 嗟則白鼠至因表諫詔答嘉之 瑞典今不傳矣幸留  
 數語當入雒陽邑志南中二十年前白兔甚多初亦珍  
 重後值極賤西士畢金梁曰此名鼯鼠非白兔也瑞典  
 所言或是此類  
 廷尉孔君神遊體離嗚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書知疾  
 患轉篤遂不起濟悲恨傷楚不能自勝足下方在中牟  
 素少疾患雖天令有在亦變出不圖且足下才經於世

世常頌才况於今日倍相痛惜吾以寡之忝當大任國  
恥未雪夙夜憂憤常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情  
未果來書奄至申尋往復不覺涕隕深明足下慨慷之  
懷深痛足下不遂之志逸馬永隔夫復何言謹遣報答  
並致薄祭望足下降神享之右晉庾亮追報孔坦書  
追報七友見此

晉鈕滔母與虞定夫人書此中果有胡桃飛穰出自南  
州胡桃本自西羌外剛內柔甘膾似古賢欲以奉貢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三

三

按藝海洞酌云飛穰一名佛手柑又滔母孫姓即賦空

侯者

蜀秦宓與王商書如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  
不滓行參聖師於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  
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於司馬相如云雖有王孫之累  
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云云 使美新  
果出子雲則宓亦當云雖有美新之累矣何以稱行參  
聖師耶焦澹園為子雲辨證甚明似可引此為助

陳壽有季漢輔臣記其為蜀漢無疑近謝少連改季漢  
書猶壽語耳安足詫乎

博物志曰上芝為車馬故樂府有芝車語芝如車亦昇  
唐成都朱善存家世寶一劍每生神芝則天下晏清安  
史黃巢之亂劍吐黑烟屬天此為尤異吳園次詢予異  
芝名余舉此以復道書句曲山有五芝求芝者投金環  
二雙於石間勿顧念必得第一芝名龍仙二名參成三  
名燕服四名夜光洞鼻五名料玉食之者位為列真此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三

三

亦可備芝名之數

楚詞夕始臨乎微於閭注東方玉山醫無閭一名微閭  
如楚詞一名微於閭也

唐貞元末相骨山人以無目故逢人以手捫之必知貴  
賤房次卿方勇於趨進率先訪之及出戶時後謁者盈  
巷觀次卿已出迎問之曰如何答曰不足言不足言且  
道箇杜長秀才位極人臣何必更言或有退者後杜循  
果帶相印鎮西蜀 此揣骨相之始今特村盲黃鄙為



之耳

南越志昔有懶婦睡機上姑怒之遂走投水化為此獸一枚可得油三四斛燃之照紡績則暗照歌舞則明虞衡志懶婦如山猪而小喜食田禾以機軸織經之物挂於田頭則不敢近然饒燈之說名奔鱗又魚也懶婦三化水陸呈形然乎

管子曰屠牛長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髮則刃游於其間也 莊子庖丁本此而稍支矣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三

晉王逸少書貧姥蒲扇又子敬為桓温書扇誤為墨汚

因就成一馭牛甚工又梁柳惲詩云亭臯木葉下隴首

秋雲飛王融見之而嘆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又桓

簡書羊孚雪贊於扇又宋孝武寫吳興太守何載蟬雀

扇顧景所畫又齊竟陵王子良之孫賁於扇上圖山水

咫尺之地便覺萬里為遙陶淵明有扇上畫贊古人書

畫扇事僅此數則

漢制皇太子金印龜鈕諸侯王金印橐駝鈕列侯丞相

將軍金印龜紐二千石以上中二千石銀印龜紐千石

以上光祿大夫無秩六百石以上銅印鼻紐四百石以

上大夫博士御史謁者即無秩二百石以上銅印鼻紐

太子將相曰章餘皆曰印金按官印如此計其私紐亦

必從官故今所得坑墓漢印諸紐不一必非貴而下擬

賤而上僭也然不知其某人某官者人非著名傳記後

世何從考之此雖細事博古家亦所當曉其餘獅象辟

邪覆斗亭紐之類則不可知矣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三

事始云開元中鄭審檢校兩京館驛今驛門前十二辰

堆即審所創 十二辰堆即今各衙門堂前時辰臺也

驛騎慮有淹遲故置堆以紀去來之候耳

釣竿伯常子妻所作也伯常子避仇河濱為漁父其妻

思之每至河側作釣竿之歌後司馬相如作釣竿之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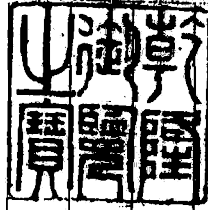
今傳為古曲也右見古今注 相如有詩見此

短簫鏡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所作所以建武揚德風

勸戰士也此歌最古惜不傳右見古今注 岐伯醫外

能詩古聖何所不備

正月上辰出水邊盥濯食蓬餌以祓邪漢儀也見續博物志今知上己不知上辰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三

五

書影卷三

總校官編修臣吳裕德  
贊善臣恭 泰  
校對 監生臣馬 惠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卷四



江南布政司叅政周亮功撰

有高桐皆百圍峯陽孤桐方此為

聖人所畫但畫陰陽之理則元照之本自見此謂不求於自知而理盡自然知者 按此則揚雄又有五經鉤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四

沈

沈括云登州海中時有蜃氣如宮室臺觀人物車馬歷歷可見謂之海市舊聞記云汝州臨汝縣南十八里廣城坡之西垠有山曰崆峒即黃帝訪道地廣成子所隱也廣成祠在山麓其巔有洞穴如盞每將風雨則一白犬自穴出田夫以為雨候亦名玉狗峯耆老云若九春三秋天景清麗必有素霧自出起須臾粉堞青甃彌亘數里樓臺繆葛殊木異葩數息中霧市散漫不復見矣

謂之化城按所記與萊離山市同化城海市宇內有此奇對然海市人恒見之山市間有見者化城不獨未見且無傳者矣

高閭燕志太平十五年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有司奏右部王荀妻產妖旁人莫覺俄而失之乃暴荀妻於社大雨善洽 今中土大旱輒語某婦產旱魃聚眾掉婦用水澆之名曰澆旱魃因借言恃眾以私逞者此惡俗也 事昉於此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四

景公問晏子天下有極大乎對曰有足游浮雲背凌蒼天尾偃天門躍啄北海頸尾咳於天池乎然而溱溱不知六翮之所在公曰天下有極細乎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蠶睫再乳再飛而蠶不為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命為焦冥 按此則大言小言不始宋玉元初都城廟學燬於兵王撤取舊樞密院復創立之春秋率諸生行釋菜禮仍取舊岐陽石鼓列廡下見元史石鼓迄今無恙職功也帝京景物略載石鼓源流不

及楨

元時浙江行省因有蠲租之令奏言江南貧民佃富者之田歲納其租今所蠲特其田主而佃民輸租如故是愚及富室而不被於貧民也宜令佃戶當輸田主亦如所蠲之數從之此言最為公允直當著為令闕中佃變禍亦由此富者蒙蠲而貧佃輸納如故何以服其心耶東坡朱亥墓誌銘亥墓在屠兒原云近來儂然不可跡矣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四

三

南唐書陳陶傳陶所遁西山先產藥物數十種陶採而餌之開寶中常見一叟角髮披褐與一老媪貨藥於市獲錢則市餅對飲旁若無人既醉行舞而歌曰藍采禾籃采禾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歸去深崖拍手歌或疑為陶夫婦云按此即晚唐詩人陳陶賦一將功成萬骨枯者觀本傳則知俗繪八仙中之藍采和豈人名哉以禾為和以藍為藍謬矣

王韶經略熙河番酋龍琦舉眾內附自言生平聞包

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包姓上如其請此事可入包氏家乘塞外尚忠義如此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見韓詩外傳 此解明確後儒不取吾所不解澹臺滅明墓在江西南昌府東湖上總持院後滅明魯人史記滅明南遊至江居於楚友教士大夫宋漕使程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四

四

大昌築祠堂曰友教 按三吳文學自子游豫章文學自滅明天啓末豫章兩臺改滅明祠祠瑞視大昌此否挾仙樓在四川邛州北崇真觀後昔有仙人張遠霄者往來於此每挾彈視人家有災者為擊散之此其故居也 按此則世傳張仙彈子圖乃遠霄也訛為文昌化身又因花蕊夫人詭對遂以彈子為祈子之祥總無干涉

韻海樓唐大曆七年郡刺史顏真卿在郡建於上與李

萼陸羽僧皎然等著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因以為名

按皎然奉和顏使君修韻海樓畢州中重宴詩曰世學

高南郡身封盛魯邦九流宗韻海七守揖文江惜賞雲

歸蝶留歡月在窻不知名教樂千載意誰雙觀九流一

聯似韻府羣玉類耳惜不傳其博綜必勝羣玉遠矣

谷永為鄭寬中上疏加葬禮曰昔周公薨成王以變禮

而當天心師古注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

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乃葬周公於

欽定四庫全書

吉影  
本四

五

畢示不敢臣也見尚書大傳 按谷永去古不甚遠而

有此說豈永不讀金縢耶或書緯云然

予鄉鄭雒間每言與則曰孤與人物則曰孤你然無其

字久乃知其為局也秦以市賣多得為局局正音孤又

所在言足為勾不知原有夥狗之狗餘也

龍涎香真者雨中焚之輒燭爆有聲以此為驗京師一

老中貴為予言

雄雞往往有形似雌者予友黃濟叔家雌雞鳴以為弗

祥既割乃審為雄此亦不可不知

古以三鼓前雞鳴為荒雞又曰兵象然予往往見人烟

驟集之地雞多非時鳴又延平城中雞夜夜二鼓即鳴

余詢之土人言數十年如此亦無他異

管子曰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

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

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返報見于寶

搜神記 此生成樟柳神後世煉耳報者有狐報猴報

欽定四庫全書

吉影  
本四

六

慶忌報最古

東觀漢記曰馬援至荔浦見冬筍名苞上言禹貢厥苞

橘柚疑謂是也其味美見齊民要術苞未必然然見伏

波不以行間廢經學

娛美人草蜀中傳虞美人草余以虞作娛意其草柔纖

為歌氣所動故其葉至小者或動搖美人以為娛樂耳

讚曰翠莖纖柔雅葉相當逼而歌之或合或張右見益

部方物記虞姬之妾不待辯矣虞娛古通標義可也不

必更字歌氣所動固不敢信必逼而歌之又何草不可動耶

張伯雨贈龍門恩公詩恩公昔住太平日林下相迎填色袍行到龍門無脚力右肩偏袒吃櫻桃倪雲林為作龍門老僧圖蕭伯玉曾見之云高逸之氣動竟傷魄殆二妙也

汴梁閻司為朱溫舊宅有駝皮鼓是當時物鼓身可數人圍抱然是一木刊成傳云木出酸棗縣閻萬歲寺亦

欽定四庫全書

古書

七

有獨木鼓相傳是五代時物

楚王與羣臣獵於雲夢縱良犬逐狡兔三日而獲之其腸似鐵良工曰可以為劍右見劉敬叔異苑 魚腸形也免腸豈真鐵乎

政和間忽弛禁禁求蘇軾墨跡甚銳或謂寶籙宮羽流拜章久之方起徽宗詰問答曰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達章問奎宿何神所奏何事曰所奏事不可知為此宿者即本朝蘇軾也故不惟弛禁且欲玩其

詞翰焉此羽流必通文墨為坡公抱憤者足令京下輩愧死近世分宜亦以降乩而罷是皆謫諫之一聖人神道設教信有由矣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具制如佛寺所擊磬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人肺亦有款志但漫剝不可讀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伸寃者擊之立其下如今搥登聞鼓也肺形便於垂肺主聲聲所以達寃也見墨客揮犀按肺石惟此載獨詳肺屬金其令為秋刑象

欽定四庫全書

古書

八

也製似今雲板之類

物能復本形者則言化月令鷹化為鳩則鳩又化為鷹田鼠化為鴽則鴽又化為田鼠其不能復本形者則不言化如腐草為螢爵為蛤皆不言化者見霏雪錄予按此言似是而泥如化書所云松化為石不聞石復化為松也美人化為石不聞石復化為美人也准今賊既向化不久即復其本形是真能化者

熙寧中神宗命館職張載往兩浙劾知明州苗振呂正

獻與御史程伯淳言載賢者不當使鞠獄上曰鞠獄豈賢者不可為之事耶弗許見揮塵錄鞠獄事有嫌怨此直為賢者避嫌怨耳且議論如此安得無黨人之疑神宗語尚渾厚儻曰鞠獄豈當遣不賢人耶如爾等言則唐臯陶周蘇公皆不賢人矣不識二公何以置對

今稱先生古者亦有單稱一字為禮者叔孫通與諸弟子共為朝儀曰叔孫生聖人也梅福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注先猶言先生見偶然錄今人以老先生為尊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四

九

稱宦者稱人類無生字三吳稱人類無先字則知此稱未可盡請矣

上元夜人皆游賞向獨在家讀書太乙神以青藜照之見劉向別傳 不知與天祿孰是

唐高宗問許敬宗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注海者也濟雖細獨而尊按不因餘水雖細而尊八字可以警人又畫盛載常州太平寺佛殿後壁有徐友畫水名清

濟貫河中有一筆尋其端未長四十丈此真能畫細而尊者

雞跖集武彙君食河祇脯注云乾魚也又武彙志漢以乾魚祀武彙君見漢郊祀志

酒名紅友好對黃壚翠濤好對玉筵

急救篇服瑣綸投帟茲與衆連注服瑣細布織為連瑣

之文綸帟綉布之尤精者按今瑣服其字不定宜此為正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四

十

相傳人家粘畫水多能厭火故古剎壁上多畫水常州太平寺佛殿後壁上有徐友畫水兵火間寺屋盡焚而此殿巋然獨存或云畫之力趙州栢林寺有吳道子畫水在殿壁後至今猶存吾梁人家無貴賤好粘趙州印板水照牆上無一家不畫水者汴水滔天後人又以畫水為惡兆余謂羣分未必有功類聚亦不任咎請置此水於功罪外

宋湯君載云高麗國畫觀音像甚工其原出於唐尉遲

乙僧筆意按尉遲乙僧外國人作佛像甚佳用色沉著堆起絹素今西洋蠟絹畫是尉遲遺意

華光長老以墨暈作梅如花影然別成一家政所謂寫

意者也見畫鑑近諸暨陳章侯畫梅故作支離肥白堵

芬木常問之答曰須懸五六步看耳芬木畫梅多得章

侯法

李成畫米元章生平只見二本至欲作無李論蓋成生

平所畫祇自娛耳既勢不可必利不可取宜傳世者不

欽定四庫全書

多也此湯屋語元章時已無李矣何近日營丘之紛紛

耶或曰翟院深學李成畫山水臨摹逼真而自作多不

佳今所傳成畫皆院深贗本

范寬字中立以其豁達大度人故以寬名之余謂此畫

中漢高也歷千百年終無以字稱者甚矣人之不可不

豁達大度也跼促瑟縮人何能畫畫亦何由佳近人惟

吳遠度可語此

郭乾暉畫鷹鳥得名於時鍾隱亦負重名自謂不及乃

變姓名受傭於郭經年得其筆意求去再拜陳所以郭

憐之畫以傳授故與齊名見畫鑑一技耳至變姓名受

役於人必欲盡得其技而後止古人用心可畏如是哉

余所藏春山讀書圖是元人無款畫後人假唐六如一

詩於上不知六如筆意斷不能臻此欲以重畫反為畫

累古畫中如此等類極多不可不辨

湯屋云貫休畫羅漢高僧不類世俗容貌堵芬木曰畫

羅漢不在捏怪正使着目一如恒人而道氣沉摯生人

欽定四庫全書

敬畏乃足尚耳予在蘭谿見貫休十六大軸應真像在

京師見十八應真橫卷皆故作牛鬼神蛇狀展閱數過

心目無所格也祇覺其醜獐耳勿論真贗即真出休公

手亦何足貴

五代婦人童氏畫范蠡至張志和等乘舟而隱居者六

人山水樹木人物如豆許亦甚可愛見畫鑑以婦人工

畫隱士想見其胸次全貯冰雪了無脂粉必是老萊子

北郭先生之配



湯垕畫鑒云常收得五代人衛賢所畫盤車水磨圖甚佳余在閩中得盤車水磨圖是謝在杭家物絹素極古穿插之奇之夥非就朗日下細計之不能得其原委相傳為郭忠恕畫或即賢作耶

胡翼工畫人物關全畫山水人物非其所長多使翼為之古人虛心如此不似今人頭頭欲占第一也

徐熙畫花果多在澄心紙上今紙宜書者多不宜畫澄心堂所以獨貴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四

十一

唐畫龍圖在東湖錢氏家絹十二幅作一幀其高稱是中心畫一龍頭一左臂雲氣騰湧墨浪如臂大筆蹟圓勁沈着如印一鱗如二尺盤大不知當時用何筆如此峻利見畫鑒古今絹畫之濶大者應無踰此得見其一鱗足矣

韓晉公浼好畫牛戴嵩為其幕客專師法於韓而青出於藍者也古人云牛畜非文房清玩故不甚貴重吾友堵芬木曰昔人謂牛非清玩不知極細濶之臺閣人物

其中之牛甚多更不如玩此墨牡丹隱隱如聞夕陰騰隴間作短笛聲也

君載云張萱工仕女人物不在周昉之右平生見十許本皆合作畫婦人以朱暈耳根以此為別不可不知也余過富沙張石只使君以萱仕女一卷惠余穰麗豐肥不獨朱暈耳根頰上亦大著燕支絹雖百斷神采奕奕也以示陳章侯云非萱莫辨且詫余曰君常謂余仕女太肥試閱此卷子十指間娉婷多矣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四

十四

巨然與劉道士同時畫亦同但劉畫則以道士在左巨然則以僧在左以此為別耳見畫鑒巨然聲施至今劉遂寂寂堵芬木曰劉何必專畫道巨何必專畫僧乃於絹素中爭坐位耶予曰烟雲變滅水石幽閒此中坐位那得不爭

君載畫鑒云僧傳古畫龍體勢勝董羽作水甚不逮予謂龍正以水為體勢畫龍不工水正如造酒忘下麴耳畫鑒石恪畫戲筆人物惟面部手足用畫法衣文麤筆

成之今人稱戲語戲事咸曰戲筆筆字不可以他字代想沿於此耳

米元章善寫古賢像見畫鑒今人但知其能作山水耳

天游子效負圖先生履迹遍名山或問曰山不同乎曰

然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

妝冬山慘淡而如睡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巖厲而峭

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顛而堆阜桂林之山玲瓏

剔透巴蜀之山峽差窳寧河北之山綿衍龐博江南之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四

山峻峭巧麗山之形色不同如此今人但傳春山四句

亦並作郭河陽語

女閨七百齊桓徵夜合之資以佐軍興皆寡婦也唐書

西域傳曰葱嶺以東俗喜淫龜茲于闐置女肆征其錢

不足論仲相桓有此豈但器小 于文定曰天地六氣

自有一種邪穢必使有所疏通然後清明之氣可以葆

完辟如大都大邑必有溝渠以流其惡否則人家門庭

之內皆為污濁所溷矣此最快論女閨七百蓋亦陰寓

救俗之微權未可盡非也

紅線傳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鷄動野斜月在林四語

何等冷勁而下接云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

聊副於咨謀便是村學究語乃知為文單行者易工而

儂偶者難妙也

已卯冬過尉氏阮太冲先生與予談易先生極推金谿

傅文兆言其所著十一翼可盡廢從前作者予索之十

年不得後在閩得之於蔣用菽此書神宗末年刻之金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四

陵書坊中時亦不久不知何以不行於世文兆於易濫

熟習中信手而拈衝口而出無非至理余悲其不傳於

世又無力為之復梓因以歸之堵芬木芬木許為鑄於

歷城芬木信人想終不負此諾也

鰓魚出膠州音撲今皆呼鮑膠人言鰓生海水中亂石

上一面附石取者必泗水持鐵籠入籠驟觸鰓不及覺

則可得一再觸則粘石上雖星碎其殼亦膠結不脫故

海錯惟此種最難取光武時張步據青徐遣使詣闕獻

鰻魚後漢吳良為郡吏不阿太守賜良鰻魚百枚南齊時有遺褚彥回三十枚者每枚值數千錢宋時淮治北屬江南無復能得或有間關至者一枚亦值數千錢當時重之如此予在維匡九畹以鮮鰻來就火上炙啖鮮美異常人言閩亦有鰻魚余在閩曾未一見惟香螺肉酷似鮮鰻而香與脆又過之但乾腊不堪與鰻為奴耳鰻字從養字之半相傳最養人浙僧以佛經中有南海有魚其名石首比丘有疾食肉四兩語恣噉之林鐵崖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四

七

云粵中僧以蜺蛤無血食與蔬菜等工部風俗當園蔬不獨為白小詠矣然皆無賴掛搭所為稍持戒律者即委頓不至藉經言為口實也

劍俠見於古傳紀中甚夥近不但無其人且未聞其事惟聞宋韓文尊公幼清考廉素好奇術曾遇異人於淮上席間談劍術其人曰世人膽怯見鬼神輒驚悸欲死竟鬼尚不能定安望授鬼神術宋曰持未見耳烏足畏其人忽指坐後曰如此人公那不畏回首顧之座後輒

有神靛面赤鬚猙獰怪異如世所塑靈官像宋驚懼仆地其人曰得云不畏耶又予姻陳州宋銳予光祿尊人圖田公諱一韓神廟時在兵垣勅李寧遠疏至一二十上寧遠百計解之卒不從一夕公獨卧書室中晨起見室內几案盤盂巾帛衣帶下至虎子之屬無不中分為二痕無偏缺有若生成而戶扃如故夜中亦無少聲息公知寧遠所為即移疾歸光祿時侍養京邸蓋親見之乃知世不乏異術特未之逢耳蜀許寂好劍術有二僧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四

六

語之曰此俠也願公無學神仙清淨事異於此諸俠皆鬼為陰物婦人僧尼皆學之此言近理世之好異者當知之

予兩過趙州栢林寺見吳道子畫水在佛殿後楹短壁上海濤洶湧翻瀾駭沫仰視之目為之眩州人有為墨刻者有畫為巨幅者波瀾層折皆有可觀過者輒市之以贈人有數家以此為衣食殿後壁上水色甚鮮而柱礎皆非千年外物其為後人摹寫無疑家君愛畫水常

以趙州所賣水倩林陵善畫人取趙州臨本轉臨之尚  
自洶洶動人乃知古人絕技留傳其地千百年後少得  
其皮毛尚足勝人若親承指授更不知何如也

白樂天詩已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又行開第八秩可  
謂盡天年芥隱筆記時俗謂七十以上為開第八秩冠  
五曰今人但用望字無用開字者余謂方踰七者曰開  
近八者曰望

庚寅在南都與諸同人錄七夕事凡數十則以為無以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四

加矣後余得七夕錢事泉譜七夕錢為牽牛織女相對  
形穿上為花穿下為草製甚古質兒子在浚因有曝書  
空負三秋節買渡難尋七夕錢之句同坐謬為激賞

芥隱筆記樂天春深娶婦家詩青衣轉檀褥錦繡一條  
斜則知新人轉席唐人已爾矣予鄉至今猶行之徽人  
則藉以青囊又張蓋不使承天光云遮惡星囊地煞也  
紫河車醫者謂之混元毯以為能益元陽江南北皆以  
胞衣為人所食者兒多不育故產蓐之家慎藏之惟京

師不甚論往往為產媪剪去價亦不昂有煎以為膏者  
四方欲得紫河車者類取之京師癸未冬親串有從余  
遊都門者其人謹愿生平絕迹北里突生天疱不解所  
自予忽悟其故解之曰君質弱常服紫河車京師四方  
雜集患天疱者甚夥所服藥中安知無天疱衣胞此瘡  
能延子孫氣味所衝尚能中人生子多無皮膚衣胞尤  
為毒氣所歸君之患必源於此眾皆以為然夫忍於殤  
人之子以自裨益仁者尚不為况未必有功而適以滋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四

害如此可不知所戒哉

豫章曾堯臣曰今人為文大約如屏障間架現成但須  
糊裱耳此語殆為太倉新安發

蕭伯玉曰近時為文工為諛語率多避忌如絳灌既貴  
斷不敢言其屠狗吹簫時事也漢郭玉善醫遇貧賤廝  
養應手立愈然治貴人或不驗和帝問之對曰貴者處  
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况針有分寸時有破漏  
重以恐懼之心臣意且有未盡何有於病哉悟此可廣

文心

商邱徐爾黃隣唐曰有明三百年之文擬馬遷擬班固  
進而擬莊列擬管韓擬左國公穀擬石鼓文穆天子傳  
似矣卒以為唐宋無文則可謂溺於李夢陽何景明之  
說而中無確然自信者也夫孔子之時去開闢之時已  
數千年孔子刪書起於唐叙詩綴以商以明世遠言湮  
滅沒莫考但舉二千年以內言之擇其雅者為人誦習  
之法古者法其近古而已矣蓋古文如漢如莊列如管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四

三

韓如左國公穀如石鼓文穆天子傳法莫具於馬遷前  
此之文馬遷不遺後此之文不能移馬遷然而馬遷之  
文法具矣體裁有未備也備之者其昌黎柳州廬陵者  
山諸子乎諸子之於馬遷猶顏魯思孟之於孔子也道  
必學孔子然善學者學顏魯思孟而已矣文必學馬遷  
然善學者學昌黎柳州廬陵眉山而已矣蓋進而上之  
如莊列如管韓如左國如公穀如石鼓文穆天子傳猶  
羲農之制作皇娥之歌謠高而不可為儀者也夢陽景

明謂為文本於馬遷是矣乃所為誌銘書記諸作景明  
猶稍稍自好而夢陽則支蔓無章降而弇州白雪諸子  
尤而效之有明三百年文之所以支蔓無章者夢陽景  
明之過也而世猶莫之寤也

商邱侯方域曰余少遊倪文正公之門得聞緒論公教  
余為文必先馳騁縱橫務盡其才而後軌於法然所謂  
馳騁縱橫者如海水天風煥然相遭噴薄吹盪渺無涯  
際日麗空而忽躡龍近夜以一吟耳悽今日賦性寂乎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四

三

情移文至此非獨無才不盡且欲舍吾才而無從者此  
所以卒與法合而非雕鏤組練極衆人之 耀為也今  
夫雕鏤以章金玉之觀組練以侈錦繡之華而已若欲  
運刀尺於虛無之表施機杼於殺絃之上未有不力窮  
而巧盡者也故蘇子曰風行水上者天下之至文也風  
之所以廣微而無間者氣也水之所以澹宕自足者質  
也風之氣蕭然而疎然有能禦風者否耶水之質泊然  
而柔然有能劃水者否耶故曰氣莫舒於風質莫堅於

水然則至文者雕鏤之所不受組練之所不及也

蕭伯玉曰世家子弟須以數百卷書浸貫於胸中雖悠悠忽忽土木形骸而遠神自出今率膏沐妍皮牢裹癡骨何異陶公所云舉體自貨迎送恬然者也

考工記弓注云膰亦黏也今人目不通變者曰滯髮為膏所沾印殊為油所膩皆曰滯似皆當用膰為古

白櫻桃生京師西山中吾師北海先生退谷前有一株歲以數十粒相貽予有花間婉轉風圍玉月底依微露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四

洗珠自浣絳唇歌白苧任他紅淚滴水壺句先生諺加嘆賞但味微酸亦不及朱櫻之甘碩也

昔人戲謂菖蒲見修竹竹當踞坐菖蒲當拜於前余謂蒲亦鑑於甘蔗之前車故作此卑猥耳使自矜揖容此君彈章又蕞蕞出袖中矣

侯官陳鴻字叔度家貧無人物色之能始石倉園在洪塘中有孫閣集諸同人為詩叔度有一山在水次終日有泉聲句能始嘆賞為之延譽因即以石倉為居停名

其詩曰秋室篇取李長吉秋室之中無俗聲也丙戌之

變能始殉節叔度年七十二不能自存以貧病死無子不能葬戊子余入閩時客以其詩來予悲其蒿露謂客曰余任其葬子任其詩因助以金浼諸生徐存永董其

事先是莆田布衣趙十五名璧亦工詩善作畫所謂枯木竹石類閩人珍之然性孤僻不多為人作惟山房寺壁則淋漓潑墨與叔度先後死亦不能葬存永因舉十五之棺與叔度合葬於小西湖之側余為書碑曰明詩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四

人陳叔度趙十五合墓客刻叔度集予為之序板式精好傳之南中莫不知閩有陳叔度矣十五不多為詩無傳者

相傳周憲王時客有以京口老酒獻者王飲而甘之歲命載數甕來民間競尚之後予鄉人婚嫁賓筵非此不足鳴敬矣予至京口沽之無一滴蓋京口人歲治數萬甕湖黃流而上盡以供汴人呼曰汴梁酒京口人不尚此也

汴酒以中牟之梨花春為第一邑中張耒一邊道見兩家及予姻王崑良使君皆善釀此味淡色清品在惠泉上視汴之秋露白不止有仙凡隔若京師之梨花春皆雙投火春不足為奴僮耳

閩酒深紅如汴梁酒予常在臨洛關向李浦珠索名酒以飲閩人咸曰此酒鬼也真舖糟飲醜之言予為失笑維縣酒與青州同以金露玉露名然皆市中所有士紳家自作粗麴酒色殷紅味微苦然可多飲金露太苦玉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四

五

露太甘艷其名耳未若粗麴之宜人也

章邱羊膏酒東省重之關中多取以供主試者味甘無少羶氣偶一飲之亦尚宜人不堪多吸也

京師之甘露居攔液局荷葉露名色數變究只一甘耳余飲之輒作嘔二十年前京師酒全非此味南茶北酒南人漸有兼言矣予在京師時過戚晚魏冷菴師貞冷

菴留予嘗酒樽疊雅潔殺核精好几前置一銀水火爐列小銀壺十壺各一種約受數合許嘗遍則更易十種

如是三四易客已醺然而主人之酒未能備品也都城破冷菴盡驅春屬於樓上而縱火其下身往赴之有老僕往窗隙窺視烈焰肆發燃及巾曲而冷菴雙跌宴坐如入火不熱者亦奇人也以武冠故無稱之者哀哉

予飲酒非隔水煮則痔立發京師人墜灸之煤上又好飲火春而佐以炙燻之饌曾無疾病徐家肺沈家脾信自有然蕭伯玉云不知宿生植何殊福乃有此種不可思議脾胃也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四

五

世人共云犀爵酌火春後則香驟減予過溫陵黃東崖相國以火春酌犀斛飲予泉州舉郡皆以為非此不足以發犀香也論乃大異

閩酒自浦城至延平如玉帶春梨花白品類雜出實皆臘白耳會城獨多佳酒藍家酒最有聲品亦最下當時或不如是碧霞酒新出非甘非冽人世乃有此惡味莆田以至清漳皆雙投酒非火春不可成甚不宜人三郡人皆云會城無酒非無酒也無火春重釀之酒也會城

中以魯家之蓮鬚白為最

予過邵武之拿口高王政年八十矣餽余一經酒淡而  
有致與羅家錯認水無少異閩酒當以此為第一不知  
其名云是家釀不能多得不能遠携每憶之輒如汝陽  
王道逢麴車也

內邱喬盤石鴻臚善以西瓜釀酒味冽而性涼頗宜予  
予三過公家公輒浮滿索醉乙未赴閩獄事方急不敢  
過公公八十有九猶策蹇追余老淚縱橫握手絮絮宿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四

五

予栢子亭中又傾瓜釀酒五經去予有深危隸事瓜釀  
酒小雪留人栢子亭之句聞公尚在每念之忽忽如坐  
栢子亭中聽公撥琵琶齒齒蒼音嗚嗚唱梁州調也

唐藩鎮國中尉碩勳字孔炎博通羣籍熟習國家典故  
旁通大乙壬適百家之學辨識古器以手摩之即解唐  
成王以摩天王目之

茅元儀武備志成會經神宗乙夜之覽天語稱其該博  
元儀即顏其堂曰該博宋比玉孽窠作八分書廣三尺

許為比玉生平得意筆堂在秣陵武定橋側予幼時見  
之今額不知所在矣

商邱侯司徒恂司成恪家世成籍幼時太常公命之曰  
爾勿以我為貴吾成籍也爾不力於學將為卒伍矣及  
司徒責佐司馬時力能去其籍而不肯曰留以警吾子  
孫也

丙寅年予在秣陵見支小白如增以所刻小青傳編貽  
同人鍾陵支長卿語余曰實無其人家小白戲為之儼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四

五

青妃白寓意耳後王勝時語予小青之夫馮某尚在虎  
林則又實有其人矣近聞人云小青本無其人其色子  
譚生造傳及詩與朋儕為戲曰小青者離情字正書心  
旁似小字也或言姓鍾合言成鍾情字也予意當時或  
有其人以夫在故諱其姓字影響言之其詩文或亦有  
一二流傳者眾為緣飾之耳但或所云傳出譚生手而  
余實見小白持以貽人或譚生為之小白梓之耶抑竟  
出小白手也鄭超宗謂陳元朋所改傳勝小白舊傳殊



不然虎林徐野君譜為春波影荆溪吳石渠譜為療妒  
美詞皆縟麗可觀即無其事文人遊戲為之亦何不可  
惟是過孤山者必訪小青墓若過虎丘必灑酒真娘者  
則大可噴飯矣吾弟靖公曰不知當時果有揚子雲否  
並真娘墓吾亦疑之

呂文穆公父龜圖與其母不相能并文穆逐出之羈旅  
於外衣食殆不給龍門寺利涉院僧識其為貴人延至  
寺中為鑿山岩為龕居之文穆處其間九年出而廷試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四

元

第一七年為參知政事十二年而相其後諸子即石龕  
為祠堂名曰耕業富韓公為作記公既登第携其母以  
見龜圖雖許納之終不與相見乃同堂異室而居石林  
老人云雖為出母之榮而父子之間禮經所無有者處  
之各盡人情為難能也今所傳文穆傳奇似影響於此  
第以母事為妻事則大可噴飯矣玉蓮亦龜齡之女汝  
權則佐龜齡劾佞胄者龜齡傳奇後人謂佞胄之黨為  
之以詈公者然宋時安得有傳奇或當時佞胄之黨有

為此語者流傳人世以訛傳訛素謬如是也

魏童子定興東冊上村人也母李氏父沒李以貧依其  
母居童子傭於邑中歲得錢八百以奉李李之母苦孀  
女難常依迫使嫁李之從弟為某媒財二金持雙布來  
迎童子聞之驚愕奔視執李裾號呼不釋手媒者恨童  
子連擗之李將解夫塚童子循河濱哭要李共沉不得  
又大慟曰母必去請視兒死而後去李之弟乃強拉童  
子入村促李去童子欲追為奪者所持不能脱踣地呼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四

子

天聲竭泣血觀者如堵無不墮涕李生含章輩見而心  
惻乃共為善畫語眾曰急縱童子使追追而及財在我  
輩童子踉蹌去眾咸慮去遠追當弗及怪風驟起震盪  
衝激昏霾蔽日咫尺莫辨村中老嫗齊合掌跪風中為  
童子禱李果阻風不能前童子及之語某曰歸我母我  
歸汝錢李初亦迫於母耳終戀子亦欲歸某備於風異  
亦弗敢強李乃歸次日某同二客來曰吾來取婦非取  
錢也李生含章輩與鄉之李翁進賢者斥之去童子得

為母子如初范箕生吏部為賦返風行

西蜀楊升菴太史著書至二百餘種豫章朱麟儀中尉著書至一百十二種當時曾未聞有茂陵之求張天如雖一時名流然無多撰著當時至見之章奏求其遺書人有幸不幸如此

虎林聞子將論作文之妙訣云文有正位不可太粘亦不可太離張賓王常閱友生一義云他人說得少愈多子說得多愈少了張元長云作文如打鼓邊鼓雖極多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四

三

中心却也少不得幾下二老真孤精也以質今日諸君之文如魚飲水冷暖應自知之一為閱文之妙訣引東坡云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便倦此真閱文三昧也

白樂天別駕忠州為荔枝圖寄朝士姻舊或干以財率不荅但畫荔枝圖與之見杜陽編劉崇龜節儉生平無恩澤及人為廣州守有親舊干謁者但作荔枝圖與之

曰此嶺南佳果圖愛之者直得百金見宋史劉豈聞白有圖而傲之乎此二則當收入荔枝譜

彭堯諭余鄉夏邑人工為詩有西園公子集少多讀書有氣調常遊京師遇竟陵鍾惺與談不合奮拳毆之如羣冒伯慶當萬曆末年抨擊七子者甚衆伯慶守師說抗詞抵柱憤楚人之訾誓至欲以身死之皆可一笑也艾千子自言戊午以後於古人深處頗有所窺為文漸有潦水盡而寒潭清之意而時流不察反以江淹才盡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四

三

管仲姬竹卷後跋云操弄筆墨故非女工然而天性好之自不能已竊見吾松雪精此墨竹為日既久亦頗會意因大丞相不忽夫人之命敬寫一卷鄙拙可愧耳此卷藏豫楊寨雲家

世上童謠相傳變感呈化為小兒授之余耳聞者如吾梁壬午以前突有鏡子裏及淤渣之謠凡求物不得訪人不值以至事之恍惚疑人相誑者輒曰在鏡子裏人事之影蹟車馬之縱橫見者類曰如淤渣也壬午汴水

滔天城上望之民居明如蛟室藩殿澄若蜃宮而構楹  
椳闌流滿水面舟觸之至不可行咸曰鏡中淤渣之言  
驗矣

陶侃運甕今人類疑是甕不知甕也吳人謂甕曰甕甕  
見爾雅

蕭伯玉曰余謂子弟為文以品韻為主而次公專以氣  
力相高不知張及之畫犬縱得敦龐之狀無搖尾乞憐  
之態其骨格犬耳亦何足貴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四

三

呂豫石司農為選郎時其座師以私託之不應其人與  
高陽孫公言及怒詈之高曰知君有好門生故以此相  
誇也呂吾鄉新安人名維祺

沈練川壁為建安令御史按所部入境甫十里停舟欲  
拷掠人索獄具不得方盛怒眾皆股慄沈抗聲曰即至  
治所而不得則令罪也奈之何責之中途且此亦非拷  
掠地御史改容謝之後御史出守蘇州語其屬曰沈建  
安非嘉定人乎汝曹學此人而不惠不為良吏

宗教從來分途得蓮池大師而始合師生生平不捏腔板  
不弄鬼怪只本分念佛耳後人為師傳侈其化後騎狻  
猊示現山中諸神異事予恐失却此老本色此老勝人  
處只是一真死後必不作此等狡獪似當盡為刪去以  
存此老真面目師議論直捷痛徹絕無支蔓語仁和樊  
令問心雜亂何時得靜師曰置之一處無事不辦坐中  
一士人曰專格一物是置之一處辦得何事師曰論格  
物只當依朱子豁然貫通去何事辦不得或問師何不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四

三

貴前知師曰譬有兩人觀琵琶記一人不曾經見一人  
見而預道之畢竟同觀終場能增減一齣否也此老議  
論老實踪跡平等類如此予未及見其人但讀其書常  
謂東南法侶遠則蓮池法師近則宗寶和尚他非我所  
知也

仙遊唐梅臣為諸暨令既去書浣紗二字付陳太學歸  
勒之石上好事者謬傳以為右軍筆跡王季重爭之為  
褚河南又爭之為唐宋人高手所贗梅臣語人曰以諸

暨之字籬反欲令蕭山據之以今人之手筆又必太古  
人坐襲之然則生諸暨者必不應有殊尤絕色令諸暨  
者必不須揮毫運腕耶予侍家大人在暨時邑中人言  
實陳章侯書予見梅臣書甚多皆軟媚無少骨氣二字  
斷非梅臣筆然每晤章侯輒忘問此

袁石公曰蘇郡人物甲於一時至弘正間才藝代出斌  
斌稱極盛厥後昌穀少變吳飲元美兄弟繼作高自標  
譽大聲壯語吳中綺靡之習因之一變而剽竊成風萬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四

五

口一響詩道寢弱至於今市賈傭兒爭為謳吟遞相臨  
摹見有一語出格或句法事實非所習見者則極詆之  
為野路詩其實一字不觀雙眼如漆眼前幾則爛熟故  
實雷同反覆殊可厭穢故余往在吳濟南一派極其訶  
斥而所賞識皆吳中前輩詩篇後生不甚推重者大抵  
慶厯以前吳中作詩者人各為詩人各為詩故其病止  
於靡弱而不害其為可傳慶厯以後吳中作詩者共為  
一詩共為一詩此詩家奴僕也石公此論未為不是惜

乎矯枉過當遂開後人口實然常時無石公黃金白雪  
流毒今日更不知何如矣

畫家工佛像者近當以丁南羽吳文中為第一兩君像  
一觸目便覺悲憫之意欲來接人折算衣紋停分形貌  
猶其次也陳章侯崔青蚶不專以佛像名所作大士像  
亦遂欲遠追道子近踰丁吳若鄭千里輩一落筆便有  
匠氣不足重也董華亭曰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  
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浩浩多壽至於刻畫細巧為造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四

五

物忌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  
皆壽仇英短命趙吳興止六十餘仇與趙雖品極不同  
皆習者之流非以畫為寄以畫為樂者也寄樂於畫自  
黃公望始開此門庭耳

倪文正序蕭爾重文云武陵之漁人漢行無意忽入桃  
源鄧艾馳陰平七百里鑿山通道棗穰綠崖以趨劍閣  
漁人之歸不改其漁鄧艾則由之以取天下即使由漁  
人之道可以坐有桃源然爾重不以易其劍閣者又序

會稽令陳公文云夫用古如懷遠人可使其夢中神谷不可使其白晝形見魁出畫師貌人者貴能發其河山龍鳳之姿而不失其顴面目之器苟使依山切水以為口目而施苞羽鱗鬣之形於其面則非其人矣

李昭武文續云小兒取壁間蠅虎十餘枚寘中緘其口仍捕蠅數十下投之令爭噉噉盡則自為振脯大吞小強腦弱展轉畢命止餘其一更無所獵食故令久飢以困之度且斃輒飼小黃豆一其蟲始蠢蠢然少焉眈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四

三

眈而眈縱身搏之既堅不可食復盡力不捨卒噉豆以死小兒則取其豆置几案間凡蠅飛集稍近去五六寸許豆即能自起擊殺蠅百中不失以為戲譽樵聞而嘆曰嗚呼精氣之所感可怖哉夫蠅與虎類也生則相食死則相棄豆非其類也今不能令死虎搏蠅而顧能令頑豆擊蠅何歟虎傾精於茲豆不足療飢而足發其氣於騰擲然則頑然細物皆堪誠動也

宋景濂曰揚沙走石飄忽奔放者非文也牛鬼蛇神佹

誕不經而弗能宣通者非文也桑間濮上危弦促管徒

使五音繁會而淫靡過度者非文也情緣憤怒辭專譏訕怨尤勃興和順不足者非文也縱橫捍闔飾非助邪而務以欺人者非文也枯瘠苦澀棘喉滯吻讀之不復可句者非文也瘦辭隱語雜以詛諧者非文也事類失倫序例弗謹黃鐘與瓦釜並陳春稼與秋枯並出雜亂無章刺昧人目者非文也臭腐塌茸厭厭不振如下俚衣裝不中程度者非文也如斯之類不能徧舉必也旋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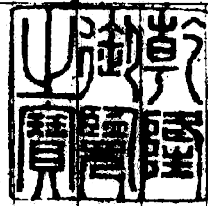
書影  
卷四

三

轉如乾坤輝映如日月闔闢如陰陽變化如風霆妙用同乎鬼神大之用天下國家小而為天下國家用始可言文

有為爬癢瘦語者上些上些下些下些不是不是正是正是予聞之捧腹因謂人曰此言雖戲實可喻道及見揚道南夜坐爬癢口號云手本無心癢便爬爬時輕重幾曾差若還不癢須停手此際何勞分付他焦弱侯和之云學道如同癢處爬斯言猶自隔塵沙須知癢處無

非道只要爬時悟法華栖霞寺雲谷老衲曰二先生不  
是門外漢予謂二公之言尚落擬議不若瘦辭之當下  
了徹也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四

三九

書影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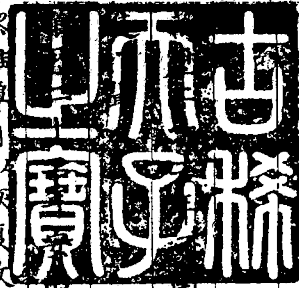
總校官編修臣吳裕德

贊善臣恭泰

校對監生臣馬惠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卷五



江南布政司叅政周亮功撰

饑民皆食鴈蕪御史陳登雲曾封

進代身金人範用囚服面縛是年

黎惟潭自以恢復放罪視莫登庸有間為立而肅容狀

驗閱嫌其倨令改範俯伏焉鐫其背曰安南黎氏世孫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卷五

黎惟潭不得蒲伏天門恭進代身金人悔罪乞恩二十

五字湯養仍得見有詩紀之

登州之文登有于公者草衣木食相傳其能前知洞人

隱微遠近競稱之曰仙多有就公詢禍福者壬午夏錢

公敬忠督學山左試士於登往見公然心頗易之于忽

唾耳語公不知何事公輒膜拜公將出戶于語之曰一

事祈公兒子今年不得與賓興惟公命公笑曰君號前

知郎君今年舉吾任之不則何為此僕僕耶于曰以十

計一黍不當耳寧以一黍故不令之逐隊行況過此以

往吾兒亦復何望哉公領之為錄道時予以濰邑令分

閱義經文得一卷喜其具前修法首薦之主試劉公謂

聞中卷無踰此者擬元數日忽謂予曰所定元任重道

遠題破誤作聖人奈何然吾不以小疵失異才君房中

第二卷正堪元不如此為次予方愧校閱之疎力欲

去之公曰君勿執吾當註數語卷上他日有異議予獨

任之予固爭以為不可因即塗乙置之公大為惋惜因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卷五

欲以為副卷首而以第二卷為元即王君斗樞也時分

試諸君咸謂元既屬予則副卷之首例應取之別房劉

公固爭之謂不以為副首不足以明予憐才心乃卒以

為副首撤棘後錢公謂予輩曰誰舉副首者此于異人

之子也予以聞中事語公公曰噫于公真異人哉因亦

以所聞於于者語予予曰向使予初閱而得其訛亦竟

置之即劉公初閱而得其訛亦竟置之竟置之則何由

元不擬元何由得首副一黍之說信矣然當時殊不解

其過此以往之言由今思之當時鄉閭實畢於壬午于公已知之數載之前矣豈不異哉于名漪淇

李允高字坦之壽光人予壬午闈中所得士也允高幼聘某氏既聘而某氏以痘雙瞽允高時已為高材生女家謂君當貴顯瞽女不可充下陳盍另圖之允高曰聘固不替聘而瞽將誰適耶卒娶之伉儷相得踰不替者越數年而允高舉於鄉婦自念瞽不足持門戶欲為允高卜妻允高泣阻之允高奉母尤孝壬午之變烽烟匝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五

三

地允高家固貧自御短轅車奉寡母瞽妻避勞山過灘城繩而上相對泣不止事定又自御短轅蹄當顛沛時無幾微色憾瞽婦為累者後寡母棄世允高哀毀過甚竟嘔血死子震瞽婦出震字乾一母督之甚嚴能砥行自勵有聲庠邑邑人稱之然卒歸美於允高孝義之報云

江陰城潰微戮抗命者邑有戚三郎與婦王篤伉儷夫婦皆好推施一子甫五齡家所向為關帝君祠戚夫婦

度事之月朔望未辨明即肅香祠下二十年如一日城

陷戚被兵執舉戚足帶糾其臂數被創擁至通衢見妻為他兵拽去戚呼號就之復被創前後凡十三創首亦被刃推擁過帝祠不勝步矣倒地地上兵見其氣息僅屬舍之去戚心獨朗朗念度事帝得死極下足矣然度難死帝顯赫或有以援我日且暮覺祠中有異糾臂帶忽裂裂聲如弓絃作霹靂鳴戚臂左受創糾縛既斷因得以右扶首首將墮喉固未絕因宛轉正之心朗朗念帝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五

四

顯赫真援我也黎明兵數過戚見血痕糝糊謂死矣不復顧久之有老翁趨視戚憐之曰三郎垂斃矣盍掖之歸戚雖憤然心識其為比隣錢翁沈嫗也頃之兩人續以蓋糜至越二日入曰兵封刀行且去即活矣乃不復至戚首為血糝乃因之固漸能起舉視室中無一存者五齡兒固坐足旁泣而屋中乃僵二尸辨之即錢翁沈嫗也戚恐甚久之悟兩人殆肅帝命以援予者因強起跋躡過帝祠欲投地身不能屈立作叩首狀首又楚



若將離乃依檻祝曰身賴帝活惟帝終有以庇予因念翁嫗死而生我不可久暴露吾室有木可為椁第安所得匠憶衆為帝治寢宮城圍工未竟匠或有存者往迹之見三匠踣戶語戚告以故戚隨戚歸戚指示木所在匠遽為操作戚匍匐乞米以為食久之不得僅從空室得冬炒半囊歸入室夫三匠而存五椁戚念約為二而五之去又不俟予歸耶趨之帝宮宵無人三尸仆戶內外因三匠也戚驚懼是時兵遠去人漸歸乃倩所識以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五

五

椁厝翁嫗及匠而瘞之隙地戚數得帝祐神理亦漸旺復至帝祠能稽首投地矣肅告帝謂帝恩我無極第妻無由見帝其以夢示歸而夢帝驅之曰疾去數里外有舟待越月之十四日終不可見矣辨明力疾負子行至津亭見有艤舟柳下若有待者其人為成三戚曰若何待成曰吾之室被執而南吾將操舴艋往獨不可往度邑中失侶者多應有往者故遲之戚曰帝示我矣予為此子覓母得附行幸矣具告以夢成亦手額曰帝祐君

合浦珠自當還吾即不德藉君庇以分神貺浮萍斷梗或冀一遇乎言訖相與泣數行下憂患易感意氣殊相得也抵昇州舟刺鬼面城下乃入市揭示四達之衢曰江陰戚三郎覓婦王能為驛騎者予多金成亦揭示如戚有某者見戚所揭示遂見戚曰予我金告爾妻所在戚雖揭示謬語耳固無從得金語某曰我實無金期一見婦耳某歎曰世固有不持金而求得婦者疾起去成挽之告以戚為帝所指示始昧昧至此實不持金城屠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五

六

家破安得金某聞成語悽然憫之曰即告爾妻所在不得爾金易耳顧爾無金彼武人赤手返爾妻耶具告以妻所在戚與成徬徨久之某忽曰子何所能戚對曰我能書某曰機在是矣某公者矢願於報恩塔下倩人書百部首楞施四方覓人子誠善書計可得數金事或可圖歟曷疾去戚乃尾某行而以子屬成見某公以情告試以書書誠工某公既善其書又憫其遇施十金某乃踉蹌攜戚至某標郝總旗所郝他出郝婦曰誰耶戚

告以故婦曰誠有江陰王氏者予我金我與爾婦戚喜  
婦無多索跪獻金婦持金而入門內久之不出又久之  
出四顧曰何為者戚與某戚驚噪婦愕然曰何為者乃  
誣我得金室固無爾婦安得爾金命闕者榜逐之戚掩  
涕怨某相與且去成方與其子望其與妻俱歸已得故  
怒目曰不得婦又失金不直一死耶奈何遂返明日與  
我俱明日戚攜子偕成往旬旬於門郝方立毬場弄鷹  
召入成瞪目欲裂警而前吾成三是為吾友戚三戚婦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九

七

在公所昨攜金贖婦公夫人得金又不與婦吾與戚已  
陷家破婦夫去死絲粟耳無家死夫婦死失金亦死公  
若不與戚婦十步之內以頸血相濺矣突出刃靴中欲  
自殺郝怒張急止之曰安有是吾婦何從昧爾金爾勿  
自殺吾入詢誠有是吾不以為婦矣乃急入久之聞諸  
訛聲已復聞郝撻婦戚與成跪呼於外曰勿撻夫人  
但願還吾婦足矣食頃郝出氣結擲金於地曰急持去  
成稽首曰戚急得婦不急金且金歸公室一日夜矣又

吐之公大人義不為也爭之益力郝曰義哉子為友乃  
以死爭計戚所持金烏足贖婦然吾高子行何計金當  
以婦歸子友因呼婦出戚方注目不瞬謂妻且至望不  
類少近則成與妻相抱痛哭矣婦益成妻也先是成妻  
之被執而南也過邸舍書壁曰我江陰成三郎妻王氏  
為某標郝執見者幸以語吾家久之成字微落獨存成  
某第見戚所揭示故遽報之戚云郝見婦反屬成訝曰  
異哉子以死爭友而固乃自爭天下嗜義者獨為人哉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五

八

天合子子疾去成曰金出戚而婦歸我我何去去則戚  
之金不返我誠我爭矣郝曰奈何成曰小人勇於力妻  
善鍼繡公誠能錄小人夫婦願得二十金與戚聽其覓  
婦小人即除馬通婦括燮下甘心矣郝曰義哉然吾無  
所需子有張將軍者方覓役曷為子言之郝即趨張所  
戚亦隨成往張見成遽許納出廿金予成券券成成以  
金予戚戚曰子激於義售夫婦身期全吾夫婦耳願吾  
婦何在得金安往相與絮泣張曰爾姑攜金去得間當

具以語我我當為覓之戚見張位都赫往來甚夥意顯者苟留意憂不得妻耶乃叩首曰予所齎十金耳戚售身倍其金予我我義不敢受然成緣我金而得妻又不忍分我金吾儕落魄得金即隨我手逸金盡而妻終不可得且負兩公義曷以金留公所公但為我覓妻妻得則成之心盡我即倍費成金無所愧於成矣張亦領之乃納金令爾亦覓所在來語予母獨恃予閱二日成方

馬通過壞室聞諸婦人多操鄉里音成私度曰戚妻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五

九

脫在是誰復知者乃亦操鄉里音過牖下曰戚三郎囑余尋婦今安所得耶婦聆之迫于監者不敢荅晚如廁遺片紙牆隙復操鄉音曰此紙納之隙留以備明日成遙聞之覺有異俟人定趨取紙細書戚三郎妻王氏即在此君急語我夫成得之大驚喜急聞之戚戚乃攜子先懇之郝郝與俱往戚直前跪曰連覓妻所在聞即在府中願憫之張急詢所繫婦首王氏即戚婦也呼之出真戚婦也戚見婦驚悸錯愕未敢往就搖搖不知悲其

子見母出突奔母懷仰視大痛婦亦俯捧兒哭失聲戚至是始血淚迸落戚成跪張前戚婦亦遙跪聽命張曰是誠爾妻然是人少有色故違為首約直五十金半猶不足望得婦耶戚浼郝言之曰邑陷家破安得金將軍憫之且媿媿言帝所以祐之者復告以夢期以動張張曰衆無一贖始贖即減定值何以示來者堅不許戚曰成售夫婦身僅得此金而又苦不足天乎安所得金戚乃大哭婦哭而戚子又趨趨往來哭於父母旁郝哭張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五

十

之廝養哭張姬妾環屏內者亦哭久之張亦泫泫淚下矣哭聲鼎沸間張哭躍起曰止吾還汝婦不須金也城陷家破爾誠無所得金且爾數被創弗死非帝祐不至是爾誠善者吾還爾婦不須金也成以爾售身於吾爾夫婦還而成留成即不怨爾爾何以謝成吾既還爾婦兼還爾友夫婦爾夫婦曷與爾友夫婦偕還此二十金即以為爾輩道里需不須金也吾還爾婦然我有言爾亦毋我逆爾之子秀而慧我憐之盍以予我我毫矣無

嗣誠予我我不奴視子不隔膜視子也戚急遽未有以應婦忽趨前唾耳語戚久之復揚謂戚曰子尚需乳耶戚遽膝前曰將軍生全兩家夫婦且欲子下愚子何不可者將軍喜急前抱兒兒亦嬉將軍不復甚戀父母將軍益喜呼戚夫婦坐待以親串禮舉兒入室遍拜所親已復劍兒出衣冠煥奕賓從以下皆羅拜慶將軍有子戚與成兩家謝將軍去計戚初見張將軍日實帝所示十四日內也人咸以為戚虔於帝之報云戚歸既安其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五

十一

室復過某公為書經塔下者三閱月因得往來視兒將軍亦多所贈久之將軍病卒將軍擁高資族子利之咸以為戚自有父母非吾族類也聳火其歸戚子亦因之便去諸母惡族子競以所有與戚戚子所攜甚厚至今為江陰巨室成亦依戚以終其身子歸後新帝祠江上知名之士咸為詩文紀之戚盡鑄於祠右子為之記南城張教授孟常名世經在上杭常語余曰世傳孔氏三世出妻蓋本檀弓所載孔氏未喪出母自子思始之

說予竊疑之以為孔子大聖子思大賢即伯魚早夭亦不失為賢人豈刑于之化皆不能施之門內乎或曰古者七出之例甚嚴有一于此則聖賢必恪行之豈孔門數世之婦皆不能為前車之鑒乎夫漢宋諸儒其致辨于五經多矣而此獨闕如或謂禮記皆漢儒傳會之說語多不經不必深辨然此頌之學宮傳之後世而致使大聖大賢冒千古不白之冤此讀書明理之所甚不敢安者也間嘗反覆取檀弓之文讀之忽得其解其曰昔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五

十二

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夫出母者蓋所生之母也呂相絕秦曰先公我之自出則出之為言生也明矣其曰子之不喪出母何居即孟氏所謂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為之請數月之喪是也蓋嫡母在堂屈為禮而不獲自盡故不得為三年之喪耳其曰其為伋也妻者則為伋也母其不為伋也妻者則不為伋也母夫所云不為伋也妻者蓋妻是也意者白為子思之妻所出而子思不令其終三年之喪故曰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

也由是言之子思且無出妻之事而況於伯魚乎況於孔子乎其曰子之先君子非指孔子伯魚也猶曰子先世之人云爾讀者不察遂訛傳為孔氏出妻致使大聖大賢負千古不白之冤即謂漢人皆謬亦未有無故而毀聖賢者此非記檀弓者之過乃讀禮者之過也孟常此論大有關係故附記之

在宛邱時常問鹵簿之義於陳蝶菴先生先生言法駕出例以鹵水灑道取其不驟乾足以清塵簿則儀仗之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五

三

籍也儀仗未出鹵為之始以其始事也故曰鹵簿先生

語予若此不知然否

吳門林若撫雲鳳老而工詩滄桑後匿影田間雖甚貧不一謁顯貴庚午秋吳衆香開星社于高座寺時社中惟予與餘姚黃太冲桐城吳子遠年皆十九若撫賦詩贈予輩曰白社初開士景從同年同調更難逢誰家得種三珠樹老我如登羣玉峯書寄西池非匹鳥席分東漢有全龍慈恩他日題名處十九人中肯見容後予以

庚辰子遠以丁亥登第惟太冲以明經隱于家後余官

閩中若撫累欲訪予不果及予戊子北上先數日訂若撫出山晤於舟次予至之日即若撫捐館之夕貧不能治喪予欲有所贈於若撫者即付其子為舍殮費申霖臣謂若忍死以待君者異哉若撫詩數卷遺後其子藏之家閩中徐與公前輩與若撫為通家好亦有若撫詩鈔與公之子延壽藏之脫余不死會當為亡友鐫行於世太冲為白安先生子白安以瑞禍殞身太冲年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五

十四

常刺血上書為父白寃時謂忠孝萃于一門云

文燈巖曰皇甫謐高士傳其去取有不可曉者進莊列所引荒唐不可信之人而退秦伯伯異叔齊延陵季子魯仲連黃叔度范史雲之徒如以之數子者見於經傳不書其他書之見於經傳者皆是也且顏魯大賢也弦高王斗細士也大賢不宜濶細士不足錄至於下榻加膝不備書於徐巖之譜頓足恨歎不微辭於閔憂之冊亦已疎矣余於是而知古人之用意固不屑屑以求詳

也如此如觀鴻鵠之舉羨其仰青天靚白日不為遙耳  
豈一一而數之哉

李君實曰常聞人說黃子久年九十餘碧瞳丹頰一日  
于武林虎跑方同數客立石上忽四山雲霧擁溢鬱勃  
片時竟不見子久以為仙去予向疑耽畫者飾之今鑑  
道藏玉文金笈經公望編錄者非一其師則金蓬頭友  
則莫月鼎冷啓敬張三丰乃知此老原從十洲來繪事  
特其撒米校槍之一技耳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五

十五

李君實言人知女子有月事不知男亦有之凡人血氣  
隨月盈虧月廓空則人骨髓亦縮減三日生明又行進  
長與海潮相應其意謂男子之精血隨月為增減雖無  
月事而亦有盈虧也然女子亦有終身無月事者有四  
時一至者余里中一婦月事自口中出每月時日不爽  
不則孕矣亦大異事

秣陵童謠有楊柳青放風箏楊柳黃擊棒壞之語風土  
日記曰壞擊以木為之前廣後銳可長尺三四寸博藝

經曰長尺四闊三寸將戲先側一壞於地遙於三四十  
步以手擊中壞鼓之中者為上釋名曰野老之戲具也  
元晏曰十七時與從姑子果卿等擊壞於路吳盛彥賦

曰以手中之壞擊地下之壞所言皆似是而非壞字屬  
土何因是木不若童謠中只雜一棒字使顯然易辨博  
藝經所云長尺四者蓋手中所持木闊三寸者蓋壞上  
所置木二物合而為一遂令後人不知為何物矣闊三  
寸者兩首微銳先置之也以棒擊之壞上之木方躍起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五

十六

復迎擊之中其節木乃遠去擊不中者負中不遠者負  
後擊者較前擊尤遠則前擊者亦負其將擊也必先擊  
地以取勢故謂之擊壞云此是少年有力者所為必非  
老人所宜觀元晏記為十七時事自明釋名因後世有  
擊壞之戲堯民之擊壞之歌遂附會為野老之戲具耳  
有見韓滉擊壞圖但作舍哺鼓腹狀別無戲具則知當  
時但以杖擊地而歌耳後世遂以童子之戲當之誤矣

古技藝中所不傳者彈碁飲食中所不傳者砍膾砍膾

雖不傳然以意度之或是閩廣人所為魚生之類若彈  
碁則茫無影似矣友人言秦中一好古家藏有古彈  
碁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孟與古所傳合予未之見也  
然彈碁之法不傳局即存無庸也

杜宇亦名杜主見成都記杜主人罕用之按杜鵑凡啼  
皆北向生子百鳥為之哺客言百鳥為哺豈亦欽是古  
帝魂耶夫隣有痛聲兒復呱呱隣家之婦憐而撫之亦  
情之所有者何獨鳥不然孟浩然詩高林滴露夏月清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五

南山子規啼一聲隣家霜婦抱兒泣我獨展轉為何情

以子規興孀婦意深矣

予鄉密縣西山中多香鼠較凡鼠頗小死則有異香蓋  
山中之鼠多食香草亦如樟之有香騰也山中人多捕  
之以應州邑之索得則置篋笥中經年香氣不散予得  
數枚攜歸金陵語第二兒在揚州曰革囊化則俱臭此  
乃獨香何居兒曰此正其臭處當時極賞其慧不意此  
兒客歲夭折矣拈筆記此不禁潸然

吾鄉呂叔簡先生常言而今講學不為明道只為角勝  
字面詞語間拏住一點半點錯便要連篇累牘辯個是  
這是甚麼心腸講甚學問先生此論似為世之辯朱陸

同異者而語予同年孫道相亦云九淵與考亭同理異  
持門人各傳師說遂起朱陸之爭乃致之上世理學不  
名同異不攻有業似匠神農似醫軒轅似博士此在後  
世定不列儒流而古聖乃僕僕事之蓋理足者不辭餘  
也道至老聃而後名說至莊生列禦寇孟子然後攻性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五

學至陸朱然後窮何也其說好盡故窮也荀況談仁義  
而李斯得其道以殺人此在異端猶不可儒林乃自異  
哉閩曾弗人送劉漢中教授廣信序云自孔子之世教  
學甚明而及門不免有本末之訟是以或支或簡雖大  
儒亦互諍其所是朱陸固訟於道中所謂不失和氣而  
相爭如虎者其角立起於門士篤信其師說深溝高壘  
不肯相下而流至於尋聲之徒目不辨朱陸何人闕然  
而佐鬪而腐儒里師狗傳註而反之者執而問之亦不

知何語無自衛之力而適足以招侮蓋自弘正以前則朱勝隆萬以後則陸勝嘉隆之間朱陸爭而勝負半然其下流莫甚於萬歷之季至於今日之後生小子發蒙於傳註齋之糧而倒戈實則非有所深然於陸并未有所疑于朱也第以為世既羣然而排朱氏吾亦從衆而排之擊之不如是則無以悅衆從俗焉耳蓋昔之爭者起於過信其師學而今之附和而詬先儒者求一能疑之士且不可得所為愈爭而愈下者也又同年董福兄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五

十九

四書集說序云事可以寄吾明道善俗之意則不必高壇坫列旗鼓以自異於時蓋世教之衰甚矣吾性吾命或言之以為恥間有能自異者又務為標榜中未必足而外則欲其有餘也崖岸立而分畦畛畦分而滋同異同異滋而生水火其始爭於守僚其終毒乎國運此亦近代君子之通咎也夫學者天下之公器使人異之不如使人就之使人就之不如使人守之吾無務為違俗絕物之行而天下已不能不羣然趨向如器竹之必

範器土之必型也斯可以無憾矣合叔簡先生與三君所論今之紛紛角立者亦可廢然知所返矣

予丁亥之春庚寅之夏兩過建陽望文公讀書處去考亭里許又於山下諸生家見文公家譜中載所為考亭者其隣人某既葬其考作亭於山半以望其塋向公索名公即以考亭顏之復為書使懸之亭上則考亭與公何與予徧檢公集公既未嘗以此自呼當時亦無以此稱公者後人第以公讀書處與考亭相近遂以稱之又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五

二十

有誤以考為攷者誤書可也以他人之考為文公之考不可也不可不辯

書有四種曰臨曰摹曰響搨曰硬黃臨者置紙法書之旁睥睨纖濃點畫而倣之為摹者籠紙法書之上映照而筆取之響搨者坐暗室中穴牖如盞大懸紙於法書映而取之欲其透射畢見以法書故嫌色沈暗非此不徹也硬黃者嫌紙性終帶暗澁置之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紙雖稍硬而瑩徹透明如世所謂魚魷明角之類



以蒙物無不纖毫畢見也昔人解響榻硬黃者皆若此  
今人不用熨斗塗蠟但以油脂入少許蠟搥薄側理既  
明徹又不透滲或用薄明角作板映而書之硬黃似矣  
惟響榻尚未分明予在北海見膠西張用之為人集右  
軍帖中字作碑先用硬黃法摹帖中字於紙嚮燈取影  
以遠近為大小若今人為影戲者度其式合就而雙鈎  
然後實填故一帖中字大小能相似又幼時見新城王  
公修開封學榜聯皆集歐率更書亦用此法又黃山谷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五

五

與人帖云唐臨夫作一臨書桌子中有抽替而兩行許  
地抽替中置燈臨寫摹勒不失秋毫與予以燈取影之  
說合以法書嫌色沈暗向日映之持其一端耳響有影  
響義一作嚮

天下尤異之物若觸手便得亦大不韻福州李陽冰級  
若臺記鑿高石山巔歲久石面傾覆勢又最高必架木  
數十丈仰而榻之始可得痊鶴銘在焦山下歲久石垂  
入江必俟隆冬水涸以小舟就石始能榻般石臺予尚

能入望過焦山正江水瀾漫時僧人指示痊鶴銘處惟  
從波濤鏗鞳中想像之實無所見也一在高山一在深  
谷造物若甚吝此奇秘不驟以示人者異哉

李君實曰師曠禽經青鳳謂之鶡赤鳳謂之鶡白鳳謂  
之鶡紫鳳謂之鶡蓋鳳丹穴鶡又鳳之赤者故南方取  
象鶡火鶡即鳳也以配龜龍與麟非鶡鳥也

博物志云鶡卵可作琥珀余見江南人以蕎麥灰漬雞  
子久之色如琥珀豈即此耶抑有別術遂可使成琥珀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五

五

馮具區先生藏梅花和尚一葉竹止作枯叢亂茁以片  
玉綴之李君實藏和尚梅花一幅如三四寸蓄縮凍虺  
一菊攢五六丁止作二花一在紙地勾圓一就梗漬出  
皆出人意想外閱一葉竹後亦歸君實紫桃軒中有此  
一葉兩花千枝萬卉俱堪掃却矣

漢諸侯王以酎金失侯者前後數十人余初疑酎金何  
事史漢注皆未明後見焦澹園筆架始得其解先生云

按漢儀諸侯王歲以戶口耐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  
金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注云因八月常耐  
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謂之耐金耐正月旦作酒八月  
成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薦宗廟金黃金也不如法者  
奪爵此必當時因封爵太濫故索其過而除之耳不然  
一人耐金不如法後人豈不鑒於前事而仍蹈覆轍耶  
耐音宙

志稱天下有十大名山建寧府漁梁山其一也然四方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五

三

人與建寧人但稱武彛即取道其間者亦但稱霞嶺俱  
不及漁梁余霞嶺詩有漁梁北接天竿長之句聞人異  
之益未之考也聞之以漁梁入詩者自余始

鶴生他處足皆黑在南通州呂四場所產足皆綠背有  
龜文相傳純陽四至其地故場名呂四鶴為黃鶴遺種  
云

荆湘僧居近水有龍時挾雷雨出入種園張老者術士  
也嗔此龍損物密禁以法龍潛告僧曰某乃龍也住此

水多年今為張老所禁命在危急請和尚救之願酬一  
寶珠僧如其言以告張老張曰和尚勿救此龍若受其  
珠後悔無及僧懇請不已張老乃放龍移出潭水張老  
去後雷雨忽作壞僧舍奪其珠予過虎林有同鄉生為  
人丐事事平索金不得更挾同鄉生短長生以為苦余  
笑以此語生神龍尚作此狡獪況世人耶同鄉生大笑  
去

海市有偶一見之四明者有見之漳州者蓋不獨登州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五

五

為然近予姻張石平少參見於瀨海吳梅村諸公皆有  
詩紀之然人知有海市而不知有山市東省萊灘去邑  
西二十里許有孤山上有彛齊廟誌稱春夏之交西南  
風微起則孤山移影城西從城上望之凡山巒林木神  
祠人物無不聚現踰數時漸遠漸無所觀矣予鄉長葛  
邢君國璽先予為灘令己卯四月曾一見之常繪圖作  
紀諸同人皆有題咏予在灘兩年餘未一遇也但海市  
變幻不常此則有定形耳

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而木冰木冰亦曰樹介亦曰樹  
稼寒甚而木冰如樹作介冑也其占不一諺曰樹若稼  
三公怕以為應在貴臣又以為應在甲兵己亥元旦至  
人日皆有是異予在請室詢之衛士咸曰此豐年之兆  
也余初疑之及閱類書載齊諺云霜淞如霧淞貧兒備  
飯瓮亦以此為豐年兆則知衛士之言有由來矣其歲  
亦大稔然一事而數占終以為疑後得徐君義書乃始  
渙然君義曰寒淺則為霧淞寒甚則為木冰樹介霧淞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五

五

兆豐而木冰兆凶也魯南豐集齊地寒甚夜霧凝於冰  
上日出飄滿堦庭尤為可愛作詩云園林初日淨無風  
霧淞花開樹樹同記得集英深殿裏舞人齊插玉瓏鬢  
李獻吉詩今朝走白霧南枝叅差開紫宮散花女騎龍  
下瑤陵兩公詩若喜而賦之者則為豐年之兆明矣然  
皆詠霧淞也

閩中獨有紅茉莉

今之出錢物以主博者名曰囊家什一徵勝者曰打頭

按國史補云今之博戲有長行最勝王公大人頗或耽  
翫至於廢慶弔忘寢食及博徒用之於是疆各爭勝謂  
之捺零假借分畫謂之囊家什一而取謂之吃頭則知  
囊家乞頭之名古亦有之矣第長行之戲至今不解捺  
零亦不知何意有謂長行即雙陸者按李肇所言其具  
有局有子黃黑各十五擲彩以骰有二似與雙陸近矣  
然又云其法生於握槊變於雙陸則又與雙陸異洪遵  
譜雙以握槊長行波羅雙陸四名為一近徐君義謂李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五

五

肇之言正與雙陸合其所謂變於雙陸則唐之雙陸或  
反與今不同亦未可知予按李易安打馬圖序云長行  
葉子博塞彈碁世無傳焉若云雙陸即長行則易安之  
時已無傳矣豈雙陸行於當時易安獨未之見或不行  
於當時反盛於今日耶則長行非雙陸明矣

葉子彩選紛紛聚訟予謂彩選即今之百官鐸不待言  
矣葉子必今之紙牌但葉子圖淮南寇不知始何時今  
江右葉子有無圖像者有作美人圖者閩中葉子有作

古將相圖有作甲第圖者近又有分鳥獸蟲魚為門類者古之葉子正不知作何分若但以圖淮南寇謂葉子之興必在宋人後則誤矣南人至今呼為鬪葉

徐君義謂打馬之戲今不傳予友虎林陸驥武近刻易安之譜於閩以犀象蜜蠟為馬盛行其中近淮上人頗好此戲但未傳之北地耳

蔡君謨有水晶枕中函桃花一枝宛如新折柳氏聞見錄洛陽林氏水晶枕中半開杏花一枝似皆未為異也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五

余在閩中見三寸許水晶馬元毛徧體有若生成又一馬頰飲池中藻荇數莖鮮碧如未失水者又一圓柱高二寸許中含水若一粒珠卓立之則珠泛泛向上倒視之亦然閩人視為常價亦不昂

湯若士武陵春夢詩細語春情惜夜紅妨人眠睡五更風明朝翡翠洲前立拾取砂按置枕中陳藏器本草砂按子生砂石中形如大豆背有刺能倒行常睡不動生取之置枕中令人夫妻相悅蜀人號曰浮鬱癸辛雜志

南丹山中有相憐草媚藥也或有所矚密以草少許擲之草著其身必相從不舍諸如此類羣書所載甚夥獨霍小玉傳所載驢駒媚發殺質似媚藥無疑然不知為何物亦不見於他書

古圖既不可見尚有散見其名目於載籍中者如曹不興元女授黃帝兵符圖宋炳獅子擊象圖張僧繇漢武射蛟圖衛協穆天子宴瑤池圖周昉楊妃架雪衣女亂雙陸圖燕文貴七夕夜市圖葉仁遇淮陽春市圖王士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五

元綠珠墜樓圖任才仲四更山吐月圖劉宗道炷盆孩兒圖李伯時嫁小喬圖無名氏佳人寒食圖趙子昂管夫人烹茶圖周通李陵送蘇武圖何霸蕭湘逢故人圖唐人却田瞋歌圖任南麓玉環並轡圖宋人美人却扇圖張萱號國夫人夜遊圖按其名目尚恍惚若見於目中使人飛動不能自己况觀其真蹟乎董華亭常言名畫不必驟見夢見三四度而後見之始佳予謂更不得見亦正佳

廣陵陸弼記嘉靖間汪伯玉以襄陽守遷泉副丹陽姜寶以翰林出提學四川道經楚省三省會飲於黃鶴樓伯玉舉杯大言曰蜀人如蘇軾者文章一字不通此等秀才當以劣等處之衆皆愕眙姜亦唯唯而已後數日會餞伯玉又大言如初姜笑而應之曰訪問蜀中胥吏秀才中並無此人想是臨考畏避耳

正統元年丙辰狀元周旋至弘治九年丙辰則狀元朱希周正德九年甲戌狀元唐舉至萬歷二年甲戌則狀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五

元孫繼皋科名姓名皆相照應閩建陽李有年舉嘉靖庚子鄉試十九名其弟有則舉己酉十九名有年子聞韶舉萬歷甲午十九名吳興施壽明中萬歷己未會試十九名弟浚明亦舉壬辰會試十九名父子兄弟名次並同近閩同安劉望齡先以三十四名舉本省鄉試革去後順治辛卯復舉本省鄉試三十四名順治壬辰武進巢震林中會試一百六十二名以磨勘停科己未復中一百六十二名

予閱古今注冠子者秦始皇之制也今三妃九嬪當畫戴芙蓉冠插五色通草蘇朶子乃知三吳通草花朵秦時已有

徐君義言崇禎丙子雷擊其邑市民王姓家雲雨晦冥震聲甚厲偶觸產室雷電遂霽階上有天書二子不孝他日重治八字體作行書徑二尺餘似以積沙成之而掃濯不能去頃之自滅則萬目所共覩也書此為不孝戒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五

仁和張問渠家宰元洲之兄也母陳畜朱魚二十餘頭流日日久母亡問渠哀毀不忍往視皆變為白羣客聚觀有謂魚常變色無足異者比及去喪之日魚復變赤儼同除喪人謂孝感所致

今人皆以橄欖為餘甘駢雅餘甘之子如彈丸其核五稜世有圓橄欖耶餘甘自另一種

温庭筠詩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徐興公云嶺南國中有相思木歲久結子色紅如大豆故名相

思子每一樹結子數斛非即紅豆也客云相思豆有雌雄合置醯中輒相就一客言豆安有雌雄以磁石養一以鐵屑養一偽置水中亦自相就不必醯也余笑謂豆無雌雄則已脫有之則必當置醯中醯中之豆亦必雌先就雄

孫道相先生曰安丘石門村多生榭樹林是土人之野蠶廠按野蠶成繭昔人謂之上瑞乃今東齊山谷在在之與家蠶等蠶月撫種出蟻蠕蠕然即散置榭樹上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五

三

榭葉初生倚倚不異桑柔聽其眠食食盡即枝枝相換樹樹相移皆人力為之彌山徧谷一望蠶叢其蠶壯大亦生而習野日日處風日中雨中不為罷然亦時傷水嘆畏雀啄野人飼蠶必架廬林下手把長竿逐樹按行為之察陰陽禦鳥鼠其稔也與家蠶相後先然其穰者春夏及秋歲凡三熟也作繭大者三寸來許非黃非白色近乎土淺則黃壤深則赤墳墳如果羸繁實離離綴木葉間又或如雄雞殼也食榭名榭食椿名椿食椒名

椒繭如蠶名縑如繭名又其蠶之小者作繭堅如石大才如指上蝶在深谷叢條間不關人力樵牧過之載索而歸無所名之曰山繭也其縑備五善焉色不架染黯而有章一也浣濯雖敝不易色二也日御之上者十歲而不敗三也與韋衣處不已華與紉殼處不已野四也出門不二服吉凶可從焉五也

孫道相先生云司吾山山隱寺遊人題詠徧滿巖石釋惟旂峒崕清曉詩露華滴瀝晴林曉石洞巉巖殊杳窈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五

三

僧定風恬鳥語微雲光冷落涵秋沼又女郎湯文玉春遊詩山雨初晴洗佛螺春風幾處揭青莎采香不倦溪邊路多少飛紅趁襪羅二詩並刻一石間不知何好事所為也予過司吾訪此石不存矣

舊傳江上漁人得魚滿船忽一大者昂首誦南無阿彌佛聲甚巨羣魚千百亦皆連聲屬和水波為之沸漁人大恐盡棄之江近內鄉人閻宗邑少好捕魚業之二十餘年忽一日夢小人千萬數曰汝傷我等命今來索汝

相償邑甚驚駭意平生捕魚之故誓病間當改業已果  
撒魚釣之具長齋念佛今六十餘矣李于田目擊也

王敬哉曰于奕正初名繼魯字司直宛平人生而峻潔  
性孝友喪父讓財於兄弟獨居荒園治舉子業恥竊  
為文章其所交遊者皆當世名人以故多畏惡訕笑之  
者奕正工為詩歌好遊名山常言秋山巖靜澹峙如有  
道高人每於霜清木老時騎驢而往窮巖絕岫數百里  
間無不周覽遇斷碑必披荆剔蘚以識之或攀枯蘿躡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五

危石踰其絕頂慨然賦詩有超世之槩與楚譚元春友

夏劉侗同人尤稱友善兩君來京師必客其園與同人  
著帝京景物略崇禎乙亥偕同人取道秣陵徧歷名勝  
將之楚會友夏止之遂歸而疾作殞於金陵旅舍楊曰  
補顧與治刻其遺詩數十章所著金石志樸草詩與景  
物略行於世于生南行將著南京景物畧竟以友夏不  
果惜哉子藻能世其業今為廬陵令顧夢游序其遺稿  
曰司直生長京師獨不類京師人蕭然山澤癯也其家

世稱素封多貴顯尤不顧矣四方來京師者聞其名輒  
往司直然所歡欣訂交者不數人多主于家環堵梧竹

吟諷高寄忘其身在長安中此數人者名高天下歸而  
口司直不置天下益向往之余神交司直十年甲戌歲  
且除突過我問何以來則九日出郊送劉子別秋氣方  
佳忽作遊想同舟而下未辭家也自此過從至密予坐  
客未識司直者見其蓬鬢電目面作松鱗瘤處領左衣  
冠率略顧瞻倨蹇愕眙欲避之已而道風披揚緒論盡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五

出莫不傾倒歎服徘徊不能去司直之遊初指寒河屬

譚子他之罷寒河盟入吳會是時劉子亦分路入宛乃  
成獨遊雖所至傾動而意不自展返於白門神色微異  
孟夏十日卒於同人客舍予與曰補楊子助同人視舍  
殮予語同人司直不朽惟予與譚子是職子曷先之同  
人曰司直奇人予不可以草草至京師而後與譚子謀  
以復子後一年二子皆逝未有述者予知司直又略於  
二子恐後遂無知之者乃與楊子謀刻其筭遺詩嗟乎

此豈足以見司直哉司直賦類絕世又能廣異書異聞  
以自盡其才其為謀甚奢常從容謂予曰今人寒腹短  
識輒不自重造語余恥之余所披覽既徧更得快遊以  
歸閉戶涵詠而後出子以為有當乎今雖間為詩吾胸  
中覺有格格未出者是吾候未至也嗟乎司直詩止是  
而言在吾耳其尚忍言乎司直生長四十年未一日去  
其家家昔不貧隨取而給且為主於朋友也無所不盡  
其驩其意以為身之四方可以取給盡驩一如其家耳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五

孰知語遊於今既有難言者而司直伉爽實甚顧不免  
於鬱鬱斯亦朋友之過乎然為司直友者豈知其遂至  
於此哉司直至於此而未有所述於後朋友之事終以  
缺焉我知譚劉至今有餘憾也

崔子忠字青蚓一名丹字道母其先山東平度州人為文  
崛與數試而困慨然棄去葦門土壁洒掃潔清冬一褐  
夏一葛妻疎裳布衣龜勉操作三女亦解誦讀雖無終  
日之計宴如也工圖繪為絕技時經營以寄傲更善貌

人無不克肖當時貴人多折官位願與之交皆逃避不  
顧不喜飲酒二三故人以文字過從談竟日不能去士  
自四方來慕其人多謝不見人或尤之笑曰交遊盛而  
朋黨立東漢之季可鑑也後果有以復社植黨言者其  
識力過人如此其人短小端筋雙眸炯炯高冠草履不  
知貧賤之可戚也所作詩歌古文詞人鮮知者徒知其  
畫耳董文敏公嘗謂其人文畫皆非近世所常見年五  
十病幾廢亡何遭寇亂潛避窮巷無以給朝夕有憐之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五

而不以禮者去而不就遂夫婦先後死外史氏曰崔子  
忠形容清古望之不似今人畫摹顧陸閻吳遺蹟闕范  
以下不復措手居京師閨閣中蓬蒿翳然凝塵滿席時  
花養魚杳然遺世興至則解衣盤礴一妻二女皆能點  
染設色相與摩娑指示共相娛悅間出以貽知己若庸  
夫俗子用金帛相購請雖窮餓掉頭弗顧也少為書生  
師事萊人宋繼登宋諸子及羣從皆與同學而攻及應  
亨尤厚善應亨署銓曹屬一選人以千金為崔君壽道



母笑曰若念我貧不出索中裝貽我而使我居間受選

人金同學少年尚不識崔子忠何等面目耶攻居諫垣

數求其畫不予誘而致之邸舍謂曰更決日不聽出則

子之畫魚盆樹且立槁矣道母不得已方與畫畫成別

去坐隣舍使童住取其畫曰有樹石簡略處須增潤數

筆政欣然與之立碑之而去其孤峭絕俗皆此類也崇

禎戊寅余飽繫都城道母寓方閣老園池去余寓一牛

鳴地有疎桐古木前臨雉堞晨夕過從余放歸道母及

欽定四庫全書

華州郭宗昌送余報國寺古松下余笑謂詞館諸公公

等多玉筍門生亦有崔郭兩生者乎郭亦秦中博雅奇



之祠泥範武穆金鑄檜高人之欲不朽  
又穆也

書影卷五

總校官編修臣吳裕德

贊善臣恭泰

校對監生臣馬惠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卷六

江南布政司叅政周亮功撰

布衣交子厚當國乃竄坡公於海內

言云開丞相高年寓跡海隅此情可

哀君子無纖毫之過而小人忿忮必

致之死小人負丘山之罪而君子哀憐猶欲其生此君

子小人用心之所以不同與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卷六

熙寧末鄭俠得罪凡通問者皆獲譴歐陽仲純獨傾資

送之其大節如此仲純文忠公次子也葉文忠與閩人

建一拂祠于金陵清涼山下有祠志似當以此事附入

坡公云江湖間有鳥鳴于四五月其聲若云麥活即快

活按今諸禽言詩中皆未及此

鐵室鐵甲之遍身者山谷賦矢來無鄉鄉方也有來從

之方則積鐵以備一鄉謂鐵一身以備一處則甲之不

全者無鄉則鐵室以盡備之謂中之全自手至足無不

有鐵故曰鐵室見林隱筆記按甲自面至足各有名不

聞稱鐵室詳其意恐如昔人所云油衣以瓦為之則不

漏耳筆記所稱未知何據

坡公書雜鳴歌余來黃州聞黃人二三月皆羣聚謳歌

其詞固不可分而其音亦不中律呂但宛轉其聲往返

高下如雞唱爾與廟堂中所聞雞人傳漏微有相似但

極鄙野耳漢官儀宮中不畜雞汝南出長鳴雞衛士候

朱省門外專傳雞鳴又應劭曰今雞鳴歌也晉大庸地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卷六

道記後漢固始銅陽公安細陽四縣衛士唱此曲于闕

下歌之即雞鳴歌是也今京師每夜漏初下邏卒羣聚

一人唱為歌羣來和之須臾遂過遠近宛轉其聲往返

高下有音而無字豈即古雞鳴歌耶

石介謂杜默豪於歌坡公云吾觀杜默豪氣正是村學

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飽後所發者也今之飲火春食

瘴死牛肉者甚多請速以茗蔬蕩滌之母受人毒罽

逸少好鵝亦是偶然寄意宋人張正素乃言善書者貴

指實掌虛腕運而手不知鵝頭有腕法逸少好之倘在是耶此真樵子之見石林老人乃謂正素能書識古人行筆意故其言為近理更可發笑

寧武周將軍故西北邊外墻人也將軍短健善射年方少好逐禽偶絃急失矧值鹿角山畔石中取而刀截之加大指上遂以為矧後指漸大即貴時此矧狹固不能去佩之終身入邊城行伍經戰必先積功至圍營裨將同裨將者多中官家人後或因其實樸戲之將軍一將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六

以敬言及戰事則啞啞笑曰公曹恐不禁大弄何不培膽無事時朝廷祿不當白受却也積資級總兵寧武關愛養士卒同甘苦日晡治兵流賊至整兵闕城下人人氣吞賊以為旦夕可盡矧決戰聲鼓殺其前隊盡賊披靡奔數十里李賊懼大益兵來將軍罵曰狂奴自尋死遂率兵與戰兵不過數千賊乃數十萬戰交又盡殺其前鋒賊督後兵益進累進累殺賊進速且多兵力具竭遂不支將軍獨率親丁百人出沒如流星當者皆死身

被數矢大喊殺賊親丁陷且盡猶獨殺數十人將軍馬被創蹶兵刃雨至跳下乃步戰將軍足踵故相向行不疾且被矢如蝟力披較大叫噴血死將軍夫人生邊外善騎有勇力聞軍陷且有賊入關城率守家卒及女騎數十人出遇賊巷戰殺出關城重重如麻夫人衝突殺賊賊亂莫辨以為將軍羣賊畢趨夫人與女騎家卒盡戰死計前後殺賊數萬賊恨甚盡屠闕人將軍幼無姓後姓周遇吉其名也右周叔殷撰周將軍傳于遇寧武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六

人問將軍事甚詳使得握大將符統十萬眾亂輩不足矧也用未盡其才以無援戰死惜哉或傳城已破其夫人率諸女騎坐署堂上彎弓向賊所指立斃賊無敢突入者矢盡力竭縱火自焚智勇皆第一流也  
宋太宗萬幾之暇留意翰墨淳化三年出御府所藏墨蹟命侍書王著錄板禁中集為法帖十卷惟大臣登二府者得賜故法帖以閣本為祖然江南李後主命徐鉉以所藏古今法書入石號昇元帖在淳化以前

蕭何與參不相能及病舉參自代參聞何卒告舍人趣  
治行吾將入相何蓋棺後一腔公忠被參托出告千古  
古人真相知處即在不相知之中如此見偶然錄

滄洲山下出澄綠水其水流一百步亦謂之流綠水金  
石終不沉沒見杜陽編有羽毛必沉之弱水即有金石  
不沉之綠水此水正當以強名 職方外紀云翁加里

亞有四水甚奇一從地中噴出即疑為石一冬月常流  
至夏反合為水一以鐵投之便如泥再鎔則為精銅一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六

水色沉綠凍則成石永不復化此皆極異又不獨溺毛  
元贖制角腐手而已

岳亦齋云康伯可順巷樂府今麻沙尚有之麻沙屬建  
陽縣去書坊不遠十里建陽鐫書人皆在麻沙一帶

香節見于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  
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 禮忌日不樂而  
已未有無飲者 禮雖服

衰麻見于君及先生與之梁肉無辭所以尊長而不敢  
遂其私也忌日方于有服輕矣見孔叢子孔氏論禮如

此要非不哀程氏歌哭之爭何為乎

按張華博物志亦稱鑄銅之功不復可得惟蜀地羌中  
時有解者由此言之斯妙久絕余謂不復能鑄銅者正

當不能使利如霜雪光如雲霞陸斬犀兕水斷蛟龍豈  
復不能鑄銅爐鏡燈耶然今大極殿前兩大銅鏡即周  
景王鑄也製作精巧獨絕晚世今之作必不及古猶今

之鏡不及古鏡今鐘不及古鐘矣右見江淹古銅劍讚  
古貴銅賤鐵歷有證據古銅刀銅鎗銅匕余亦得數種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六

至銅鏡則雖中以斗計矣今博物志中亦無此語

瑟瑟禮祈雨射柳之儀也見遼史

宋人輯書往往以撫采之富欺人若蔡夢弼杜詩注號  
千家成中之尚書集解號四百家是也

養疴漫筆載東坡緘封與李方叔者為二章所竊事未  
云東坡拳拳于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不能增其命之

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為  
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豈不大可惜哉此論是矣

然使非小人如惇者可謂坡無私無黨乎第中尚有疑  
實夫坡令叔黨傳與可謂密矣方叔即出叔黨不能俟  
其歸乎即不俟其歸寧不可再往遂草草付其僕乎方  
叔豈無齋室僕豈不受叔黨之教面以致之而乃置之  
几上二章遂直造其室乎此皆不可知之事也或因坡  
素善方叔欲栽培之又有眼迷五色之詩每有汝不成  
名之嘆而嫉二章並得魏科者控為此說效二桃殺三  
士耳今科第有無私者而浪傳為某官所私有私而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六

無一人知其所自者故此段不可臆斷也

呂公著進講至人不知而不愠言在下而不見知于上  
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見知于下者也故古之人君政  
令有所未孚人心或有未服則反身脩德而不以愠怒  
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是也按呂公  
此言不止附經進規其解經正確

春秋紀事非用一字為褒貶但據事正名則褒貶自見  
如下殺上為弑此殺上之定名而不可易者猶酒之不

可以言食肉之不可以言飲苟捨之而不曰弑則非下  
之殺矣故凡殺上者必以弑書非惡其殺上而故書弑  
之以示貶也故曰春秋正名蓋獨正其本然之定名耳  
聖人豈假智力於其聞哉見梅純備忘錄將此法讀春  
秋省却幾許藤棘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六

夏商二易皆因羲皇所畫之卦而用之以占筮卦序與  
先天自然之序不同故連山首艮歸藏首坤朱子易贊  
曰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民用弗影以為二易  
無繇詞也或曰春秋左氏傳所載繇詞與周易不同者  
蓋夏商之易則以為有繇詞也然今莫可考証世俗所  
傳歸藏易偽書也見吳澄周易纂言按周易未出當用  
夏商二易其後三易並用久之周易行二易廢初或各  
占一易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即言三易可也

會要云大食國西鄰大海常遣人乘船經八年未極西岸中有一方士石上有樹幹赤葉青樹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脚若著樹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兒即死見北戶錄今百中經前所繪小兒樹想沿于此乃知俗書亦有所本

鷓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仲作革百里官奴海內荒亂立為世師按古無酒肆伊尹安得為酒保管仲作革僅見此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六

九

畫鑿云顧德謙賺蘭亭圖在宜興岳氏作老僧自負所藏之意口目可見後有米元暉畢少董諸公跋少董畢良史也跋云此畫能用朱砂石粉而筆力雄健入本朝諸人皆所不能比丘塵柄指掌非盛稱蘭亭之美則力辭以無蕭君袖手營度瑟縮其意必欲得之皆是妙處書必貴古其說如此又山西童藻跋云對榻僧新色可掬旁僧亦復不悅僧物果難取哉諸跋神情宛宛寓出何必更見原繪但按南部新書云蘭亭者武德歐陽詢

就越詐求之始入秦王府林道嵩奉教搦兩本一送辯才一王自收嵩私搦一本貞觀二十三年褚遂良請入昭陵後乃得其摹本此與蕭翼說異不知孰是

甲申以前高密令卓茂為太傅注高密縣屬高密國今密州見後漢書光武紀後以儒術舉為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注密今雒州密縣是也茂傳後云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理事自若則為雒中密無疑或前為高密耶紀傳不應舛悟如此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六

十

京房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傲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此多因歸妹之又撰出子曰賜汝獨不聞喪家之狗歟既歟而柳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今王道衰政教失強凌弱眾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欲以邱當之者也邱何敢乎見韓詩外傳喪向讀作去聲言無家也此作平聲乃有喪之家既歟四句不甚解

今所在地下得玉牝金狗之類此皆古者以賂外邦之奇貨也見郭璞穆天子傳注牝豚也或狔今古玉器中玉牝最多余所藏至四五枚豈即璞所言歟

馬寶與山陽王暢定好臨別執暢手訣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幸俱生邳隆之世免磚瓦之姿託為大夫當建名後載不可為空生徒死之物穢天地之間見後漢書按弄瓦之瓦紡磚也故曰磚瓦之姿

皇甫王抹眼歷摸諸人至文宣曰此最大達官于任城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六

曰至丞相于常山長廣曰亦貴至石動桶曰此弄癡人至一供饈曰止得好飲食而已按搗骨術今尚有傳者抹眼則古今所無此必別有幻術以抹眼為名耳

李子田曰俗云姨娘懷裡聞得娘香此語甚俚然元裕之哭姨母西君詩竹馬青山小小即阿姨懷袖阿娘香則其語亦遠矣諺云有麝自然香何用當風立不知何出川老解離憇阿羅漢云蚪腹隱明珠石中藏碧玉有麝自然香何用當風立意或出此

李子田曰古人贈送人詩有與其人一不相關者蓋其意起於彼故其全章喻義屬彼即謂贈彼矣李白贈任

城盧主簿云海鳥知天風窺身魯門東臨觴不能飲矯

翼思凌空鐘鼓不為樂烟霜誰與同歸飛未忍去流淡

謝駕鴻此有一字明及盧主簿耶今人諛人家世科第

爵秩子孫事功寵遇班班成具而猶恐其時遠也何論

古法哉古人為人題物亦不盡粘著其人如宋之問題

張老松樹云歲晚東巖下周顧何悽惻日落西山陰衆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六

草起寒色中有喬松樹使我長嘆息百尺無寸枝一生

自孤直若今人為之必句句諛人詩何得古耶

艾千子曰今人謂宋之大家未能起津筏而上又謂歐

曾蘇王之上有左氏司馬氏不當舍本而求末夫今人

不為左氏司馬氏則已若求其為左氏司馬氏則舍歐

曾諸大家何所由乎夫秦漢去今遠矣其名物器數職

官地里方言里俗皆與今殊存其文以見于吾文獨能

存其神氣耳後秦漢之神氣而御之者舍歐韓奚由譬

之于山秦漢則蓬山絕島也去今既遠猶之有大海隔之也則必借舟楫焉而後能至夫韓歐者吾世之文所由以至于秦漢之舟楫也由韓歐以能至于秦漢者無他韓歐得其神氣而御之耳若僅取其名物器數職官地里方言里俗而沾沾焉遂以為秦漢則今人之所極賞於元美于鱗者耳余方由韓歐以師秦漢今人乃謂不當舍秦漢而求韓歐余方以得秦漢之神氣者尊韓歐而今人乃以竊秦漢之句字尊王李不亦左計乎今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六

十三

人曰舍舟不登而取舟中之一艦一艚濡裳而泳之曰吾不藉津筏而舟渡也不可也以為藉韓歐而至史漢猶之乎一艦一艚也是不然我既得其神而御之矣又何津筏之有昌黎摹史遷尚有形迹吾姑不論試取歐陽公碑誌之文及五代史論贊讀之其於太史公益得其風度于短長肥瘠之外矣猶當謂之有迹乎猶謂之不能徑渡乎若乃竊史漢之句字自以為為史漢在是矣是今之王李乃所謂一艦一艚舟中之一物耳 又曰

今人以宋文好新而法亡好易而失雅夫文之法最嚴孰過于歐曾蘇王者荆川有言曰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于無法之中故其為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宋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為法故其為法也嚴而不可犯余嘗三復以為至言然余極推宋大家之文以其有法而其稍病宋大家之文亦因其過於尺寸銖兩毫釐不失乎法視史漢風神如天衣無縫為稍差者以其法太嚴耳宋之文由乎法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六

十四

而不至于有迹而太嚴者歐陽子也故嘗推為宋之第一人予方以法太嚴稍病宋人而今人謂其無法不亦可笑乎若乃王李之文徒見夫漢以前之文似于無法也竊而笑之決裂以為體鉅釘以為詞盡去自宋以來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別為一種臃腫窘澁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意卑其語澁乃真無法之至者而今人以為有法可乎 又曰今人每引李于鱗之言曰宋人憚于脩詞理勝相掩以為宋文好易之証然余



則曰孔子云詞達而已矣未聞詞之礙氣也詞之礙氣為東漢以後駢麗整齊之句言耳彼以句字為辭而不知古之所謂辭命辭章者指其首尾結撰而通謂之辭非如今人之以矜句飾字為辭也故曰辭尚體要則章旨之謂也 又曰夫今之論文者譬之論水不必論瞿塘不必論金焦當論其有源耳江水惟其有源故至瞿塘而能險激至金焦而能洄洑至海而能汪洋浩渺魚龍百怪學之有源者何不可之有自北地濟南之文出學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六

五

者來書不觀止取左國漢史句字名物類編分門率爾成篇套格套辭浮華滿紙如今市肆賣壽軸祭文文字者此其文難耶易耶與水爭勢順流耶逆流耶使其勢難其文奇則不應無限代筆秀才供應衙門皆能效之也獻吉于鱗元美譽則兒童也羣從而嬉甚樂也父師督責之以詩書則蹙頞相向何則求于法也彼謂宋人首尾開闔抑揚錯綜之嚴而不能為也 又曰今人痛詆當代之推宋人者如荆川震川遊巖三君子嗟夫古

文至嘉隆之間壞亂極矣三君子當其時天下之言不歸王則歸李而三君子寂寞著書傲然不屑受其極口醜詆不少易志古文一綫得留天壤使後生尚知讀書者三君子之力也今人無故而苛求之其文縱不能如韓如歐乃遂不如王李受今人一盼耶 又曰子曰修辭立其誠未聞以浮華為誠也又曰辭達而已矣未聞以臃腫駢麗為達也書之言曰辭尚體要有體有要則今日章旨結撰之謂而非以鉅釘剝竊句字為體要也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六

六

蓋古人之所謂辭命辭章者指其通篇首尾開闔而言非以一黃一白一朱一黑儻字駢音而謂之辭也如此則古今文章何必司馬遷劉向何必昌黎永叔只一六朝人可謂辭華之極矣即如太史公文譬之神龍行天雷電恍惚而風雨驟至百昌萬物承其汪濊皆各有生動妍澤之意此豈可以句字求之今試取史記去其所載尚書左國及屈原長卿騷賦之文而獨于太史公所自為贊論序畧者讀之其句字可謂個個無華矣太史

公豈不能效易效書效詩效三傳而為之乎無他時代各有其主效昔人而贅其句字未有不相率歸于浮華者每見六朝及近代王李崇實句字者輒覺其俚讀史記及昌黎永叔古質典重之文則輒覺其雅然後知浮華與古質則俚雅之辨也百物朝夕所見者人不注視也則今日獻吉于鱗元美劉竊成風之謂也用功深者收名也遠不為當時所共怪則必無後世之傳則韓歐大家與今日有志斯道力排陳言不為浮華補綴之謂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六

也蓋所謂陳言所謂浮華者韓則指晉魏齊梁而言歐則指唐李五代而言今日之君子則指王李而言其為憂憂乎陳言之務去一也其為用功深為當世所共怪一也其推尊司馬遷劉向賈誼董仲舒者得其雄深渾健古質而幽遠非若王李之推司馬遷劉向得其皮毛剽竊塗抹使十歲豎子皆能贊其詞竊其字而遂謂之脩辭也 又曰今之時以碑銘序記傳為古文對八股時流而言耳古人未有八股時文所稱古文者安在如

以碑銘序記為古則韓歐有之王楊盧駱輩皆有之歐陽公得舊本韓文乃始知為古文其序蘇子美曰子美之齒少于余而余學古文乃在其後蓋昔人以東漢末至唐初偶排摘裂填事粉澤流麗整齊之文為時文而反是者為古文譬之古物器其艷質必不如今此古文之所以為名也若以辭華為古則韓之先為六朝歐公之先有五代皆稱古文矣今之王李其文無法其句甚鮮其究也甚腐吾嘗取其稿觀之掩卷而觀其題輒能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六

測其中所用官名所用地志所起所收若何什不爽一後生小子不必讀書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後四部稿每遇應酬頃刻裁割便可成篇驟讀之無不鮮華濃麗絢爛奪目細按之一屬套耳韓歐復生憂憂乎陳言之務去必自王李兩人始 又曰古文一道自史記後東漢人敗之六朝人又大敗之至韓柳而振至歐曾蘇王而大振其不能盡如史記者勢也然文至宋而體備至宋而法嚴至宋而本末源流遂能與聖賢合恐太史公

復生不能不撫掌稱快至元與明初而有振有不振至

嘉隆之王李而大敗得震川荆川遵巖救之而稍振

近日論古文詞者當以艾天備為正余賴古堂文選備

錄江右諸君子之作為後人式惜乎書成而未及序次

輒被人言遂復中置今副墨雖存恐後未能編定矣為

之一慨

繁濃不如簡澹直肆不如微婉重而濁不如輕而清實

而晦不如虛而明陳後村之言詩家不易之論也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六

坡公云余奉使西邨見書此數句愛而錄之云人間有

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枕睡雖然沒交

涉其奈畧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真是汗人劉酒無

名字惟嗜酒人即以酒呼之已亦以自名能畫人物亦

張平山之流賣畫得錢則與酒家住林宗張先生宅旁

余見之凡七年無夕不醉卧則勦聲如雷醉中作畫覺

酒氣拂拂從十指間出常乞余顏其草堂余取坡公語

題曰畧似卷以人間有漏仙兀兀三杯世上無眼禪昏

昏一枕為聯酒得之殊自喜

楊玠娶崔李讓女崔家富圖集殆將萬卷成婚之後頗

亦游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曾不知覺

崔遽令檢之玠叩腹曰已藏之經筵矣往于于翁塔文

中用叩腹字或疑是坦腹之誤蓋未知玠事也

真誥載古帝王聖賢多為仙惟祖龍劉季至今在地下

為某官其說以為英雄多殺永不得仙近人作太清夢

其指雖荒唐唐意實源于此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六

葉小鸞字瓊章工部郎中葉紹衷仲韶之女四歲能誦

楚辭十歲與其母初寒夜坐母云桂寒清露濕即應曰

楓冷亂紅凋咸喜其敏捷不知其為天微也年十七字

崑山張氏將行而卒吳門有神降于此自言天台泐子

智者大師之弟子轉女人身墮度者攝入無葉堂中教

修四儀密諦往生西方小鸞月府侍書女也本名寒黃

今復名葉小鸞矣俄而招瓊章至瓊來賦詩與家人酬

對甚恣泐師演說無明緣行生老病苦因緣瓊曰願從

大師受記師云既願皈依必須受戒凡授戒者必先審戒我當一審汝汝仙子曾犯殺否女對曰曾犯師問如何女曰曾呼小玉除花虱也違輕紈壞蝶衣曾犯盜否女曰曾犯不知新綠誰家樹怪底清簫何處聲曾犯淫否女曰曾犯曉鏡偷窺眉曲曲春裙親繡鳥雙雙師又審四口惡業問曾妄言否女曰曾犯自謂生前歡喜地詭云今坐辯才天曾綺語否女曰曾犯團香製就夫人字鏤雪裝成幼婦詞曾兩舌否女曰曾犯對月意添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六

三

愁喜句拈花評出短長謠曾惡口否女曰曾犯生怕蕉開譏燕子為憐花謝罵東風師又審意三惡業曾犯貪否女曰曾犯經營細帙成千軸辛苦鶯花滿一庭曾犯嗔否女云曾犯怪他道蘊敲枯硯薄彼崔徽撲玉釵曾犯癡否女云曾犯勉棄珠環收漢玉戲捐粉盒葬花魂師大讚曰此六朝以下温李諸公血竭髯枯矜詫累日者子於受戒一剎隨口而達那得不哭殺阿翁也然則子固一綺語罪耳遂予之罪名曰智斷此事甚荒唐予

不敢信特愛其句之縟麗附存于此葉夫人宜修字宛君生三女長曰紈紈次曰蕙紈幼即小鸞葉公彙為午夢堂十集行于世

宋上饒葉君宗與劉後村談命謂後村之命火炎而水少太快傷和太察生疑又曰宜清心以養神息怒以養腎此命即中也近日挾太素脉遊于公卿者其法以心脉為君肝脉為臣君臣相應者為貴脉又以左右各三部每部分為十年十年之中分作七十二至以定人秩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六

三

之崇卑命之壽夭陞遷降調之遲速有診父脉而悉子之休咎有診子脉而知父之死生如智緣為王荆公診脉而知元澤登第之類此醫日者也其言亦皆成理究其實百無一二驗後村所謂謠諛以求悅揣摩以律中千古一轍也

劉後邨跋表弟方過詩世所以寶貴古器物者非直以其古也余嘗見人家藏槃匝鼎洗之類凡出于周漢以前者其質極輕其範鑄極精其疑識極高簡其模擬物

象殆類神鬼所為此其所以為貴也為質範無取款識不合徒取其風日剝裂苔蘚模糊者而實費之是土鼓瓦釜得與清廟鐘磬並陳也此論甚當余鄉前輩有荆襲歷下為古文詞者後生翕然稱之一曰舉正張林宗先生謂其博大高古非今人所有先生笑曰相國寺前雙狻猊真博真大真高真古然只好看寺門外以外何所用之此言雖戲正與後邨之議同

坡公云司馬長卿作大人賦武帝覽之飄飄然有凌雲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六

之氣近時學者作拉雜變便自謂長知長卿固不汝嗔但恐覽者瞶睡落床難以凌雲耳予謂拉雜變好對吟嗤符

坡公云遊陳州近城可遊觀者無不至柳湖旁有邱俗謂之鐵墓云陳胡公墓也城濠水注嚙其趾見其中鐵錮之又有寺曰厄臺云孔子厄于陳蔡所居者其說荒唐不可信或曰東漢陳思王寵教弩臺以控扼黃巾者斯說為近之 余己卯在陳州過厄臺寺見臺上祀先

師並四科弟子皆塑像不知始自何時嘉靖時以木主易像獨此地尚存以當時今只及學宮也城東北隅水中相傳有陳胡公墓以鐵繩繫鐵棺水漲與俱浮水涸與俱下訛傳耳實無所見也人錄鐵錮之說遂誤謂鐵繫云柳湖亦名西湖湖中亭至今名子由

阮太沖王季重皆浙人俱生于都門張太保公為壘卿時林宗先生待養都門三公垂髫共硯席于演象所常合刻其詩文以行後太沖以曠生光之變移家尉氏時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六

時過會城宿林宗先生長欄中予時讀書其地見兩公雄談竟夕如少壯時太沖常呼張曰張仲爾一生為詩惟得草細吳門棹煙傷楚澤吟二語耳張曰跛君欲吾稱爾潮回遠嶼青日籤驚濤紫耶太沖晚年足不良於行故張以跛君戲之未幾阮沒于賊張沒于水回憶長欄中兩白髮翁一燈對坐縱橫雅謔時遂成隔世事矣為之黯然

林宗先生三十外始就室故得子最晚汴有王孫中冷

者與先生為老友好為游戲詩常贈張太占有須將事業繩乃祖切莫疏狂學今尊之句聞者捧腹大占先生長子也亦沒于水

王季重過汴上語林宗先生人生幾何時吾家園手種千株松今謾謾作濤聲矣先生曰如此尚應應十丈軟紅塵耶季重蹙額曰膝有八兒子強顏為此輩出不則饑死矣先生曰何不食千株松季重匿笑去

林宗先生與汝南秦京尉氏阮太冲世所稱中州三先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六

五

生也京以薦徵赴都過會城先生送以詩聖主憂時重野賢豈無科日在從前弓旌不為光垂拱纓絳惟應解倒懸身隱六朝今出矣車脂千里肯徒然古人合有彈冠事我輩相知六十年雖慙然相勉亦微諷其暮年之出也京得詩遂返汝城陷抗賊死

賊寇盤據吾豫十餘年阮太冲憤兵驕將懦作女雲臺二卷以譏之記中雜取古女子婦人建義旗滅盜賊諸事多至數十百人一時傳之先生詩余既為刺之維揚

詰兵淺墨談兵事竹居王孫為之鐫行世尚有傳者獨林宗先生詩文皆沒于水中予所鐫詩百分之一耳然太冲古文甚多亦焚于賊惜哉

吾梁有桃肉脆而核離土人直呼曰李夢陽桃兒相傳空同先生得之遠地歸種之會城遂有此種此桃亦附先生千古矣物以人重如此

李三隨字無塵一字居貞汴曲中人能為詩畫蘭有逸氣林宗太冲諸先生酒坐中非此君弗懼也四方詞人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六

五

之至者咸願識無塵與之唱酬至今有道其姓字者咸謂北之有李無塵如南之有馬湘君也無塵詩如長欄酌月新調從人翻水國古絃不敢按中州合歡樓春集花底欽襟依鶴步歌中俚拍讓鶯啼譏窄衣不識曹衣真出水任他吳帶自當風聽小紅笳歌未是周郎獨顧誤聲聲合拍也回眸七夕分得王子喬返緜氏山白鶴乘來巖際望神仙亦有故園情陶巷夜坐杯沉雙影寂雨壓一燈深哭張烈女自嫌我有淚敢謂世無人皆楚

楚有致予舊藏其稿壬午無塵同此稿俱沒于水矣惜哉

陳止齋題司馬溫公遺玉壘聘君詩後熙寧元豐間天下學士大夫稱溫公必曰老先生今見公所遺玉壘聘君詩方以是稱之則聘君之為人可知也老先生三字昔人意非公不足當之者至公以此稱人而後之見者遂緣此而定其人之生平則稱謂所闕詎不重哉世風日下諛諛交承平交等輩無不互作此稱矣余嘗以某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六

文書人箋致其人終身切齒吁可慨也夫

宋嘉泰癸亥越人掘地得古碑乃晉興寧三年乙丑歲王獻之保母李意如塢志也云善為文能草書周益公曰王謝奴婢定小異耳

徽人閻景賢字士行常刻快書前後百種猶是何偉然吳從先之惡習皆不足觀獨所輯有明三百年布衣之詩二尺許顏曰布衣權搜羅最廣中頗有幽隱之士未有聲稱于世者士行應予擲上雒郡王之聘已卯過予

頽古堂出此書相訂意欲與為之鐫行會予赴北海不果後聞士行與此集俱在汴水滔天中矣快書最惡濫最行世布衣權尚足闡發幽隱有益風雅獨不得行真布衣之厄也或曰布衣權猶有副本在紫泥老人張文寺家文寺歸道山此書不知所歸矣

予在維揚既集露筋祠諸詩文合鐫之然土人多稱為露涇西陽雜俎續集載江淮間有驛俗名露筋常有人醉止其處一夕白鳥咕囁血滴筋露而死據江德藻聘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六

北道記自邵伯埭三十六里至鹿筋故老云有鹿筋此一夕為蚊所食至曉見筋因以為名皆不以為貞女事余以事可以風即以為貞女事無傷也

王荆公所賜玉帶濶十四搗號玉抱肚今曲名中有玉抱肚他書未載獨見于此耳

撫州紫府觀真武殿像設有六丁六甲神六丁皆為女子像見老學菴筆記甲為陽木丁為陰火女像之義或取諸此

閩人為子言鷓鴣棲止各有定阜相侵則鬪弗止採者  
置罔網中鷓鴣聞罔聲以為據其地也急歸謀與之鬪  
自陷于網為之獲矣舊傳鷓鴣飛必向日飛數逐月如  
正月一飛而止于窠中不復起十二月十二起逐者云  
信然

柳陳父名應芳海門人僑居金陵住城南之杏花村近  
瓦官寺為人和睦美鬢鬚修容止衡門兩版非力不食  
往還惟曹能始林茂之三四人他無所詣作詩不輕出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六

三九

語每行街市低頭沉吟悠悠忽忽觸人肩面不自覺也  
嘗語人作一律詩必冥魂數十番方為意愜其矜慎如  
此無子一女適程君慎先于歸日以所刻詩板為奩具  
時謂愈于昔人繫羊牽犬也陳父死慎先為之葬慎先  
之女為子嫂子幼時尚從程氏印其詩慎先死家中落  
之言近詢其副墨久佐爨中薪矣

昭明文選初成間有千卷既而略其無穢集其菁英存  
三十卷擇之可謂精矣然入選之文不無偽製所錄古

詩十九首以玉臺新詠勘之枚乘詩居其八又多改易  
篇章字句弊題之曰古詩然則誦詩論世者宜取玉臺  
並觀毋偏信文選可爾

祖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  
機自運不勞人力後人不知是何器按不因風水自運  
則非陸行可知楊公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似  
是此類惜其法不傳今閩中戰艘尚有名水車者然名  
存實亡矣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六

三九

呂氏春秋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于妹嬉  
好彼琬琰注作婉順阿意不必言美玉是也蓋好色又  
好珍貨耳岷山二女刻玉之說因欲合玉與女承上迷  
惑之文耳安足信哉極而言之孟氏五就不無順俗而  
三年反報聖如阿衡竟如後世之細作矣此等妄言當  
痛芟之一行用勾股法算之云大約南北極相去纔八  
萬餘里脩厯人陳元昇亦善算術嘆曰古人以管窺天  
以蠡測海以為不可得而知也今以丈尺之術而測天



地之大豈可得哉若依此而言則天地豈得為大耶見  
唐世說談天者古今盡在夢中陳元昇數言可醒

李子田曰北魏書釋者志曰元象元年秋詔曰城中舊  
寺及宅皆有定帳今人出入之籍曰帳目始此

杜鎬廣博為龍圖閣學士真宗一日問積食原于何代  
鎬對曰漢景帝為太子文帝鍾愛既居東朝文帝念之

曰太子之食必料差殊乃命大官每具兩擔積以一賜  
之此其始也見王君玉談苑太子積食人罕用之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六

舊制文臣丁憂起服必先授武官蓋用墨綬從戎之意

示不得已也故富鄭公以宰相丁憂起復初授冠軍大  
將軍餘官多授雲麾將軍近歲起復者直授故官見却

掃篇按奪情非禮改授武職尚有顧惜名教之意然總  
非盛世所宜也又古以奪情為起復今槩以稱服闋矣

呂申公素喜釋氏之學及為相務簡靜罕與士大夫接  
惟能談禪者多得從容于是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

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禪理觀以自售時人謂之禪

鑽作語錄頂香冠三教各得其鑽之大者此外紛紛鑽  
不可勝計矣

米元章一帖曰草不可妄學黃庭堅而魯直集中有答  
僧書云米元章書公自鑒其如何不必同蘇翰林元論

也乃知二公書素不相可如此見却掃篇  
醫書中有天地國脉日氣趨東南文章太盛是亦天地

一病見偶然錄

李太白詩昔作芙蓉花今為斷腸草以色事他人能得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六

幾時好按陶弘景仙方注曰斷腸草不可食其花美好  
名芙蓉花見冷齋夜話不讀此視作兩物

款乃音與靄冷齋夜話洪駒父曰柳子厚勢靄一聲山  
水綠勢音與而世俗乃分勢為二字誤矣

唐試閏月定四時詩進士杜周士詩得閏因真歲吾君  
敬授時體元成夏道推歷法堯咨直取歸餘外非如再

失欺葭灰初變律斗柄正當寅寒暑功前定春秋氣可  
推更憐幽谷羽鳴躍尚須期又樂仲詩聖代承堯歷恒

將閏正時六旬餘可借四候應如期分至寧懋素盈虧  
信不欺斗杓重指早灰琯再推寅義氏兼和氏行之又  
則之願言符大化永永作元龜按寅寅二字支韻真韻  
皆收注亦皆同按寅卯之寅本支韻當讀作移音而同  
寅寅畏讀如銀在真韻者是借用或形有少別今不可  
知竟讀寅卯之移為寅協之寅非也唐科試最嚴出韻  
觀二進士可見

金鄉焦氏山北有漢司隸校尉曾峻冢前有石祠堂中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六

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孔子七十二  
人形象記之見戴延之西征記京師有晏公祠正德中  
晏常侍所立也過澗石橋過橋石門曰道統門石殿三  
楹像皆石上像三皇五帝三王左像周召孔孟諸聖賢  
右像周程張朱諸大儒壁五石龕一龕標一經名維以  
藏其經殿外一石亭亭壁列鐘簾千戚錢鑄衣裳之屬  
一如五經以便治是經者左龍馬馬毛旒五十五數具  
一如河圖右洛龜龜甲四十五數具一如洛書東堂三

楹壁列忠臣龍逢以下孝子曾閔以下右圖而左書其  
行事以告觀者凡石像石壁所形勒渾然茂樸中國古  
所製也非漢以後西域相法務金色為好務變相為幻  
也堂後累石為洞洞壁標先儒格言及詠道詩幾性理  
之半以待游者觀感省發祠今居守者一僧也仍于其  
私室設彼教像誦彼教文字焉見帝京景物畧古今二  
祠甚正

余深罷相居福州第中有荔枝初實絕大而美名曰亮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六

功紅亮功者深家御書閣名也今福州西門內有棹楔  
曰亮功境云是深舊第  
玉廣津宮詞新睡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却道勝常勝常  
勝字平聲言勝于常日也婦人書牘中用之為宜男子  
似不宜用  
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沉宋均云甘露見其國布  
散者人尚武文彩者則甘露凝重今軍中露布或本于  
此子按凡露封者皆曰露布光武以鮑昱為司隸恠當

司徒露布李雲傳乃露布上移副三府魏景初詔司徒  
露布成使聞知蜀建典詔丞相露布天下王緘曳布固  
屬可笑緯書之說多附會楊升菴好引之未足為據也  
張天覺好佛而不許諸子誦經或云彼讀書未多心源  
未明纔拈着經卷便燒香禮拜不能得了此言大是醒  
人

秦始皇下泰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  
夫初不言其為何樹也後漢應邵作漢官儀始言為松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六

五

蓋松栢在泰山之小天門至邵時猶存故知其松也五  
大夫蓋秦爵之第九級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為五大  
夫是也後人不解遂謂松之封大夫者五故唐人松詩  
有不羨五株封之句蓋循襲不攷之過也人漢書漢高  
紀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注公乘第八爵  
管子述古封禪之君七十二人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七  
十二人劉向傳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亦  
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耆舊亦七十二人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六

五

書影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卷七

江南布政司叅政周亮功撰

再生禮國俗每十二年一次行始生之禮名曰再生惟  
帝于太后太子及額爾奇木得行之又名覆誕見遼史額  
爾奇木統軍馬大官也

古有以解鳥語馬語傳者遼史太祖從兄達嗜濟以奉  
帳下蛇鳴命知蛇語人珊蘇庫鳴之言蛇謂穴傍有金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七

因得金以為帶名龍錫金能知蛇語為尤異矣

鞞馬馬不施鞍轡曰鞞鞞立挺切見遼史

唐功臣皆云圖形凌煙閣而元王孝恭碑乃作戢武閣  
宜凌烟先名戢武耶又段志元碑亦云圖形戢武閣昭  
宗末年中書奏西京舊有凌烟閣畫功臣今遷都維揚  
合議修建副元帥梁王勳庸冠世請凌烟閣側別創一  
閣以表殊勲從之此又凌烟別閣也

魏鶴山云處人倫之變當以三百五篇為正考槃小宛

之為臣小弁凱風之為子燕燕谷風之為婦終風之為

母柏舟之為宗臣何人斯之為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已

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優柔諄切怨而不怒憂而不敢疏

也東坡在黃在患在儻不患不偉患其傷于太豪便欠

畏威收怨之意如茲遊最奇絕所欠惟一死之類詞氣

不甚平又如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議君王要觀

南海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意諫行而跡隱豈是故為

詆譏要為南海之行益後世詞人多有此意如去國一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七

身高名千古之類十有八九若此不知君臣義重家國

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忍若非以一去為難也余

謂士君子不幸而當患難筆硯便當焚却怨誓固足賈

禍和平亦是矯情范丞相克夫謫永州閉門獨處人稀

識面容苦欲見之者或出則問寒暄而已家僮掃榻具

枕揖客解帶對臥良久鼻息如雷寔容自度未起亦熟

睡睡覺常及暮乃去不必華山五龍法只范丞相此睡

何處得來熟睡之容更奇此容不能熟睡公亦未必見

之此可為善處患難者矣却省却多少葛藤

宗景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見取出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鉄便可殺人朱文公云喜其說余謂寸鉄不如白戰白戰勝人不如不戰屈人

甘露之事蓋亦疎矣考其時乃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是時李訓謀以甘露降于禁中詔百官入賀因此欲殺宦官耳十一月末豈甘露降之時哉其謀之疎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三

即此可見見偶然錄

白者見唐書懿宗時諸道進白者蓋闍人之稱即今謂淨身人也 又吐突承璀傳是時諸道歲進闍兒號私白似云私自淨身者 白徒見鄒陽傳驅白徒之衆素非軍旅 又白士羊祐曰以白士而居重位 又白民魏詔入粟拜爵白民輸五百復其身白民釋言白丁也 又帝俊之子晏龍有琴亦名白民 又白望德宗時宦者主宮市置數十百人閱貨物屢左謂之白望如今

市井之徒手牙儉也 又白打見王建詩謂不持寸鉄

徒手相角者 又白間古弓名 又白間壁間肉也見何平叔景福殿賦 又白洋魚子好羣泳水上名曰白洋見古今注 又白顏的顏白顏言馬額上當顏如月見爾雅 又白藻周穆王右騄赤驥而左白藻音意本傳作俄郭璞云皆以毛色取名也見列子 又白與獸名與古澤字見石古文 又白及牛名西域有牛名白及今日割取其肉一二斤明日其瘡即滿見金樓子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四

又黑暗犀名南人謂象曰白暗犀曰黑暗又曰墨暗見墨容揮犀 又白帶有一女恒著青裙白帶直音云帶帛也帛帶繒頭也見異苑 又白題白笠也漢顏陰侯斬白題將一人 又白唐烏名唐黑色也白唐一變為青鵝而帶灰色見酉陽雜俎 又白荜木名音高狀如殺而赤理其汁如漆其味如飴食者不饑可以釋勞可以血玉見山海經 又白選士免切貨貝名漢武帝造白金三品其一重八兩圍之以文龍名白選直三千選

上去二聲亦作撰 又白丹王母之山有白丹黑丹見  
 山海經 又白水刺寶石名淡紅色嬌見輟耕錄 又  
 白陵椎黃之異名也見爾雅 又白乳頭金蠟面北苑  
 培茶之精者見類林 又白越蒲屬可緝為布漢和惠后  
 賜周馮貴人白越六研齋必記大食國貢白越議三段  
 白越議番布之精者議字尤奇 又白疊晉令曰士卒  
 百工不得服越疊越蒲屬疊白疊也南史高昌國有草  
 實如繭其中絲如纒名為白疊國人取織以為布正為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上

輓白 又白穉稻名音意五音篇作穉 按韻府羣玉  
 五車韻瑞皆取落脚字為類予欲為一書而取起頭字  
 依韻編為一書而取事之稍僻韻府不載者以便檢閱  
 恨念室中無書可採聊輯此一則與同志商之

歷代天文書志必言天地相去之數請問相去二字當  
 作何解夫相去者必相抵也如中州去京師一千六百  
 里北邁既至云抵京矣則實有邦畿在也渾天紀地天  
 相去八百里千里三五歷紀九萬里御廳蕭雲而上何

所抵乎為此說者所憑推算不知算亦有窮空則無抵  
 惟列子之言曰終日在天中行止張湛注曰自地以上  
 皆天也此言明白可信

如阜三十年前有僧蓮字者受其戒梵唄之餘工為  
 詩澹雋有風黃濟叔伯父處士公及邑中知名士咸重  
 之相與結玉蓮社邑有敗寺將修復迎蓮公董之鑿千  
 金庀材具乘木糾絢咸備工將始矣有某孝廉者亦方  
 治屋而無所得乘木糾絢意寺工未始具乃備盍假諸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六

公言此不吾主且治寺具乃以治室弗虔于佛往返數  
 四堅弗許孝廉報怒以半刺囑邑令謂僧無賴漁修寺  
 金而固時時辱我令大索公邑子矜及錄金治寺者咸  
 不平故匿公白之令令曰欲為僧者出之僧來僧能致  
 諸君我不借苦也衆乃聽公出令大許公誓之十使伍  
 伯導之輸服孝廉公出衆擁之歸公入室謂衆且去謝  
 導者曰詰明從往輸服公垂廉絳跌團蕉上處士覺有  
 異坐候之良久公忽張目曰某家去處士公曰何至是

和尚誤矣和尚不能証屢提波羅蜜耶且事理有在彼自辱辱和尚耶和尚勿墮落公無語泊明圓寂矣鼻垂雙玉筋正坐不仆衆異之越月孝廉子婦方就薦閣者見一僧突入力拒之不得久之跟踉趨子婦屋而子婦屋不聞有訝僧者少頃因然報孝廉舉孫矣衆以為怨毒于人甚矣蓮公乃不理黃處士言孝廉孫長乃多惠善為文並髻補博士弟子員隨食餼為高材生循循有孝友風里中無不慶孝廉之有孫者衆謂殆非蓮公何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七

相報之反也未幾孝廉之官遽左以城陷歸獲罪一令發其事子成迄其後其孫三十餘忽自恣跣地無不為家中落久之却所居巨室始市櫬漸赤椽及椳及礎石家徒四壁耳又久之乃倒壁市甃墜隣家族子曰柰何洞然與我通孫遜曰無傷少頃即有薄障矣人傳為笑家既敗尤多穢行人多不齒之入費官無與之語者衆乃曰蓮公終不理黃處士言矣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公有敏公詩一卷行於世 紅蓮投胎賴有未後一着

不失本求而日此公改頭換面狼狽至此修怨耶自悞耶一失足為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人是以貴忍辱也予既為公記復為公惜

唐開元錢燒之有水銀出可治小兒急驚甚驗見無顏錄開元錢惟金陵最多

今日墨弊  
今時玩墨不磨墨看墨不試墨錦囊漆匣羊質虎皮俗人不識其為白為黑良可發笑此新都程子止語真中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八

宋會之杭州人元時名醫也鮮于樞記其治水蠱法以乾絲瓜一枚去皮剪碎入巴豆十四粒同炒以巴豆黃為度去巴豆用絲瓜炒陳倉米如絲瓜之多少米黃色去絲瓜研之為末和清水為丸桐子大每服百丸皆愈其言曰巴豆逐水者也絲瓜象人脈絡也去而不用藉其氣以引之也米投胃氣也見無顏錄焦澹園先生常欲集古雜記中諸藥方為一書惜未成只筆乘中載有數十條耳予常謂古人非自驗之方未必肯記之于集

若依筆載所載再為推廣之各分症類都為一集勝刻  
快書清紀諸鄙俚無用之書者多矣此書亦不難成留  
心醫術者誌之聞往時武陵金氏曾刻此書良集甚備  
惜予未之見耳

望雒山在德清縣晉名中人永嘉中過江每升此山望  
雒故名按萬安橋舊名雒陽晉江之橋名以雒亦猶德  
清之山名望雒耳

泰山没字碑七修類纂以為石套其言甚辨泰安州府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七

九

曲三山語子曰碑不甚厚石復粗礪斷非石套按没字  
碑一曰石表又曰石套俗曰神主石此石當泰山絕頂  
正封禪望祭地神主石之說為當禮失而求之野未可  
以俗言為無稽也

祭祀用尸其義精深尸不能行也而易以木主之像像  
不能行也而易之畫影二者猶有用尸之義至宋儒謂  
影畫與祖考無干專用木主不知數寸之木與祖考何  
相干也古人木主之說蓋以古用尸尸皆以子弟為之

高曾祖考無以分別故用主以識之今不用尸而但用  
主正如今鄉飲主賓介饌之帖獨有帖而無人也右見  
瓦釜漫記按古人左圖右書義取觸目興感如周漢明  
堂宣室皆有圖繪故影像之設其易感逾于尸宋人謂  
無干何也若塑像面貌衣冠又逾于影常見翁孺婦人  
入寺觀每悚然拜跪入學宮則廢然而返即逢掖亦無  
肅心虔禮何也二氏有像可敬而學宮于木易玩耳昔  
周之大祭周召二公實送為尸焉尸借以像像跡如尸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七

十

意固質之先聖而不恃唐改坐像是唐前有之何必求  
異二氏而侮慢尼山使鐘鼓無靈芹菲削色耶  
北嶽恒山在渾源州後移祀曲陽而渾源嶽祠如故渾  
源為是曲陽為非今人能辨之矣明徐常吉謂此恒山  
在沙漠中今大同府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非舊恒  
嶽也然則無論曲陽併渾源而亦非矣五嶽如此何從  
考實

漢元初六年太后詔徵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女年



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為  
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 教鄧子孫止于保姓教  
濟河王子意在惟城有此遠識須慮不違

汀州黎媿曾為余言廣州民有以善射聲名者常挾毒  
矢入山中值雷雨卒至驚避入野祠雷隨入礮彈繞身  
者三匝然終不為害民跪而祈曰民誠罪遽擊何所逃  
奈何格格恃人耶雷聲漸引去已復至復出如是者再  
若將導之去者終不害民民忽悟曰神將用我矣遂不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七

七

霆逐雷聲行抵山下見雷方吐火施鞭奮擊巨樹一朱  
衣女子突從樹中出雷遂遠樹數舍紅衣下雷復至紅  
衣出則雷又遠去格闕久之終不成擊民乃引毒矢伺  
紅衣出貫之霹靂大作速拔其樹民歸入其室家人兢  
言雷方入室震人幾死幸家無恙惟釜翻露珠書數字  
于底不可識有黃冠通雷文者云是助神威力延壽一  
紀八字也山中人言樹平時無他異亦終不知女子為  
何妖按唐小說中亦有神追朱衣女子自樹中出久之

浙上有數點緋雨飛下云是帝命誅飛天夜又此女子  
得非其類耶

雷澤有雷神龍首人身鼓其腹則雷見山海經軒轅游  
于陰浦有物焉龍身而人頭鼓腹而遨遊問于常伯常  
伯曰此雷神也有道則見見奚囊橘此主山海說耳  
搜神記曰扶風揚道和田中值雷雨霹靂擊之因以鋤  
格折其左股遂落地不得去色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二  
尺餘狀如六畜頭似獼猴世謂雷神即雷公也又代州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七

三

雷公取乘龍擊樹樹裂急合被夾狄仁傑命匠破得出  
因史補云雷州春夏日無日無雷至秋伏地中其狀如  
彘人皆取食青溪暇筆云霹靂中有物如猴而小尖嘴  
肉翅雷收聲後亦入蟄山行之人往往多于土穴中得  
之謂之雷公不畏者恒啗之本草則謂之辰肉無毒止  
小兒夜驚大人因驚失心亦作脯與食之此畜為天雷  
所霹靂者是番禺雜記云村民鑿山為穴多品供雷莫  
雷享之名曰雷藏之民家女或為神所依即呼為雷郎

子曰雷子則雷公信有之矣楚詞云旋入雷淵而不可止些注雷公之室亦必有拒若雷即雷子必邪神假雷號耳未可信也

人皆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不過苗利得粟糞心易行而待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糞心抑欲止溪石太平御覽引孟子非也果欲聞淫似韻漢後履語耳周禮饋食之豆蜃蚘醢蛤蚘蟻子不知古人何以獨取此作醢今方丈即侈言及必噦六異記交廣溪洞間首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七

三

長多蟻卵淘淨淨鹵以為醬或曰其味醑以肉醬又倦游錄云嶺南有大赤蟻作窠放木梢如數升器者取蟻以糝洎薑酥馬味極辛辣則砥實可為醢矣予在閩南見人漬蠶子為醬潰沙喫為羹鹵龍虱袁蜂房腊田鼠膾竹豚甚于醢蟻子者多矣何足怪

相傳廣州人取初生鼠少浸以蜜遽取食之齒合聲有啣啣些須尾猶曳掉上頰上名曰蜜啣視為上饌言之尚悖况下箸耶

北人有春蝗者食豆叢中蝻子者貫全蠟就燈上炙噉之者南人見之驚避北之謂南猶南之謂北習而不察者多矣要之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耳

殷仲文選姑孰祖送傾朝桓謙要參軍王弘同行答曰餞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因扈從謙貴其言見沈約宋書世人如學王弘者却多少祖帳蘭待女子同種則香故名待女蔗使庶生兒種之則碩且甘種鶯粟夫婦共著麗服半夜相對種之則多且艷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七

十四

種芫莢作穢語則茂種山藥以足按之則支離錯出如足形種松子以杖擊遂使子墮地用錐刺地深五寸許以帚掃入無不長一經人手則不生黃楊水以陰晦夜無一星時代之為枕始不裂欲引竹過墻以死猫埋墻外則竹盡向猫行欲茄子繫俟其花時取葉布于道路以表規之人踐之則子必繁物理真不可測

拾遺旁遺信禁手不開足徵盛德此程子止語也家人人凡見人與僕輩字亦置之案上從未一啟視見他人

字可知矣此事似易實難關係心術甚大人能事事從此推廣之正人君子優為之矣

王丞相為揚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為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名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為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按風聞二字始此

天河兩條一經南斗中一經東斗中過兩河隨天轉入地地下水相得又與海水合三水相蕩而天轉之故激湧成潮又曰朝夕者一月之中天再東再西故潮水再大再小夏時日居南宿陰消陽盛而天高一萬五千里故夏潮大冬時日居北宿陰盛陽消而天卑一萬五千里故冬潮小春日居東宿天高一萬五千里故春潮見起秋日居西宿天卑一萬五千里故秋潮漸減見抱樸

子曰傳於天天主旋入海而日隨之水因其灼激而退于彼必盈於此此則潮之往來不足怪也日激水而潮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七

六

生月離水而潮大地浮于水天在水外日入則晚潮激于左日出則早潮激于右見文粹按河隨日激未敢以為信然且如元兵駐江沙而潮三日不至豈此三日河不隨天日不激水耶記此以備一說

後至元間同知兩浙都轉運鹽使司事趙君伯常休日與書吏談官府政事因曰吾曩為中書提控掾史時夜坐私第一室忽有兩吏來前傳都堂鈞旨呼喚遂即上馬引前道至一官府樹木陰翳大官危坐廳事上問曰

河南饑省咨至乃緩七日不報彼處死者甚眾汝知之乎吾答曰某提控耳該掾稽遲之罪已常呈舉官沉思良久曰非汝過也汝退又命前隸曰可急追該掾某人來吾遂覺夢也明日辰起令人覘之某夜暴死矣人命至重爾輩其慎之稽緩僅七日遂致冥追况甚于稽緩動經旬月者乎可以自警  
元和初裴宙鎮荆掘地六尺得一石規模樓櫺悉倣荆城其中空徑六尺八寸甚工敝命徙之藩籬間是春淫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七

六

雨四月不止潦激莫過人抱為魚之憂會歐歛乘居楚山馳問之對以事迫鑿石弗及令陶範為江陵城內廣六尺八寸樓堞門域無少差於南門外八十里掘深六尺埋之當止宙始驚嘆昔人所鎮從之既瘞祭之夕復隆起獻乘乃雜中道學博聞之士見江陵志此製奇甚然息壤記載禹湮洪水至荊州見有漢眼泛溢無恒焉乃鵠石造龍之宮室寘于穴河以塞水脉則石規模亦此意也此厥勝之法二物俱見荊州特異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七

劉仲原得銅斛二千左馮翊其一云始元四年造其二曰甘露元年十月造數量皆同云容十斗後刻云重四十斤以金權量較之容三斗重十有五斤乃知古今不同漢書于定國飲酒至一石不亂晉劉伶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則是飲三斗而一斗五升扶頭耳魏志云曹公帳下有典君持一雙戟八十斤則是一戟重十五斤兩戟共三十斤耳見珊瑚鈞古衡量皆小于後世觀周尺可知如前說則今浮于古之七矣今飲量即三斗為一

石亦稀若典君兩戟重三十斤後世勝之者不亦多于宋時衡量不知去古何若然今衡雖與古不同而四方相去終不甚遠惟量則數百里外便自懸殊北斗交南斗不啻倍之同時尚爾不啻倍之同時尚耳況千百載上耶或謂飲酒一石之石是衡石之石按始皇以衡石程書卒事注石百二十斤也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為程今以甘露銅斛計之當是四十四斤有云衡石百二十斤以金秤計之當三十三斤者不知何據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七

有持一銅斛于市賣之其形正圓下向為斗橫梁昂者為升低者為合梁一頭為籥籥同黃鍾容半合邊有篆銘堅以問安安曰此王莽自言出于舜黃龍戊辰改正即真同律量布之四方欲小大器鈞今天下取平馬見高僧傳安釋道安也同量亦有行古之道也不得以人廢器且一器而五物備焉白六帖蘭子能燕戲復于宋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今而望

吾賞拘而戮之燕戲今絕則投扶也又引列子宋有蘭子以技干宋元君以雙技技見長倍其身屬脰並馳弄七劍而躍之立賜金帛按雙枝屬足即今踞高蹻之戲也戲高蹻之習于著屐寸寸而上之長倍身矣亦能弄刀劍等則投扶不知何戲今京師閭宦畜童子為勔斗五盤諸雜戲者謂之倒喇喇與扶音近豈即倒投扶耶恐燕戲自燕戲雙枝自雙枝

揚雄靈賦曰夫易之始河序龍馬維呈龜書見困學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七

九

紀聞此賦名僅見

周吉父暉摘秣陵前修佳句不無漫收予摘其尤附錄于此素為人傳誦者亦不錄 史京兆謹字公謹西山精舍云磻戶蜂留蜜松巢鶴墮翎覽秀樓云殘霞擁樹作秋色空翠襲衣生春寒送屠先生云南浦斜陽芳草色東風啼鳥落花天 馬俊和杜云翠微深見寺綠野暗啼鶯 蔣御史諱字宗誼八歲賦詩有云青天閣雨雲歸岫紫氣乘龍水入江 倪尚書謙字克讓南郊草

堂云林鳩喚雨山光暝吐稻垂花水氣香 童尚書軒字士昂九日云黃菊酒香人病後白蘋風冷雁來初

沈僉事鍾字仲律黃縣云秋殘羣木老野迥亂山高新

嘉驛云風定涼生樹庭空月近人鉅野云沙草釀寒殘

雪在野雲翻影斷鴻懸 徐僉憲云字用美送何省叔

還京口云江涵秋雁影岸拍晚潮聲 姚太守黼字大

用淮陰夜泊云燈光暹臨岸月光低近城鳳臺別墅云

花深門徑人稀到簾捲春風燕自來 陳指揮鐸字大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七

十

聲齋居云晚樹低分霽春雲淡隔城 伊僉事乘字德

載游寺云野鶴盤雲下清風挾水涼 梅明府純字一

之舟中即事云雨深煙寺晚風急海門秋 李副使熙

字師文秋興云秋深茅屋鳴寒杵月上山城起暮鴉

顧尚書璘字華玉小江口云興在煙霏際年銷馬跡中

飲柳山上云江橫羣水合野闊萬峰開 顧副使璘字

英玉快雨有述云片雲生晝暝急雨淨高天 顧貢士

興字懋涵東橋長子白牡丹云玉妃罷醉春無暈素女

凌波夜有香天闕山云山深六月藏寒露地迥諸天散

曉鐘 顧秀才應祥字孝符懋涵長子江上曉行云曉

行江路月人語夜船燈 栖霞寺云流泉激石常飛雨

靈草經寒不斷香 謝山人承舉字子象遊寺云深林

下馬蒼苔滑野寺入門秋爽多 金舉人大車字子有

楷上人山亭云敗葉秋皆墮寒煙晚微無幽興云菽棹

晚朝至開門春草生 金秀才大輿字子坤遊城南諸

寺云黃葉生高樹青山起夕煙 王太僕阜字欽佩西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七

堂偶興云人醉斜陽裡鶯啼細雨中寄羅敬夫云花

氣風生席簫聲月滿船 王太守可大字元簡壽州渡

河云沙淨空山雨風香野岸花 焦太史澹園咏梅花

云花開暮雪人歸後香滿寒庭月上時陳太僕沂字魯

南遂初齋云苔痕雙屐齒花影半簾鈎 羅主簿燾字

元溥宿高座寺云月來半榻寒松影風送滿山秋葉聲

陳明府芹字子野焦山云煙橫沙市遠船過海門稀

黃驗封甲字首卿春日云鳥聲侵夢斷竹色映塔虛

高汝州遠字近思泊舟對月云風清沙岸淨月滿浪

花圓 臨淮侯李言恭字惟寅送安茂卿南還云夢回

芳草遠人去落花多 李宗城字子藩惟寅子也贈汪

子建云夢去月明秋水闊愁來霜逐鬢毛新 何御史

淳之字仲雅別陳師宗伯云朝痕迎雨急帆影代烟過

登繁臺云斜日窺疎雨歸鴻綴遠天 金山人鑿字在

衡北河道中云歸鳥亂啼原上樹夕陽多在水邊村送

李谷陽云客中候晚霜如月馬上逢春草似煙 姚鴻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七

臚淲字元白顧孝符見過云旅懷秋欲盡鄉思客初來

姚太守汝循字叔卿江南春游云宿雨青郊潤和風

白袷輕 盛貢士時泰字仲文天界寺云松聲寒遠塔

竹影午過牆三台洞云石扉藤蔓迷樵路流水桃花引

客來 卜長史鏗字子振送人還吳門云衰柳代烟迷

遠浦片帆隨雁下長洲 周明府元字長卿集宜遠樓

云欄杆千嶂曠砧杵萬家秋 余祭酒孟麟字伯祥問

胡太史病云間身稱病易春色閉門多 焦貢士尊生

宇茂直白雲洞云千林落日稀人跡一徑疎鐘散鹿羣  
燕子磯云微風山郭酒帘動細雨江南燕子飛 徐公

子邦寧字仲謚日涉園云水翻細浪魚銜藻露滴空階  
鶴隱松 陳秀才弘云宇延之冬日登清涼寺云林枯

千嶂削煙冷半江昏 齊王孫承綵字國華別客云天  
迥孤帆沒江空獨雁寒 馬氏芷居陳石亭夫人苦雨

云楊柳深藏徑梨花靜掩門 僧宗泐字季潭往南陵  
云人煙千嶂裏客路百花中間行云幽花不礙路偃木

自成橋 弘思號雪浪報思寺僧小橋望月云一片清  
光孤玉笛千家煙樹亂疎鐘 寬悅字雁鶴山中寄客

云千樹夕陽鳴暮鳥一谿殘雪掩柴扉  
夫童子淳質未漓情欲未開于誦習講說之中反有以

導其邪思非以為訓且學者吟哦其醜惡于唇齒間  
尤非雅尚讀書而不讀淫詩未為缺典况夫子答為邦

之問而此句拳拳殿于四代禮樂之後恐非小事也愚  
敢記其日以俟有力者請于朝而放黜之可一洗千古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三

之蕪穢云見王魯齋討疑此論極正然有識者易有力  
者難故公獨屬望於有力者所定剛目凡三十章

宣夜之書云惟秘書郎郝萌記先師相傳云云天了無  
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管精絕故蒼蒼然也譬之彥

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  
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衆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

其行其止皆虛氣焉是以七曜或逝或往或順或逆伏  
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

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俱沒也攝提鎮星皆東行日  
行一度月行十三度遲疾任情其無所繫者可知矣若綴

附天體不得爾也見晉書天文志易曰懸象著明莫大  
乎日月中庸曰日月星辰繫焉曰懸曰繫正言運旋

空中其根非附著天體天有何形質而為所附著乎宣  
夜謂無根繫非謬故未云若綴附天體不得爾意旨自

明葛洪不察綴體而漫言不麗于天天為無用宣夜何  
常言不麗天也故推測七政而外言天者必以宣夜為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三

確

王充駁渾儀曰舊說天轉從地下過今掘地一丈輒有水天何得從水中行乎甚不然也日隨天非入地夫人日所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實非合也遠使然耳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耳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之人亦將謂之為中也四方之人各以其近者為出遠者為入矣何以明之今試使一人把火炬夜半火行於平地去人十里火光滅矣非滅也遠使然耳見晉書天文志渾天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七

精密宜容輕嘗但天出入水中日出入地下則不必王仲任而始知其非也若云龍為水物喻天龍相似故易以龍比天以晉證日出明矣證日入而又以需比天入水中則不第葛洪嚙語而唐太宗作志者亦為鑿中人也

宣帝之世海岱之間有三男共取一婦生四子及去將分妻子而不可均乃致爭訟廷尉范延壽斷之曰此非人類當以禽獸從母不從父也請戮三男以兒還母宣

帝嗟嘆曰事何必古若此則可謂當于理而厭人情矣延壽益見人事而知用刑未知論人妖將來之驗也見干寶搜神記三男不當娶一婦一婦當妻三男子免誠無罪母不同坐延壽失刑矣然民間有此紀綱風俗不久慕乎故今升妖之易林云三夫共妻莫適為雌子無姓氏父不可知初以為世間安得有此閱此乃知世間真無所不有也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七

練水侯研德古注曰詩之為用者聲也聲之所以用者情也幽風二南二雅三頌或出于婦人小夫衝口率意之作或出于元臣碩老諷諭賦述之言冰泮休明扞寫道德情甚而聲自叶焉遂登樂章而薦朝廟此天下之真聲也若夫情曼者其聲嘽情抗者其聲厲情危者其聲烈情迂者其聲下是數者雖詭于和而情之所激皆足以鏗鏘律呂感動鬼神相鼠之詩其聲率山樞之詩其聲迫迫且率而仲尼不刪者為其情真也真故不諱其激有激極而和之勢焉此亦聲之亞也六季三唐刻



鏤組繪南北二京披猖率聲情交叶什無二三何大復常謂唐初四子音節可訝于美調失流轉子初題之然究其所撰明月篇聲浮于情學者從是矯宋元之過相與規步音響趨摹格調而天下之情隱者亦大復為之戎首也數十年以來聲盛者情偽情真者聲俗兩家之說戛然不入而其不諧真樂則同終成其兩偽而已矣

雲間王玠石 光祿 曰自三百篇以後千餘年而有盛唐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五

諸子自盛唐以後八百餘年而有弘嘉諸子自弘嘉以後七十餘年而有今之作者盛唐諸子本于三百篇而變之譬之齊晉受封于西周雖帝制自為不盡法上法要其寶玉弓矢頌自天朝固強霸之盛節也弘嘉諸子本于盛唐而推廣之譬之田韓趙魏受封于齊晉矣然能自稱王今之作者反本于弘嘉而流行之譬之信陵平原孟嘗君之屬而又受封于趙魏田氏矣雖專其國政若二君然然秦楚諸王終以人臣目之也彼人也我

亦人也三百篇固不可為吾豈不能分符盛唐之下與之寒旗相角哉而乃朝承北地之綸暮官信陽之綬蛇行蒲伏為其家老平原信陵不可得而至為建信長安諸君淺之乎為丈夫矣夫魏勃果才何不走長安上書漢天子而局起轅下求謁東齊之相國耶即欲見齊相亦持刺直前可耳乃旦旦而掃其舍人之門因詭見帝宜乎淮將軍以勃為妄庸人也學唐人者走長安之類也學弘嘉諸子者謁齊相之類也學弘嘉諸子而襲其餘論盜其賸馥是掃舍人之門之類也吾恐北地信陽又將以為鬼物而逐之也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五

畫家宮室最難為工湏位置無差乃稱合作世傳界畫之工級者咸目之為李將軍殊不知唐之尹繼昭五代之胡翼衛皆擅國能至鄙怒先而人品極高構思精密余曾見其避暑宮圖精麗嚴密誠專家絕技也復有夏永字明遠者以髮繡成滕王閣黃鶴樓圖細若蚊睫侔于鬼工而明遠姓字不傳何耶

靖康歲都城受圍樂敵器甲初焚或言太常寺有舊祭服數十間無所用可以藉甲少卿劉珪即具藁欲獻于朝以付書史史作字楷而敏平常無錯誤珪將上馬立俟之既至而結銜脫兩字趣使更寫誤如初珪怒責之遂巡謝曰非敢誤也小人竊妄有管見在禮祭服樊則焚之今國家雖迫急然容臺之職唯當秉禮少卿固體國不若侯朝廷有索則納之賢于先自背禮而有厭也珪愧嘆而止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七

三五

涇投藥而斃史直翁祭之李師普為文末句云誰過敗醫師之罪相府書吏張日新寫至此執白衛王曰既是誤投藥劑豈可謂之醫師只當改作庸醫之罪衛王首肯之 嘉定初王堂草息兵之詔有曰國勢漸尊兵威以振日新時為早吏密白曰國勢漸尊之語恐貽笑於人不當素以為弱也衛王是其說遂改曰國勢尊隆兵威振厲 萬厯間湛甘泉先生欲變秣陵大墓之俗擇門外空地為漏澤園遣千戶王某齋疏請千戶啟甘泉

曰文疏中有無主之地墓無王之人句恐無主二字不取以陳于君上甘泉是其言驟易之 胥吏亦有識義理如此文字之不可不檢點也如此

銅雀臺硯世傳曹操製此臺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締絡瀝過加核桃油埴之故與他瓦異見文房四譜子屢渡漳河詢所知云臺上關忠義辭曹祠祠中道士每偽為磚瓦以愚人實則片瓦寸磚不能得也記在濰時張肯仲方自陝歸肯仲舊令臨濰以一瓦遺予予却之使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七

三

者強之至再終曰此奴主令臨濰時于署中親督工為之者公奈何弗受余為失笑近友人為于言中都皇覺寺瓦屑膩而質堅承水不滲以之作硯不在銅雀下三百年物似不難覓然予未之見也 銅雀臺上關帝祠名以辭曹甚當

箕子麥秀歌曰麥秀漸漸兮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紂也狡童二字竊鄭詩故君也以狡童日之可乎舜可囚堯甲可殺尹此歌何難証箕子耶

比干林馬金闕歌亦然古無金闕字

元末嵩州明月寺牝馬不孳而產駒形不類馬每鳴野  
馬皆鳴見嵩縣志必龍種野合人不知耳

杜重威之後貧窶進月分俸以給之士大夫或愧馬見  
東都事略此党太尉進也進幼事杜如此舉何妨不識  
一丁

恭伯荆蠻之逃疑在太王既沒蓋有以見商之必亡周  
之必興而已適當其難誠有所託而逃也夫利莫大于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七

三

得天下害莫甚于忘其家乘莫大之利而以身當忘家  
之難惟欲求此心之安不失天理之常耳彛齊之求仁  
亦此也朱注乃引史記諸說則周室蓄不臣之心已四  
世矣非古今一大寃事耶曰肇王迹勤王家蓋追原其  
積功累仁而餘慶之遠及正見王業之興非一朝一夕  
之故耳乃據以剪商之志始自太王荆蠻之逃正欲遂  
太王傳季歷及昌之私意則是君臣父子之間不免嫌  
忌何以稱至德耶見瓦釜漫記人道宋人精密其實固

莽處多如三讓不加研討見昔人傳歷及昌妄談便爾  
欣然以為確而言之此論解冤雪誣足快千古

唐郭曖女為貴妃憲宗以妃宗門彊盛恐立為后後宮  
莫得進幸遂不立后 遂有無后之天子

月照天下食於詹諸許敬重以為詹諸月中蝦蟇夫日  
月之食莫有知其審者故聖人書有食之言若有物色  
之而不知其名云爾闕疑之義謹重之至也見爾雅翼  
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歷家推驗精者不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七

三

過三十六唐一行得二十七宋衛朴得三十五獨莊公  
八年三月算不入食法見困學記聞雖莊八年三月算  
不入食法而此外三十五固無不與推算應矣如歷言  
日月交會而食竟是今日死法則春秋自隱至哀凡二  
百四十二年連閏約計三千月日不知凡幾食魯史自  
應一一紀之不類他事須列國赴告乃書也今僅僅三  
十六稀疎太甚死法又不足憑乎儒者謂有道之世  
日星順軌蓋為天文錯逆人事干之春秋豈堯舜湯文

時哉若有物食之故二四十年但三十六食耳他書亦有言者語有極荒唐而終不可扣擯之者此類是也常獵者言中秋無月則是年兔必少世傳兔望月而孕蚌望月而胎喬麥得月而實若中秋無月則兔不孕蚌不胎喬麥不實以獵者言觀之實有此理

無顏錄載李賀詩總姑弔月鈎闌下屈膝銅鋪鎖阿甄按屈膝寔户上所釘之環即銅鋪也北方人謂之屈戌與屈膝同其稱甚古故梁簡文帝有詩曰織成盤龍金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本七

屈戌則屈戌與銅鋪為一意明矣而長吉乃用為兩物殆猶老兔寒蟾泣秋色之意豈故好此重複耶謹拈出恐後人效之也又升菴詞品載元人樂府户列八椒圖又貝瓊未央宮瓦硯歌長楊昨夜西風早錦綉椒圖跡如掃竟不知椒圖為何物近問陸文量菽園雜記云博物志逸篇曰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鴟吻虬螭之類也椒圖其形似螺性好閉故立于門上即詩人所謂金鋪也司馬溫公明妃曲云宮門金環雙獸西回首何

時復來見梁簡文烏棲曲織成屏風金屈戌李賀詩屈戌銅鋪鎖阿甄皆指此也又按尸子云法螺蚌而閉戶後漢書禮儀志殿人以水德王故以螺蚌門戶則椒圖之似螺形其說信矣子按屈戌自屈戌金鋪自金鋪余鄉人戶門窗較具有勾者為絲掉無勾者為屈戌金鋪門上銅獸面也宮門作獸面士庶家作花形下者但規銅為片而已長吉之屈膝銅鋪如溫公所言金銀獸面也原非重複屈戌二字自是宛轉之意絲纏也統也掉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本七

搖動也顛也皆與環近故以金環為屈戌則可以屈戌為即銅鋪則不可此雖細事然正見古人為詩無一字無來慮處後人何可妄議簡文帝詩是織成屏風作盤龍亦誤

閩船皆舴艋稍大者呼曰巢蓬按巢當作舴韻釋云舴舟名十月水為復舴水言落水也

余在萊灘時聞土人呼蓆皆曰蓆恒笑之後閱梁太中大夫瑯琊王敬胤卒遺命不得設復魂旌旒一蘆蓆藉

下一枚覆上則知席之為廢久矣

真宗二年有異人長纒三尺而身與首幾相半豐髯秀目  
巧食輦下叩其所自來則言曰吾將益聖人壽一日聞  
於上召見內殿訊其能則言性嗜酒命之飲一舉一石  
俄逸其人翌日太史奉壽星之躔密聯帝座上益异之  
後令訪求不可得勅圖其形即今壽星像也見濯纓亭  
記按真宗在位二十五年壽之五十有五纒下壽耳不  
知所益有幾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七

競渡始于勾踐見越地傳習水報吳托于戲耳正如龍  
忌不闕于推

南唐孟歸唐能詩肆葉廬山國學常得瀑布詩綠色有  
窮處寒聲無盡時隣房生亦得此聯遂交爭之助教不  
能辨訟于江州各以全篇意格定之而歸唐為勝後歸  
京師累遷大理丞江州羣吏往京師猶指曰訟生詩也  
見廬山雜記又豁達老人喜為詩所至輒自題寫詩句  
鄙下自稱曰豁達李老常書人新素牆壁主人感怒訴

官杖之拘使市石灰史巧墁訖告官乃得縱舍聞者哂  
之見劉公父詩話一聯搆訟題壁被笞大堪捧腹今盜  
句疥壁者實繁有徒請少自收斂勿遭毒棒

環王國象一牡管三十餘牝牝者牙纒二尺迭供牡者  
水草卧則環守牡象死共埋之號吼其處乃散見續博  
物志咸溪童鑪家畜二犬一白一花共出一母性狡獪  
善知人意後白者雙日俱盲弗能進牢而食主家作草  
窩卧於簷外花者日銜飯吐而飼之夜則卧於其旁白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七

者既死主憐之埋于門前山麓下花者朝夕往埋所遠  
數匝若拜泣狀卧其旁少頃始返見建寧府志虎有父  
子蜂有君臣此象有夫婦狗有兄弟也人可憐然矣此  
二則新吾先生無如篇中未載故錄之余在維揚聞海  
陵王侍御相說廣無知為二十餘卷真有益人心惜未  
鐫行

人生而心志在內聲音在外骨體有行事變有會更  
相為表裏此自然之道至於術學論成敗考貧賤觀富

貴各取一概或聽聲音或見骨體或占色理或視威儀  
或察心志或省言行或考卜筮或本先祖如水同源而  
分流也石曹大家注班孟堅幽通賦論相人之術惟此  
包括最廣今人相法無驗者坐只論面部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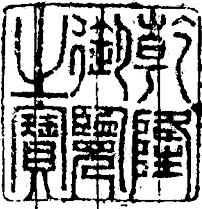
天始惟一氣耳莊子所謂溟滓是也計其所先莫先于  
水水中滓濁歷歲既久積而成土水土震蕩漸加凝聚  
水落土出遂成山川故山形有波浪之勢焉於是土之  
剛者成石而金生焉土之柔者生木而火生焉五形既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七

具乃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見草木子天惟一空  
空自有氣然氣每自下而升地氣既上升即天氣也此

論五行生序最確



書影卷七

總校官編修臣吳裕德

贊善臣恭泰

校對監生臣馬惠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卷八



江南布政司叅政周亮功撰

宣子漂絮老媪進食而哀王孫賴

黔教忍死於嗟來之食古人視歆

吳興鄭侯升和言鄭谷鵲鵲詩既曰相呼又曰相喚則

複矣既曰青草湖邊黃陵廟裏文曰湘江曲亦欠變矣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八

及觀本草載此詩云相呼相應湘天闊語既無病更清

曠按本草衍義乃宋政和中寇宗奭所撰據此則宋代

尚有唐詩善本後乃傳訛耳侯升發前人所未發妙解

也

西京雜記留子駿作漢書一百卷傳之劉歆歆撰漢書

未及而亡班固所作全用劉書小異耳 據此則班史

不但襲司馬矣

古人作詩皆寫情懷亦無忌諱庚信寄徐陵云故人儻

思我及此生平時莫待山陽路空聞吹笛悲徐陵別毛

永嘉云嗟予今老病此別空長離白馬君來哭黃泉我

詎知徒勞脫寶劍空挂龍頭枝杜甫別鄭處末云應與

先生成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今人作詩惟以祝贊為

事矣詩話往往言詩諷亦可大笑

近從陳開仲搆得宋晁無咎抄本雞肋集七十卷閱之

詩賦六百餘篇擬古諸作綽有古調而近體佳句亦多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八

思端向牛衣積淚痕白圭未可輕三復小草須防得二

名能似鼠多愁渡谷仕如鮎鈍笑綠竿憂虞心似知更

雀安穩身如挂角羊皆工用事屬對者也五言如日落

狐鳴塚天寒犬吠村雨圍鴉鳴婦風徑燕將兒松根危

抱石嶺路曲隨溪老覺田原好慵踈里巷尋皆有林野

之趣者也絕句汗堤暮雪懷徑山道人云朔風吹雪亂

沾襟走馬投村日向沉暹想道人敲石火冷杉寒竹五

峯深村店即事云十載京塵化客衣故園榆柳識春歸

深村方物無由覓蝴蝶雙尋麥浪飛題穀驛舍云驛後  
新籬接短牆枯荷衰柳小池塘倦游對此志行路徒倚  
軒窓看夕陽皆有中晚風調不類宋格金陵妓朱斗兒  
嘉靖間與陳魯南海一詩曲中有才情者也有送所歡  
一絕云楊子江頭送玉郎離思牽挽柳絲長柳絲挽得  
吾郎往再向江頭種幾行人爭傳誦子偶閱元詩黃君  
瑞送別云雲景江邊送玉郎江邊折柳柳絲長柳絲若  
挽情人住更向東風種幾行乃竊抄者魯南輩不察也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八

三

趙燕如金陵名娼也寄謝友人送吳箋詩云感君寄吳  
箋箋上雙飛鵲但効鵲雙飛不効吳箋薄一時名士皆  
與之狎京口鄒在鄉雪後訪燕如詩云燕子樓前曉日  
遲叢篁晴色歲寒知庭留積雪看教舞檻俯青山入畫  
眉鼓瑟調從翻玉樹當杯入似宴瑤池雪裏謾對綸巾  
白無奈風塵兩鬢絲

唐僧智永為王右軍七世孫皎然為謝康樂之十世孫  
二僧詩字名家不忝其祖珠勝金銀車登進士第者

崑山周少參正其祖壽誼生於宋景定間歷元至洪武  
六年百有十歲郡守魏觀設鄉飲酒寵異之明祖高皇  
帝聞而召至闕廷賜以酒饌復其家年百十六歲而終  
眉壽之人未聞有歷三朝者亦奇事也

世傳禹碑七十七字韓文公詩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森  
森綠樹猿猴悲亦未之見也宋張世南云嘉定中賢良  
何致見於南嶽峭壁峰上遂摹刻於秋麓書院嘉靖甲  
午長沙太守潘鑑得於書院後小山草莽中即宋人摹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八

四

刻者也夫古文之傳達者多銘於鐘鼎至周宣王始刻  
石鼓歐陽已疑其非真則均婁之刻後人妄作明矣後  
楚沈鑑夢神禹授以古說下有篆文類碑字及早起誦  
若素識不勞深索楊用修好奇士也遂信之乃作禹碑  
歌抑亦英雄欺人耳何可據以為實董郡丞廷欽觀禹  
碑詩云晨望衡嶽山悠悠恣登涉霞彩散崇岡垂蘿挂  
蒼壁路逢樵者言均婁有奇蹟飛翥若鸞龍云是禹碑  
石累累七十字字字不可識古文蝌蚪文怪匪斯籀筆



用修好奇士今文子見譚緬想治水功天授非人力得  
非宛委藏神符今散逸我觀五嶽圖真形甚奇僻恐是  
山川形亦與五嶽匹闕文安可尋郢調詎堪釋為語夜  
郎翁支離大無益

明初舊制吏部考察但老疾罷軟貪酷不謹四條成化  
間豐城李太守裕為吏部時謂遲鈍似軟偏執似酷始  
創立才力不及一條以處之實愛惜人才之意其法至  
今不變公善詩所作有古澹集翩翩唐響也春夜云夜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八

五

深處院寂無詳寶鴨香銷燭影斜倚徧闌干眠未得滿  
庭明月浸梨花憶揚州云樓臺燈火萬家明况復通宵  
歌吹聲二十四橋今寂莫月光空自鎖重城聞鶯云綠  
草蒙茸徧四郊桃花飛盡柳陰交行人正起傷春思厭  
聽黃鸝噪樹梢五言如涼月疎林影晨雞遠店聲細雨  
楚山曉輕雲隴樹春楓林萬葉盡茅屋幾家殘沙淺溪  
流碧春深野燒青孤城明晚照落水動涼颼皆佳句也  
晉陽林士造字吾宗太守陽盛子也少年能詩未幾發

狂疾天死登烏石訪太虛上人云老生高卧處幽絕到  
人稀半榻無長物空山獨掩扉竹疎長漏日苔古欲侵  
衣相送夕陽在清風滿翠微游牛首山云野刹半空齊  
山深路屢迷經聲參鳥韻塔影對雲梯倚策追前跡摩  
厘認舊題諸峯看不極惆悵夕陽西送人之衡陽云衣  
微草樹及汀洲一葦臨河送遠遊幾處啼猿湘水暮一  
行寒雁洞庭秋霜前古寺疎鐘急雪後空山亂瀑流明  
到故人因下榻郡齋無日不淹留惜其稿不傳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八

六

嘉靖間吳中刻六朝詩集有梁宣帝詩一卷僅六首建  
除迎舍利塵尾百合梨蘭而已乃陳宣帝悞作梁也詩  
紀亦踵其悞附於梁元帝之後空改正之  
漢藝文志小說出於稗官謂細末為稗王者欲知閭巷  
風俗細碎之言故立稗官以記之  
梁吳均少年子詩云不道參差菜誰論窈窕淑雖用經  
語大似歇後亦詩病也  
五代耶律德光入洛陽聞杜鵑問李崧曰此何聲也崧

以杜鵑對五代已有之矣邵康節於天津橋聞之不足駭也豈未聞前事乎

李文正東陽年十七登進士太倉陸太常欽與之同榜

有詩云金羈細馬出明光碧色羅衣錦繡香行過玉河

三百騎少年爭說李東陽

新昌胡夢說方伯云兪州史料凡請兪州作傳志者雖

中才亦得附名未請傳志者雖蓋代勲名節義亦所不

載後之耳食者未可以此為定案也讀兪州書者亦不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八

可不知

洪武八年宋濂官禮部侍郎封濂母陳氏妻賈氏為德

人見諸命後無德人之稱

唐張旭以草書名未見有詩傳於世偶讀弘治中顧宗

伯清集跋旭草書後載其詠柳一絕云濯濯烟條拂地

垂城邊樓畔結春思請君細看風流意未減靈和殿裏

時詩不見唐集旭所自作也

宋來汶陽王質號雪山先生作詩經總聞二十卷其家

續藏五十年淳祐中吳興陳日強守汶陽刻之郡齋始

行於世後又無傳矣謝在杭錄之祕府諸子盡賣藏書

近為陳開仲購得之歸之子中問不甚依朱氏多得風

人之趣如小星二章謂婦人送君子以夜而行則事急

入勞不得不歸之於命抱衾與裯聞命既發不及治裝

也此說兪切宵征之旨如騶虞二章謂田獵之作一行

只五獸言不多也草始茁獸未有深沚所以如此其心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八

雖惡其禮不可闕也供國祭祀充君膳羞有不得已者

每有所獲必舉騶虞稱嘆言安得如此獸不踐生草不

食生物者也其心甚不欲也三百篇皆自物已意而解

之惜無力板行耳

永和蘭亭之會四十二人柳公權書之題云四言詩王

羲之為序序行於代故不錄其詩多不可全載今各裁

其佳句而題之亦古人斷章取義也五言詩孫興公為

序柳注云文多不備載近見宣和中內府搨本始知今

世所傳興公序與詩皆近柳所裁俱非全篇也周府刻

蘭亭宴集圖其詩合四言五言於圖像之上近益府仍舊文重刻之詩與柳書多有異同即以王為前序孫為後序亦非矣謝在杭嘗云蘭亭之賢皆一時之選賦詩只四句六句亦有不同者真咄咄怪事在杭未見宣和舊榻耳

子鄉王覺斯先生詩凡百餘卷卷帙既多每遂不能流傳子欲刪為數卷以行匆匆東行不暇及矣先生詩不難於沉著而難於流動偶得其五七律附錄數聯於後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八

九

然子實未見先生全稿也行空翠噓蒼節隳禽守澹烟城野火頽荒屋殘更出驛樓山暮雪聞熱響空心共虎遊詞正學荒山無死氣白日有寒風期明月無心上故人何日來雜風急灘聲逆天低瘴色蒼寺疎磬雲中樹高簾雪外山行網腥朝入肆永氣午薰人清童僕迷幽寺牛羊上古露潤開花氣沙虛透樹光馬童僕迷幽寺牛羊上古墳清心牛睡斜陽穩鷄鳴僻巷深舟開窓湖盡白一路柳先青圓洋香烟流遠碧秋色滿空山剛好詩憐雪後

同夢中峰西選里至旅人輕犯雨里鼓亂槌秋秋佩刀何地解匹馬此身孤不衣濕櫻桃雨帆拖杜若雲必

子火內鬼蘇紛無序人生耐幾秋送友選然秋故友坡屋是誰家燕子極浦看人小半崖礙鳥飛洪寺

秋風連日雨古寺異鄉心煙雨誰家圍樹青霞外幾樹

梧桐白露中送君滄泥日暮携孤劍銅雀風高照大旗

送張子入馬人行古嶂風千點月照平沙雁一聲西山碑間

三日沉吟處粒外孤鴻獨送時九日高危遠白雁偏來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八

十

蚤古待黃花復對誰秋泉音酒醒偏隨枕瘴色秋深不

礙牆送郭春深馬散桃花外戍老人歸燧火中全各園舊地

花光古隕沉樓閣溪色斜陽照板橋木末袖裏怪風藏

石子墻邊破寺出桃花臘月客子欲度冰初急鄉書不

來雁又征熱山好山當牖日初上芳草滿園人未歸祖馬

疎燈獨夜鳴孤雁明月空山泣子規京南遠生南蘭門古戍

三邊接碣石孤雲萬里來登法藏寺深院開花非昨日

雲山轉眼即前朝愛法舊夢不隨絲絡斷驢嘶莫過鏡

樓西野寺泉聲爭迎雲屐響一林默坐雨燈深送洞江波

萬里孤舟注柳葉千峯暮雨收野橋流水清官道古

戎將雲隱驛樓湖一夜紫橋開鶴羽十年紅葉想漁

舟山紫帶河聲背北轉微茫嶽氣自東來紅柿月

明焚屋後白頭人出戰場中台煙城萬里丹峰沮江

海河入白髮歸

洞庭鸞正甫有題村廟云古木陰中冷廟荒鄰雞飛過

矮茅墻朱衣半濕桃花雨蟪蛄絲絲網夕陽支柱歸漢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八

云馱金辛苦向黃沙贖得文拒到漢家多少遺書付王

聚獨傳哀怨拍霜翁客中立春云四日新年一日春新

春還是舊年人山中有屋何曾在逢著梅花便結隣山

帶樓云一帶青山一帶溪溪光山色互招携春風醉我

高樓上聽盡林梢百舌啼後官閣藩幕完艱奔歸水次

聞猿急歸難與逆流爭一日郵籤五日行腸結浹枯無

夢斷吟猿何必許多聲正甫詩多奇警此其一班云

詩云詎曰子聖誰知鳥之雌雄注云相似而難辨也然

為其翼左掩右者為雄右掩左者為雌一說焚其毛置  
水中沉者為雄浮者為雌

龜千年游於蓮葉之上庚信詩云靈蔕上芙蓉鳳非行

實不食庚云去鸞栖竹實以禁代龜以鸞代鳳此皆六

朝換守之法也薛道衡繫之云及鳳桐花散勝龜蓮葉

開竟用本色字殊勝

楊升菴夫人黃氏能詩世傳鴈飛應不到衡陽一律最

佳而他作少見然絕句尤妙有寄升菴云懶把音書寄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八

日邊別離經歲天經年即君自是無歸計何處青山不

杜鵑升菴初娶王氏封安人早卒黃乃繼娶也

處世之道凡為人之最難忍者拂逆也其在泛常可情

然而理遣若天性之適遭其窮與之校不可置之度外

不可道惟有自盡而已古大舜父頑母嚚象傲而能無

怨無愆委命畢誠以斬感通其克克諳底豫格神人而

為天下後世法舜之親若弟舜成之舜之古今稱大舜

又舜之不葬成之也君子觀于舜而知逆境之成人故

曰山河大地皆是黃金滿世界皆藥物小拂逆是小遭  
際夫拂逆是大遭際以之怨尤固非即泛泛以為前緣無  
可何如亦錯過而可惜矣

儒者言無鬼神大要慮人詭瀆耳慮詭瀆則可謂無鬼  
神則不可從來聖賢兢兢業業戒懼實是見得鬼神靈真烜  
赫其曰禍善禍淫臨汝降陟精氣遊魂體物不遺具真  
實語此干聖心學第一吃緊會此即無聖學非明知其  
無姑為是攝心法且誰世也夫禴祠蒸嘗精有必道鬼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八

十三

神無則祖先亦無儒者不廢家祭何以言無鬼神之人  
目不見風不曰無風不見性不曰無性不見祖先不曰  
無祖先則雖不見鬼神其有鬼神必矣或曰聖賢無所  
為而為善何畏乎鬼神是殆不然恆人之視聖賢也太  
高聖賢自謂固是恆人若自謂已聖已賢而不畏妄亦  
甚矣畏則念真實念真實而後裏如表終如始屋漏如  
大度無所為而為善孰加于此人誠鬼神之不畏復何  
所畏也彼其所畏詭瀆者非必禴祀蒸嘗其祈禳禱賽

之謂耶臣子當君父迫切時匍匐呼籲無所不至祈禳  
禱賽雖知無益計且為之此獵較可從之俗何為詭瀆

即云詭瀆其人之愚鬼神何尤不可因死噓者謂無戲  
因死溺者謂無舟也今慮詭瀆而蔑鬼神廢出王游行  
之昭鑒而即暫昧使君子聞之墮行于幽小人聞之濟  
惡于顯世儒之論毋乃為無忌憚者地而張之罔乎  
禮稱曾祖之父為高祖左傳昭公十七年鄭子來朝曰  
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則以始祖為高祖昭公十五年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八

十四

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厯司晉之典籍則謂其九  
世祖為高祖  
書歸格于藝祖注以藝祖為文祖不詳其義人知宋人  
稱太祖為藝不知唐金二代亦皆稱其太祖為藝祖也  
唐明皇開元十三年封泰山其序曰惟我藝祖文考精  
奠在天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封混同江神冊文曰仰  
藝祖之開基嘉江神之放靈然則是歷代太祖之通稱  
也

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稱之曰相公若封王則稱相王

晉簡文帝稱相王武帝在親時亦稱相王 自洪武中革去丞相之號則有公

而無相矣即初年之制亦不全沿唐宋有相而不公者

胡惟庸是也有公而不相者常遇春之倫是也封公拜

相惟李善長徐達三百年来只二位相公耳 魏王象

從軍行相公征闕右赫志震天威羽獵賦相公乃乘輿

軒駕四駱相公二字似始見此

古人二名止用一字晉侯重耳之名見於經而踐土之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八

盟載書止曰晉重宣古人二名亦有可但稱一字者與

潘岳西征賦重葳蕤以定衷弘大世以霸世文公名

止用一字本於踐土載書却非翦截古人名字之比其

闕中詩云紛紜齊萬亦孔之醜則不通矣豈有以齊萬

年為齊萬者耶 呂氏春秋于木光乎德去段守惜誓

來革順志而用國去惡字此為翦截名字之祖 文中

並稱兩人而一氏一名尤為變體祀殖華還二人也而

淮南子稱為殖華賈誼新書使曹勃不能制曹曹參勃

周勃也漢序彭長碑云喪父事母有恭頹之行崇高柴

頹頹方叔也卻正釋譏編彛叔之高慙陶潛詩積善云

有報彛叔在西山語亦類此 又有並稱兩人而一爵

一姓如史記絳灌絳絳侯周勃灌頹陰侯灌嬰也蓋高

帝時功臣周姓者不一人故特稱爵

古人諡有二字三字而後人相沿止稱一字者衛之啟

聖武公止稱武公貞惠文字止稱公叔文子楚頃襄王

止稱襄王秦昭襄王止稱昭王漢諸葛忠武侯止稱武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八

侯

子孫得稱祖父之字子稱父字屈原所云朕皇考曰伯

庸是也孫稱祖字子思子云仲尼祖述堯舜是也顏氏

家訓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

為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呂后微時嘗守高

祖為季漢表種字其叔父曰繇王丹與侯霸子語守霸

為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其名亦

呼為字字固因呼為守尚書王元之兄弟皆號名以真

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不足怪也

古人有名父名君名祖金勝周公之祝詞曰惟爾元孫其名君也左傳楚子圍宋申犀對王稱無畏知營對楚

王稱外臣首鄢陵之戰穰鉞曰書退名父也樂盈辭于

周行人曰陪臣書曰其子厲名祖若父也

古人生不諱名同輩皆面呼其名書周公若曰君爽禮

記曾子問篇老聃曰丘檀弓篇曾子曰商論語微生畝

謂孔子曰丘是也孔子誨其弟子皆稱名孟子則皆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八

曰子稱於他人之前亦曰子樂正子高子是也亦可以

見世風之變矣

古人見其名則無有不稱字者陸務觀曰字所以表其

人之德故儒者謂夫子曰仲尼非慢也後世不惟諱其

名兩并諱其字晉書儒林劉兆傳嘗有人著作辯駁馳至

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如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

者門人大怒兆曰聽前又常林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

林伯先在否林不答客云何不拜林曰雖當下拜臨子

字父何拜之有

古人有以父名子者左傳成十六年潘阝之黨潘阝之子名黨也襄二十三年申鮮虞之傅摯申鮮虞之子名

傅摯也意必當時有同名者故特取其父以別之

古人有以夫名妻漢楊彪夫人表氏答曹公卡夫人書

曰彪表氏頓首頓首

名以同事而晦者淮南子言秦穆公使孟明舉兵襲鄭

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相與謀矯鄭伯之命以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八

十二牛勞師是蹇他為弦上之友而在氏傳不載又言

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為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

宋玉笛賦亦以荆卿宋意並稱是宋意為高漸離之侶

而戰國策史記不載戰國策孟東之會聶政楊堅刺

相兼君注云堅政之副按聶政告嚴仲子曰其勢不可

以多人未必有副

名以同事而章者孟子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

考之書曰啟呱呱而泣子弗子此禹事也而稷亦因之

以受名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考之列女傳曰哭於城下七日而城為之崩此謂杞梁妻也而華周妻亦因之以受名

人以相類而誤者墨子又王舉閔天泰顛於置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於傳未有此事必太公之誤也呂氏春秋箕子窮於商范蠡流乎江范蠡未嘗流江必伍員之誤也淮南子吳起張儀車裂支解張儀未嘗車裂必蘇秦之誤也易林貞良得願微子解囚微子未嘗囚必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八

十九

箕子之誤也 晉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恚而恍惚子路未嘗見夏南蓋衛南子之誤 史記萬石君傳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甲乙非名也夫其名而假以名之也張湯傳張安富賈田甲韓安國傳獄卒田甲疑亦同此漢書魏相傳中謁者趙克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不應一時四人同以免舜禹湯為名若有意擬而名之者及讀急就章有云祖堯舜樂禹湯乃悟若此類皆古人所假以名之

也或曰高帝時實有趙堯然非謁者 梁范縝神滅論有張甲王乙李丙趙丁後人假說之辭以此為祖

漢書張敖傳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此劉歆曰史家記事或有如此追言謚者史記貫高與張敖言謂帝為高祖公羊傳公子肇與桓公言吾為子白隱矣皆此類今按傳記中此例尚多如左氏傳石碯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國語絕國謂子叔孫伯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淮南子先軫曰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吳越春秋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八

十

子胥白報我平王說范景公曰善為我浮桓子也屈宜咎曰昭侯當利矣不作高門並是生時不合稱謚乃後人追為之辭也 史記田敬仲世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子田成子史通曰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謚蘇氏曰田常之時安知其為成子而稱之 稱晉文公為文君楚辭昔佳日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稱楚莊主為莊君荀子莊君之魯稱魯昭公為昭君燕氏易林乾侯野井昭君獲居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八

管子稱三晉之君其時未有三晉輕重篇稱魯梁其時未有梁國語句踐之伯陳蔡服從其時有蔡無陳說苑句踐聘魏其時未有魏又言仲尼見梁君孟簡子相梁其時未有梁魯亦無孟簡子呂氏春秋晉文公師咎犯隨會隨會不與文公咎犯同時史記扁鵲傳號太子其時號亡已久龜策傳宋元王家無此君越絕書晉鄭王晉鄭未嘗稱王列子晏平仲問養生於管晏吾平仲去管子百餘年韓詩外傳孟嘗君請學於閔子閔子孟嘗君相去幾二百歲

集古錄有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一卷所謂署字者皆草書其名今俗謂之畫押不知始於何代程史謂晉已有之然不可考南史齊高帝在領軍府令紀僧真學手迹下名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何故容署名故字則大作苟小為文容字大為父陸倕戲曰公家苟既奇父父亦不小北史斛律金不識文字初名敦若其難署改名為金從其便易尤以為難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八

神武乃指屋角令識之北齊書庫狄于不知書署名乃于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椎又有武將王周書名先為吉而後成其外世說蕭引書法道逸成宣帝嘗指其署名語諸人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唐書董昌僭位下制詔皆自書名或曰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為天子今人亦謂之花字北齊書後王紀領軍一時二十連判文書各作花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東觀餘論云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與檄移或不書已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宋史劉奉世傳先是進奏院每五日具定本報狀上樞密院然後傳之四方而御史輒先期報下或矯為家書以入郵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實封但以通函膝報從之呂溱傳儂智高寇嶺南詔奏師母得輒報溱言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為備今欲人不知此何意也曹輔傳政和後帝多微行始民間尤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

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邸報字見於史書始此

山陰姜武孫烈分野辯云古今人屢辨而終不可辨者

莫甚乎分野之說矣天與地精氣相感地有是形天即

有是氣故在天為分星在地為分野是亦理之可信者

也自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後世儒者莫不

宗之但星經既亡今所據者止班固所作漢志鄭康成

引十二次之分以相屬而魏太史令陳卓更分繫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三

八宿悉載郡國各所直宿度可謂詳矣然即其言攷之

其可疑不止一端揚在東而星紀則在北雍正西而鶉

首則在南冀在北而大梁則在西齊魯俱在東而降婁

乃在西元枵又在北是躔次之參差可疑也衛在河內

與并無涉也乃衛不屬豫而屬并魯在山東與徐無涉

也乃魯不屬兗而屬徐晉在太原與益無涉也乃晉不

屬冀而屬益是州郡之錯互可疑也夫州郡錯互則地

與地不相合躔次參差則地與天不相合夫既不相合

若此尚欲泥其書以驗災祥而決休咎豈有當乎論者以為分野占驗自古不爽當時必有所據而然或云封

國之年其歲星所在之辰即屬分野則同歲受封者必

多何以齊魯宋鄭諸國各分躔次而絕不相侔此不問

而知其非也唐一行則云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不係

于方隅其占驗以山河為界不主於州國其說似矣然

不過意為揣測耳又安能取夫參差之星錯互之地條

分縷析一一相配而錙銖不爽也哉且不特此也天以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五

下天矣廣矣決不止于中國也雖鄒衍之論迂誕不足

深信然既謂之中國則東西朔南之為外國者不知凡

幾其分星分野當必無異故昂畢之界曰天街天街者

中與外之交也天之不詳內而略外可知也必若諸人

之論是天已盡於中國而中國之十有七州已盡天之

三百六十五度矣豈理也哉或曰五車五星其次舍在

畢星書謂主秦趙七國北斗七星其次舍自張而角星

書亦謂主秦楚七國或又曰牛女下有十二國星東起

越西至鄭鄭夾滌謂天之所履廣而中國所占止此十二星或又曰天市垣有列國星二十二起宋至河中所謂分野者指列國諸星而言也夫五車北斗何所見而謂主七國星書固不足據牛女下之十二星天市垣之二十二星在天業有其象則列國之休咎自應於此星占之較之十二次分野之言似為勝矣然中國所占僅此則此外之災祥皆可置而不論又何以五星聚井而沛公帝彗星掃秦而符堅危熒惑守心而宋憂井星見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八

三五

尾而燕滅者也吾故曰辨之而終不辨者分野之說也然則奈何曰辨之而終不辨莫若以不辨辨之夫人主之於天也蓋無事不當警無處不當警者也必曰某事微某應此劉向五行傳之謬也必曰某星應某地此亦漢以來諸儒之失也且往者分建列國故有分野之說今之各警天戒今四海一家則周天之休咎皆皇極之徵應也何必紛紛紛紛政分野之同異為哉 分野之辨紛紛聚訟得武孫此論而定喜其議與予相合因備錄之

武孫別有雅頌辨春王正月辨河圖洛書異同辨子房刻之賴古堂文選中

楊升菴朱鬱儀兩先生作書最多子既合刻其目矣此外則陳心叔先生元士楚之應城人所以詩文名歸雲集如于卷外有論語類攷一卷孟子雜記四卷易象鈞解四卷易象彙解二十卷五經異文十一卷姓匯四卷姓觴十卷名疑四卷古俗字略七卷夢占逸旨八卷隄疾恒談十五卷楚故略二十卷象教皮編六卷楚絕書二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八

三五

卷荒史六卷世歷四卷江漢叢談二卷俚言解二卷喬語音義四卷嶽紀六卷板帙浩繁未易流傳予舊藏六七種今只存一二矣後托家吳昉大令覓其全本亦不可得相傳先生覽揆之前一夕其父夢一老翁冠袍款戶而入自稱齊卿孟軻翌旦而心叔生其父遂小字之曰孟卿後登嘉靖甲辰進士刺灤州己酉二月上丁有事孔廟分獻於孟子木主無故自仆型爵皆墮地心叔惡之遂自免歸稱養吾子息影讀書故作述甚富孝感

夏振叔云心叔子培字吉藪亦博學作有編日新書十  
二卷

燕樓畫角之言有三弄為曹子建作其初弄曰為君難  
為臣亦難難又難再弄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  
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今角聲之嗚嗚者皆難  
字之變生耳夏振叔言崇禎己卯其鄉省試有延孔問  
題者孔書一絕末二句云今年試日非容易請聽燕樓  
第二聲問者不解至就試題乃為臣不易始歎其隱妙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八

三五

夏振叔言其鄉數年前瘡大作或教于古錢中檢取周  
元通寶一文持之即愈初不知此說倡自何人一時喧  
傳寶貴一文須時錢一緡按此錢乃周世宗毀天下銅  
佛所鑄其瘡却者或亦仰借瞿曇之靈與 黃俞邵云  
金陵人傳此錢難產者持之即下亦不知何故  
升菴外集載孫器之評詩一則而稱定陶孫器之夏振  
叔云按其人姓敖名陶孫而器之其字也楊誤以敖陶  
為地而改敖為定以合郡邑之名與誤認劉德升為劉

景升索幼安為管幼安者同一可笑故記程史一條乃  
器之事附錄于此趙忠定既以人言投荒善類多力爭  
被逐而韓侂胄之權遂張公議譁然謗書日懸閣下雖  
加疏捕莫得其名太學生教器之亦有詩末云九原若  
遇韓忠獻林說渠家末代孫益侂胄乃韓忠獻琦曾孫  
也一時都下競為傳寫侂胄雖知出器之手亦不之罪  
器之後登進士 按器之成是詩墨未乾而壁已與去  
器之恐易服逃去變姓名侂胄遂始成進士此云侂胄  
不之罪未之考也器之閩人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八

三五

夏振叔言幼隨其先大夫官汴苦竭問之汴人云不拘  
春夏但聞雷第一聲即默授衣代作結或遭螿便舉結  
摩之即愈試之良驗 方邵村侍御云小解朝不向東  
暮不向西日不向南夜不向北永不受毒蟲之螫  
衛夫人見王右軍年十二書流涕曰此子必蔽我名按  
右軍初學衛書將謂不及北游見李斯會嘉等書之許  
下見鍾繇梁鶴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于

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數曰巫雲洛水外雲水寧足  
 貴哉古人成一藝亦必脚下行數千里路日中見無限  
 古人手跡乃始成名今日執筆便欲凌躋古人豈不自  
 媿 元微之除却巫山不是雲之句亦本右軍千寶撰  
 搜神記時人曰御可謂鬼之董狐魏使李憲入梁見佛  
 寺旁執筆者謂之尸頭塞曰此僧之董狐也又六朝人  
 撰酒記時謂酒之南董黃長齋評書號書之董狐近黃  
 山潘景升好品題諸姬自為撰記文辭艷麗時人謂景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八

三五

升是姬之董狐

俗傳楊玉環是白鵲之精故指爪純赤此語亦有所本  
 云出之張文獻公千秋金鑑錄 按新都黃潭讀書一  
 得云嘉靖辛卯始與今張監刻張文獻千秋金鑑錄予  
 讀之有疑焉攷綱目唐開元二十四年張九齡上千秋  
 金鑑錄以鏡自照見形以人自照見吉凶兩語者其書  
 之序意也述前世與廢之原者其書意也茲錄也予無  
 兩語而述前代興廢之原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不似公

口中語為無疑矣三章內云安祿山野豬之精腹垂過  
 膝史思明翹為之精脇生兩羽楊貴妃白鵲之精指爪  
 純赤攷之綱目公以開元二十二年為中書令祿山思  
 明事在二十四年夏四月錄內云云固當若貴妃者開  
 元二十三年十二月冊為壽王妃二十五年貶公為荆  
 州刺史二十八年公卒又明年改元天寶天寶四載以  
 楊太真為貴妃是太真為壽王妃十年始為元宗貴妃  
 公為相日見太真為壽王妃未見為元宗貴妃也惡得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八

三五

有白鵲之精云云也其偽無疑矣然錄固言之矣公就  
 中書焚稿則是錄之焚久矣世烏得而傳之哉

湯義仍牡丹亭劇初出一前輩勸之曰以子之才何不  
 講學義仍應聲曰我國未嘗不講也公所講性我所講  
 情主漢波好為詞曲客謂之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  
 次立言公當留心經世文章漢波應聲曰公獨不聞其  
 次致曲耶一時戲語頗見兩公機鋒  
 角冬薛千仞 曰走九州而後知天地之大亦知天地

之小走兩都而後見人才之多亦見人才之少又云誘人子弟入欽博之門其罪小誘人子弟入詩文邪路者當服上刑語皆有意味

楊用修先生丹鉛諸錄出而陳晦伯正楊繼之胡元瑞筆叢又繼之時又顏曰正正楊當時如周方叔謝在杭畢湖日諸君子集中與用修為難者不止一人然其中雖極辨難有究竟是一義者亦有互相發明者予已彙為一書顏曰異楊書已成尚未之鐫耳薛子仞云用修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八

三

過目成誦故實皆在其胸中下筆不考誤亦有之然無傷于用修好事者尋章摘句作意辯駁得其一誤如得一盜獻沾沾自喜此其人何心良可笑也

鄞江東包氏望族也有老母畜一鴉躬親餵養已而母死鴉逸棺哀鳴三市亦死包氏子願其堂曰報鴉文徵明太史為之記

南唐李後主以七月七日生亦以七月七日死吳越王叔以八月二十四日生以八月二十四日死兩王生死

相同如此子同書中未載此事當為補入 海鹽姚叔詳云後主以故國不堪回首句及徐鉉所探語賜牽機藥死忠懿荷禮最優宜無他矣故兩王皆以生辰死者益御忌未消各借生辰賜酒陰斃之耳

嘉興宗給諫 宦江右時方籍分宜相宗與監籍之員言嚴相青褶紗巾手持小書數帙而出籍者難之嚴曰此經方書欲藉以送老耳曰方書中有刀瘡藥方否曰有曰能治得楊繼盛沈鍊瘡否嚴為默然然監者曰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八

三

若然則此書猶無用也遂奪而投之火監者此語大快人意然猶憾此獠得全骸骨以終

金壇王伯弼孝廉自言丙午偕計至德州見道旁有捕賊勾當與州解相諍問之云放馬賊畫劫上供銀若干追之則死賊射不追則死坐累各相向呼天泣數行下熱賊馬塵起處猶日力可望也忽有夫婦兩騎從他道來諸捕咸驚相慶曰保定名捕至矣當無憂也諸捕控名捕馬問何從來言夫婦泰山進香耳然名捕病甚俛

首鞍上其妻亦短小好婦人以皂羅復面手抱一嬰兒  
諸捕告之故哀乞相助名捕曰賊幾人曰五人曰余病  
甚吾婦往足矣婦搥手我不耐煩名捕嗔罵曰懶息婦  
今日不出手祇會火坑上搏老公乎婦面發紅便下馬  
抱兒與夫更束馬肚結縛裙鞞攘臂袖一刀長三尺許  
先若鏡也夫言將我箭去妻曰吾彈故自勝言未見身  
已在馬上絕塵而去諸捕皆奔馬隨之須臾追及賊騎  
婦人發聲清亮順風呼賊曰我保定名捕某妻為此官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本八

三三

錢故來相索空急置毋嘗我丸也賊言丈夫平平批猪  
敢爾賊發五弓射婦婦從上馬以彈弓撥箭箭悉落地  
急發一彈殺一人四人拔刀擬婦婦接戰揮斥如意復  
所殺一入三人懼少却婦更言曰急置銀算兩尸去俱  
死無益也三人下馬乞命置銀以二屍縛馬上而逸未  
幾諸捕至昇銀而還此婦猶旖旎尋常善刀藏之下馬  
徧拜諸捕曰妮子着力不健縱此三寇要是裙襦伎倆  
耳州守為治酒宴勞五日而去姚伯祥曰此皆伯毀口

授于子為之記所謂舌端有寫生手也 此婦要是  
隱娘紅線之流伯毀善述伯祥此記亦奕奕動人所謂  
潘君之筆樂君之舌也

姚叔祥自云余十三而孤年二十有日不識丁以寫照  
自給寓居德清學博姜孩日先生家姜謂子曰男子何  
可不知書遂句讀授予 叔祥二十窮苦又不識丁晚  
乃卓然自立為當代名碩人不可不自立如是人不可  
以年自廢如是叔祥著述甚多子僅見三數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本八

三四

坡公魏武帝論就其成敗之迹而推原其理如醫家見  
前醫投藥不効而推其用藥之悞雖不可謂洞見肺腑  
然其理亦有不能外者讀者存其理可也  
釋氏止因聖人之言平易正直習之生厭故更將其理  
反新換異旁見側出以使人鼓舞不倦耳論者至以釋  
氏之旨大悖于聖人而尊之者又以為大過于聖人豈  
不昏夫哉然其所以為害亦即由此譬之優人演劇不  
過因其具樂引之忠孝而已而其後遂不能不沉湎于

酒食汗漫於邪淫意欲大有功於聖人而流弊乃更甚焉亦由其深穩終不及聖人也

御人御宇本古帝王公平接物之理而英雄稍濟之以全略至後世狡獪之流皆切之以行其奸豈知雅遠之士元勝之流笑其機詐若小兒耳安有受其羈勒哉  
賁海之利原非本富然少取贏餘以減正賦未為不善也後世苟且之法無所不用取之盡錙銖矣而由賦之加未見其少逋亦拙於取末利矣何也彼不能用末利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八

以紓其本富也

高康生阜曰天下之謬莫謬於今相者之說相者之說曰某相優當得富貴也某相劣當得貧賤也其人雖庸且愚焉苟可以富且貴則以為入之所不若也其人雖賢且才焉苟僅止於貧且賤則以為有所甚歎於人也推是說也使顏氏與端木并銜則必以端木優於顏氏矣伯彞與盜跖同觀則必以伯彞劣於盜跖矣幸而獲驗已不免重榮利而輕道德而況揣摩於勢分之間臆

度於服馬之細不中者比比也徒使人不知所自立而因以喪其所守而已嗚呼孔子之道不明世將何所取衷哉

高康生曰君子小人相為消長不特君子自有消長小人自有消長也小人化為君子君子長而小人消矣君子化為小人君子消而小人長矣君子小人實互相消長也且君子小人亘古來兩兩對立必是天地間不可相無之類如使君子可以滅盡小人則必天地間有陽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八

而無陰可也而獨陽不生又何以解乎蓋陰陽本二氣運行其運行不及處即陰也然即運行不及處亦復有逆雖陽之極力運行不能不解此運行不及處相為乘除凡一切心之公私身之氣血人之男女品之君子小人皆與此類應馬推處之各得其當使君子常足以御小人而小人無以凌君子則小人之助為於君子豈可少哉至於處之不當而始有小人之憂焉則其責當在誰乎曰在君子此又君子之為統乎小人而陽大陰小



之義也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八

三

書影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卷九

江南布政司叅政周亮功撰

偶覽張無垢橫浦集云其家舊畜犀帶一銖文理縝密  
中有一月影過望則見蓋犀牛望月之久故感其形於  
角也無垢正人君子以道學稱決非妄言然此帶亦太  
奇也以此推之古有辟寒犀辟塵犀駸犀駸犀暑犀夜  
明犀當皆有之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九

一

曾參字子與元吾術精于字學謂當讀參乘之參不當  
作梳簪切方與名字相涉

唐于祐題紅葉詩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  
誰阿誰二字出三國志龐統傳即臣虎刻作圖章每于  
書畫中用之

世傳范文正公知開封府日遣將參五百斛往姑蘇子  
純仁還次丹陽見石曼卿云三喪未舉以參全與之二  
女未適又以舟與之還見公曰江南見故舊手曰丹陽

見石曼卿者三喪不歸二女未適以麥全與之猶未數  
 公曰何不連麥舟與之曰已與之矣公曰善按文正公  
 年譜仁宗天聖五年丁卯夏六月次子純仁生時公年  
 三十九及景祐二年乙亥公權知開封時年四十七而  
 忠宣公方九歲未必知以麥舟與人又按石曼卿真宗  
 朝推恩三舉進士年甚少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未  
 必貧至如此况曼卿只少文正二歲與文正同立朝累  
 遷大理寺丞計忠宣九歲時曼卿亦拜官矣文正史俱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九

二

之先今人但傳范事  
 元人施鈞咏淚云懶隨空勞補舊痕雜筵歌罷忽沾巾  
 半江湘竹斑斑雨三月梨花點點春字濕錦機啼成婦  
 珠明綃室泣鮫人琵琶滴到情深處洗盡青衫幾掬塵  
 林方懋和云傾天東注欲成河千載湘筠怨未磨易水  
 寒風人去遠西州斜日客重過痕添玉筋消紅頰濕透  
 羅襦掩翠蛾最是潯陽醉司馬琵琶聽後恨偏多子在  
 請室云有目憐雙脊桔棹出已枯多惟堪盟面貴不肯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九

三

不載子以為必無是事也曼卿卒文正有文祭之見集  
 中又丹陽去縣七里有橋嘉靖間縣令來某更名麥舟  
 橋姜宗伯為記亦未考其實也陳眉公云歐陽文忠為  
 文正作墓志為曼卿作墓表皆不載麥舟一事蓋公感  
 德不專在此子謂本無是事所以不載耳又按吳志載  
 全琮父使琮賚米到吳有所市具琮至皆散空船而回  
 父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  
 之患故使賧贍不及啟報父便以此奇之此事在麥舟

尤傑出惜不記其全  
 吳門沈從先貧而工詩嘗作寒食云青青草色上河橋  
 雨後推窻見柳條厨下從來烟火少不知寒食是今朝  
 人爭傳誦然唐人伍唐珪有寒食獻郡守一絕云入門  
 堪笑復堪憐三徑苔荒一釣船慚愧四隣教斷火不知  
 厨裏久無烟古人已先道之矣唐孟雲卿云二月江南

花滿枝他鄉寒食遠堪悲貧居住無烟火不獨明朝  
為子推又先于唐珪矣

宋潛溪學士以孫慎得罪遷于蜀卒于夔遂寓葬于夔  
府之西蓮花池山下洪武十四年五月也享年七十有  
二永樂十一年蜀獻王思其賢遷葬于成都之東二十  
里賜田以供祠祀成化十一年巡撫孫仁巡按俞振同  
藩臬諸公拜奠墓下謂其山水不環會土脉淺薄謀遷  
之啓于蜀王有承奉宗璟壽藏并田園居室皆遵王命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九

四

而與之既啓墳其棺散漫且朽幸遺骸尚在乃易棺重  
斂以十二月十三日改窆焉廢淨居寺為先生祠彭華  
為遷葬記此闕亦未可及

西京雜記載卓文君為相如作諫梁劉孝威詩君平子  
雲閒不嗣江漢英靈信已衰余按史記相如傳天子訪  
相如遺書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相如似是無  
子故妻為之對耳以此証之相如君平子雲皆弗嗣矣  
子雲姓楊後世無有楊姓之人亦是一証楊用修云宋

揚補之子雲之後字從才不從木與劉孝威詩異矣

揚子雲投閣之事宋孫明復曰太元一書乃明天人始  
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蓋疾莽而作也王介甫諸家以  
年數考之謂子雲與莽不相及及上符命投閣恐係谷  
子雲事鑿鑿有據是何世人忍于污蟻賢者如此李本  
寧在川西以此段刻之墨池上乃與同時意見不合後  
竟入彈章不但賢者被誣即代辯誣之人亦被禍矣寬  
哉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九

五

偶閱眉山張元羽文集有四異人傳一曰猛蟲子萬歷  
初行乞成都青羊宮見人畜之屬皆謂之猛蟲子亦不  
知何許人達人但索餅子及酒飲之有屠人以生牛肉  
一片奉道人齧之盡又有以桐油一碗立飲不留餘滴  
生漆亦然巴豆野葛砒霜亦舉啗之不能傷三年臥石  
上不食米飯冬夏一衲絕無蟻虱暴烈日中無汗有諸  
生晦日訪之至夜歸望一月當天其明如晝眾異之次  
日再訪長睡於地徐而攬衣行乞于市遇方伯馮公成

能出巡耶縣呵叱不為動馮異之下車而揖乃抱其頭  
為耳語馮嘆噴登車促執事還司次日馮死矣二司物  
色道人已絕跡不知所之 猛蟲子去後五六年有道  
人蓬頭赤足栽眉山頂三年坐雪中無恙也僧進食日  
數次皆食之或雨雪十數日不食亦無饑狀嘉州士人  
某為督學所斥值道人下山坐竹筏至漢嘉慕而拜之  
求與俱去道人弗答懇之再三道人厲聲曰爾鬼眼非  
學道之器元羽與此生舊知不知鬼眼何狀一日生過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九

六

眉山相訪密察其眼右果無瞳實碧色較左眼差小道  
人不識其鄉貫姓名稱雪山道人 李青霞眉州人襁  
褁失明三四歲遇饑荒父母棄之大江覺有物載之而  
去為漁者所得至十載為人傭磨有替史倚琵琶說往  
事攜之去雅善其藝至綿州在高翰林處說書有道士  
與高論還丹青霞碎琵琶隨道士去凡十載還綿高尚  
在扣之若有所悟戲捻腕間垢膩為丸投水中變魚盈  
尺治羹充坐客鮮美殊勝又為人道未來多奇中嘉靖

已亥還眉往豆圍居數載無疾而化葬之山麓十餘年  
後世宗皇帝親見李青霞白衲頭兩人自言籍貫一稱  
眉州一稱陝西所司張榜文踪跡兩人不得又數年江  
西尹別駕蒞眉就廟社宿壇問道士曰爾非曾天成乎  
道士駭然曰小道名何由先知別駕曰吾來時有李青  
霞者居吾郡中謂予眉州乃吾鄉也城隍廟道士曾天  
成待我為徒我知尚無恙為我致意始知青霞不死而  
豆圍之墓乃尸解也世宗所見亦神也非形也初青霞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九

七

寓眉州雙皇寺元羽為童子時見余翰林送蒜二百顆  
酒一巨尊青霞食之立盡了無辛辣意摩元羽頂曰是  
兒他日貫穿百家位不稱才探懷中李二顆餉之時李  
花方苞何處得此若捻垢為魚之類耳 劉大瓢眉州  
人嘉隆之間浪跡三吳手持大藤瓢容酒一斛注滿而  
後飲移時有人再進又能再舉如此而三無復醉態問  
其鄉貫曰我姓劉氏眉山人隆慶末有劉經歷某叅南  
刑部都吏見大司寇延大瓢甚肅經歷往見之猶未言

即云子非劉某乎爾家在眉有劉某者爾知之乎經歷曰吾曾祖也曰是人與我相知蓋曾大父行也經歷曰仙師居何處曰我居東館鄉正德時離家今六十餘年矣經歷自思正德鄙藍之變東館有劉烈者起兵應之蕩定之後烈跳而去不知所之因屏人密問大軌垂首曰往事勿言真其人也是當百歲外矣 又張瑤呈語予辛未秋予覲先大夫于東牟遇道人馬繡頭者亦異人也道人修髯偉幹黃髮覆頂舒之可長丈許不櫛不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九

沐而畧無垢穢自言生于正統甲子至是約百八十餘歲矣行素女術所至淫姬媼姆多從之遊時孫公元化開府于登聞而惡之呼至將加責焉道人曰公秉鉞一方選士如林乃不能容一野道人耶公厲聲曰子選士以備用耳若擁腫何所用道人曰萬有一備指使可乎時方大旱公曰若能致雨乎曰易易耳問所須曰須象數百張結壇于郊公等竭誠惟我命是從稍齟齬者不効矣公曰姑試之不効乃公不爾怒也命治壇如其式

凌晨率僚吏往道人至則索燒酒一斗並犬一罷啖之盡乃登壇命公等長跪壇下時方溽暑萬里無纖雲道人東向而噓則有片雲從其噓處起復東向而呼則微風應之少焉濃雲四布雷電交作雨下如注道人高臥壇上齶聲與雷聲響答互應地上水可二尺諸公長跪泥淖中不敢動歷三時許道人乃寤曰雨足乎眾歡呼曰足矣道人揮手一喝而雨止雲散烈日如故孫公踉蹌起扶掖而下以所乘八座乘之而騎從以歸歸即送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九

入先大夫署中先大夫故好士暑中客約廿餘人每夕必列席共飲飲必招道人與俱道人言笑不倦而多不食或勸之食則命取大罌盡投諸榘榘其中以水沃之一舉而盡復勸之食則復取他席上榘核投罌中盡之如初乃至盡庖厨中數十人之饌悉投悉盡或戲曰能復食乎曰可則取席上諸拌盃盃之類十五累之舉而大嚼如嚼冰雪齒聲楚楚可聽也先大夫治兵廟島拉與俱宿暑樓上樓濱海時嚴冬海上無日不雪雪積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九

十

數尺人爭塞向瑾戶以避寒威而道人夜必啟北窻以首枕窻而臥早起雪覆身上如堆絮道人拂袖而起額上汗猶津津然或投身海中盤薄游泳如弄潮兒及登岸遍身熱氣如蒸而衣不少濡濕也既而往游東江東江帥為劉興治道人至則聚諸淫媼如在登時興治聞之怒呼而責之將繩以法道人曰公尸居餘氣乃相嚇耶公何能殺我人將殺公耳興治益怒道人指其左右曰此皆殺公者也俟城石轉身則其時矣興治命責之

鞭扑交下道人軒睡自若興治無如何也道人出語其徒曰辱我甚不可居矣乃往海中浴浴竟見有一木大數圍知是土人物從求得之自持斧畧加剗鑿纔可容足輒坐其中亂流浮海而去不知所終其後興治以貪殘失士心改築島城城石盡轉而興治為其下所刺方道人之在署中也每酒後輒撫膺痛哭先大夫叩其故則指予曰即君有仙才而年不永使從我遊不死可致也先大夫曰年幾何曰盡明歲之正月次年壬申春王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九

十一

四日道人方與島中諸將士轟飲次忽西向而慟曰可惜張公今日死矣蓋登州城陷之日也乃知向日酒後之言蓋託諷耳予嘗謂道人嘯命風雷如反掌預識休咎如列眉傲慢公卿如觀變場絕寒暑饑飽如化人而獨不避穢行與淫媼遊且比及頑童曰中有真陰可採補也此大悖謬豈世上自有此一種如楞嚴所稱十種仙或唐人所稱通天狐屬耶抑天上羣仙亦如人間顯宦不盡皆立品行紉蓀荃者耶吾又安得叩九關而問之

少年及第奉旨歸娶詩明初練子寧送花狀元詩云二月都門鶯亂啼即君春色上朝衣潘生况擬供調膳張敞仍須學畫眉南陌酒香銀甕熟西湖月朗畫船歸極知身負君恩重莫遣心隨粉黛移解緡送劉探花素吉云少年歸娶奏金鑾喜得天顏一笑看紅錦裁雲朝莫雁紫簫吹月夜乘鸞靈椿枝上承中饋寶鏡臺前結合歡從此梅花消息好青綾不似玉堂寒金陵白正蒙送

周狀元延儒云才子承恩出建章風流千載一周郎人  
間玉杆偕仙配天上金蓮簇艷妝絳蠟影搖宮錦色繡  
幃春擁御爐香即今已在蓬瀛境不用吹簫下鳳皇近  
華亭陳繼儒送吳榜眼偉業云年少朱衣馬上郎春闈  
第一姓名香泥金帖貯黃金屋種玉人歸白玉堂北面  
謝恩才合吞東方待曉漸催妝詞臣何以酬明主願進  
關雎窈窕章明朝二百六十餘年少年及第歸娶者不  
數人練詩用洪武正韻當時遵太祖功令甚嚴耳又弘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九

三

治乙丑榜眼董玘年十九正德丁丑榜眼倫以訓年十  
七皆予假歸娶當時必有贈詩惜不傳

宗武帝丁督護歌云督護初征時儂亦惡聞許願作石  
尤風四面斷行旅唐司空曙襲其意別盧秦卿云知有  
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武帝儼  
然樂府司空便是絕句矣

海水日再至朝為朝夕為汐潮臨午汐臨子此一日之  
候也一月之候則朔望盛一年之候則仲春仲秋盛春

夏盛朝秋冬盛夕春尤盛于朔秋尤盛于望此其常也  
徐叔蒙海嶠志以為水隨月之盈虧王充論衡以為水  
者地之血脉隨氣進退二說精而未備愚聞之人曰五  
行之性土剛而水柔剛靜而柔動土若鼻水若涕水于  
海升降猶涕于鼻出入非氣機之推盪固不能升降而  
出入也氣自子至巳為陽自午至亥為陰遠相禪代進  
退無時其已進退則向衰其方進退則向盛盛莫盛于  
氣之交子午為一日氣之交朔望為一月氣之交仲春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九

十三

仲秋為一歲氣之交氣盛而潮汐盛固其所也愚又以  
為氣之陰陽交于子午天之日月位乎卯酉水陰類從  
月不從日月于朔出卯于望出酉潮汐之至俱隨月而  
以卯酉為推移蓋潮汐正臨子午惟朔望之日為然自  
朔後晝潮迭差以復于晝夜潮迭差以復于夜至次月  
朔則日月復會卯而潮汐之至仍與子午合矣此卯酉  
推移之說也若一月朔望之盛則月出卯酉一年仲春  
仲秋之盛則月建卯酉論潮汐者舍子午而論卯酉乃

為得之至若朔望之盛吳浙閩廣不無日數前後之差  
 將潮皆東起地勢有遠近氣至之有先後歟 又以日  
 月行度言之每月初一日月同宮卯時齊出是謂合朔  
 日每行不及天一度月每行不及天二十九度半此一  
 日行度之差也故太陽每辰必出卯月自初三初四則  
 出辰矣月出卯則潮恰臨午汐恰臨子月出辰後卯一  
 時則潮汐之至亦後子午各一時是以晝潮之至一日  
 午時二日午末三日未時四日未末五日申時六日申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九

十四

末七日酉時八日酉末潮午則汐子潮未則汐丑準此  
 推移而啓刻可定也此理徐明叔高麗錄頗論之予為  
 暢其旨至云地乘水自峙氣升則地浮水溢氣降則地  
 沉水縮信如此言浮與俱浮沉與俱沉如水高舟高水  
 下舟下無水溢舟上復縮舟下之理雖有其說未足據  
 云  
 中域字數漢許慎說文九千五百九十三宋沈約四聲  
 譜一萬一千五百二十隋陸法言廣韻二萬六千一百

九十四洪武正韻依毛晃所定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六  
 今陸漆范斗韻譜一萬四千五百二十二經生韻士所  
 知曾不及半唐孫愐所收唐韻至四萬五千五百有奇  
 冗複可知已

天地自然之文如日月星龍圓龜書至奇至神至變要  
 其體象不過黑白點耳故日明月暗分黑白星辰之可  
 見與不可見者黑白正半圖書則陽白而陰黑黑白之  
 謂象象之中有圓有缺有多有寡之謂數並行迭運以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九

十五

成古今生人物升降吉凶不期然而自無不然之謂理  
 理即寓象數中非二也庖羲氏作以奇偶代黑白不立  
 文字不假語言天地之理已無遺蘊執世分理數而二  
 之謂理精而象數粗遂舍象數而談理譬之字然點畫  
 為象繁簡為數而義寓其中人不識字能談字義否也  
 天下之至頑者莫如石然而生剋制化之理具夫石鼓  
 以魚鳴石燕以醋遊則具生之理龍火焚山鶴糞枯砌  
 則具剋之理碑覆蘆而駁玉得酥而軟則具制之理龜



尿漬墨金鹽煑壁則具化之理天下之至虛者莫如聲然而生剋制化之理具夫蝦蟇聒蚪出若者生于聲謝豹呼土蟲裂若者剋于聲伯勞啼蚯蚓結若者剋于聲蠶蟪祝螟蛉肖若者化于聲石不碍于受復何碍聲不遺于施復何遺龍以之入針仙人以之入石靈巫以之祝由而和陰陽佛祖以之呪梵而資解脫皆理之必然者

天下之不可推者皆理也以可推者推之故觀畫灰之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九

十六

缺暈斬草之斷虹而知風雷之必可召觀燒雄黃致水蟲磨鐵致蝶姑而知禽蟲之必可復觀齋之爛銅皂角之腐鐵而知必有黃白之術觀灰之生蠅莫之生蠶而知必有飛騰之藥觀磨聲之續雞卵索綯之絞鵝吭而知必有厭勝之法即君子所不務然不可謂無其理也論衡李子長為政欲知因情以梧桐為囚形鑿地為陷以蘆為柳臥木囚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囚寬木囚動出雍丘徐伯子言獄中囚失倒印捕文必可得客言

無骸屍亦有檢驗法問官誠心默禱布熱灰地上以黃豆排作無骸骨者形如屍格有傷之處豆自于熱灰中爆起無則已又官獲妖人及能寄杖者官不能刑取印印其背及持印向之或浴以狗豕血則妖術不得行此其理可知不可知然世自有之不可以常理論者也

封丹砂于釜覆之三日三夜則化為水銀其不化而浮者為輕粉水銀升之為朱故朱可還為水銀懸鉛酒甕閉之四十九日則化為胡粉其化而未瑩者煨以為黃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九

十七

丹故胡粉亦可還為鉛滓鐵以膽礬則變而為銅燒銀以硫黃則化而為鐵卷赤銅以甘石則易而為黃置銅鐵水銀中雖重亦浮置水銀瓦楞中雖疎不漏裏金沙以烏紙揮巨鎚之金已箔而紙不損即一金而變態不可勝言夫是之謂物理博物志言鼎油變之極沸沸忽止則油冷入手探之不傷此陽極生陰水極化火之理人或費水極沸甫息費即以手承釜而行釜中沸如故觀者駭承釜者色不變

人試效之則釜底正温耳蓋火性炎上嬰兒則金水返其寒性釜中雖沸釜底已温故可承以行然五行之性金不受火土則受火故惟治罷可承設易陶罷則有灼手之患術有因理以售欺者此類是也

古人所載如戎鹽累卵懶膽分厄翡翠屑金人氣粉犀之類今或未能盡識嘗見人淬鹽筋端堅筋而加卵其上卵着鹽遂不墮乃知卵鹽相着之理歸田錄言家有碧玉墨製甚精有老內臣見而識之曰此玉名翡翠禁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九

九

中曾有之暇日取金環磨疊腹金霏霏落如屑乃知翡翠粉金之說此等不常有故不能識耳至若以簪釵懶膽畫杯水水中斷末犀角者鋸犀成薄片裏以極薄紙納懷中近肉處氣薰透急擣即如粉此則人所共知者他所載或識或不識類如此

取松脂者以桐子油灌其首則脂暴出多者一本十數斤欲乾木液者亦然取皂角者患刺篋種其幹今繫則角落橄欖樹高數仞成熟時納少鹽根中則實墮如雨

長柄壺煮以單麻子則柄可縮結花卉枝莖堅屈之易折納巴菽幹中則柔紉隨意所屈伸一切木根中插鮭魚刺即死灌以狗膽則復活

人身男女同者五臟六腑九竅三百六十五節十二經脉十五絡脉六百六十五穴男女異者男骨白女骨黑男項骨八女項骨六男肋左右骨各六女各七男綴脊兩傍稜骨九竅女平布六竅男督脉行背女任脉行腹男氣鍾外腎女氣鍾乳男八歲而更齒二八天癸至七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九

九

八肝氣衰而天癸絕女七歲而更齒二七天癸至七七天癸竭而地道閉

人形首為陽圓而奇足為陰方而偶腰以上陽剛者在後柔者在前腰以下陰剛者在前柔者在後手陽而肘腕之折向前足陰而膝胠之折向後天道下濟故足健行健行者乾之陽地道上行故首豎髮豎髮者坤之陰子至巳腎生氣午至亥心生血陽生子而地道升至巳而亢陰生午而天道降至亥而極妙合陰陽是謂冲氣

人受氣于天天氣通于鼻故胎中先生鼻鼻生之後男  
生日女生舌所以然者男陽而女陰陽根于子子應膽  
膽竅通于目是以鼻後即生日目應膽而外見者陽外  
也陰根于午午應心心竅通于舌是以鼻後即生舌舌  
應午而中藏者陰內也凡男之坐胎面內生則覆以坐  
午而向子下濟同于天女之坐胎面外生則仰以坐子  
而向午上行同于地及其死也試之以水男必覆女必  
仰朽顯腐骸莫或為之而自無不然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九

三

六安州生員朱鵬死無子其妻有遺腹過期不產鵬弟  
以為詐訟之州州將逮婦鞠真偽鵬母上言婦實孕當  
待其自生州大夫以為然命待之久之復不生治以蠱  
不消終夫服又閱年前後共歷五十六月同姑視獲產  
子于田中當時里閭駭異謂必昌朱氏名之曰應昌而  
州博士傳其事附州志今昌年四十迄無就為齊民  
豫章朱鬱儀宗侯博學無不窺生嘉靖庚戌之仲冬今  
齒已望七先是母太君余以庚戌季春舉一女既育之

甫出月孕宗侯孕復着床褥卻七箸不御體甚腹薄  
而瑩視之胎可見恒綿嘖恒不死宗侯產即起飲食如  
故當世以男子處胎踰期為吉又言踰期則氣足而壽  
皆非也明朝宗學士濂文祿榮壽可謂兼之其處母胎  
二十四月堯禹十四月謂之偶然亦可況其他乎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九

三

曲周陳公今桐言其邑富翁子婦自父家還明日偕臥  
不復起家人呼之不應扶戶而入烟撲鼻如硫黃就床  
視之余半焦火爍之有孔二體俱焚惟一足在火之焚  
人理殊不可解王虛舟曰焚砂石為龍火焚金鐵為佛  
火焚人之火是為慾火佛言淫習交接發于相磨研磨  
不休如是故有大猛火光于中發動意其研磨之極慾  
火熾煽煽而忽焰遂以自焚其不焚床第廬舍者火生  
于慾異于常火亦如龍火止焚砂石佛火止焚金鐵耳  
陳公諱  
子階  
人之賦形有羊白有兔缺有六指非適然而有由星氣  
胎感致之星家金羊鬼宿次未冢宅偏得其氣則人羊

白日兔房宿次卯冢宅偏得其氣則人兔缺冢宅坎龍  
癸坐則人六指是謂星氣孕婦見兔子缺唇見麋子四  
目是謂胎感或問四目之故曰麋即鹿目下有竅謂之  
夜目合晝視目為四孕婦感則肖之今世多缺唇而無  
四目考之上古惟蒼頡四目此如禹耳參漏謂之重明  
文王四乳謂之至仁乃神聖異表非胎感之說也

亳州孫骨碌者人像其形故以骨碌稱生時有首有身  
身上具肩無臂手身下具尻無腿足如截瓜然其父無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九

三

子以其男體姑育之長而家益富坐臥啓處飲食男女  
一切需人為用見賓客皆人抱以出立則豎而倚之門  
屏間失倚則仆地表具袖為觀美領不紉襯則前後轉  
徒無定在裙襪履生平未嘗設生三子長公登進士次  
幼為諸生今且馳封矣此等世雖生不育育亦貧且賤  
而孫君獨富貴造化固不可測歟

有生必有死聖賢不能度涅槃尸解固非儒者事然其  
行有考終之文則免于床第不可謂非儒者之願也吾

邑象山陸夫子守荆門日年纔五十餘先期命僕歸取  
先人所服帶帶至微疾接見僚屬談政理如平時宴息  
靜室灑掃焚香沐浴繫帶端坐而逝近盱江明德羅先  
生疾革將化諸孫已畢奠門人請留一日先生欣然許  
之謀論酬對不倦明日午乃化去人必造化在手乃能  
來去自如此由生平工力非可卒辦趙承元每言人能  
不起妄念無所執着心常寂靜臨終便能坐脫立亡是  
其理也

明德先生諱汝  
若承元諱鴻錫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九

三

中陰一曰中有以人前身已死後身未生當前後生死  
之中故曰中佛論七趣中陰凡十七種若人中死還生  
人中者四大解散見光明相即見父母愛欲和合而起  
顛倒若男子生于父生礙于母生愛若女子生于母生  
礙于父生愛始解散時現在陰滅中陰陰生有愛礙時  
中陰復滅生陰次起如是入胎次第圓滿而生首楞嚴  
曰汝身先因父母想生汝身非想則不能來想中傳命  
中陰之謂也然亦有男女墮地後中陰始附者復有前

身能持之不死後身不能即生者間有後身已生前身未死中陰尚屬現在者譬之胎孕必假交媾而內典所載抵精摩腹聞聲嗅香持衣飲水種種俱成胎孕理固不可拘耳

七趣升降于死時冷熱可驗釋典與攝論言善業從下冷惡業從上冷二皆至于心一處同時捨雜寶藏經又言頂聖眼生天人心餓鬼腹畜生膝蓋離地獄脚板出總謂人當捨生趣生時惡業熱則冷從上下下至臍腹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九

三五

死為餓鬼至膝死為畜生至足死為地獄善業熱則冷從下上上至心死為人至眼死為天至頂死則佛也有夏生者于人死時每持此說更參驗其平生往往符合渠言死後獨煖處即靈氣之所歸如上下皆冷而心獨煖是升至于心者也上下皆冷而腹獨煖是降至于臍者也二種多有餘準此推之吳太史客卿言人死屍冷再有發熱處乃的亦一說也太史諱應賓

道士邢中山年百歲未知何許人吾邑白屋王公與之

遊偶言有友生公家欲一見後見公侄所生兒拊之謂公曰此即友人某登甲第為顯官以餌金丹發毒死毒必數生而後盡毒盡而後丹之變明始煥發今尚非公家兒也兒數歲後發熱膚裂死中山初舉其姓名鄉里今忘之白屋公諱紹元任參知

徽暨汪氏子言其郡人以賈敗老貧止一兒所善友以逋負必欲質其兒此人不得已以兒償快快病且死命製棺者穴其前謂之曰某甲與吾善而以糞土之財奴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九

三五

吾兒死當為蛇螫其項無妨吾出也先是質兒者攜兒客他所聞此人病攜兒共來視技涕曰向非敢質公兒知公多逋負恐兒或為勢家有故為公育之今同兒來計後事曷強起言所欲當得為公計兒固公兒也此人初不應聞之蹶然曰有是哉起而抱持泣啜啜嘔一物已類蛇病尋愈此質兒者詭不義以行義厚矣心固不易知然怨毒之于人亦畧可睹也

江西之名殆不可曉全司之地並在江南不得言西考

之六朝以前其稱江西者在秦郡今六歷陽今和之

境蓋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之名史記項

羽本紀江西皆反揚子法言楚分江西三國志蔣濟傳

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斬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

江西遂虛晉書武帝本紀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穆帝

本紀江西乞活郭敬等執陳留內史劉仕而叛時分北

等處至宋以後始以九江豫章廬陵為江西不得其解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九

三六

考之唐書貞觀十年分天下為十道其八曰江南道開

元二十一年又分天下為十五道而江南為東西二道

江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後人省文直稱江

東江西此江西二字之所本也今之作文者乃曰大江

以西可發一笑

嘗疑冬日嚴寒水皆枯落何以反謂之旺盛浩淼者形

而清冷者其神也惟陰氣凝結水之元始一遇春陽蒸

噓成液便為水之濁質矣

江漢石使君座上詢予前代用銀之始予按唐宋以前

上下通行之貨一皆以錢而已未嘗用銀漢書食貨志

言秦并天下幣為二等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麗飾

寶藏不為幣孝武始造曰金三品尋廢不行舊唐書憲

宗元和三年六月詔曰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鑛銅者

可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生人其天下有五嶺以北見

採銀坑並宜禁斷至韓愈奏狀始言五嶺買賣一以銀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九

三七

以銀江東以帛金史食貨志舊例銀每錠五十兩其直

百貫民間或有裁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

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

見錢用又云更造興定寶泉每貫當通寶五十又以綾

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及餘行之行之未久銀價日貴

寶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至元光二年寶泉幾于不用

哀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銀之始

今民間輸官之物皆用銀而猶謂之錢糧蓋承宋代

之名當時上下皆用錢也

孟子望道而未之見集註而讀為如古字通用朱子答門人引詩垂帶而厲春秋星隕如雨為證今考之又得數事左傳隱七年軟如忘服虔曰而也昭四年牛謂叔孫見仲而何注而何如何戰國策威王不應而此者三呂氏春秋靖郭君注而曰不可荀子雖然而雷擊之如牆厥之說苑越諸發曰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新序引鄒陽書白頭而新傾蓋而故皆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九

三八

當作如戰國策昭奚恤曰非故如何也締疝曰是非反如何也大戴禮不賞不罰如民咸盡力春秋繁露施其時而成之法其命如循之淮南子嘗一哈水如甘苦知矣漢樂府父如張後漢郭輔碑其少也孝友而悅學其長也寬舒如好施皆當作而漢書地理志遼西郡肥如莽曰肥而唐人詩多用而今亦作如今今余鄉人言如何亦曰而何 周禮旅師而用之以質劑註而讀為若聲之誤也陸德明音義云而音若儀禮鄉飲酒禮公如

大夫入註如讀為若

張騫鑿空言事無本始鑿空為之也師古謂通其孔穴非是進熟美言如果之成熟也鑿空與進熟二字可作對

相傳海忠介有五歲女方啖餌忠介問餌從誰與女答曰儻某忠介怒曰女子宜容漫受儻餌非吾女也能即餓死方稱吾子女女即涕泣不飲啖家人百計進食卒拒之七日而死異哉非忠介不生此女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九

三九

蔡白石司馬繼室吳夫人十九而寡操家凜凜潔踰水玉中歲其子竟石別駕天喪門戶危栗夫人毅然獨立以待遺腹之膺比當坐艸命惟蔽產婦于堂遍延宗黨坐列帷外產竟得雄旁議遂息常見遺腹生子族之不肖者羣起皆議之吳夫人此事殊可為法非有大識見者不能也

海鹽有優者金鳳少以色幸于嚴東樓東樓畫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寢也嚴敗金亦衰老食貧里中比有所謂

鳴鳳記金復塗粉墨身扮東樓矣近阮懷寧自為劇命家優演之懷寧死優兒散于他室李優者但有客命為懷寧所撰諸劇輒辭不能復約其同輩勿復演詢其故曰阿翁姓字不觸起尚免不得人說每一演其撰劇座客笑罵百端使人懊惱竟日不如辭以不能為善也此優勝金優遠矣不知懷寧地下何以見此優

俗傳網巾起自洪武初新安丁南羽言見唐人開元八相國服皆窄袖有岸唐巾者下露網紋是古有網巾矣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九

三十

或其式畧異耳

莆田洪仲章言有西僧至秣陵問其所歷道里云經二十四國土始至中國更問各國風氣視中國何如答云荒遠那得如中國但諸國不如中國會說謊耳此言自唐虞已來便覺多媿不獨幻偽如今也

錢懋毅先生常言吳南溪方伯生平潔介嫉貪如讐嘗謁一令此令稍躓既出門見門外棹楔顏曰汝愛吳眇一目故仰視久之曰不佞眇能視者收受之鼠狗謂也

此今大慚碎額又聞華亭一令謝政歸宦資頗富廣作園亭請一友顏之友為書想花亭云用太白語也已懸久乃悟花華通用立碎之

吉安馬郡丞千里雲南人來任時舟行九江病甚將不起時二妾相隨一沐氏一侯氏日侍湯藥無效沐乃謀所以療夫私計惟割股一事引刀置左股數次不能入侯窺見亦欲自割弗得於是兩人共商令一人牽肉一手引刀遂各伸左手股互抉其肉烹湯以進馬立回生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九

三十

金壇子中丞相攸得無錫華生告其女曰吾三任都憲歷十有七年未嘗輕寘人大辟華生不患不富貴患居官或刻耳及華登第為江右司李執法凜如三日而入重罪者三其妻述父言告之華曰我為刑官律如是吾依律斷而已若廢公法而市已私非所以明職守也後屢入人罪其妻屢勸輒以依律斷答之華後無子婢生二子皆不肖語其妻曰我生平未嘗欺公壞法何生子如是妻曰此君之依律斷也今于子孫貴顯屢世而華



竟絕嗣

陳大士為當時聞人偶遇一僧父問其姓告以姓陳其人遽以手書曰程更問何名答云際泰其人復以手書濟泰陳絕然曰君自無耳乃欲截去我兩耳耶因不顧而去

吳憲副論唐荆川撫浙時事先是有倭警荆川以才名起自田間其時督臣為胡梅林少保少保以荆川有時名使人逆手淮安持五百金為勞軍費荆川怒繫人于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九

獄貯金子庫而前少保聞之曰此腐儒也安能辦此荆川軍于舟山少保以兩將軍馳鐵騎七千挾勁弩火器伏舟山左右勅之曰開府不到危急不許出未幾倭千人圍舟山三市逼而前勢且擒矣鐵騎直衝弩火競發荆川潰圍出問若等何部曰少保遣使援舟山待公子此者三日矣荆川思前事馳一力于淮取還人若金而少保已令此被繫之將攜前五百金至軍前賞解舟山之圍者荆川自慚不能出少保殺中憤懣成疾矣腐儒

不可治兵荆川以經濟自命尚不能孤行一意為人愚弄若此餘子紛紛可知矣

朱近修是一姚江神燈記往予聞姚江有神燈以為誕詢邑人曰有之四三月間始見東郊嶽廟為盛余候其時攜同輩往數數不獲遇廟僧曰天驟熱將雨遇矣余又候熱往日暝抵廟登山巔玉皇殿憑高俯瞰忽見二燈冉冉從廟出若懸余足底回首四望俱有所見如晨星落落布野已漸稠密可千萬億熠熠往來不可紀極矣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九

有一燈獨行者有並攜二燈者有百什燈并列徐徐若官人出行由簿前導者有若二隊相值各分去者有相值若揖若語而別者有高擎者有下移者有置燈憩坐者有穿林踏險而行者有渡江者始渡若揭衣躊躇登岸則速者其光或頽若有所矇或光動若庭燎或滅或復明或數燈合為一或一分为數或迎風疾行跋反向而熾或徐行則斂或駐則漸微或排列一線若星橋燈市或獨燃幽處若寒窻螢燈熒熒然或高在山半若懸

竿或出江間叢葦中若漁火或遠或近在數十步內熟  
跡燈下若有二足影喞喞若聞語聲而實無語余見燈  
聚處使人疾趨跡則無有其人回跡予所在反有之余  
不覺也至初更鐘鳴則盡滅嗚呼其神耶非神耶以予  
所見洵神也然神之德盛塞天地貫古今無乎不在而  
必姚江必東郊必四三月必熱將雨始見是豈神耶夫  
儒者探賾索隱採傳聞覽怪誌其疑惑聚訟宜也余日  
所經見且久立凝睇而不知所由然求為博物君子不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九

三

其難耶抑誠有不可知者耶不可知則神矣余故詳述  
焉以質世之多聞者其年丙戌其月癸己其日己卯  
神燈之說聞到處名山多有此異余初未之見亦弗之  
深信也及見近修所記益復驚悟然憶余庚午歲居金  
陵讀書長干僧舍嘗以夜見塔放光初為一縷從門中  
冉冉出漸見各門皆有光氣愈蒸愈變同時噴湧塔九  
級級八門每級閉其門之四積九級計之四九三十六  
門出金光三十六道條為五色以次層比相屬而上達

於尖頂每道中現釋迦尊各一坐蓮花上相好光明極  
播寶蓋香花圍繞一若世間禪壇所雕刻丹青所圖繪  
者莊嚴各級不遠上逝一時見者歡喜讚嘆環步四合  
如一朶金芙蓉瓣瓣簇擁將開未開於雲際霄中矣少  
馬光色漸淡視前空濛發髻之間益增人靈爽也此固  
予所目擊者皆傳康僧所求舍利鎮塔中以時放光固  
不一相予所見其一耳以是推之則近修所記固可以  
類測也詎不然哉 高康生 阜云人言長干寺浮圖中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九

三

有舍利是康僧所求得者時時放光變出不一遇大雷  
雨則鳴子初不之信一日值七月中行三山街道上忽  
然陰晦正南方皆黑雲遮蔽不見日色霹靂一兩聲民  
房為回祿所燬處空曠見半塔一時市人多哄集矚觀  
予不知何故仰視之見塔頂光如滿月黑雲映之倍益  
輝朗少焉漸縮以至將盡如望後漸就眩晦狀又復漸  
闕至滿滿而復縮而後卒盡須臾雲開日出頂作金光  
如故始信舍利放光之說為不誣耳世間一切幻怪耳

聞未見者固不得盡以儒者之論臆斷其無有也

高康生早云小蟲扁而緣壁間者俗名壁蟬合八足度

外不通蒲杯而予二十許時見一大者如蟬伏門後

燈行觸之為悚卻蟲促縮踣踞隆起木上

閃爍中屏息察之半晌卒不敢動而去尋

中亦或有載此者乎記之以供好異者之採錄云耳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九

書影卷九

總校官編修臣吳裕德

贊善臣恭泰

校對監生臣馬惠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卷十



江南布政司叅政周亮功撰

有善有惡舉人之性善養而致之

之則惡長性情各有陰陽善惡在

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

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

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微子曰我

欽定四庫全書

舊云孩子王子不出付為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

性性惡不出眾庶長大為亂不變故云也羊舌食我初

生之時叔姬聞其豺狼之聲曰野心無親後果滅羊舌

氏紂之惡在孩子之時食我之亂見始生之聲孟子之

言性未為實也見論衡養書今恨不見世碩今亦不知

為誰人性惟孔子說得無病只相近二字亦稱富哉假

如大盜貪財好殺何惡知之然有時不取是近義也有

時不殺是近仁也舉大盜而凡以惡名者可見以已身

言則平旦好惡與人相近是又一近也故養者移也養

之道亦不一矣孔言不移正甚言習之害大孟子斷言

性善是入穴取虎子殺人取心肝法非戾孔也古言盜

道有仁義禮智信一撥轉歸正則五德皆真夫非移之

以養而然乎

古臣下奏上天子未有稱大尊者周樂運陳宣帝八失

皆稱大尊云大尊比來小大之事皆獨斷之大尊未為

聖主大尊初臨四海德惠未洽等語

欽定四庫全書

懿宗末年長安使人取石於苑中造山崎危詰曲有若

天成又命取終南草木植之山禽野獸縱其往復及造

屋室如庶民家帝與嬪妃游處由是王公貴游爭效之

未及半年奇花異草自然生滿宮殿識者以為丘墟之

象後巢寇入京焚燒殆盡悉為瓦礫見紀異錄此唐之

艮嶽也

宋高宗詔宰相等曰為法不可過有輕重惟是可以必

行則人不敢犯太重則決不能行太輕則不足禁姦朕

常語徐俯異時官中有所禁初令之曰必行軍法而犯者不止朕深維其理但以常法處之後更無犯者乃知立法貴在中制所以決可行也此言可為萬世法五星畏浮圖佛像今人家多圖畫五星雜于佛事或謂之禳災真不知也見劉賓客嘉話不知何據

魏有三高僧支謙支諒支識惟謙為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復多智時賢諺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小是智囊見五色線僧亦可稱為郎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三

則天見宋之問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問有才詞但以其有口過益以之問患齒疾口常臭故也口過二字甚新老孤善媚雖識人語亦作態如此

神女杜蘭香降張碩碩問禱何如曰消摩自可愈疾淫祀無益消摩藥也見誠齋雜記余謂消摩自是導引按摩之意以為藥恐非

歐陽文忠公始自河北都轉運謫守滁州于琅琊山間作亭名曰醉翁自為之記其後王詒守滁請東坡大書

此記而刻之流布世間殆家有之亭名遂聞于天下政和中唐少宰恪守滁亦作亭山間名曰同醉自作記且大書之立石亭上意以配前人云見却掃編王詒大有韻致今人多不知石刻始于詔因為表出唐恪效顰亭名尤惡強作解事記與石何在耶徒貽人笑耳

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規人財費誼譏司馬季主語也季主尚受此毒詈今之紛紛胡為者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四

蘇文忠公詩云空腸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森然欲作不可留寫向君家雪色壁不必見其畫覺十指酒氣沸沸滿壁

長慶初穆宗以刑法為重每大獄有司斷罪又令給事中中書舍人參酌出入之號曰參酌院見國史補參酌院好對詳穩司遠史詳穩司掌諸官府監諸長官

今天下語言之音以五音準之中原簡一字為一字故音之唇齒分四方繁連綴多浮音故音之唇齒混以四聲準之燕趙人無入入聲皆平閩越人無平平聲皆入

他方則平入辨此由風氣有高下水土有淺深人固不能自知也

伶氏伶倫之後東古簡字其名也而舊說則為簡傲猶

易震用伐鬼方震乃摯伯名而訓為震揚威武書巧言

令色孔壬乃共工名而注為包藏之訓皆不考見詩傳

考補如孔壬果共工名則包藏之訓大可笑矣是從壬

字鑿出也

廬陵羅大經曰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五

要非儒也故蚤年頗似荆軻晚歲頗似魯仲連此子房

定評宋人好輕貶人亦好妄尊人

齊周洽常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于都水

使者無以殯斂吏人為買棺器武帝聞而非之曰洽累

歷名邑而居處不理遂坐無宅死令吏衣冠之此固宜

罪貶無論褒恤乃勅不給贈賻此大異是教貪也

子華子曰火宿于心炎上而排下其神燥而無準人之

暴急以取禍者心使之也木宿于肝觸哭干抵而銳其

神狷束而無當人之撲躓以取禍者肝使之也金宿于

肺磬匄而不屈罄而不能仰也其神濶疎而無法人之

評決以取禍者肺使之也水宿于腎瑟縮以湊險其情

伏而不發人之媵媵脂韋以取禍者腎使之也土宿於

脾磅礴而不盡其滲漏也下注而不止其神好大而無

功人之重遲滯納以取禍者脾使之也火氣之喜明也

木氣之喜達也金氣之喜辨也水氣之喜藏也土氣之

喜發生也是故事心者宜以孝事肝者宜以仁事肺者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六

宜以義事腎者宜以智事脾者宜以誠實而不詐五物

宿于其所喜五事各施其所宜外邪之不入內究之不

泄夫是謂善完子華子雖假書然此段談含內外五行

精確之極可存也

唐肅宗賜李輔國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其香聞數百

步或衣裙誤拂芬馥經日不散見杜陽編王有香疑是

比喻之言此實有之矣古僅見此然輔國敗時方巾櫛

而辟邪一則大笑一則悲啼涕泗交下輔國惡其怪碎

之如粉不周歲輔國就誅則真物妖矣

劉虞為公孫瓚所誅初虞以儉素為操冠敝不改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綺盛飾以此疑之見後漢書 尚何疑焉即此當誅

五均朱均曰均長八尺施絃以調五聲梁武帝素善鐘樂欲釐正雅樂乃自製四器名之為通施三絃橫七絃用二十七絃均與通今不知為何物矣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七

為外用或人不知之者皆曰梯已不知所出後閱遼史德爾吉官名掌皇族之政教以宗姓為之似即今宗人府之官所以別內外親疎也或即梯已之意歟德爾吉但呼曰梯已二合音也汴音多有二合如不落為饒之類甚多海有魚虬尾似鷗用以噴浪則降雨漢栢梁臺災越王上厭勝之法乃大起建章宮遂設鷗魚之像于屋脊以厭火災即今世之鷗吻是也見偶然錄此又與爾雅所載龍生九子鷗吻好望今屋上獸異鷗吻一作

虫吻好望一作好吞

漢書律長八寸象八卦安義之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 然則律始伏羲不但易也

周君景遠馳為南臺御史時分治過浙省日與朋往復其書吏不樂似有舉刺之意大書壁上曰御史某日訪某人某日某人來訪御史忽見之謂曰我常又訪某人汝乃失記何也第補書之復謂人所以讀書為士君子者正欲為五常綱維也使我今日絕故舊是為御史而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八

墜一常可乎寧不為御史不可絕人理見陶宗儀書貴而忘舊者聞周君此語自當媿死若沽好客之名而雜然並進應接妨務攫躋招尤客主身名兩敗難洗又不可以周君口實也

韓子通解曰伯彝哀天下之偷且以強則服食其葛薇

迹山而死今人但傳食薇不知衣葛 輝縣褚丘去百泉四十里寺旁有白馬將軍祠土人多崔姓者而近又有鄭村有于褚丘演崔鄭傳奇者土人

以石擊優人訟之官張萊居有過楮丘詩王勒追風下  
古鄉鴛鴦隊裡陣雲黃怪底楮丘春社上無人敢去演  
西廂

吳門治平寺重陽日遊人競集繫羊千百相與博謂之  
博羊滿山如雪者竟日

苻堅為慕容冲所襲堅馳驅馬墮而墜澗追兵幾及馬  
臨澗垂韁堅不能及馬又跪授馬堅攀之登岸走廬江  
見異苑李子田曰馬有垂韁之恩始此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九

李子田曰漢書董宣強項字出素問岐伯曰諸頸項強  
皆屬濕余按博聞強記與強項之強皆去聲今人讀作  
平聲誤

李君實曰道書鈞天樂部萬種其流人間者琴耳樂調  
亦萬種其流人間者思一六犯工尺六字耳 通典云  
舜時用八音樂器八百般周用五音減至五百般唐減  
至三百般宋仍之今樂器恐不及百般人間流傳尚不  
能久何況鈞天之樂耶

蔡邕書曰邕早喪二親年逾三十鬢髮二色叔父親之  
猶若幼童據此則邕喪父母久矣高則誠傳奇即云有  
所譏刺假借託諷何不杜撰姓名行其胸臆乃一無影  
響遂誣古名賢若是誠所不解

郭王善醫遇貧賤廝養應手立愈然治貴人或不驗和  
帝問之對曰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况  
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慎之心臣意且有不盡何  
有于病哉見方技傳靈源禪師住龍舒有日者能課使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十

之課莫不奇中蘓朝奉者至寺使課無驗非特為蘓課  
無驗凡為達官要人言皆無驗至為市井凡庸山林之  
士課如目前而言靈源問其故答曰我無德量凡見尋  
常人則據術而言無所緣飾見貴人則畏怖往往置術  
之實而務為諛詞其不驗要不足怪見冷齋夜話以瓦  
注者巧以鈞注者憚以金注者殫醫卜之無驗莊蒙所  
謂外重者內拙也理自應爾

朱長孺序李義山集曰予緒覈新舊唐書本傳及箋啟



序狀諸作所載于英華文粹者反覆參考乃喟然嘆曰嗟乎義山蓋負才傲兀抑塞于鈞黨之禍而傳所云放利偷合詭薄無行者非其實也夫令狐絢之惡義山以其就王茂元鄭亞之辟也其惡茂元鄭亞則以其為贊皇所善也贊皇入相薦自晉公功流社稷史家之論每曲牛而直李茂元諸人皆一時翹楚絢安得以私思之故牢籠義山使終身不為之用乎絢特以仇怨贊皇惡及其黨因併惡其黨贊皇之黨者非真有憾于義山也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十一

太宰與正士為讐絢父楚比太宰而深結李宗閔楊嗣復絢之繼父深險尤甚會昌中贊皇擢絢臺閣一旦失勢絢與不逞之徒竭力排陷之此其人可附離為死黨乎義山之就王鄭未必非擇木之智渙丘之公而目為放利偷合詭薄無行則必將朋比奸邪擅亂朝政如八闕十六子之所為而後謂之非偷合非無行乎且吾觀其活獄弘農則忤廉察題詩九日則忤政府于劉蕢之斥則抱痛巫咸于乙卯之變則銜冤晉石太和東討懷

積骸成莽之悲党項與師有窮兵禍胎之戒以至漢宮瑤池華清馬嵬諸作無非諷方士為不經警色荒之覆國此其指事懷忠鬱紆激切直可與曲江老人相視而笑斷不得以放利偷合詭薄無行嗤摘之者也

王荆公晚年亦喜義山詩以為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惟義山一人而已每誦其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與池光不受月暮氣欲沈山江海三年客乾坤一戰場之類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十一

雖老杜無以過也近朱長孺箋刻義山全集序曰或曰義山之詩半及閨闈讀者與王臺香奩例稱荆公以為善學老杜何居余曰男女之情通于君臣朋友國風之螭首蛾眉雲鬢孤齒其詞甚褻聖人顧有取焉離騷托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遂為漢魏六朝樂府之祖古人之不得志于君臣朋友者往往寄遙情于婉變結深怨於蹇修以序其忠憤無聊纏綿宕往之致唐至太和以後闈人暴橫黨禍蔓延義山阨塞當途沈淪

記室其身危則顯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則莊語不可而謾語之計莫若瑤臺璫字歌筵舞榭之間言之可無罪而聞之足以動其梓州吟云楚雨含情俱有託早已自下箋解矣吾故曰義山之詩乃詩人之緒音屈宋之遺響蓋得子美之深而變出之者也豈徒以微事與博擷采妍華與飛卿柯古爭霸一時哉學者不察本末類以才人浪子目義山即愛其詩者亦不過以惟房暉蝶之詞而已此不能論世知人之故也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十

今俗書庵字既於篆文無有又菴非屋不當從宀三國志焦光居蝸牛廬意是今菴也後漢皇甫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中兵會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三軍感悅即用此菴字為有據依黃山谷之言如此予按六書遺漏字不少劉為漢姓六書中竟無劉字僕名亮每為僕作印者執亮字須用言傍京之語多作諒予甚以為不然俗書不可從者謂古無此字近人偽用者耳若劉若亮安得謂之俗字乎今泥古者如菴字

必從弁然與弁何與印宗漢人而必以漢人所有之字為俗字吾所不解

宋韓文曰前時知名之士殘於兵沉於淵陷于仇怨寇盜者往往有之若今之仕而貴處而壽蓋十不得二三是有諸人者不過怙其雋才以求聲聞于世耳亦何罪之有意灾之者其名耶夫名人者抑物以自張反幽以蹈光是以人衆背之陰陽食之鬼神議之其間之得老壽無恙者倖耳此論甚確夸者死名必然之理後人當以為戒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十

閩陳香初陳竹逸鄭蘭子皆許生之青衣皆能詩香初送客澄江楓葉老斷岸菊花低竹逸村居古墓梨花鵲鴝雨荒原麥穗鷓鴣天蘭子村居月明黃葉路花隱赤欄橋皆楚楚有致而予尤喜蘭子曠地夕陽多之句謂其壓倒二陳

金華自宋呂東萊倡明理學而儒風大振歷宋以來有六先生焉北山何基魯齋王栢仁山金履祥白雲許謙

楓山章懋惟東萊楓山仕於朝而四先生皆以布衣名重當世何謚文定王謚文憲金謚文安許謚文懿足見當時崇儒重道不以草澤而靳易名之典也迨至于後則不然矣魯齋著書尤多合之可千卷末三百載俱鈔傳惟文集與研幾圖行世耳

萬曆初內鄉李蔭令順天之宛平縣署中掘地得柱礎六微有字跡洗視之唐李北海雲麾將軍碑也存者百八十餘字碑首存故雲二字李因築室砌碑壁間曰古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十

墨齋今世所傳雲麾碑乃陝刻者宛平殘碑人所未觀雲麾乃唐能畫小李將軍也按楊用脩丹鉛錄云雲麾碑在陝西蒲城縣已斷裂正德中劉達夫御史謫蒲城尉訪出以鐵束固之復為完物臨淮侯李言恭詩云蒼頡史籀不可起蚪鳥跡亦已矣能書千載稱鍾王更有北海踵方軌得意最是雲麾碑當年落筆風雨隨何意斷之作柱礎神物知為造化私言宛平之刻也  
吳郡林若撫詩談云唐風山有樞篇註者云答前篇蟬

蟬之意而解其憂非矣蓋是時沃強晉弱國人明知國非其國而未敢言故第諷其取樂恐一旦見滅則衣裳車馬庭內鐘鼓酒食俱為他人有其詞直其情危其意迫切而有餘悲胡云解憂也 魏風猶來無棄詩緝云毋尚思之無棄毋不歸得其旨矣朱註謂死而棄其尸

謬哉 召南采蘋于以湘之維錡及釜朱註以湘訓烹非也湘字從水當是澣濯也 小雅四月篇山有嘉卉侯栗侯梅朱註云侯維也按西京雜記上林苑有紫花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十

梅侯梅晉宮闕計云華林桃園侯桃三株白桃三株則侯非維義明矣 邶風式微篇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微即微管仲之微胡康侯謂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然矣朱註以非字訓之以為非君之故胡為而辱于此果若斯言是怨懟其君也豈風人溫厚之旨哉  
謝靈運詩只一機軸如晨策尋絕壑夕息在山樓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峰曉日發雲陽落日次朱方宵濟魚浦潭旦及富春閣迎旭凌絕磴映眩歸淑浦朝遊登鳳

閣日暮集華沼條燦夕星流昱奕朝露團凡此發端雖  
微有異同命意不甚相逮至於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  
暉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邊清且索幽異放舟越垌郊  
我行乘日垂放舟候月圓及朝寒苑中蘭畏彼霜下歇  
暝還雲際宿弄此石上月大都不出此意然總本自楚  
辭朝發枉渚夕宿辰陽二語變幻者也且其遊名山志  
所紀形勝具見於詩詩之措詞命意則盡于山居一賦  
所謂遊溪終水涉登嶺始山行即賦中入澗水涉登嶺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十

山行之句此類甚多

謝靈運登泰山詩云岱宗秀維岳崔嵬刺雲天岵嶸既  
嶮嶮觸石輒遷綿登封翳崇壇降禪歲肅然石間何瞻  
靄明堂秘靈篇本集不載近張紹和梓七十二家亦缺

此篇

鮑明遠詩云千巖盛阻積萬壑勢縈迴太白詩云千巖  
泉灑落萬壑樹縈迴正襲其語明遠又云長歌欲自慰  
彌起長恨端杜子美云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咏轉

淒涼雖蹈其意而翻作七言綽有化腐為新之力明遠  
又云豎儒守一經王摩詰云豈學書生輩窓間老一經  
演為十字亦無痕迹

杜審言詩牽絲紫蔓長子美云水荇牽風翠帶長審言  
雲陰送晚雷子美云雷聲忽送千峯雨審言鶴子曳童  
衣子美云儒衣山鳥怪審言風光新柳報宴賞落花催  
子美云星霜元鳥變身世白駒催皆變幻祖句非獨初  
也徐晶詩云翡翠巢書幌鴛鴦立釣磯子美云翡翠鳴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十

衣桁蜻蛚立釣絲而杜語覺勝

林若撫曰李頎早晚薦雄文似者者字殊未可通必馬  
字之誤蓋薦雄文似相如也莫是長安行樂處是字未  
通必滯字之誤可謂善說詩也

徐安貞暮雨衣猶濕春風帆正開見於雲溪友議孟浩  
然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見于皮日休孟亭記及王  
士源序王灣月華照杵空隨妾風響傳砧不到君見于  
河岳英靈求其全篇槩不敢得乃知唐詩散失者多矣

林若撫賦無題詩云藕盡金盤未斷絲雞栖桑樹見無  
罇井梧秋老虛懷子石闕年多不吐碑塵掩殘機寧作  
尺燈昏覆局香難基從歡栽葉為藩後教妾朝朝怨苦  
離八句俱葉砧體即蘓長公蓮子擘開須見憶楸枰著  
後更無期亦不過此若撫詩富萬首論詩尤精

李獻吉樂府云河之水流濺濺望夫不見立河干何仲  
默絕句云河水流濺濺言采河邊蘭君從河水去我獨  
立河干未免蹈襲陳約之望太行詩云迢遞太行山連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十

九

天跨海間蚪蜂全蔽日鳥道半臨關未盡五丁技猶傳  
八駿還艱哉不可上望望損朱顏皇甫子循太行道云  
太行之阻當重關孟門中豁不可攀蚪蜂千仞跨海外  
鳥道百折盤雲間神功尚識五丁力穆幸猶聞八駿還  
巉巉茲地危哉艱古來行者摧心顏皆將約之詩演作  
七言亦係蹈襲耳

廳字從广如庭廡之類今皆欠一點從厂厂者山石崖  
岍之類學者不可不知岍字亦然

僧智永名法極王右軍七代孫年百歲乃終見研北雜  
志係元人陸友仁著法極之名人鮮知之

蕪東坡寶繪堂記云烟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為留意  
于書畫者發也元周蜜記所見書畫著烟雲過眼錄四

卷本坡公語也

人但知謝疊山之死宋不知其妻李初匿貴溪山中元  
兵入山令曰苟不得李氏屠而壻李聞之曰豈可以我  
累人遂出就俘自縊死獄中疊山女通判周銓妻早孀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十

十

無子聞父死于燕母死于獄乃自投橋下死鄉人名其  
橋曰孝烈弟君烈君澤三姪女皆死于獄兄君禹在九  
江不屈斬于市其一門視死如歸

葦之小曰蘆其未秀者曰葭稍大為蘆葦之初生曰蘆  
一曰離詩大車註葭離也初生為葭長大為蘆成則為  
葦一物四名也郭璞云葭似葦而小葦似葦而細是葦  
小子葦葦小子葦也

種樹曰園種菜曰圃有菜曰羹無菜曰臠細切曰葢全

物曰菹耕水曰田耕地曰疇

淳熙中狀元梁克家守福州著三山志四十二卷中有稱縣曰望曰繁者人多不解其義蓋唐制三千戶為望二千戶為繁宋志因之耳唐縣有赤畿繁望上中下六等之差六朝詩文用字多工巧徐陵云春鷓始轉秋蟀載吟鷓鴣蟋蟀但摘一字

宋季教陶孫字器之嘗作詩譏韓侂胄坐斥著有詩評自漢魏至宋皆隨人譬喻楊用脩引入丹鉛錄題曰孫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五

器之評詩不知為教姓誤為姓孫也教寔閩之福清人今後裔繁盛

河洛洛字避光宗御諱改為雒字按春秋及左傳皆雒字後漢都雒陽以火德王謂水尅火遂為雒陽

漢武栢梁詩首倡云日月星辰和四時陳貞鉉引管子書曰主夏月主冬星主春辰主秋為証殊有見解

劉越石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謝靈運揚帆采石華掛席拾海月謝惠連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陸機時

逝柔風戰歲暮商飈飛孟浩然竹間殘照入池上夕陽微蓋宣尼即孔丘揚帆即掛席相如即長卿柔風即商飈殘照即夕陽也此詩中之大病

曹子桓芙蓉園詩結句云遨遊快心意保已終百年子建公讌詩亦云飄颻放志意千秋常若斯語意相類總之原于十九首蕩滌放情志者也

蔡琰笳聲十八拍昔人謂唐人偽撰木蘭詞英華以為唐韋元甫作予謂十八拍俱用沈約韻木蘭詞首章亦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五

用沈韻愈証為唐蓋此等詩原是昔人設身處地代為悲嘆而作初非偽撰後人誤作本人耳使當日有心偽誤何不稍出入其韻乃留此破綻使後人一眼觀破耶今人動作明妃怨中間頗有似明妃自道者亦將謂皆明妃自作亦將謂後人偽撰耶不辯明矣

漢之新城三老魯國兩生壺關三老洛陽令尹皆不知其名姓千載之下不無嘆惜

陸士龍與兄書銅雀臺下有曹公藏墨十餘萬斛似屬

不煩製造而可用者

偶閱于文定筆塵西域一種小蒲桃號瑣瑣中土甚珍之常疑其名所自起必有正音呼者傳訛及觀西京羽獵賦漢宮有娑駁殿與瑣瑣音相近當是武帝得西域蒲桃種之離宮別院有娑駁之名至今相傳為瑣瑣耳余按賦中原是駁娑非娑駁也或是文定誤記然西域之音亦非正字強以宮名寔之未免附會此種葡萄形質最小正不如從俗以瑣瑣為當也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三

唐鄭雲叟咏西施云素面已云妖更着花鈿飾臉橫一水波浸破吳王國近鄭若舟咏響屨郎云盈盈緩步行屨響細傳聲莫謂金蓮小吳城一蹴傾亦本于雲叟湘蘭馬守真詩云自君之出矣不共舉瓊卮酒是消愁物能消幾個時楚楚有致宜其名冠一時也相傳湘蘭足稍長江都陸無從戲以詩曰杏花屋角響春鳩沉水香殘懶下樓剪得石榴新樣子不教人見玉雙鈎

張籍與韓文公書曰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

之前以為歡有累于盛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况為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廢棄時日不識其繇願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

昌黎博塞競財又常畜絳桃柳枝二妓皆能歌舞籍哭公詩有對彈琵琶之句晚年又服琉黃致斃好佞佛者多藉此訾議之予謂名人適心娛目偶一為之亦復何損古之敦大節建大業人必不似後人泥塑木雕日日面前畫太極圈子也少陵今夕行云今夕何夕歲云徂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五

更長燭明不可孤咸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塞為歡娛則是少陵亦博塞矣又何損于少陵乎盛名之下易生責備願世人勿訾其小且學其大

惜惜噴噴勺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牧之不盡相呼共啄此公治長辨雀語見論語疏唐沈佺期詩云不如黃雀語能免治長災後人註沈詩者單引此數語如此則是能致治長災矣何云免按俗傳治長知鳥語魯君不信逮之獄未幾雀復飛鳴曰齊人出師

侵我疆如其言往跡果然方釋之賜爵為大夫此不根之談佞期正指此詩人好異不論事之有無耳前數語未必真然見論語疏而今之輯韻語者皆未收

宋代先儒壽多不永周茂叔五十七程明道五十四呂東萊四十五張南軒四十八邵康節六十七惟朱文公七十一程伊川七十五而最享壽者則楊龜山八十也壽天天定非斲喪元氣而弗永年耳

佛氏有花友秤友之喻花者因時為盛衰秤者視物為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十

低昂也今之交友誰不得花秤

漢武鑿昆明池見黑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梵人後西竺法蘭至衆問之云世界將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徐興公曰世界大矣一經劫燒則無處無灰何獨昆明池有之他處未之見乎法蘭之說祇傲人所不知耳縱曰格物亦未必格天地未判以前物斯言妄矣予意今人所用煤土掘之地中當即昆明劫灰之屬但習用既久不以為異耳南中往時絕無一二市猾勾黨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十

開採青山白石悉遺殘賊長林茂樹斫伐一空因劫而劫不可著眼近始禁之亦快事也法蘭所言未必無據五經中所載人物易十三人書一百十三人詩一百四十八人禮記二百四十四人春秋二千五百四十二人共三千六十人合而去其重者可三百人則二千七百餘人也蘇子由古史鄭漁仲通志劉介夫春秋列傳及四書考此五部有傳者近千餘人而其無傳尚千五百人閩人林天崇世陞著詩經書人物考張子靜事心著春秋人物考皆足鼓吹五經者也惜其書未行世耳王粲登樓賦云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孟浩然登安陽城樓首聯云才子乘春來聘望羣公暇日坐銷憂實臨襲王粲也

迴文詩古人作者甚多往往牽強惟蘇東坡題金山寺云潮隨暗浪雪山傾近浦漁舟釣月明橋對寺門松徑小檻當泉眼石波清迢迢遠樹江天曉靄靄紅霞晚日晴遙望四山雲接水碧波千點數鷗輕漸近自然也



平原斬笑跛者美人雖曰好客實慘酷不仁之甚者樓

上見跛人偶一笑之何至于斬其頭以謝客且跛客未

嘗有奇謀補益于平原如孟嘗之鷄鳴狗盜者之術輕

易以人命沽名亦謬矣大約戰國之時君多木偶客多

鬼域人命則草菅耳其初亦有一二魁傑之士出一奇

運一策世競傳之而占風望氣之徒爭相附和羣然國

士自命矣至于重虛名而鮮實效愛禮貌而輕死真一

時風尚則然若田光刎頸以激荆卿侯生絕脰以報公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十

子此皆可以無死而死其與溝瀆何異自身之不恤何

恤乎他人知笑者之無大罪而請斬之亦知笑者之無

大罪而斬以謝客各自為立名計本不顧人性命也為

此等人姬妾亦難矣哉

初唐楊師道南行別弟云萬里人南去三春雁北飛不

知何歲月得與爾同歸如意中七歲女子送兄云別路

雲初起離庭葉正飛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全襲其

語

今師投弟子之刺曰友生相習而不解其義按孔叢子

云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隣孟懿子曰夫

子亦有四隣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

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

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

至于門是非禦侮乎是四友者夫子稱之也師之用友

本此

王綏字孟端永樂中薦授中書舍人卒年五十五詩畫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十

雙美近見其詩集百餘篇聲律不在高楊張徐之亞如

舊業暫歸翻似客異鄉重到即為家通仙要得懸壺術

遺世聊存荷鋤風草色池塘看細雨杏花簾幙動輕寒

鄰家酒熟邀春社釣艇魚來動曉餐鳥從萬木陰中響

人在亂山深處行皆對偶精工意新而調逸者也絕句

題靜樂軒云前溪水泮綠生波好雨催花向晚過宿酒

未醒眠未起半窓紅日鳥聲多竹几藤床小硯屏薰風

簾幙篆烟青閒齋幾日黃梅雨添得芭蕉綠滿庭秋聲

早已到梧桐露氣涼生湛碧空獨倚闌干待明月紫簫  
吹散木樨風斗帳藏春日醉眠靜中惟與懶相便尋常  
甲子無心記看梅又一年又畫竹寄友云我昔尋  
君扣竹扉醉中曾寫竹間詩別來幾度空相憶多在青  
燈聽雨時不獨筆墨工竹石而已此孟端之畫貴重於  
後世也

荷蓀丈人遇子路問夫子丈人乃自道曰四體不勤五  
穀不分焉知夫子之所適耶蓋丈人高隱之士必不與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十

元

子路邂逅即直斥之如朱子之註也陶淵明作荷蓀丈  
人贊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耘可証  
非責子路之語也

浦長源舍人詩如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裡河流漢水聲  
一首膾炙人口久矣而絕句訪熙上人云孤愁無處覓  
高僧欲問楞伽已不能遙想山中禪定夕半窓寒雪一  
殘燈過張生舊館云廣陵人去隔天涯舊館淒涼閉落  
花立馬斜陽空灑淚一聲橫笛起鄰家汾上旅懷云汾

水連雲起白波河梁欲渡奈愁何故鄉莫指并州是歸  
夢江南夜夜多題墨竹云條然石上碧琅玕葉葉凌風  
翠羽翰記得西窓明月夜一枝瀟灑影中看皆楚楚有  
致浦學詩于閩人林子羽而詩實工于林

弘正間詩僧明秀號雪江與鄭少谷孫太初沈石田諸  
人善族出海鹽王姓寓錢塘勝果寺如雨燈夜著虛堂  
影秋磬寒隨落木聲江岸鷓鴣悲暮雨柴門燕子惜春  
泥今日挺之真有子當年趙枯豈無書著書獨惜虞卿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十

元

老懷古猶含庾信悲荆門落日已陵迥衡岳秋風郢樹  
低皆有深思過縣山人故居云溪邊野竹映寒沙茅屋  
青山處士家燕子歸來寒食雨春風開遍野棠花殊有  
唐響與少谷太初石田調微異亦沙門中之錚錚者也  
釋魯山秦人也與李空同何大復善詩多五言如出鄉  
逢歲暮歸路踏春寒高山千里夢芳草十年春絕句東  
風送春來散入羣芳去花謝鳥聲間春歸向何處又深  
樹自生涼晝眠無事擾合眼夢難成起坐嫌啼鳥又柳

花飛蕩草萋迷蹴踏東風任馬蹄野鳥不知鄉思苦更  
來行客耳邊啼皆有清絕之趣

經籍志載陳希藝詩二卷今佚弗存又古今書刻載陳  
希藝集建寧府有缺本今亦不存曹能始蒐刻宋詩希  
藝缺焉予考華山志有西峯一首云為愛西峰好吟頭  
盡日昂巖花紅作陣溪水綠成行幾夜礙新月半山無  
夕陽寄言嘉遁客此處是仙鄉又答使者辭不赴召九  
重特降紫泥宣才拙深居樂靜綠山色深庭供畫障松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十

三

聲萬壑即琴絃無心享祿登台島有意求仙到洞門軒  
冕浮雲絕塵念三峯長乞睡十年又赴召答葛守忠云  
鶴覽翩翩即散仙蒲輪爭忍利名牽留連華嶽傷心別  
四顧雲臺望眼穿涉世風波真險惡忘機鷗鳥自悠然  
三峯纔欲和衣臥又被天書下日邊又辭朝歸華山云  
十年踪跡踏紅塵為憶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  
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聽笙歌聒醉人  
攜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又別麻衣道人云

華岳峰前兩路分數間茅屋一溪雲師言耳重知師意  
人是人非總不聞又咏華山云半夜天香入巖谷西風  
吹落嶺頭蓮空愛掌痕侵碧漢無人曾嘆巨靈仙又於  
宋執圃集見題水石澗云銀河灑落睡光冷一派迴環  
澹晚暉幾恨却為頑石礙琉璃滑處玉花飛又冬日晚  
望云山鬼暖或呼溪魚寒不跳晚景愈堪觀危峰露殘  
照又與毛女遇云藥苗不滿筥又更上危巖回指歸去  
路相將入翠烟予所見者僅止此耳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十

三

關雲長三上張翼德書云操之說計百端非羽智縛安  
有今日將軍罪羽是不知羽也羽不緣社稷傾危仁兄  
無儔則以三尺劍報將軍使羽異日無愧于黃瓌間也  
三上翼德將軍死罪死罪右此帖米南宮書吳中翰彬  
收得之焦弱侯太史請摹刻正陽門關帝廟中翰秘不  
示人乃令鄧刺史文明以意臨之刻諸石不知米南宮  
當日何處傳此文也  
程氏演繁露曰靖康間閩人黃朝俊作緗素雜記至釋

宋子京刈麥詩以四月為麥秋按北史蘓綽傳麥秋在野其名遠矣是未嘗讀月令也以此見博記之難按月令四月靡草死麥秋至大昌謂朝俊未嘗讀月令誠不可解蓋秋為成熟之後古注可依即綽傳亦曰嘉苗須理麥秋在野亦本注疏惟空同子曰懷慶無麥秋大梁無螢無寒蟬指蟲屬也程氏亦以麥秋為物矣

張九成以紹興壬子狀元及第癸丑再娶浦江馬氏為繼妻馬先嫁義烏吳察察早天生一子七歲而姑龔氏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十

撫之馬再適二年而死九成往謁龔氏相見恭拜龔氏既沒為作墓志備述馬氏再適之由絕無隱諱可見立心不欺用情醇厚也今有愛妾死者自為墓志嫡妻尚在通篇諱為妾之意其識見愧張公多矣

臨川聶大年正統間為仁和教諭予得其遺詩一卷工於七律對偶森嚴如一飯未嘗忘鉅鹿千金何必學屠龍可憐弄玉歸天上誰遣崔徽在卷中孟嘗空有三千客李密曾無五尺童誰憐鮑老偏能舞舊說綿駒最善

歌回文織就佳人怨彈缺歌長壯士羞老去維摩長卧

病重來蘓晉愛逃禪欲向漆園尋傲吏曾從江夏識奇

童皆使事穩帖也如故鄉夜雨燈前夢京國秋風病後

容薄宦正當多病日賞心無復少年時病與年侵方覺

老涼隨雨至始驚秋皆寫情真切也如白馬祠前朝似

雪碧雞坊外路如天露井曉分澆藥水春鋤香帶種花

泥一拳潤色當窓見三徑秋聲到枕聞雪際樓臺空暮

景水邊籬落自秋花月映露珠疑照夜風翻涼葉覺先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十

秋鐵馬渡河水已合金笳吹月夜無風已識種桃前度

客却尋采藥舊時僧栢子香消春夢覺梨花門掩雨聲

寒石屋松濤天接海祇園花雨夜吹香米吹雲子供僧

飯衣過風廊惹佛香聽經白晝來山鬼呪食清齋起鉢

龍千古幾人分得巧七襄終日不成章銅雀硯寒頻換

水紫駝裘薄更裝綿綠水畫船春繫纜絳紗銀燭夜登

樓着花醉舞春衫濕剪韭高談夜燭紅荷葉雨鳴湖水

冷稻花香散野田秋蠶登曲箔桑初盡燕補新巢土未

乾杖龍化去秋池涵笙鶴歸來夜月寒皆寫景清絕也  
若大年者足以傳矣

江淹有遊黃蘗山詩一首蓋江曾為浦城令遊福清之

黃蘗山也湖州杼山西南五里亦有黃蘗山顏魯公作

妙喜寺碑銘以為江淹賦詩之所以未詳審詩中語也

江詩云長望竟何極闔雲連城邊已顯言一闔字矣又

云南州饒奇怪赤縣多靈仙金峰各虧日銅石共臨天

是山有十二峯最高也又云陽岫照鸞采陰崖噴龍泉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十

是山有龍潭九處也又云殘杙千代木萃厝萬古烟禽

鳴丹壁上猿嘯青厓間是山至今古木陰翳若梁代又

不知何如其蔽虧也又云况我葵藿志松木橫眼前此

正淹為令尹時望闕而見也若湖州之黃蘗不過山清

水秀而已與此詩全不合矣浦城縣三國吳曰吳興至

唐始改為浦城按淹本傳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

素日久後黜淹為建安吳興令即今之建寧浦城令也

魯公誤以吳興為湖州此又是一証

六祖衣傳自達磨本西方諸佛授法信器乃西域屈昫  
布緝木綿為之鉢由魏主所賜乃陶器紫黑色明亮可

鑒六祖受法黃梅祝云衣為爭端汝勿傳故徒眾寶之

歷切無恙唐肅宗代宗宋仁宗皆請衣歸大內供養瞻

禮後俱遣使勅還曹溪唐劉禹錫作佛衣銘至嘉靖中

莊渠魏校督學廣東謂佛氏為異端取衣而焚之鉢則

搥而碎焉莊渠拾吾儒糟粕未必能為聖賢斯舉亦不

韻之極矣說者以莊渠初有子毀信器之後遂絕嗣以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十

為報應又未必然耳武藝舊有魏王子騫頭顱嘉靖中

縉雲樊獻科巡按閩中取而葬于金鷄巖石壁上不令

人見恐致污穢此乃近理也嘉靖末廣東巡按御史王

紹元有南華寺詩云衣付爐烟空幻滅經傳貝葉總支

離上句言焚衣事下句言六祖不立文字而頓悟似不

能無恨於莊渠云

人命八字共計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年恒河沙數

豈止于此必相同者多然富貴貧賤壽夭必無相同者

命之理微非五行所可推測亦非術士所可懸斷也即  
以上四刻下四刻論亦止一百萬零三萬六千盡之矣  
天文山曰考天下盛時九州主客戶有至千四五百萬  
而荒服之外不與焉天地之間生人之數殆未可量也  
其所得四柱不能越于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外且其  
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數散在百廿期中始以百年為  
率其所受命止當六分之四有奇則命愈加少而其難  
斷亦可知矣宇宙民物之衆謂一日止生十二人豈不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十

五

厚証此論最當足絨星家之舌予曾問之一談星者曰  
然四柱雖同當分方域着之方域雖同當合祖宗功德  
墳墓盛衰家屬隆替看之此說近是而究其所言未必  
能中也致遠恐泥聖人是以罕言

六朝著述之富蓋無如葛稚川者碑誄詩賦一百卷移  
檄表章三十卷神仙傳十卷良吏傳十卷隱逸傳十卷  
集異傳十卷五經諸史百家雜鈔三百一十卷金匱藥  
方一百卷肘後秘方四卷抱朴子內外一百一十六篇

通計殆六百餘卷豈直六朝漢唐罕觀也洪自叙十五  
始讀書蓋亦不為早慧其好學絕人遠矣今惟抱朴神  
仙傳則得自西山道藏中為校刻之後此若宋王伯厚  
著書近七百卷與稚川頗相當近世王鳳洲先生前後  
四部稿幾四百卷古今集部之多亦所罕見而楊升菴  
朱鬱儀著述皆近百餘種予嘗刻其書目以傳其著書  
世亦不盡見也金陵丁茵生著述亦有七十餘種書饒  
蔓筆至五十卷他可知矣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十

五

唐碑制度極多有一人製序一人製銘者故尹師魯志  
張堯夫墓序而歐陽為之銘嘗考張說文集所為上官  
昭容銘其序則蘓頌作也此可以証

蕭何謚文終終之一字不知于謚法何居

宋初之詩沿五季卑靡之習詞多率易至楊文公大年  
始創為西崑體同時和之者有劉筠錢惟演胡宿晏殊  
晁迥諸人其詩組織工麗雖門選自王溪生而才富力  
強終是綦隆人物其倡和集澶淵晁氏書目中有之人

多未見然其詩往往見于宋文鑑瀛奎律髓諸選中如

咏漢武諸作即義山諸人不能過也今錄其佳句與世

共賞之如楊大年風來王宇鳥先覺露下金莖鶴未知

錢思公立候東溟邀鶴駕窮兵西極待龍媒劉承儀行

厨爨蠟雕胡熟永埒鋪金汗血驕晏元獻秦聲未覺朱

絃潤楚夢先知薤葉涼宋景文風經禦寇仙遊外楚識

裨謀草創餘過郵國詩楊黎州人歸漢后黃金屋燕在廬家

白玉堂宋宣獻江涵帝子聲飛閣山際真君霍馭天丁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十

元

晉公乞珠泉客通關市種玉仙翁寄版圖劉思道金谷

路塵埋國艷武陵溪水泛天香李宗諤一溪曉綠浮瀾

鵜萬樹春紅叫杜鵑胡武平雕戈夜統千廬衛緹騎秋

盤五柝宮諸句整麗精工其用事亦時時可取世嗤其

摛摛義山未悉諸公耳義山詩號西崑三十六體者以

義山及溫庭筠段成式三人俱行十六故也

光武故人知有嚴光而不知有牛宰又有高獲光武平

時與諸故人夜話及識光武曰劉秀作天子安知非我

萬一果然各言爾志牢獨默然光武堅叩之曰大丈夫

立志不與帝友後果微不至刺史郡守奉詔存問牢每

披髮不啻詔旨獲與光武少友善既即位屢徵之不起

踪跡與子陵同隱于石城地今池州府也見府志中

或云唐裴勛呼父坦之為十一郎子可呼父為郎亦異

不知唐人奴多稱其主為郎安祿山嘗稱李林甫為十

郎裴之稱父為郎今猶之稱父為爺耳

何元朗云爾雅世以為周公作然只是小學之書但學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十

元

者若要讀經先須認字認字不真于經義便錯則何可

不列于學宮松江前輩顧文僖公其平居韻會不去手

亦欲認字也按唐人有習大經中經小經之目以爾雅

為小經是爾雅原為士子所誦習不知以何時廢耳其

實讀書作文必先明字義元朗之言固不刊之論也

吳介晉 閱孝子傳閱孝子者湖州之南鎮人年四十

餘種田為業少未嘗讀書性粗麤不愜于族里屋數間

阡陌相望晨夕率妻子奉若父唯謹父為老諸生年七

十又二尋病醫藥不效日益篤孝子憂之族里勸孝子  
急治具不聽妻亦勸不聽一日父病霍然又數日受杖  
履矣慰問者欲得其故孝子作謾語笑謝之人以孝子  
粗艱莫之畢究其妻亦謂得秘藥活之耳旬日孝子如  
罹重疾卧床第呻吟不止狀甚苦妻曰若何為者翁前  
病誠當憂今病且起憂何為者孝子唯唯呻吟不止如  
故妻復曰若亦病耶呻吟何為者孝子唯唯復呻吟不  
止如故妻以為真得疾秘不以示亦以乃翁病新愈懼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三

貽乃翁憂一日晨起猝見其捫心難堪狀妻益疑因伺  
其寐發所捫處眎之見創大驚促之曰若何為者孝子  
不能隱徐曰予人子不忍父病之不可救也常聞人言  
親不可藥救者得子心片許雜饘粥噉之可救某日因  
禱土神前願剖心活吾父夜半吾父呼飲時予因刀刺  
胸出心割若許納飲中以進不意吾父果霍然也當刺  
胸時不甚楚割畢創即斂好如未刺時今始不復忍宜  
秘若勿語其妻哀且聞傷心恐死亟白之鑿鑿錯愕曰

吁是顧安所得藥妻長跼泣請鑿不可却妾出藥塗之  
去言必死妻亦以為必死泣相向詰朝藥忽逆落創痕  
俱失所在矣妻喜出望外促孝子詣鑿報謝鑿復錯愕  
曰吁是顧安所得活殆有異鑿即里中人為徧聞之里  
中里中人美其里有孝子也具聞之郡邑大夫郡邑大  
夫上其事大中丞且為孝子旌門焉旌門日惟其父拱  
立間左郡邑大夫讓孝子出云先二日已逸去或曰孝  
子終粗艱人也顧安從知接見郡邑大夫禮甲辰春子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三

遊姑蘓同舟人有從南鎮來者為予言若此惜未詳其  
名外史氏曰剖股療親古不深許矧剖心者哉然孝子  
故粗艱能篤所親至不計其生又旌門日先期逸去不  
欲以孝名尚得謂粗艱哉今世之不粗艱者大率全軀  
保妻子精于自為者也拔一毛以利君親有所不為若  
孝子者可以風矣 剖股與剖肝世常有之若孝子者  
亦大異矣介茲豈有所激刺故為是說說乎抑至性純  
篤果在田夫牧豎而平日誦習詩書之人遇親危難反



引文飾義守毀傷滅絕黷政坊世之說而不變如介茲  
所云拔一毛以利君親有所不為者乎記之以為末俗  
之勸

借山隨筆言揚公太初名肇基者倣儻俊偉所在招致  
技能異敏士立功名天啟末鎮上黨其幕客有孫無屋  
者能黯夜捫牘知文字且成誦不異在日燈前不知操  
何術

閩中洛陽橋圮發石有刻文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鄭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十

人蔡錫中永樂癸卯鄉試入胄監仁廟以學行授兵科  
給事中陞知泉州府錫至欲修橋跨海工難施錫無  
可為計欲以文檄海神忽一醉卒趨踰而前曰我能齋  
檄往乞酒飲大醉自沒于海若有神擎捧之者俄而以  
醋字出錫意必八月廿一日也遂以是日舉工潮旬餘  
不至工遂成語載錫本傳中此實事也人不知而以其  
事附蔡端明且以為傳奇中戲長語非也後錫官至都  
御史以才廉聞

顏杲卿碑云公初被害揭首于街樹有張湊者收其髮  
後湊以髮至夫人疑之憑床而哭忽聞聲如鞭床者髮  
跳箱而前夫人方駭信之宋文信國畫節後廬陵義士  
張千載收其齒髮歸授其夫人歐陽氏一日夫人夢公  
怒曰繩啣斷髮矣故匣視之髮為繩所束過急幾斷異  
而理之二公之精靈不沒如此而杖齒髮者俱姓張亦  
異事也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十

人以李塞耳呼之一日耳內奇癢召工取之內黃金二  
分易銀一錢四分市穀一斛內有大珠二顆最圓美市  
諸富室得六百金其年穀甚賤夜就寢夢有人提其耳  
曰邦有道穀寤而省曰神意得無使我積穀乎乃出金  
市穀入三千石次年穀價騰貴發糶得四千餘金家日  
起至十數萬人以為厚德之報大抵談人閩閩原非盛  
德事使其事誠有之與我何與無而言之則為誣善矣  
斯事有無不必論後生固當以為法也

呂布封溫侯而王允亦封溫侯馬援為伏波將軍而路博德亦為伏波將軍呂望為尚父而錢鏐亦為尚父今人但知二呂及新息耳

天街兩畔槐木俗號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亦號柳衙見中朝故事湯義仍王若傳奇弄鶯簧到柳衙本此

劉瑾本姓筮生于馬嵬坡即楊妃葬處也王振本教官後閹割見媛姝隨筆

晉干寶之姓在寒字韻即比干段干之干望出滎陽潁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十

川宋有干犛蓋其先也書者誤增趨于下遂讀作虞字韻今晉書干寶書干作于文選晉武革命論云于令升諸書引搜神記則云于寶周禮注亦云于寶字畫之差相承已久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于寶一吏進曰乃干寶非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干字下註云晉有干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宋暨陶舉進士傳臚時呼為槩音無應者蘓魏公曰當呼作吃音三國志吳有暨某呼之果應六合有朴姓人多呼同樸

其實音駮高麗姓也

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崩賾之亂衛人孤鷹實殺子路子崔既長往行復仇鷹知之約于城西決戰其日鷹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君子曰子崔能報仇奇不負由之孝子孤鷹心服其義蒲弓木戟廿一死以成孝子之名更奇

宋史党進傳進為忠武軍節度一日自外歸有大蛇卧床上寢衣中進怒烹食之史臣以被為寢衣則知論語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十

中必有寢衣自屬被何晏論語註引孔安國云寢衣即今之被史臣所用蓋本此安國漢人去古未遠當有據實也

墨子姓翟母夢烏而生因名之曰烏以墨為道今以姓為名以墨為姓是老子當姓老耳

冗官亦可謂枝官見韓非子

姚福曰伯羹叩馬而諫福疑無此事孟子謂伯羹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

老者其時當商紂十五年至廿年而文王沒又十一年  
武王始觀兵戡黎又徘徊者二年紂殺比干武王乃伐  
商至此伯彝居西者十八年矣論尊尊矣論舊舊矣且  
太公女邑姜為武王妃實生成王為周懿親與伯彝為  
一體之人武王伐紂豈一日之故哉而必待叩馬以諫  
况一諫不用遂去之採薇而作歌曰以暴易暴兮不知  
其非矣夫伯彝既以武王為暴何久享其養而無一言  
以諫及諫不用而方以為暴雖戰國無義之人所不為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十

異

也而伯彝為之乎蓋孔子稱伯彝餓于首陽者言賢而  
隱居困窮于下非真餓死也史記之不可信者甚多不  
獨于此叩馬之事古人辨之者多矣此說當理而核荆  
公山谷二公皆有辯不及之也

餘姚王海日公華徵時以儒士冠軍觀場大為督學張  
公某所器異輒以大魁期之方伯祁陽甯公偉公才延  
公至家謀其子焉成化乙未餘姚謝文正公遷舉進士  
及第謝亦張公識拔士也甯公移書慰公以謝大魁語

相勗公謂甯氏子曰尊公念我潦亂故以是語相勸勉  
豈謂我真能爾爾乎比夜公夢里中迎春牛至其家牛  
色白導引鼓吹如王者儀從後以方伯杜公某殿馬公  
覺而異之因語甯氏子甯年方髻髻凝眸移時再拜手  
額曰此先生狀元兆也公詰所以甯曰牛謂一元大武  
春牛者春榜之元也牛屬丑白主金當作辛丑狀元公  
曰王者儀從云何甯曰狀元賜宴撤殿前儀從一半送  
之公曰後之杜公云何甯曰聞京兆應隨狀元游街意

欽定四庫全書

書影 卷十

異

是年杜公其為京兆乎公笑曰子言何誕也甯曰異日  
自驗請為文以記之公笑曰驗而後記未晚也比庚子  
公自鄉為書丑成進士及第亦不復記憶是夢矣適游  
怡和堂異之甯喜其言驗題其齋曰瑞夢堂索記  
於公不爾瑞夢堂記以貽之友人偶語是事余因歎  
遇合之數其前定若此甯之神解尤不可及矣

書影卷十

總校官編修臣吳裕德

贊善臣恭泰

校對監生臣馮惠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提要

臣等謹案閩小紀四卷

國朝周亮工撰亮工字元亮號櫟園祥符人前

明崇禎庚辰進士授雜縣知縣入

國朝官至戶部右侍郎以事革職終於江南督

糧道是編乃其官福建布政使時所作多述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提要

其地物產民風亦兼及遺聞瑣事與詩話之

類敘述頗為雅令時時叅以議論亦有名儒

之風多可以為談助其中如辨李騏馬鐸無

同母事倒掛鳥非桐花鳳金鳳傳為明末徐

燧偽託考亭乃黃氏亭名非朱子之號蠻鼓

洋為鞞鼓之訛李白僧伽歌與神僧傳李邕

碑皆不相符楊慎名蛙賦由誤解江淹紫蘿

春而發華之語亦頗有考證惟解韋莊上相

間分白打錢以為徒手相搏未免強作解事

耳其中閩酒朱竹諸條與所作因樹屋書影

彼此複出蓋與到即書偶然未檢然在近代

說部之中固為雅馴可觀矣書中所記不名

一格宜入之於雜家而自始至末皆談閩事

究為方志之支流故附書地理類焉乾隆五

十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提要

總校官 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卷一

江南督糧道周亮工撰



人紛紛必欲執彘光太真較量其孰勝愚亦甚矣揄揚  
過嘗香火情深予所不取也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一

唱龍眼

龍眼技甚柔脆熟時質慣手登採恐其恣咬與約曰歌  
勿輟輟則弗給值樹葉扶疎人坐綠陰中高低斷續囁  
囁弗已遠聽之頗足娛耳土人謂之唱龍眼

絕技

閩中絕技五會城去貪和尚之鬼工程莆田姚朝士指  
環濟機上之日晷龍溪孫孺理一寸許之自鳴鐘漳浦  
楊玉璇之一分許三分薄玲瓏之準提像福清郭去問

一葉紙上盡書全部陶詩筆筆倣歐率更

相思鳥

于過浦城得相思鳥合雌雄一籠初閉一縱一一即遠  
去久之必覓道歸宛轉自求速入居者于其初歸亦鳴  
躍接喜三數縱之則歸者居者意只尋常若田間夫婦  
有出入皆可數跡而至不似閩人望遠蕩子思歸也宿  
則以首互沒翼中各屈其中距立于常夜視之驚失其  
一久之覺距故二而羽則加縱笑語人曰視此增伉儷  
之重或有言獨閉雌能返雄耳閉雄則否予視之不然  
視同媚鸞誣此貞禽矣鸞負雌以遊人呼曰鸞媚得雌  
則雄不去得雄則雌遠徙矣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一

魚魷嬌

閩蘭四時皆作花氣洩過甚香無為芳之力故不如過  
嶺之馥且葉皆怒張花亦劍立真是男子所種不若山  
蘭葉嫋花盈枝枝向人索笑也獨魚魷嬌一種大異魚  
魷蘭以色白而莖高取重于吳越人皆見之魚魷嬌則

莖質最弱力不承花竟以藤絲名莖莖不受服亦不忍  
直目作莖花一錠即橫陳于碧葉中若春閨思婦甫勻  
枕痕又倦欲寐者莖莖斜誘花花曲引他蘭嫌葉力太  
盛不足儷此則若名姝既醉非此解事待兒不足縱送  
扶掖又若非白玉牀不足當晏光笑倚者並葉增嬌將  
莖都艷予偶得此種驕語閩人曰得火齊木難足以壓  
多寶船矣

龍蝦

欽定四庫全書

圖小紀  
卷一

三

相傳閩中龍蝦大者重二十餘斤鬚三尺餘可作杖海  
上人習見之予在會城曾未一覩後至漳見極大者亦  
不過三斤而止頭目實作龍形見之敬畏戒不敢食後  
從張廣陽席間誤食之味如蟹螯中肉鮮美逾常遂不  
能復禁矣有空其肉為燈者貯火其中電目血舌朱鱗  
火鬣如洞庭君擘青天飛去時攜之江南環觀橋舌  
江瑤柱出興化之涵江形如三四寸扁牛角雙甲薄而

江瑤柱

脆界畫如瓦楞向日映之綠絲綠玉晃人眸子而嫩朗

又過之文彩燦燻不忝瑤名予驟見之語人曰即此膚

理便足鞭撻海族不必問其中之所有矣肉不堪食矣

只雙柱所謂柱亦如蛤中之有丁蛤小則字以丁此巨

因美以柱也味亦與蛤中丁不小異蛤之美實亦在丁

入以其無多不審察故獨讓江瑤擅此嘉名耳興化人

多以醬粉雜治之又不知獨存柱味不堪與車蝦伍何

足令不事口腹人見之孕願耶余熟以江水參以玉版

欽定四庫全書

圖小紀  
卷一

四

宋去損諸君食之咸謂食指蠕蠕動也會城初無此謝  
在杭稱好事者尚云從來未見其形未識其味他可知  
矣予至後今蠶人索之梅花厂石問時時得之十年以  
來遂與香螺螭房參錯市中矣乃知海干原未乏此人  
驚以為必無不復過而問之蠶人以無人過而問也咸  
棄之不取聞聲相思者遂真以為未曾有也世之瑰奇  
異質人驚以為必無不復過而問之淪落于海沙江泥  
中如江瑤者不知凡幾矣為之一嘆

汀城奇石

汀城東二里許有奇石數十片色蒼黝因名蒼玉洞石磊磊不羣有臨水竦立者有相聯附若臂指者有對峙若戶環列若屏障者郡人多觴詠于此側一石膚理光瑩上鐫李斯壽字予曾搨之與今篆文頗異題字皆不可辨諸石嶙峋其鋒錐鈿河東居民惑于形家言每歲除夕輒私募石工鑿之諸石鋒稜殆盡不累月而石之童秃者潛生黦長鋒稜如故土人則復鑿之嗟乎山川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五

靈異欲恣人力以戕之愚亦甚矣

萬安橋

泉州萬安橋俗名雒陽在迎恩門東二十里長江限之橋踰數千尺宋蔡忠惠公所造泉郡橋之鉅與萬安埒與亞之者可三四數而四方之人與泉人獨好言萬安其言往往多愚以謂撰時揆曰畫基所向缺址所立皆預撤江水之神而得吉如世俗所傳醋字者至于鑿石伐木激浪以漲舟懸機以弦緯每有危險神則來相址

石所系壩輒封之而公自為記及舊泉誌中皆無是也

公所記寥寥百十言但記時日與所費工費耳亦無所鋪張五百餘年來後人尚復侈大其事托于神以美之當時固視之漠然與尋常與梁等古人信不可及哉橋盡為公祠予甲午過其地拜公祠下見公所書二碑無額無欄製殊古樸立公像左右相傳倭變時倭載其右一碑去後人補之今宦其地者頻使人搨碑郡人憚遠途又索者多乃別為木本以應泉州偽搨不止銀錠淳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六

化也余記萬安橋事嘆蔡忠惠文字之簡捫茲新話云既言其長二千六百又翼以扶欄又言如其數而兩之此六字為贅雖搜剔太過然六字亦竟可省

白打

予邵武寒食詩有幕府使兒猶白打之句按王建詩寒食內人常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韋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間分白打錢揚用修曰打錢戲名未明指為何事焦弱侯云按齊雲論白打蹴鞠戲也兩人對踢為



白打三人角踢為官場子謂白打即今之手搏名短打者是也昔人目手不持寸鐵為白戰似即其意武藝十八終以白打以白打為終明乎其不持寸鐵也以為蹴踘者非

煙苗

予為閩臬時吳航民有訟隣人拔其煙苗者予初意煙安得苗及訊之出一紙裹小煙累累細如蟻蝨蓋閩人培水田種煙盜者洩水則煙苗隨之溢訟者輒曰拔我苗矣玉堂閒話中載瀕海人有蔬園乃淺水中積沙而成或為大風飄去若浮筏然番禺有人訟失去蔬園為人所匿在百里外者拔煙苗失蔬園異事的對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七

橋梁

閩中橋梁最為巨麗橋上架屋翼翼楚楚無處不堪圖畫吳文中落筆即做而為之第以閩地多雨欲便于懸足者兩簷下類覆以木板深輒數尺俯欄有致遊目無餘似畏人見好山色故障之者予每度一橋輒為懷嘆

閩茶

武夷劣前紫帽龍山皆產茶僧拙于焙既採則先蒸而後焙故色多紫亦只堪供宮中浣濯用耳近有以松蘿法製之者即試之色香亦具足經旬月則紫赤如故蓋製茶者不過土著數僧耳語三吳之法轉轉相效舊態畢露此須如昔人論琵琶法使數年不近盡忘其故調而後以三吳之法行之或有當也

海銷

閩中海錯雖蛤不四明蟹不秦郵然種種咸備使醞漬得宜亦足匹美三吳乃釀糟無法腥鹹相角土人所珍鶯醬土苗之類尤不堪下箸也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八

才雋

閩中才雋輩出頽弁之士頗多能詩者十得六七壺蘭以下間有拘字會城以上則居然正音彬彬風雅亦云盛矣第晉安一派流傳未已守林儀部高典藉之論若金科玉條凜不敢犯動為七律如出一手近頗有尤異

之士逸出其間者然不勝慎守故調者之多八閩士人  
咸能作小楷而會城人尤工此兩浙三吳所未有勿論  
江以北也第舍古法不遵而專學林處士寵處士正書  
做歐率更而間以黃庭之意行之處士意在以勁婉驪  
騎兩家而學者專尚其嫵媚手腕一律數見不鮮並處  
士亦為人口實矣

凡此皆予閩中憾事至于蘭過嶺始芬書十年即腐此  
則天制之非人力所能為也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一

接龍眼

去閩會二十里東南隅多龍眼樹樹三接者為頂圓核  
之初種經十五年始實實甚小俗呼為胡椒眼覓善接者  
鋸木之半去大實之幼枝接之至四五年又鋸其半接  
如前若此者三數次其實滿溢倍于常種若一二接即  
止者形小味薄不足尚也三接者曰針樹未接者曰野  
菓

佛手柿

閩南郊外二十里曰齊坑齊氏聚族其間旁有潭夾種  
桃花相傳唐陳處士隱地舊名道者巖巖前有柿一株  
根如斗結實如佛手柑指屈伸層疊有長五六寸者皮  
穰色味則皆柿也余偶得其一笑謂友人曰大力如佛  
菩薩到此地亦化為繞指柔

樸荔

閩種荔枝龍眼家多不自採吳越賈人春時即入貨估  
計其園吳越人曰斷閩人曰樸有樸花者樸孕者樸青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一

者對主與樸者倩慣估鄉老為五人五人環樹指示曰某樹  
得乾幾許某少差某較勝雖以見時之多寡言而後日之風雨  
之肥瘠五人皆意而得之他日摘焙與所估不甚遠估  
時兩家賄互人樹家囑多樸家囑少

荔歌

荔樹有百年者四五年者圓不圓滿類作雞骨形雖未  
飽霜雪皮輒作濫鐵怪石色或間一歲實即歲實亦只  
半生或分四方歲一方實土人謂之歇枝灌培者識其

性亦歲易其方余初至閩署齋前一樹方歌枝余顏其室曰荔歌作荔歌詩

困關以上無荔

閩困關以上無荔延建人有終身未啖荔者汀亦只永定有一二株漸向南則漸多即地同南樹較茂樹同南枝亦較茂南枝不歌實亦倍他枝

石背

荔葉經冬不落有蟲如荔枝冬伏葉下荔始綻花蟲亦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一

十一

生子一生十二粒數應一歲閩則增其一土人名曰石背言背堅如石也荔之蟲賊害如菊虎荔香時石背輒溺溺則全枝脫蒂除穰無術雨多則尤盛臬長堂前荔半熟時延客命酒囑吏謹旬之勿飽鼠雀吏顰蹙曰今歲石背多臬公曰十倍多正佳吏愈答愈不明至搖頭灑泣滿堂匿笑

磧田

閩中壤狹田少山麓皆治為隴畝昔人所謂磧田也喪

亂以來逃亡略盡磧田蕪穢盡矣予寒食登邵武詩話樓詩有遺令不須仍禁火四郊茅舍久無烟之句及觀

唐韓偓過閩中有千村冷落如寒食不見人烟只見花

之句明張式之撫閩亦有除夜不須燒爆竹四山烽火

照人紅之句千古有同悲也式之名楷慈溪人永樂甲

辰進士以賦此詩為言者所劾而罷

茉莉樹

墨莊漫錄載襄陽唐氏瑞香一株面濶一丈二三尺雙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一

十一

婆如蓋下可坐胡牀又李居仁言舒州山中深巖間附石生瑞香一株高二三丈下可坐十餘人余在樵川見黃孝廉書齋前二茉莉樹高二丈餘掩映三間屋高雲客為予言連江鎮髯隱處秋海棠高一丈餘圍可一二尺許皆異種也

燕窩

燕窩菜竟不別是何物漳海邊已有之蓋海燕所築銜之飛渡海中翮力倦則擲置海面浮之若杯身坐其中

久之復銜以飛多為海風吹泊山澳海人得之以貨大  
奇大奇右見瓦釜漫記余在漳南詢之海上人皆云燕  
卿小魚粘之于石久而成窩據前言則當名為燕舟據  
海上人言亦可名為燕室矣有烏白紅三色烏色品最  
下紅色最難得白色能愈痰疾紅色有益小兒痘疹南  
人但呼曰燕窩北人加以菜字

珍珠傘

河西邛坑口撥土一寸許即有明珠大如粟色若水晶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一

十三

較之珠光少晦相傳為聖七娘率師至此有珍珠傘為  
敵所破當即呪曰男粘之成水女粘之成粉雖事屬荒  
唐而男女得珠者誠如所傳又人言南宋時汪革偕據  
欽郡與其妻巡行山川堵築險要以修四塞之固出入  
張珍珠傘為美觀一日天驟風掣傘于雲表良久墮下  
珠悉迸落草間因生草綴珠至今人名為珍珠傘云二  
事珠相類

方竹杖

東南之竹最盛而閩中種類尤多奇形異狀產于陰崖  
深壑中者不可勝紀然世人皆重方竹以規方竹杖為  
不韻似皆以為異物閩汀之永定邵之泰寧皆產方竹  
余常得數十枝笑謂友人如此賤植即令暫規數枝未  
便不韻

夾竹桃

閩中多夾竹桃葉微如竹花逼似桃柔艷異常予常謂  
友人曰此陶靖節賦閒情時也千載後猶時時見之此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一

十四

種閩人不甚貴重過嶺即不生虎林一郡聞只三數株  
金陵間有然亦無過三五歲者曾師建閩中記南方花  
有北地所無者闍提茉莉俱那異皆出西域盛傳閩中  
俱那衛即俱那異夾竹桃也

相人書

在閩時向蔣生用致借書送日見袁忠徹相人書一帙  
後載云嘉靖四年秋七月浙江督學道蔡衢州府江山  
縣學收藏以闕防鈴之因思承平之世車書文物之盛

即此等書亦尚頌之學宮喪亂以來並經書且不備矣  
安望諸子百家哉為之一嘆

榕樹

閩中多榕樹垂鬚入地輒復生根常有一樹作十數幹  
有即榕為門者相傳千年榕其上生奇南香余每見老  
榕樹愛其婆娑輒徘徊不能去高雲客時謔余曰公欲  
覓奇南香耶

水晶丸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一

十五

荔枝種類最繁予在閩中盡飽嘗之當以莆中宋家香  
為第一肉肥核小圓足尚蒂實作梅檀香尤足異也水  
晶丸較諸荔最小而味最甘實而不核閩人歲以數十  
枚遺予然終不令予知其產處有云即在會城中者然  
生長會城者亦不得嘗之魚核產漳浦核小肉厚與宋  
家香同但無香耳相傳荔枝去其宗根用火燻過植之  
生子多肉而核如丁香如六畜去勢則易肥也漳浦人  
多用此法以其火燻故名魚核外人誤作魚葉

不解

予在閩前後十二載有不解者七于神不解太保舍人  
于術不解林三教于人不解番民于酒不解碧霞于海  
錯不解蠶于菓不解羊桃于文不解謝耳伯

柳

相傳二十八宿中有柳故種柳者橫插倒植無不立生  
余在閩八郡俱至道傍曾未見一枝會城中僅十數株  
漳城纔三四株豈柳星獨不照閩中耶誠所不解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一

十六

龜

漳州孫瑞理為余言曾泛琉球見一龜以四小龜為趾  
相連無少痕跡欲前則小龜昂首竭動進止亦無少連  
合只覺一體尚非并命若行止似示以意則疑義合矣

火浣布

予在敢園謝茂才爾將出布一縷以火焚之色盡赤以為  
灰矣火滅布如故爾將云即火浣也二十年前閩中  
多有見之亦不甚貴今不可得矣乃知海外自有此一

種昔人以為炎山木皮所織又有以為大鼠毛者以為木皮者近是以其色似麻苧不類褐屬也

李騏

永樂壬辰狀元馬鐸戊戌狀元李騏俱福州長樂人耳談謂馬母後適李復生騏予常屬長樂令君呂素巖詢其邑中前輩俱云無之而兩家後人亦云世俗謬傳絕無影響且當時亦無增馬為騏之事乃知耳談所載類多不經如此騏即一母所生方且為母諱何至以前夫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一

之姓為名公然暴母短耶不辨明矣

林太守春澤

侯官林太守春澤正德甲戌進士為戶部主事疏諫南巡遷員外郎司藏失盜謫官後陞南刑部郎出知松番免歸公生于成化庚子萬曆己卯年百歲有司為建人瑞坊子應亮以戶部侍郎侍養亦年七十矣起拜雙銖如壯年應亮子如楚工部侍郎公至癸未十月卒年百有四歲少年與鄭少谷方棠陵張崑崙為詩友應亮則

少谷之婿也有人瑞翁詩十二卷行世公常與司農司空田中觀耘鄉人立碑記之一時以為盛事公百歲時尚舉一女後配雲南督學鄧公原岳相傳公服松梅丸

故得大年其法取松脂用河水浸四十九日文武火煮令白如錫然後和烏梅地黃為丸服之大便常秘結翁暮年生菓井水不去口終不泄瀉他人服之火盛欲熾多得奇疾蓋翁秉負有異非關服食也

林太守元美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一

閩縣林太守元美永樂辛丑進士子泉山公瀚諡文安以大司馬改南冢宰文安公九子庭棉大司空庭機大宗伯庭楷指揮庭粉慶遠守庭瑋湖州司理庭棉子炫通叅庭機子熾大宗伯煙大司空凡三代典成均一門五尚書而他蔭叙及舉孝廉者又不下數十人可謂盛矣會城人常言文安公方建屋樑橫於戶侍女騎而出匠詈之女曰何異閭老尚書不此中出耶公昇其語台欲私之女正色曰何可草草公高年脫孕後誰明子者

孟書數字為據公命取側理女入公室以絳色機緞全  
端至公益奇其志遂書舉男以機名女以緞名後舉男  
是為大宗伯復舉女配侍郎鄭公公之後人有從子遊  
者亦常以此語予絳緞至今尚藏其家誠異事也

林宗伯

林小泉公庭機子對山公嫌俱為大宗伯晚年歸里大  
宗伯與大司馬馬公森少司農林公應亮並與出值小  
宗伯至拱立與傍兩公趨下揖大宗伯曰二公吾密友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一

七

兒子子禮應侍立下與過矣拉之升與去回視小宗伯  
尚恭立久之里人誇以為美談

莆田黃氏解元

閩莆田黃氏自明開科來一姓解元十一人永樂十年  
戊子應天解元黃壽生正統九年甲子解元黃譽天順  
六年壬午解元黃初成化四年戊子解元黃文琳成化  
十年甲子解元黃乾亨弘治十七年解元黃如金正德  
五年庚午解元黃廷宣嘉靖二十三年癸卯解元黃繼

周二十八年己酉解元黃大觀三十一年壬子解元黃  
星耀三十四年乙卯解元黃懋冲其餘五魁之內合應  
科又不下二十人

幼年科第

閩福州林按察使文秩泉州黃孝廉日曜俱年十四舉  
于鄉興化戴探花大賓十三歲中正德戊辰進士福州  
林庶吉士文祐以十三歲舉永樂甲午榜

土笋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一

五

子在閩常食土笋凍味甚鮮異但聞其生於海濱形類  
蚯蚓終不識作何狀後閱寧波誌沙喫塊然一物如牛  
馬腸臟頭長可五六寸許胖軟如水蟲無首無目無皮  
骨但能蠕動觸之則縮小如桃栗徐復雖腫其涎腥雜  
五辣煮之脆美為上味乃知余所食者即沙喫也閩人  
誤呼為笋云子烟有肥而無骨者予以沙喫呼之衆初  
不解後觀此咸為匿笑沙喫性大寒多食能令人暴下  
謝在抗作泥笋樂清人呼為沙蒜

線蟲

延平一郡人皆接竹取水分枝別派高低遠近互達于釜其中往往有蟲細如髮長可二尺詩土人呼線蟲予偶聞父老言歸視瓮中果得其一以手引之不顯斷試之水復蠕蠕動若有知識者似亦射工沙城之類聞食之者多生癥瘕然余未見時不知誤食幾許矣又言經火即不害人故閩溪水不可生飲

沒子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一

五

閩地有小蟲若微塵視之不見能刺人較蚊咬尤甚密帷亦不能問之名沒子江南人謂之莫讀作平聲京師卑濕處亦有之俗名金剛鑽相傳為此蟲所刺愈抓搔則愈集癢愈甚但置之不見不聞則自去殊不然

莆田宋去損

祖謙 閩酒曲

僕閩海浪士迷遊醉鄉幾八千日矣閩酒之極佳者所嘗過半即其下者亦如馬賓王逆旅時所博一醉不欲惘然與不知味者同語耳數擬作麴社彙評始自吾鄉

適及海內辨其清濁高下而次之并繫以詩另為一帙

以傳好事將笑淳于子之一斗一石量亦何寬而陋徐省郎之中聖中賢論未遽定也竟粉本未成而閩壬辰夏至復擬於石浪閉關厄不及口益守古人荒思之戒而吾師櫟園周先生索作閩中酒曲僕低徊久之陡發前情酒氣拂拂從十指中出戲為十八章佐以油語亦于已所經嘗者約略言之其所未嘗者俟諸他時補訂其闕陳白雲昂曰酒負今生債具信然耶今而後營古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一

五

糟丘不復閉關以閉口矣 驚聞佳節近重陽纖手攜

藍拾野香玉杵搗成綠粉濕明珠顆顆喚郎嘗莆人以重九日

采草為麴郊兒女如蟻出 歸則和米搗成如彈丸大 出葛清液白如銀重釀香逾

玉帶春爭說至前新水好任教過夏味能醇重釀蒲酒名似三白

玉帶春建酒名莆人以至前合釀入夏不壞 不關倉菊怕辛酸折露朝朝晒

粉團自是襄陵酒力大淳于有量笑難寬襄陵酒名其麴夜則飲露

盡復晒之味嚴列縱量 大者飲不過五斤 提壺抱甕走雙門直益藍家釀法

尊若問蓮鬚冬白老吞灰浣胃復何言三山以藍酒直益為最蓮鬚冬



白老亦酒名酒家每酌人一盞取仄沃之味方  
不變飲之必渴或云水賦有仄下之共酒始成處處風

帘榜酒壚白甜新醅及麻姑花村穀米如泥賤不見吏

人問權酷白甜即官白酒麻姑新醅皆酒名聞人讚賤為味去音短白鐔州淡似

泉飲多不醉腹便便酒家未敢張高價只索幾文趙宋

錢短白即延之水酒延人至今猶用宋錢相貿易俗呼為老錢誰說芳醪讓順昌生

燒和藥苦難嘗曾知掘地藏云久竹箕剛挑一擔香順昌酒名出本處者佳酒未釀曰生燒順人取藥和之埋地中至隔年出之則歲以小確盛以竹筐運他處嘗之亦曰五香燒建州曾買梨花春可似河清潤絳唇西子狀

建州曾買梨花春可似河清潤絳唇西子狀

建州曾買梨花春可似河清潤絳唇西子狀

建州曾買梨花春可似河清潤絳唇西子狀

建州曾買梨花春可似河清潤絳唇西子狀

建州曾買梨花春可似河清潤絳唇西子狀

建州曾買梨花春可似河清潤絳唇西子狀

建州曾買梨花春可似河清潤絳唇西子狀

建州曾買梨花春可似河清潤絳唇西子狀

建州曾買梨花春可似河清潤絳唇西子狀

建州曾買梨花春可似河清潤絳唇西子狀

建州曾買梨花春可似河清潤絳唇西子狀

建州曾買梨花春可似河清潤絳唇西子狀

欽定四庫全書

國小紀

卷一

元紅孰勝由來尤物也難倫梨花春河清西施紅狀元紅皆建州酒名建以河清

細斟若待開尊采菊日蘇頌擊出一盤金蘇林擒金盤蘇亦建酒之

蘇林擒金盤蘇亦建酒之

蘇亦建酒之

蘇亦建酒之

蘇亦建酒之

蘇亦建酒之

蘇亦建酒之

蘇亦建酒之

欽定四庫全書

國小紀

卷一

龍眠山素入潤庭春色昔云奇不謂清源釀得之寄語

喚柑羅道士秋田晚熟此相宜安足郡王以柑製酒名曰潤庭春色泉澤人傳

煮豆燃其泣綠珠葡萄天酒製尤殊南山

煮豆燃其泣綠珠葡萄天酒製尤殊南山

煮豆燃其泣綠珠葡萄天酒製尤殊南山

煮豆燃其泣綠珠葡萄天酒製尤殊南山

煮豆燃其泣綠珠葡萄天酒製尤殊南山

煮豆燃其泣綠珠葡萄天酒製尤殊南山

煮豆燃其泣綠珠葡萄天酒製尤殊南山

值臘月用石缸將種藏之以收嚴列之氣雖炎暑入釀  
與冬無異名曰是臣石甌錦江沁液酒名以雪水以釀  
者曰雪酒夏月三家名醪檀潭陽李葉菁菁錦水倍蘇  
用之可銷暑

三家名醪檀潭陽李葉菁菁錦水倍蘇

三家名醪檀潭陽李葉菁菁錦水倍蘇

三家名醪檀潭陽李葉菁菁錦水倍蘇

三家名醪檀潭陽李葉菁菁錦水倍蘇

三家名醪檀潭陽李葉菁菁錦水倍蘇

三家名醪檀潭陽李葉菁菁錦水倍蘇

三家名醪檀潭陽李葉菁菁錦水倍蘇

三家名醪檀潭陽李葉菁菁錦水倍蘇

三家名醪檀潭陽李葉菁菁錦水倍蘇

三家名醪檀潭陽李葉菁菁錦水倍蘇

三家名醪檀潭陽李葉菁菁錦水倍蘇

三家名醪檀潭陽李葉菁菁錦水倍蘇

三家名醪檀潭陽李葉菁菁錦水倍蘇

三家名醪檀潭陽李葉菁菁錦水倍蘇

三家名醪檀潭陽李葉菁菁錦水倍蘇

三家名醪檀潭陽李葉菁菁錦水倍蘇

三家名醪檀潭陽李葉菁菁錦水倍蘇

梅及薔薇露其法造小窰安火以磚隔之上用沙鋪蔗  
及花加錫桶以收其氣如燒酒法每酒一壺滴露少許  
其香不散  
亦異品也

閩茶曲

閩茶實不讓吳越但烘焙不得法耳予視事建安戲作

閩茶曲 龍焙泉清氣若蘭士人新樣小龍團盡誇北

苑聲名好不識源流在建安建州貢茶自宋蔡忠惠始

士人亦為此之萌龍焙泉在城東鳳凰山一名御泉

宋時取此水造茶入貢北苑亦在郡城東先是建州

貢茶首稱北苑龍團而武夷石乳之名未著至元設場

于武夷遂與北苑并稱今則但知有武夷不知有北苑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一

矣吳越間人頗不足聞茶而甚晚御茶園裏築高臺

驚蟄鳴金禮數該那識好風生兩腋都從着力喊山來

御茶園在武夷第四曲城山臺通仙井皆在園畔前

朝者令每歲驚蟄日有司為文致祭祭畢鳴金擊鼓臺

上揚聲同喊曰茶發芽井水既滿用以製茶崇安仙令

上供凡九百九十斤製單水遂渾濁而縮

透常供鳴母船開朱印紅急急符催難掛壁無聊斫盡

大王峰新茶下崇安令劍致諸貴人黃冠若于進呼盡

建人呼斫所種武夷真茶久絕漕運船前快後廢延

為鴨母一曲休教松栝長懸崖側嶺展旗槍茗柯妙理

全為巢十二真人坐大荒茗柯為松栝蔽不近朝曠味

黃冠既獲茶利遂過種之一時松栝流蘇都盡後百  
年為茶所困復盡刈之九曲遂濯濯矣十二真人皆從  
學道者 欽客秦淮盛自誇羅裳珍重過仙霞不知薛老

全蘇意造作蘭香請閱家

飲人閱汶水居挑葉渡上子

任以小酒盞酌客頗極意飲正如德山擔青龍鈔高

自存許而已不足弄也秋後好事者常請閱無茶謂閱

客得閱茶成製為羅囊佩而喫之以代樽酒則閱不

重汶水也閱客遊隸陵者宋此玉洪仲章筆綽依附吳

兒強作解事晚家難而貴野鴛宜為其所請飲三山薛

老亦秦淮汶水也薛常言汶水假他味通作蘭香兒使

茶之本色盡失汶水而在閱此亦當色沮薛常住岩窟

自為剪培遂致駕汶水上余謂茶難以香名况以蘭盡

但願以薛老論為善 雨前雖好但嫌新火氣難除莫近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一

屏藏得深紅三倍價家家賣弄隔年陳上游山中人類

氣足以引疾新茶下質陳者急標以示恐為新原也價

亦只倍聞茶新下不亞吳越久貯則色深紅味亦全變

無尺 延津廖地勝支提山下萌芽山上奇學得新安方

錫確松蘿小欵恰相宜前朝不貴聞茶即貢亦只備官

貨京師所有者納之聞有採辦皆刺津廖地產非武夷

也黃冠每市山下茶登山質之閩人以粗楚釐賦貯

茶近鼓山支提新茗出一時學新 太姥聲高綠雪芽洞

安製為方圓錫具遂覺神采奕奕

山新泛海天槎茗禪過嶺全平等義酒應教伴義茶酒

數則如一茶亦類是今年得茶甚夥學坡公義酒事橋

門石錄未消磨碧豎誰放盡荷戈却羨錢家兄弟貴新

街近日帶松蘿蔡志惠茶錄石刻在甌寧邑庠壁間予

矣 廷郡呼製茶人為碧監富沙陶俊碧監盡在綠林

中歲鏗二子曰武曰夷學道山中因以武夷名 崇安

余今拾黃山僧以松蘿法製建茶堪並駕今年 漚麻浥

竹新耕桐獨有官茶劍未除消渴仙人應愛護漢家舊

日祀乾魚上海人漚麻為竹邑竹為劍理機欄為器具

皆足自給獨培茶大為費冠深漢以乾魚祀

君 武夷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一

閩小紀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卷二

江南督糧道周亮工撰

仙霞斃子

今入閩度仙霞者必乘竹斃子淮南王安諫擊閩越書

與橋而踰嶺則知竹斃之制漢已有之矣今仕者乘轎

古無是制轎字亦始見於此

大清明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二

閩將樂歸化人以三月為小清明八月為大清明展墓

者間小廢無敢大廢者子庚寅仲秋過其地火焰山下

壞皆正赤紙錢遍野雪如霞如作大清明曲孤墳亦識

歲時更短竹齊挑八月簾赤壞青松雪色紙鋪州獨作

大清明一銀瓶山下展新塋蠻榼紛將椽栗感敢向春

風偏認小長眠人亦畏秋聲二骷髏欲共缺犁爭閱盡

春秋鬼不盲莫嘆雲仍渾忘却舊墳強半小清明三

玉華洞

玉華洞在將樂之南去邑三里許子庚寅秋往游洞深約三四里洞中乳石所結差具人物形而當時好事者又加之規制遂使人世所有無不畢具最奇者鍾乳注為傘形澗可四大許圓好如人制簷作數重垂垂欲動又有垂而下仰望之甚巨漸垂漸細如針中復斷而承接處亦如針下復漸巨俗名之曰天平石此則天工成之非人力所能為也洞中昏黑必秉炬而入歲久四壁皆煙煤行者捫掖而上掌皆黑黧閩人謂紫陽鍾武彝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二

龜山鍾玉華被武彝無論矣若鍾此幽晦詰曲而生其人殊可畏哉真誥稱句曲洞宮虛宮之內皆有石塔曲承門口往來上下都不覺是洞天之中謂是外之道路日月之光既自不異草木水澤與外無別飛鳥交橫風雲蒼鬱洞壑必如是始堪置足若黑黧如阿鼻獄人亦何樂遊此洞口風聲如錢塘初三十八之潮使人畏不敢入洞尾珠空澗日光透入遠視之如滿月實則兩巖互缺合望之圓如規然兩巖相去又甚遠日光所入既微

而巖又深幽人驟從黑黧中來恍惚有所見如東方旦時俗名之五更天實似之肅立其中氣如平旦洞中所

馬蹄帖

泉州淳化閣帖十卷相傳宋李南符遺于泉州已而石刻湮地中久之時出光怪樞馬驚怖發之即是帖也故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二

泉人名其帖曰馬蹄真跡宋沈源釋文序云是帖納郡庠廢遠剝蝕其後莊少師復摹以傳則今帖非馬蹄真跡乃莊氏摹刻也其石先屬張氏後以其半質錢于族秘匿不返今所傳者既非宋遺而莊摹者亦皆割裂通更遞失矣惟蔡沙塘少叅家所藏七塊完好不剝蔡甚寶之欲得莊刻之全必求數家而合之然不易也莊少師名夏登淳熙八年進士有文名

林僉憲

武宗時閩僉憲林公文縉赴京謁補舟抵潞河適武宗  
巡幸至突入舫文縉俯伏船頭上鞭指之曰汝何從知  
隨入舟時文縉家口咸匿艙下止一婢抱縉六歲兒立  
艙中上問曰此何人縉奏曰臣子上抱置膝曰相好當  
與朕為子縉奏曰恐臣子無福上又指婢曰仍命此女  
抱攜之時護蹕人至踉蹌促去兒入宮思父母日夜啼  
百計誘之終弗止文縉亦入都與素識大璫謀欲出兒  
璫乘機奏曰此兒誠薄福帝既弗止不如舍之且收留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二

乞養祖宗有禁上曰林某浼汝作說客耶如再帝當棄  
之水璫懼至與文縉謀覓善泅者伏河側兒啼不止上  
果棄之河中泅者故拉兒入水向上回急出之兒僵矣  
文縉抱哭不已久之始甦文縉補官嶺南亟攜兒去不  
久亦休致歸杜門課子廿一歲舉於鄉又四年成進士  
名望世宗出武宗朝宮人前婢亦在列婢無歸問閩紳  
姓名人謂須至福州會館詢乃得婢至館問有林紳否  
時壁適在寓以為詢已也急出應及見婢曰非公我所

詢者老年人問何名曰是林文縉壁大驚曰此我父也  
汝何從知之婢語之故壁又問曰所抱之子何名婢言  
乳名並所生時月壁泣曰我也遂與婢抱首哭養之寓  
中攜歸鄉文縉見之亦泣從其志奉佛茹素終其天年  
文縉至九十五歲無疾而歿壁性伉直與時不合屢官  
屢蹶文縉與分宜為同年壁體父志終不附分宜官亦  
止僉憲居無一椽家於祠堂小僮共炊爨亦世之所僅  
見者庶介詳於郡志公曾孫惠州太守崇孚面語予如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二

此

叔香鳥

朝野僉載劍南彭蜀間有鳥大如指五色畢具有冠似  
鳳食桐花謂之桐花鳳李德裕有桐花鳳扇賦序劉績  
霏雪錄云東坡有倒掛綠毛么鳳之詞唐僧隱蠻詩五  
色毛衣比鳳雛深春花裡只如無美人買得偏憐愛移  
向金釵重幾銖蓋部方物略記桐花鳳二月桃花始開  
是鳥翔翔其間丹壁成文鐵嘴長尾佈露以飲至花落

輒去李之儀云此鳥以十二月來日間焚好香則收而

藏之羽翼間夜則張尾翼而倒掛以放香一名収香倒

掛又名探花使性極剛好集美人釵上宴客終席不去

余在閩黃將軍以一雙倒掛鳥來遍體嫩綠楚楚憐人

腹背之毳則雜五色注距皆赤曲肖鸚鵡但小僅如雀

尾輕而長不似鸚鵡之重直耳兒子皆以小鸚鵡哥呼

之日夜倒掛不習其性越數日死死也猶足高于首掛

弗釋予悲以詩有籠中閒綠猶虛掛腋裡名香不更収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二

之句此鳥之大何止如指重又何止幾銖權十分泰之重曰銖二十

四銖為兩抑豈能移向金釵絕無冠安得似鳳乃知収香倒

掛與桐花鳳自另兩種坡仙之咏亦以桐花鳳形容之

後人緣此詞遂訛為一耳然閉籠無幾憾未試其收香

也

鷓鴣

閩山多鷓鴣行不得哥哥五字絕分明不似他鳥言須

以意會也望之如家雞質若甚重權之止十二兩有縮

者無一越者

九鯉湖鷓

鷓皆白惟莆田九鯉湖中鷓作粉紅色嬌艷異常清異

錄載隋宦者劉繼銓獻芙蓉鷓二十四隻毛色如芙蓉

鯉湖之鷓正當以此嘉名錫之

閩女

閩素足女多簪全枝蘭煙鬟掩映衆蕊爭芳響牒一鳴

全輩振媚于常笑謂昔人有肉臺盤此肉花盃也繼在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二

京師見唐人美人圖亦簪全蘭乃知閩女正堪入畫向

者之評謬矣

樹蘭

閩廣多樹蘭花與珍珠蘭同但彼草本此木本耳友人

有謬謂即古之木蘭者然樹蘭圍皆寸許陸龜蒙詩幾

度木蘭舟上望不知原是此花身樹蘭之木可為舟耶

徐君義言古有木蘭而無玉蘭今則有玉蘭而無木蘭

余謂木蘭即今之玉蘭余聞之蜀人言蜀山中玉蘭高

皆數千尺圍皆數圍花開時滿山如雪龜蒙所咏似即此也珍珠蘭在吳越間得一本真如珠樹長泰南靖人家園廁間皆是

蜜漬蘭

人言蘭花不可食此為珍珠蘭誤耳珍珠蘭雖非斷腸草然食其根亦能傷人蘭花則否余常見建寧人家蜜漬蘭花冬月以之煎茗一花泛泛鮮如初摘正如湘女凌波時不止壓倒昔人清泉白石也或曰蘭必蜜後始

欽定四庫全書

湖小紀  
卷二

可食

死有前定

延平嚴九岳第進士授廣西南寧府推官其地有九岳神祠後歷部郎陞岳州太守未任卒于途松溪魏濟號蒼水累官湖廣巡撫途中見有蒼水神祠未蒞任卒聞縣林憲漢號古榕第進士授中書奉使至廣東憩行臺見後軒扁古榕二字是夕卒名號關於死生異哉

林異  
柳說

金鳳傳

王永啓曰予居高蓋山中有農家掘地遇土穴得銀錢數枚色黑如漆石硯一銅爐銅刀各一有篆文乾德五年造又石匣一啓視有抄書一帙為陳后金鳳傳不著作者姓名楮墨浸滅而字跡猶可句讀農家弗能省予亟往索歸叅之史乘諸書始末多不異因與友人徐燂訂正之夫飛燕別傳出諸瓌瑋南部烟花檢之廢閣前人藏秘後人搜傳均有意焉諸王縱慾以亡其國固末世之明戒也是宜傳之以存野史之一子在閩徐存永

欽定四庫全書

湖小紀  
卷二

為余言陳金鳳外傳是其叔孝廉慢亭氏所為慢亭名燂燂之弟也燂字興公皆以文名乃知近今撰托之書不獨天祿外史為然傳之後世誰復辨之耶

千巖逸句

宋蕭德藻號千巖閩人也長於詩與楊萬里同時今詩多不傳惟劉後村詩話摘其佳句無全篇也曰乾坤生長我貧病怨尤誰湘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掛珊瑚枝醜怪驚人能嫵媚斷魂只有曉寒知百千年辭著枯樹

一兩點春供老枝緝子推窻窺過雁數峰乘隙入西窻  
秋陽直為田家計饒得漁村一抹紅亦斷金殘壁也

江崎臣

江崎臣腕中有千鈞力善刻玉章吳中能玉章者近推  
周爾森但沙碾耳其他號能切玉者亦皆倩爾森開其  
眉目略施以刀說語人者吾切玉如泥也獨崎臣治玉  
章始終用力易如劃沙章法又皆妙合秦漢常語予堅  
者易于取勢吾切玉後恒覺石如腐如公書薄惡練素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二

十一

輒膠纏筆端不得縱送也崎臣客死溫陵黃相國家印  
譜數帙其妾能寶藏之曹秋岳曰江崎臣死世無復有  
刻玉者矣其為名流所重如此

吳平子林公兆

莆田吳平子晉林公兆熊皆以善印名公兆游檇里久  
先是歛人江崎臣以此技鳴檇里崎臣入閩遂推公兆  
矣平子初作印多用莆田派莆田人有宋比玉者善八  
分書有聲吳越後人競效之至用其意於圖章古無是

也平子從子游見余所藏銅玉章及古今名印譜遂一  
洗其舊習近在江南頗有知之者穆情石公而外林吳

不多讓矣  
穆情石公名碧晉江人

鯿魚樽

唐皮日休以鯿魚殼為樽滋峰蟹角內玄外黃謂之訂  
陵樽鯿殼閩人皆以為杓形既不倫用之久久始脫腥  
薰不知日休何所取登為飲器

虎埒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二

十二

閩中虎埒埒之別派質粗味劣無足取獨其殼極類人  
家戶上所繪虎頭色亦殷紅斑駁北人異之有鑲為酒  
器者通州如鼻亦有此種俗呼為關公埒

海參

閩中海參色獨白類撐以竹簽大如掌與膠州遠海所  
出異味亦澹劣海上人復有以牛革偽為之以愚人者  
不足尚也濰縣一醫語予云參益人沙玄苦參性若異  
然皆兼補海參得名亦以能溫補也人以腎為海此種



生北海鹹水中色又黑以滋腎水求其類也生于土者  
為人參生于水者為海參故海參以遼東產者為良人  
參像人海參尤像男子勢力不在參下說亦近理

西施舌

畫中有神品能品逸品閩中海錯西施舌當列神品蠣  
房能品江瑤柱逸品西施舌以色勝香勝當並昌國海  
棠蠣房以豐姿勝並牡丹江瑤柱以冷逸勝並梅西施  
舌既西之舌之夫蠣房其太真之乳乎圓真雞頭嫩滑

欽定四庫全書

湖小紀  
卷二

三

欲過塞上酥江瑤柱產涵江癖梅妃子亦生其地其妃  
子之玉骨乎他如香螺珠蚌類非不爭奇競美以三君  
視之特繪事之具品羣芳之餘卉姬姜之勝侍耳不足  
說也

夜鷺

閩中龍眼熟時專有飛盜綠枝接樹趨捷如風若巨寇  
然瞬息不覺則千萬樹皆被漁獵名曰夜鷺毒過於荔  
之石背此果人未采時蟲鳥不敢侵夜鷺一過羣蟲斃

起夫

晁無咎詩

近從陳開仲購得宋晁無咎抄本雞肋集七十卷閱之  
詩賦六百餘篇擬古諸作綽有古調而近體佳句亦多  
如賦成夜燭繞銷寸衝退朝曦未半竿未緣狗監知才  
思端向午夜積淡痕白圭未可輕三復小草須防得二  
名能似鼠多愁渡谷仕如鮎鈍笑綠竿憂虞心似知更  
雀安穩身如掛角羊皆工用事屬對者也五言如日落

欽定四庫全書

湖小紀  
卷二

三

狐鳴塚天寒犬吠村雨困鳩喚婦風徑燕將兒松根危  
抱石嶺路曲隨溪老覺田原好慵疎里巷尋皆有林野  
之趣者也絕句汴堤暮雲懷徑山道人云朔風吹雪亂  
沾襟走馬投村日向沉遐想道人敲石火冷杉寒竹五  
峰深村居即事云十載京塵化客衣故園榆柳識春歸  
深村芳物無由覓蝴蝶雙尋麥隴飛題戲熟驛舍云驛  
後新籬接短牆枯荷衰抑小池塘倦遊對此忘行路徒  
倚軒窗看夕陽皆有中晚風調不類宋格

陳叔度

侯官陳鴻字叔度家貧無人物色之能始石倉園在洪塘中有森閣集諸同人為詩叔度有一山在水次終日有泉聲句能始嘆賞為之延譽因即以石倉為居停名其詩曰秋室篇取李長吉秋室之中無俗聲也丙戌之變能始殉節叔度年七十二不能自存以貧病死無子不能葬戊子予入閩時客以其詩來予悲其藁露謂客曰余任其葬事予當為刻其詩集因助以金免諸生徐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二

十四

存永董其事先是莆田布衣趙十五名璧亦工詩善作畫所為枯木竹石類閩人珍之然性孤僻不多為人作惟山房寺壁則淋漓潑墨與叔度先後死亦不能葬存永因舉十五之棺與叔度合墓于小西湖之側余為書碑曰明詩人陳叔度趙十五合墓客刻叔度集予為之序板式精好傳之南中莫不知閩有陳叔度矣十五不多為詩無傳者

德化磁

閩德化磁茶甌式亦精好類宣之填白予初以瀉茗然無色責童子不任茗事更易他手色如故謝君語予曰以注景德甌則嫩綠有加矣試之良然乃知德化甌器不重於時者不獨嫌其胎重粉色亦足賤也相傳景鎮窰取土于窰之祁門而濟以浮梁之水始可成乃知德化之陋劣水土制之不關人力也

酒魂

閩酒深紅如汴梁酒予常在臨洺關向李浦珠索洺酒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二

十五

以飲閩人咸曰此酒魂也真銷糟歌醜之言予為失笑

閩酒

閩酒自蒲城至延平如玉帶春梨花白品類雜出實皆臘白耳會城獨多佳酒藍家酒最有聲品亦最下當時或不如是碧霞酒新出非甘非冽人世乃有此惡味莆田以至清漳皆雙投酒非火春不可成甚不宜人三郡人皆云會城無酒非無酒也無火春重釀之酒也會城中以曾家之蓮鬚白為最

錯認水

予過邵武之拿口高主政年八十矣饒余一經酒淡而  
有致與羅家錯認水無少異閩酒當以此為第一不知  
其名云是家釀不能多得不能遠攜每憶之輒如汝陽  
王道逢麴車也

神光寺侍者

神光寺大興之定侍者每侍師立皆有定處低眉下視  
曾無偏倚予見之八年自未聞其一言念佛之外穿衣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二

七

吃飯掃地焚香而已八年中顏色舉止無毫黍異余常  
語人曰閩中只有此半個和尚

紙簫

閩開元寺前舊有捲紙為簫者予得其一是三年外物  
色如黃玉扣之鏗鏗以試善簫者云外不澤而中不乾  
受氣獨全其音不窒不浮品在好竹上後以贈劉公猷  
公猷為賦紙簫詩雲間潘君仲亦能以紙製奕子狀如  
滇式色瑩亦然且敲之有聲其為五瓣梅花香盒蒙之

以錦不可覓其聯縫之迹亦奇技也

德化磁簫

德化磁簫笛色瑩白式亦精好但累百枝無一二合調  
者合則聲淒朗遠出竹上雲夢柯亭之外又有此異種  
入李暮手即至入破當不患嗟然中裂矣

命同

閩縣徐存永常為予言其王父子瞻公諱棉與同里宋  
姓者所生年月日時盡同少同學同食餼於庠同無子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二

七

至四十九歲而宋卒徐懼不敢出戶其後乃相繼舉三  
子即與公慢亭兄弟也以貢士至縣令端年八十餘始  
卒後事乃大不同又家姊文文大士密縣人與會城路  
慶雲者同年月日時生以此相善大士尊人惺字公為  
通州守與母夫人皆壽考無恙路則起家寒微幼即孤  
大士以文名當時路僅能識之無又先大士死十年大  
士生二子路一子沒於水生平無一同者惟大士食餼  
之年路得補藩司掾差相似耳然則星命之說可盡信

哉

蕪才翁八分書

宋蕪才翁書法妙于一時而真蹟少見才翁曾宦閩鼓山勒才翁二字八分書徑二尺羅源縣白塔道旁石上勒才翁所賞樹石六字徑尺餘皆古勁有法又鑿井于福州與兄舜元齊名

楓亭井水

興化楓亭宋徐鐸狀元故居手植荔枝名延壽紅至今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二

六

尚存樹下有井亦公所鑿井上橫亘一石梁左汲水重右汲水輕此理之莫測者然聞武當南巖宮有日月池相距數尺日池色綠月池色黑羅浮白水山佛跡院湧二泉相距步武東為湯泉西為雪泉東極熱指不可觸以西泉解之然後調適可浴造物之巧如此不獨楓亭井水重輕也

考亭

世以考亭稱文公于辛巳陪巡過建陽宿麻沙見晦翁

後人所藏家譜知考亭是黃氏之亭後從徐存永得見

黃詩按五季亂黃端公稜隨父禮部尚書入閩見建陽山水秀麗遂家焉子稜詩云青山木笏尚初官未老金魚是等閒世上幾多名將相門前誰有此溪山市樓晚日紅高下客艇春波綠往還人過小橋頻指點全家都在畫圖間歿而葬于三桂里子稜乃築亭于半山以望其考因名曰望考文公居近其地世因以考亭稱之以地稱人可也以他人之考稱文公于理甚悖然公在日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二

七

實無以此稱之者後人誤謬急當改正

鞞鼓

今之呼鞞鼓曰鞞鼓鞞音蠻按呂氏春秋宋子罕之鄰為鞞工是也閩會城南門外有鞞鼓之地曰蠻鼓洋蠻當作鞞非方言也

蔡忠惠祠

何鏡山蔡忠惠祠詩美芹豈必嫌團餅嘉樹仍聞譜荔枝好事已傳坤雅注行人還看洛陽碑又江邊林蘊宅

驛外蔡襄祠並佳句也泉人舊作迎神曲洛陽橋一望  
四里排現瑞時夾道皆忠惠所植松今斫伐盡矣

土牛

會城迎春土牛必於閩忠懿王廟前乞土始成曹能始  
有迎春詩馮從太守分駉去牛向前王乞土來

鳳尾蕉

閩中多鳳尾蕉相傳植之庭中可避火災蕉性宜鐵種  
者每埋鉢其下何鏡山前輩詩云欲比麒麟能食鐵真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二

同風鳳不羣雞公自注蕉影照日其中梗虛空若無梗  
然亦奇聞也

三蘇祠聯

長泰戴方伯燦詞林宗工也題三蘇祠云一門父子三  
詞客千古文章四大家極為妥貼

仙門洞

九鯉禱夢海內咸知而不知去仙游縣西二十二里有  
仙門洞亦九何君所宅兩崖壁立可十許仞屈折西上

有仙宮佛刹循洞口並滴上巨石夾湫凡為瀑布者十  
數級添窮地益闢雞犬桑麻別為一區可五里得分水  
山則屬晉江界矣禱夢靈異不減鯉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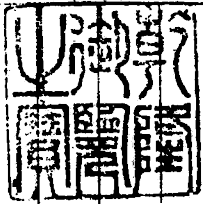
雪峰

候官雪峰之顛有泉一坎繞深數寸潮至則盈潮退則  
縮故名應潮然山去海潮數百里也有萬松關古木二  
株一為真覺大師手植直上參天一為閩王手植樛而  
蔽地所造石塔四周作卵形傳祖師識石卵爆盡我當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二

再來近皆荒廢叢深木樾亦無存矣



閩小紀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卷三



江南督糧道周亮工撰

皆築小屋祀泗州菩薩人皆未曉

未答祈籤往往靈驗予每問僧人亦

無知者按神僧傳僧伽大師西域人姓何氏唐龍朔初

來中國隸名于楚州龍興寺後于泗州臨淮縣之地建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卷三

伽藍掘得古香積詩銘記并金像上有普照王佛字中

宗聞名遠使迎入內道場居薦福寺常獨處一室頂上

有一穴以絮塞之夜則去絮香從穴出非常芬馥嘗濯

足人取其水飲之痼疾皆愈景龍四年端坐而終中宗

令于寺起塔俄而臭氣滿長安近臣奏僧伽緣在臨淮

中宗心許其臭頓息奇香馥烈送至臨淮起塔中宗問

萬回曰僧伽是何人曰觀音化身也李太白作僧伽歌

云真僧法號號僧伽有時與我論三車問言誦呪幾千

過口道恒河沙復沙此僧本住南天竺為法頭陀來此

國戒得長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蓮色意清淨貌稜稜

亦不減亦不增瓶裏千年鐵柱骨手中萬歲胡孫藤嗟

予落魄江淮久罕遇真僧說空有一言懺盡波羅夷再

禮渾除犯輕垢予又按李白生于中宗十六年己亥伽

化于景龍四年庚戌白纔十二歲且白幼年未至江淮

何從與之論三車說空有乎伽龍朔初入中國至景龍

四年將五十年不知伽之壽若干第神僧傳與白詩全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卷三

不相符按李邕泗洲普光寺碑云僧伽景龍三年三月

三日坐化

太白詩多有偽託僧伽歌必為誤收神僧傳歷紀年月當不謬也李邕又為僧伽作傳見

集本

木棉菴

木棉菴在漳城南二十里今有木棉鋪鄭虎臣殺賈似

道于此土人云夜深時有燐火照人鬼恒作哭聲豈似

道厲魂猶未泯耶

林文結

候官林文結永樂中年十四登進士初主司擬會元謂  
結字少見換洪英居首然結字見于書經主司亦憤憤  
耳

一榜三及第

閩省一榜三及第宣德庚戌狀元長泰林震榜眼建安  
龔錡探花莆田林文一科兩解元同縣者永樂戊子福  
建解元楊慈應天解元黃壽生宣德壬子解元林同順  
天解元宋維俱莆田人隆慶庚午福建解元林奇石順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三

天解元李廷機俱晉江人

七年三狀元

福州永福縣瑞雲峰有古識云天寶石移瑞雲來期龍  
瓜花紅狀元西東宋乾道間天寶瑞雲寺後崖石橫山  
而行蓄地成溪既而此石松上復生龍瓜花是年蕭國  
梁魁天下鄭僑黃定繼之蕭居冲峰鄭居龜嶺黃居龍  
嶼當時詩云冲峰龜嶺與龍嶼三處山川壯矣哉相去  
其間只百里七年三度狀元來俱載府志亦海內所罕

儗也

鄉試二十六名

延平府南平縣靈蓋里吳氏永樂乙酉科吳恭中鄉試  
第二十六名丁酉科吳寧亦中鄉試第二十六名成化  
乙酉科吳珙又中鄉試第二十六名皆屬酉年亦異事  
也恭珙俱第進士

第十九名

建陽李有年舉嘉靖庚子鄉試第十九名其弟有則舉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三

己酉亦第十九名有年子聞韶舉萬曆甲午亦第十九  
名父子兄弟榜次相同亦一奇也又建寧貳守吳興施  
可大二子壽明浚明先後中萬曆壬辰乙未會試俱第  
十九名尤奇矣

掾曹

明初進取不拘資格有掾史而置身青雲者自況鍾外  
不可悉數如閩縣吳復任工部侍郎陳永祥任惠州知  
府南平楊文達惠安洪炬俱任太僕寺丞連江孫瑛任

吏部郎中建安盧大政任吏部主事侯官胡鼎任戶部郎中福清游元欽任濟南通判高世岳任承天通判孫瑛洪武中陳永祥宣德中吳復胡鼎天順中楊文達洪炬正德中盧大政游元欽高世岳嘉靖中

陳伯震聯對

元末閩行省建樵樓極宏麗儒士陳伯震為上梁文云芝山鐘一百八聲晨昏相應榕城更二十五點無以屬對適有扣門報僮僕采山者曰風雨不移乃頓足喜曰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三

五

此神對也方在輟盥不覺破其盆

鄭鷺鷥

漳南鄭輅思觀察向與屠緯真未定交萬歷癸卯緯真至閩輅思亦在三山阮堅之方為司理大舉詩社初相見間緯真問曰鄭先生尊字鄭答曰輅思緯真曰唐有鄭鷺鷥能詩今又有鄭鷺鷥奇哉一座大笑

珠娘

福州呼婦人曰珠娘其來舊矣接任叻述異云越俗以

珠為上寶生女謂之珠娘

龜脚

閩中海錯名龜脚者蚌蛤之屬味劣而值亦甚賤江淹賦以為石蛙一名紫蘆春而發華有足異者謝靈運詩云紫蘆春流即此蛙者言華也荀子書名紫蛙郭璞賦曰石蛙楊用修亦効江淹作石蛙賦云蛙流吐葉鹿節揚葩言有花也今海中龜脚附石而生並無發花者用修好奇未有灼見耳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三

六

蕃薯

萬歷中閩人得之外國瘠土砂磧之地皆可以種初種于漳郡漸及泉州漸及莆近則長樂福清皆種之蓋度閩海而南有呂宋國國度海而西為西洋多產金銀行銀如中國行錢西洋諸國金銀皆轉載於此以通商故閩人多賈呂宋焉其國有未薯被野連山而是不待種植桑人率取食之其莖葉蔓生如瓜萋黃精山藥山藟之屬而潤澤可食或煮或磨為粉其根如山藥山藟如



蹲鳩者其皮薄而朱可去皮食亦可屬食之可熟食者亦可生食亦可釀為酒生食如食葛熱食色如蜜其味如熟葶藶生貯之有蜜氣香聞室中桑人雖蔓生不嘗省然恠而不與中國人中國人截取其蔓及許扶小蓋中以來於是入閩十餘年矣其蔓雖萎剪挿種之下地數日即榮故可挾而來其初入閩時值閩饑得是而人足一歲其種也不與五穀爭地凡瘠鹵沙岡皆可以長糞治之則加大天雨根益奮滿即大旱不糞治亦不失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三

七

徑寸圍泉人需之斤不直一錢二斤而可飽矣於是耄耆童孺行道需乞之人皆可以食饑焉得充多焉而不傷下至雞犬皆食之何鏡山先生為之頌曰不需天澤不冀人工能守困者也不爭肥壤能守讓者也無根而生久不枯萎能之氣者也予向行江北天大旱五穀不登民食草木之實亡厭今乃佐五穀能助仁者也可以粉可以為酒可祭可賓能助禮者也莖葉皆無可棄其直甚輕其飽易充能助儉者也耄耆食之而不患哽噎

能養老者也童孺食之止其啼能慈幼者也行道需乞之人食之能平等者也下至雞犬能及物者也其於士君子也以代匱焉所以固其廉以廣施焉所以助其惠而諸德備矣而吾邑梁肉之家猶駭焉而不敢食食之則謂同於窶與賤於是何子極而出之浴之清泉薦之潔鼎乘之陶甌沃以濁酒而為之歌曰令珠而如沙入以之彈鵲令金而如泥人以之塗艘令朱薯而如玉山之禾瑤池之桃人以之為不死之大藥雖不死藥不足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二

八

佐五穀吾亦不忍其禾玉山桃瑤池獨從羽人於丹丘坐視下界之人瘁饑秋秋而不得一嚼

長樂瓜蒌

予性者瓜入閩尤好剝蒌長樂多好瓜而邑之勝盡尤多好蒌郭蓮峰常以瓜蒌貽予予笑謂蓮峰安得瓜甜于蒌蒌大如瓜也北方有文官果如粟之乍乳而如嫩似蓮之初目而尤甘咀則雪甜編貝含則露釀廣長如以房中心密若規揚梅之通體橫陳室內申清如請蒌

予之將膚都艷相傳種自上方偶亦流傳人世誠山中  
之白雲亦寰宇之介士也余常有結伴同為湖目冷層  
綉剝出蕊心香之句不足形容其萬一也但殼大而無  
當實小而僅存余笑謂友人向欲望荔大如瓜今但望  
此君大如荔子吾事足矣衆咸失笑

仙霞嶺

閩由浦城往浙必度仙霞峻嶺高三百六十級凡二十  
八曲長二十里宋史浩帥閩過此始募斲石路行者便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三

九

之

曹能始

石倉送人作縣詩初仕宜為令于民最易親送之滇詩  
有水皆稱海無花不作林得家信詩驟驚函半損幸露  
語平安又遊山水詩嶂猿聲外雨野鶴夢中秋野亭漁  
並席官渡馬同船黃東崖曰寫情寫景無不入微  
游武彞詩金函骨冷埋青鮮鍊笛聲寒入白雲仙橘堂  
空碁撤局御茶園廢竈沉煙雲邊玉女臨妝鏡溪上漁

郎隱釣磯九曲漫移青雀舫半空送駕紫鸞車巖頭入  
去空摹鶴洞裡仙居忽聽雞黃東崖曰字字典實永為  
山中香火以視公金陵諸作業有間矣

游九鯉湖魚龍整冷魂難寐鳥雀山秋語易哀雞聲雲  
外河清淺鶴夢松間月有無黃東崖曰此仙都也非公  
仙骨不稱

入蜀詩錄其五言律之佳者麥青繞過堆巖長自啼猿  
水田開四野松石閉孤僧城荒惟有迹山遠始為容薄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三

十

寒成翠色疎雨點黃昏漢味流筠醬秦形刻石犀甘露  
黃龍瑞清風白虎仁橘官依北府塗后始南音丹臺秦  
婦築刁斗漢軍書五月行舟忘千夫破浪雄昔有水壺  
濯魄之喻信夫

謝在杭云曹能始詩以淺淡情至為工不甚學盛唐然  
其送西安太守云長安西望路漫漫秦華峰陰日色寒  
長樂宮中秦輦絕未央前殿漢鐘殘月明渭水浮三輔  
花滿驪山繡七盤京兆風流誰不羨時從閨閣畫眉看

大歷以來罕見斯語予謂此詩尚非石倉極境在杭學  
七子者故獨隨心于此耳

能始家有石倉園水木佳勝賓友歛集聲伎雜進享詩  
酒談讌之樂近世所罕有也著述頗富如海內名勝志  
十二代詩選西峰字說皆盛行于世嘗謂二氏有藏吾  
儒無藏欲修儒藏與之昂立採擷四庫之書十有餘年  
而未能卒業也為詩以清麗為宗程伯陽酷愛其送梅  
子庾明月自佳色秋鐘多遠聲之句其後所至自謂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十一  
年而異其佳境要不出于此

洪都御史

閩中鄉先生素重清議永樂乙未會元洪公瑛以都御  
史還家有十擡士紳疑皆輜重也相戒不與通公後知  
之微笑令取几案盡開諸笥乃圖籍耳於是出圖籍案  
上置十擡空積於案下時屋淺挾門外人咸共窺探士  
紳方往來如初嗟夫以此觀之彼日不但洪公一人清  
介閩郡風尚可知矣

林子羽遺句

前朝林鴻子羽詩文一洗元人纖弱之習為開國宗派  
第一萬歷初太守袁公景從馬叅軍用昭同選十才子  
詩雖復精勤不無挂漏如人分滄海色江轉白雲痕山  
鐘知遠寺海月憶貧家落日扁舟去秋風萬里心重關  
逢雪度走馬見星移野樹侵吳近淮流入海長古柳垂  
春萼沙河急暮流三軍隨虎竹萬里度龍沙古戍冰成  
聖春惶雪作華谿橋寒吐月驛樹晚藏烟關雲遮越斷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十一

海雨入吳深皆五言佳境何以去之又七言如雲邊夜  
犬鳴沙驛海上寒山出郡城殘烟野戍聞寒笛落日楓  
林見驛梅南粵雲來螺浦白東甌天接虎門蒼蘇小門  
前人散後灞陵橋上燕來時江田未熟晴蕪晚館樹新  
涼夕鳥喧淮邊落木南天盡江上寒雲北雁飛寒山月  
落清楓晚野戍霜空白雁晴疎砧舊館空江上遠火人  
家積雨中亂山背水孤城晚獨樹臨關一葉秋如此蒼  
辣警策宜全首精力更有不及之處亦在所刪何也蓋

作文易選文難作者遇倦則勿作人人能之選者未免牽強耳故多疎略害事也

閩詩

余觀閩中詩國初林子羽高廷禮以聲律圓穩為宗厥後風流沿襲遂成閩派大抵詩必今體今體必七言磨礪沙盪如出一手謝出杭近日閩派之眉目也在杭故服膺王李已而醉心于王百穀風諧調合不染叫囂之習蓋得之百穀者為多在杭之後降為蔡元履變閩而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三

三

之楚變王李而之鍾譚風雅陵彞閩派從此自燔矣鄧副使原岳字汝高與謝在杭並稱詩于閩在杭推之以為國初有十才子弘正有鄭善天而嘉隆之後則汝高為之冠所著有西樓全集十卷汝高嘗選明詩正聲以高廷禮唐詩正聲為宗大率取明詩之聲調圓穩格律整齊者幾以嗣響唐音而汰除近世叫囂跳踉之習然其所謂唐音者高廷禮正聲品彙之唐而非唐人之唐也余嘗論閩詩流派頗以後來庸靡之病歸咎于林

子羽蓋有見于此

黃明立黃俞言

居中字明立晉江人中萬歷乙酉鄉試與李解元先縉齊名皆老子公車海內惜之明立專勤汲古得異書必手自繕寫自上海教諭遷南國子監丞遂僑居金陵年八十餘猶篝燈誦書達旦不勅古稱老而好學斯無愧焉子虞龍字俞言少負逸才作落花水中雁字詩各數十首長老歎異未及艾而沒嗜酒及書作書酒詩云我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三

十四

自呼書僮君當起酒人池上酌君酒山中讀我書蟹佐持螯酒牛供掛角書安得山中千日酒載來惠子五車書杯中有聖方中酒天上無仙不讀書亦可想見其風致也弟虞稷字俞邵能續其家學余采詩于白下盡發其所藏以資搜擷又汲汲表章父兄之遺文其有志如此

林初文

福唐林春元七歲能詩師名試之適有牧羊者指為題

即應聲曰三百羣中步獨先有時高叫白雲天曾從北海風霜裡伴過蘇卿十九年又試以對曰風翻白浪舟難進即答曰雪擁藍關馬不前後舉於鄉更名章字初文有集行世子古度有詩名

謝在杭十餘歲時學為詩有人持蘇武牧羊圖者即為題云沙滿旃裘雪滿天節旄零落海雲邊上林飛雁來何晚空牧羖羊十九年

林初文嘗在揚子江中青山口覆舟生皮箱上見有持

欽定四庫全書

國小紀  
卷二

五

紅燈二從前過隨木商救之又嘗夢人贈之以扇上題茂陵風雨四字自以為不佳後以上書得禍作娥眉篇因有茂陵風雨千秋夢揚子波濤一夜悲之句

林初文才情凄婉其詩如客情如春草無處不堪生春風與楊柳年年是故人無家逢寺好多病見僧親春好年年晚月寒夜夜秋野水上道路涼風吹衣裳獨憐山寺月相送海門秋曹能始云初文之詩酸楚寥落可詠可傳

林初文渡江詞云不趁東風不待潮渡江十里九停橈不知今夜秦淮水送到揚州第幾橋別妓詩云畫梁猶錦纜迴美人東上鳳凰臺朝朝梳洗臨秋水一路芙蓉不敢開春日詩云春城柳色入東華莫惜驂驄過酒家記得去年江上別風吹二十四橋花才情楚楚信自可人

泉趨

何鏡山前輩泉趨八首內宋家內外刺桐新鳳凰臺榭

欽定四庫全書

國小紀  
卷二

五

琢麒麟至今十萬編民滿時有當年龍種人宋末泉州郡設有南外宗正司聚諸潢屬今趨姓者多其後

砧聲

何鏡山詩海國砧聲雖寂落江城角韻總清哀黃東崖詩莫愁良夜杆聲稀海國秋深尚葛衣蓋閩地煖不用收理寒衣故無砧聲也予在都門季春與閩人詩亦有即今冀北單裘日已是閩南衫葛時實錄也

林魯生

連江林徵材字魯生博雅士也籍諸生久不第以例貢拜幕職而詩調清新絕句尤工咏竹云淇園秋老綠筠寒九月霜多紫箨殘記得瀟湘明月夜數枝清影捲簾

看重過田公園云門巷春深碧草齊花枝大半委黃泥

林鶯認得尊前客依舊飛來恰恰啼無題云舊年曾醉

小橋西多少桃花襯馬蹄今日重來湘水上蕭蕭風雨

竹枝低觀妓云點玉明珠相映輝斜紅淺黛六銖衣桃

花扇底聲初度樓外春雲澹不飛又云雲染鴉鬢翠染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三

眉春愁無主却如癡一聲檀板鶯喉溢正是周郎欲顧

時隔簾妓云疎簾掩映影微微從此蕭郎見也稀一片

湘雲飛不去當時錯認美人衣咏漁婦詩半空秋水浸

晴霞屬玉飛來貼淺沙隔岫蓼花紅蕖蕖輕舸不動是

儂家溪行云千尺丹崖葉葉秋天空霜白壓扁舟耳邊

水響停杯看前面灘高月亂流律詩多警句不能盡錄

也

潘元辰

莆田姚園客云余鄉潘元辰太守游金陵木末亭詩故  
鼎由來非逐鹿忠魂何必怨啼鴉亭有方孝孺墓故云  
亦善搜意矣

許巖長

許巖長在長安夢營小隱得二句云種松夜月嫌多影

菰竹秋風厭有聲佳句也且有道氣後成一律云烟霞

夢寐見平生買斷高深隱姓名白石崖邊茅草屋清泉

溪上豆花棚種松夜月嫌多影菰竹秋風厭有聲聞却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二

當門十畝地桑麻菰稻好收成

娘子橋

泉州洛陽橋望之有娘子橋橋比洛陽雖低而長過之

云先是入番舶壞有人得島見巨蟒夜出有光如晝因

揮刀穴口蟒出為刀傷性急直奔胸破腹裂遺下明月

珠累累其人既歸遂得巨富隣初未知後覓富家女為

婦富家翁恠其誕妄因給之曰余女畏渡海風波能作

橋入金布與橋滿即嫁女與之其人即作橋布金俗因

呼為娘子橋

徐惟和

徐惟和才情藻麗為晉安巨擘其弟與公古意新聲十  
首以宋錦裁新衣彩色奪目富與並驅詩云白頭吟罷  
重妻妻不分身如濁水泥玉筋帝妝黃鸝怨青然銜鐵  
紫騮嘶春明醉挾倡家女日暮行逢秦氏妻夢裡綿綿  
思遠道枕前無賴汝南雞一為郎顛倒破爪時腹裏車  
輪轉憶誰江上鯉魚書斷絕林中雉兔眼迷離莫愁歌

欽定四庫全書

國小紀  
卷三

十九

罷石城樂有恨吟成團扇詞記得當爐年十五酒家調  
笑羽林兒二佳人傾國更誰如綵扇團圓月滿初四海  
孤凰中夜起東方千騎上頭居蒲梢天馬來無數落葉  
哀蟬怨有餘扶路相逢年少子誰云道隘不容車三莫  
笑羅敷自有夫耳邊留得大秦珠陵前忍對青青栢天  
上驚看歷歷榆沙消已歡投芍藥上山休怨采藤燕罵  
鴛七十方羅列愁殺秦家樹上烏四白頭誰道不相離  
扶瑟高堂少婦悲行樂每懷將進酒憶歸空念遠如期

腸迴絃上莖篔引淚濕盤中錦字詩却被城東桃李笑

春風誰折路傍枝五山上那知復有山裏陽估客不思

還門前柏樹烏頭白隴首芭桑雉子斑嫋嫋竹竿嫋嫋

咏盈盈蒲鋏女兒環感郎自有千金意責德從來不敢

攀六明月盈盈鑿薄惟羅裾窈窕整容儀機無經緯難

求匹蠶為纏綿故結絲黃藥向春心獨苦枯桐生并子

何遲牽牛織女遙相望芳樹空看速理枝七合歡繡被

夜薰香明月流輝燭我牀夫塔上頭徒遣吏小姑獨處

欽定四庫全書

國小紀  
卷三

二十

本無郎楊花飄蕩歌連臂瓜葛相依望斷腸湖上雌雄  
看野鴨成雙因誤逐鴛鴦八上聲豔曲聽姑恩油壁青  
驄在郭門夜月苧歌還苧舞春風桃葉復桃根枯魚過  
矣還能泣黃鸝離哉更自翻日夕思君衣帶緩博山沉  
水擁香温九紅羅斗帳七香車碧玉年時正破瓜城上  
烏栖翻舊曲月中龍苗咽誰家偏憐末世多輕薄不信  
長安有狹斜最是春江花月夜哀歌頻聽後庭花十

方子及沉

莆田方子及汎官督學僉憲工于詩有猗蘭堂集行世而七言尤為長城如消息三秋疎雁字檐惟萬里入鸞叢筆從纖指彈秦女襪自凌波怨洛神蒼龍劍在無離合白馬談深有是非畫熊新下明光詔驅鍾爭傳刺史文望來湖勢浮金馬似有秋風動石鯨皆卓練可傳

鄧氏女

鄧氏女閩縣竹嶼人萬歷中嫁瓊河鄧氏夫不類女鬱鬱不自得發為詩詞語多凄怨居二年竟以怨死臨終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三

三

以遺草付其甥人爭傳錄有句云啼鳥落花春已暮孤燈殘漏夜偏長又垂簾阻歸燕閉戶入飛花皆可詠也

金雞

武彛接筍道士程應玄者曾入金雞下洞從舟中仰視洞若不甚深廣所堆木若有限比履其所甚宏窻內有三丈餘楠木上閤仙蛻十三函每函頭顧一二片脛骨一二莖手骨一二節皆裹以錦帕一函中有雀骨頭與足各一又有楠木剝一舟長丈餘濶三尺內細羅香末

并香灰幾滿而洞中香灰成堆者亦纍纍然上金雞洞視下洞為小人不致到萬歷丁丑五月有張富郎者年八十餘冒險入其中則見數人斲睡香灰內傍有銅磬覆地富郎翻而視之磬下一雞遽展翼鼓扇香灰眯目倉皇俯伏半晌稍息至由藍縷下半空藍撤富郎墜入舟子懷中無恙後年九十終應玄親見富郎道其詳陳司馬又親見應玄紀其實

嘉客紅

宋福清翁昭文先儒亢從子也園中非時生荔支其母曰宜有嘉客踵門耶項之莆田林光朝至因名為嘉客紅可補荔譜之缺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三

三

朱竹

初但求之楮穎間頃過劍津西山數頃琅玕丹如火齊乃知此君亦戲著緋為賦二詩云高情直與晚楓隣儂舞安知醉有辰舊族傳為絳縣老孫枝近作赤城人滿湘淚盡終餘血淇澳花繁不是春曾在龍門柯畔立支



離更見囊中身一亂捩桃花映客酌斜批鶴頂間青蘿

翻新競比紅兒曲戲笛留吹赤帝歌酒醞宜城尤未定

冠裁薛縣色全訛選看巖下爛編處或是秋深柏葉多

九龍灘

閩諸灘惟汀之清流九龍灘最號奇險予嘗過之作口

號云渴龍無數截中流一葉斜從石隙浮解纜戒人咸

莫語齊編竹箬裹舡頭味爽則飯厚起操舟長年彼此不通一語不獨戒舟中人也過

峽時尤展解纜時畏神知吾往過峽時畏龍知吾渡也編竹若珠裹船頭以拒惡浪實則分寸少失觸石立碎

欽定四庫全書

國小紀

卷三

雪花翻滾浪聲洪十八灘前九曲龍估客到來

齊減載逆風駕起護波蓬舟出水下借運力以上逆風揚帆期少細細實則難勢急

刑性載酒拜龍頭安濟祠中答亂求貴盡土

梢無限力過龍便自費清流買舟者利得清流其濟險九龍則無險弗濟也

防他八面風却笑長年堅似鐵甘心膜拜土梢公

船鐵梢公之誠土梢世居龍上習水性與世相傳成積其業舟人入灘則情最能者為之防護獲一舟下返獲

第二舟蓋世其業者只數姓姓又只數人皆不傳之子外故不易過云

烈女高氏

福清士人翁登輝八歲聘高氏女後十年輝卒女幼養

於叔家聞變將死之以父母在遠未命不可死越四年

父母來歸于翁請死于墓輝之父母以未立孤不許死

又三年孤立乃於輝之卒日時縊死候官高雲客兆為

詩哭之哀哀天上雁孤飛何太感栖栖黃鵠誰故雄空

在臆州南有嬌女五歲學紡織六歲誦孝經七歲通內

則端坐父母傍大都成人質母愛同明珠父憐如初日

欽定四庫全書

國小紀

卷三

相語笑此兒儀態朱華色守禮比羅敷不知何家得東

家遣媒人自做世婚姻郎君正八歲美璧為精神恭聞

考功女遣媒通年庚考功聞斯語入室謂孺人媒來結

大義東家有寧馨便可相和許阿女托終身孺人引媒

生此是大姐綠吾家盈盈女窈窕若大賢小名為細宋

六歲習書篇七歲尚未滿訓詰薄通淹媒人東家去爛

熨口中宣孺人叫阿女汝今非比前阿耶與阿母守汝

翁家兒翁家翁姥喜視歷選良時黃金鑿寶釧春珠結

花綾肥羊十二牽各各披錦衣道旁見者羨兒女心各  
 知翁家結禱後日月如駒馳細宋初十二翁郎十三來  
 紅巾大點兵沙中樹龍旗人民不可得兩家同流離兩  
 家孀兒女來往城南下翁郎多令才翩翩動城府考功  
 有介弟愛女勝自舉數年骨肉依一朝思故土姥謂女  
 長大遣嫁只年許翁言叔愛女留女與叔撫女聞耶娘  
 言掩巾淚如雨生小從母旁母忍置嬌女阿母含淚答  
 翁姑將娶汝我與阿耶旋為汝作嫁奩車馬旬旬去阿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三

五

女掩帷幃叔母笑女聽禮節大過嚴桃李各花花春風  
 富及年叔家本耶家鞦韆柱樓邊婀娜纖纖步不解到  
 堂前阿叔自外來賀女得門楣翁郎好紙筆天晚復月  
 移使君大取士指日駿馬嘶詎知山與河信宿有崩桑  
 媒人門外造登塔顏色悲叔母屏後出小鬟當戶窺竟  
 道翁郎死已時身見之阿叔拍案哭天聲達中閨中閨  
 阿嬌女髻髻自聞伊罷織立床前襟帶向戶壁今日為  
 初二陶陶孟夏月叔母褰簾喚阿叔言吐吐細宋拜阿

叔送女翁家宅往謂身自逝不及耶娘訣阿叔答嬌女  
 不圖忘書籍禮曰女子行父母命乃獲汝耶與汝母遠  
 非吳越絕會當來見汝遣汝從結髮阿女大明白回身  
 告叔母兜身固是女非同人家婦伏惟早寄書慎莫緩  
 見誘考功見訃來愛弟書在後上言讀書子貴志死尸  
 牖下言兄嫂知細宋言不徇孺人天放聲嬌女何迫促  
 考功語孺人大孝女所篤忍痛遲不之此意持告叔可  
 憐嬌小女日日穿雙目耶娘杳不來夫婿日月速四年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三

五

一日同皎皎泉下囑垂暮老考功小兒如蘭玉悽愴兩  
 連場思女忘其夙孺人念嬌女歲遠或可告兩兩渡橫  
 江弟家問骨肉阿女聞耶來從容出繡屋四拜復長跪  
 仰看耶娘哭罷答未辱耶娘幸見聽日者羈滯死願  
 得耶娘命今可便辭去下與黃泉認考功大悲催歎令  
 孺人進阿女心鐵石亦是家大慶卿可為裝束義在情  
 當忍窗下縫衣裳窗前造奩箱大帛三百尺縞縞白日  
 光箱奩五六十白縞如雪霜香車昏衣素阿女坐中央

流蘇素練結四角垂飄揚行人止道上兒女窺門廂相

馳看細宋盈路言芬芳阿女入翁門懷悲登高堂欽粧

謁祠廟低頭拜姑章拜起數左顧委身木主旁姑撫新

婦泣孤墳在北邙日中大會祭宗親十百行墓門暗蒿

草松栢如人長浮雲低欲合相視人旁皇新婦下車來

麻衣曳地橫黃泉對咫尺舉手澆酒漿設謾松栢下上

告於阿姑婦請從地下不得更躊躇姑前抱婦泣兒亡

倚婦鋪翁扶黃髮父龍種泣孫雅仰聽新婦言顧視宗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三

老吁親婦一死易孫亡重立孤宗老謂新婦老人言嗚

嗚叔如會免身新婦待須臾生男則主後生女惟婦圖

新婦啓宗老大節難久須勉承尊章命立孤往報渠願

姑從新婦小閣起中廬苦塊作寢處齊衰仍襟裾四時

與八節廢禮恕廢孀新衰三年罷孤當能母呼此時不

可緩與婦歸黃墟翁姑與宗老拱手咸曰俞新婦辭墓

返下車適小閣蓬首日紡織歌粥強杯杓漸看孤扶床

屈指墓門約重戶寒風微墻頭青芷葯姑來視新婦牽

孤淚珠落感歎不亡人不知新年樂姑去婦太息復過

正月朔漸見十五來死期定宿諾開曙當窗燭然香告

冥漠天地郎共聞妾死當在昔初無母命行再受立孤

責奄忽至七載不得相隨歿今茲大義盡越春夏四月

初二日當已七載前郎卒天地郎共聞其日妾殉節織

織嗚手指深深指中血累累七百字字盡鮮豔舅姑

室中悲新婦不可奪孺人與考功在家愁春未六親及

九族夾道車輪接新婦閣中生刀尺陳前窗探揣箱中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三

帛堆積盈空牀然然皆手織幅幅自我量大布縫上襦

麻京成下裳桂褐及袍襪一一紉歲詳織紉子履襪垂

惟刺銀釭來者盡涕洟相陪坐四旁慰解言百進傷嗟

情莫當新婦了不答轉盼微顧將漸迫三十日母來太

辛酸撫摩遍項踵端相慟玉顏誰知媯女心磐石固不

遷殺案奉進母母舉不下咽女意太平常那見中輟餐

考功告姻姪弱息志彌堅生存使不樂不如與死惟舅

姑慘無色後事豫百端東市擇文木南市買髹丹白匠

運斧斤丁丁為婦棺婦謹白舅姑數事請死後婦尸女  
兒軀勿付男子手區區大小飲束縛為大醜屬續與含  
視願令婦左右宗老聞期來坐立滿主賓昔有烈婦死  
生祭用牲牡祭婦禮是微議論歷卅酉婦聞傳語謝大  
人意誠厚烈婦婦已成婦女何得受其日已初二雞鳴  
稍稍起沐浴既盥漱襟帶安綦履結束衣與裳開鏡拭  
塵淳雙髮畢嚴粧玉指拂緇纒機杼奴窻中硯匣置方  
底迴身抱嗣孤彈淚付阿姒徐步下小閣頓拂小姑涕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三

五

自歎忽三載未到堂前地堂前辭姑孀依依別小第耶  
娘訣堂外傷心綴天屬宗老男女列門內展拜肅內外  
舉袂泣婦抱木主出几筵跪致詞妾尸今就木堂上聽  
帷張惟中秉明燭新婦語阿姑此是前死時冉冉便即  
去上閣後開扉塵埃飄風暗鳴鶴向屋飛新婦持匹練  
高結梁中垂舉身上自掛魂去如蛻遺哭聲當閣起小  
姑環嫂啼亭亭覆繡被杳杳端顏儀闔棺置高堂白日  
照地輝弔者皆大悅奔馳塞路歧北邙開同穴南陌立

豐碑碑陰松柏合墓上駕鸞飛千載行人過立馬下念  
追從容死大難男兒慎勿疑

墨魚

墨魚一名算袋魚一名烏鯽一名海鯨閩人名之花  
枝相傳一胥吏醉墮海周身悉化為異物此其招文袋  
也所垂白帶宛然浮游海面有物觸之輒吐墨自覆人  
反得因其墨而跡捕之愚矣用濕紙層層裹之敲細稻  
糶火煨之香熟可啖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三

五

鱒魚

狀似墨魚出日本火炙抹而為滋味勝墨魚遠矣

龍虱

龍虱三十枚漳州海口每八月十三日至十五日三日  
飛墮餘日絕無食之除面上黝點赤氣婦人貌美能媚  
男子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卷四

江道督糧道周亮工撰

林清

三山林清者諭德誌之祖也避元不仕匿姓名隱居山寺太守一日入寺中見清儀表不羣問曰能詩乎曰能即以八音為題清應聲曰金紫何曾一挂懷石田茅屋自天閑絲竿釣月江頭住竹杖挑雲嶺上來飽實既修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四

我藥圃上花春長讀書臺草除一點浮雲慮木筆題詩酒數杯太守驚異因與往來無間一夕忽論海濱人物因曰若林清者雄才碩德惜未見其人林不覺歎息守曰君殆林清耶林曰若清者公安得見之此吾所以有感也明日再往訪之已不知所之矣

林子羽

林子羽妻朱氏長於詩詞其勉外詩云玉食叨陪近上方五雲深處列鷗行經綸樹續從人仰竹帛流芳與世

長待漏衣沾仙掌露趨朝身惹御爐香功成身退歸寧

日一榻清風綠野堂朱氏年十九卒子羽終身不娶按鴻為員外郎年近四十此詩即為郎時作而朱氏年方

十九豈其繼室耶

林子羽以薦至京師應試賦龍池春色詩名動京師既歸家從者如雲毘陵浦舍人源聞其名往見之鴻不出使弟子周玄黃玄往見之問其來意曰欲為詩耳因出所作二玄讀之至雲邊路迷巴山色樹裡河流漢水聲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四

驚曰此吾家詩也因白鴻出見之定交而去

林廷綱

林廷綱洪武初承太祖親擢吏科給事中寵遇日隆常侍游江間殿太祖首唱詩二句曰江間小殿與雲齊梁上新添燕子泥公承旨足成之曰雉扇曉開紅日近籠衣春濕綠雲低旌旗影裡魏執息斧鉞門前驥驟嘶簪筆詩成同拜舞太平天子賜新題又承旨作春江漁父圖親題於殿壁間曰浩蕩乾坤一釣圓絲綸終日倚菰

蒲桃花浪暖魚堪膾桑柘春深酒可酤歲月不知蓬鬢  
改江湖真與世情疎熊羆不入君王兆四海于今誦帝  
謨後賜名恒忠

閩貧生

閩有貧生客京師饑寒瀆死然頗善丹青不能售一錢

因以兩幅獻於楊文敏公榮公題其上而還之詩云誰

家老屋枕溪濱十里青山半是雲此處更無人跡到祇

應啼鳥隔花聞其二云小橋流水漾晴沙策杖歸來日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果四

三

未斜昨夜東風花落盡一林高樹鎖煙霞明日張此畫

於市價遂湧起人爭延致因而饒裕

永福鬼詩

候官唐溪微時泊舟永福溪夜聞二鬼共語一鬼吟詩

曰隨波逐浪滯孤魂白骨沈沙漾水痕幾寸赤腸魚蟹

斷不關今夜聽啼猿又一吟曰饑鳥隨我索梨道雨打

風吹梨樹老寒食何人奠一卮觸醜戴土生春草既復

相謂曰明日鐵帽生至當得代矣明日漢侯之果有戴

釜濟者瀝苦挽之且告之故得止至夜二鬼復語曰今

日鐵帽生乃為唐參政所救奈何唐聞大喜遂請道士

作章度鬼越數日坐齋中彷彿見二人來謝後果官至

參政

林蘊

林蘊唐末就試試合浦還珠賦思之未得忽假寐有人

告之曰何不云珠去勿珠還也覺而異之即用其語遂

登第後見素林公俊有族父康為廉州二守見素以詩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喜四

四

寄之曰破荒詞賦落人間水異川精兩愧顏今日雲仍

居此地祇令珠去勿珠還益用前事也

鄭善夫

鄭善夫嘗雪中游天台美髯白哲毛褐筍輿戒從者

言姓名人以為神仙咸傳郡中太守顧璘聞之曰此必

吾繼之亟使人邀之善夫答以詩云客有飄飄者問來

湖海游雲端尋雁蕩雪裡過台州白業藏賢達浮棹近

斗牛豐干謾饒舌太守是閭邱

莊維春

莊維春閩人年十三時父官瓊州維春往省之將抵海  
陘作詩曰十里至海路已絕四面無村人獨行百夢不  
能一到此雙親猶自隔蓬瀛後官至豫章太守

張司馬

閩張大司馬經懸車日久忽有倭亂起公總督公行止  
未決聞里人有以箕名仙者命卜之神良久不至忽然  
箕旋轉如風食頃乃止大書曰吾聞雲長也留詩曰萬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四

五

里縱橫事已空戰袍裂盡血猶紅  
夜來空有思鄉夢兩暗關河路不通  
書單而去公殊惡之然逼於朝命遂出  
破賊後果為趙文華所譜棄市

林氏

林氏福建人有晚春詩云拋却銀針到小庭  
遣情無奈獨傷情高低列院鞦韆影遠  
近人家笑語聲黃鳥晚寒藏翠柳綠苔  
春盡點紅英一年好景仍辜負堪嘆婦  
娥老此生

林世璧

嘉靖間閩龔大司成用卿招諸賓客及其塔林世璧同  
游鼓山風日恬朗分韻賦詩坐客皆逡巡遜讓林時已  
醉奮筆題詩略不停思文藻橫逸公及諸客讀之至眼  
中滄海小衣上白雲多之句擊節嘆曰吾不及也遂不  
復題林詩至今尚在壁間寺僧寶惜墨色如新是後徐  
孝廉惟和讀之有詩云問尋老衲叩禪堂墨跡淋漓滿  
上方一自題詩人去後白雲滄海兩茫茫益引林語也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四

六

黃讓

黃讓者粵長樂儒生也嘉靖時父墓為山賊所發質其  
骨以責贖讓罄產贖而葬之乃募壯士百餘人從督府  
討賊二子啟惡故魯死之讓出奇計斬首二百人降者  
一千七百有奇賊既滅推其功於諸校竟不受賞而去  
時閩陳奎以叅政監軍知其事奎弟鳴鶴為作詩紀之  
云五湖東烟塵起蘆嘯一聲天欲圮七十九保春草深  
流血轉輪成海水推埋相通富人墳白骨累累幾千里

黃生本是縫掖儒投筆武噪張虬鬚盡將田宅結年少  
軍門借箸談陰符登鋒履任賈賊壘雪耻豈顧千金軀  
二男戰死類不赦生也塞旗戰愈厲日落沙飛陣色昏  
鯨寇千羣一時殪幕府論功數未奇鵲印封侯非所計  
軍吏雖有言黃生保真素怨毒既已酌荷衣守墳墓定  
知貧賤樂富貴禍尤伏綠林奴輩利吾財先隴陳尸子  
遭戮君不見鴟異草浮入吳江怨潮汐山田數畝屋數  
椽衙門終歲無塵迹黃生黃生真丈夫匣中長劍雙龍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四

七

魏

鄭汝昂

三山鄭汝昂善詩且多滑稽貧甚一親知令廣東鄭寄  
之詩云三尺兒童事未諳饑來彊扯我襦衫老妻牽住  
輕輕語爹正修書去嶺南其人得詩一笑因厚贈之按  
青瑣集有張球獻呂許公一絕云近日厨中乏短供兒  
童啼哭飯籬空內人低語向兒道命有新詩謁相公鄭  
之詩固有本矣

宗子相

廣陵宗子相為閩督學歲餘卒於官僚屬生儒赴弔於  
靈几上得遺詩三首云四海相逢盡卧龍龍江夜夜採  
芙蓉我今先跨晴虹去逐爾崆峒第一峰又一謫人間  
四十年青山萬里隔蒼煙于今更反華陽洞千樹桃花  
待舉鞭又長嘯一聲歸去來玉龍高駕彩雲迴獨留明  
月詩千首萬里寒光燭上台

謝祖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四

八

謝祖字純夫長樂之江田人名家子嗜酒落魄歲暮有  
所逋負縣令韓公紹繫之從獄中上詩二首韓大驚釋  
而禮焉詩曰陳情淚血叩蒼天事去人非四十年祖父乞  
骸沾帝祿兒孫落魄負官錢身長寄食丁猶飲田已飛  
沙賦未蠲安得于公開活路此心一寸是龍泉又長夜  
漫漫夢不成燕棲禁鼓已三聲星河暗透西窓穴斧折  
寒生北斗城短褐不堪深淺雪單余難度幾長更何年  
早了公門賦一把鋤犁一卷經



鄭堂

閩鄭堂字汝昂者太守珞之子為諸生有詩文名而性  
 滑稽自號雪樵山人郡守喪妻將歿而目不瞑堂自贊  
 能祝之即高吟曰夫人一貌玉如瑕四十年來髮未華  
 何事臨終含淚眼恐教兒子著簾花吟訖而瞑守厚禮  
 之時正德改元守一日於西湖游宴堂故衝其前導守  
 怒之曰作一詩可釋汝命紙筆堂即書數語守守大笑  
 曰汝令始知苦乎堂即足成之曰苦苦苦苦苦天上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四

九

皇晏駕未經年江山草木皆垂淚太守西湖看畫船守  
 丞遣之至今閩人言作戲詭詩者動曰鄭堂也

林九成

閩林九成先生名鳳儀舉孝廉作令歸落魄不羈詩興  
 甚豪嘗浪游謁一故人故入曰知君能詩時聞彈綿花聲  
 因指為題九成援筆立就云聲聲何處響丁東想在春  
 樓燕市中休問孤絃無古調輕彈白雪捲春風輒隨蜀  
 錦宜宮製暗度金針趁夜工縱舊莫令拋擲易綿袍憐

取故人窮令大喜因厚贈之

九成復有寄臨安妓詩云曾上高峰喚不開尺書隨便  
 寄愁慙夢從建水月中去袖自錢塘雪裡分金谷歌聲  
 隨逝水石榴裙影逐行雲鶯花久負西湖約縮地功成  
 再見君

董槐

閩董槐者萬歷間人也能文強記十七而歿父母傷之  
 甚槐遂形見能為母拔湯藥他人間亦見之後殯於里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四

十

之龍山墓樹往往蟲齧成字或蟻緣土為字皆成詩句  
 末必云行仙董郎其詩有云原南原北綠如烟萬疇千  
 嬌鳥可憐擷得榆錢盈兩袖春風散買自年年又云壠  
 頭流水樹頭鶯斷續聲低月又明誰道泉扁無曉日陽  
 臺無比夜臺清又云薜蘿未擬裁衣服躍冶何曾入夢  
 思螢亂夜空猿鳥寂山前長坐月西移如此甚多後三  
 年蟻於墳上作董郎升化字自後絕無詩矣

鼓山茶

鼓山半巖茶色香風味當為閩中第一不讓虎邱龍井也雨前者每兩僅十錢其價廉甚鄧原岳詩云雨後新茶及早收山泉石鼎試磁甌誰知劣削峰頭產勝却天池與虎邱一云國朝每歲進貢至楊文敏當國始奏罷之然近來官取其擾甚於進貢矣

鄭參知

閩鄭參知述年八十四元日夢中作詩云皇極開三統金丹轉九還雖居人世上却已出塵寰曉而誦之不知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四

其解是歲卒

轉華卷箕仙詩

福州西關外轉華卷壁上其箕仙詩一幅云綠雲出洞又入洞白鶴上山復下山道人此日歸何處雲自無心鶴自還字體龍蛇飛動不類人工

海扇

海中有甲物形如扇其文如瓦屋惟三月三日潮盡乃出名曰海扇四明任松鄉嘗有詩云漢宮佳人班婕妤

香雲一箇秋風初網蟲蒼蒼思自淺猶抱明月馮夷居至今生怕秋風面三月三日鏡一見對人搖動不如烹肯入五雲清暑殿

陳幼孺

閩縣陳幼孺孝廉偶之延平謁陸太守志孝其伯父憲副同年也拒不許見適有楚孝廉李某扶憲臺書來謁陸倉皇張宴禮甚恭幼孺上以詩云莫作青山老腐儒黃堂那許拜階除投來名刺留中久死後年情到底踈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四

失路鰥生歸去夜同袍嘉客宴回初始知天府聯名籍不及霜臺薦士書陸大漸時楊叔向為大參駐節延津聞其詩厚歎之結為莫逆

徐惟和

月仙者武林名妓也戊子冬閩縣徐惟和北上過而眷之越數夕余至妓詢徐孝廉不去口翊歲下第復過竟詩縫緣徐作詩云匆匆相見未分明別後逢人便寄聲萬里歸期看乳燕一春心事付流鶯柳枝猶記當年曲

苙菴難消此夜情  
搗盡玄霜三萬杵  
夢中還見舊雲英  
越三年上計復過其地詢之則月仙死矣

謝在杭記

謝在杭

萬歷己丑謝在杭與徐惟和  
下第過杭州六和塔愛其  
幽靜各賦一詩欲題壁間  
而寺僧號呼奈何浪齋吾  
且取水滌之在杭笑不復  
題越三載在杭拜具興司  
理行部至杭詢之則寺僧  
懼罪逸去久矣在杭大笑  
因復題云雙旌五馬遶江  
城驚起山僧合掌迎三載  
重來

欽定四庫全書

明小紀

卷四

潭似夢終軍原是棄繻生

仙霞嶺

宋馬子儼宿仙霞嶺詩云  
月影催人起早泉聲不許  
客眠安筆寫真切但白王  
蟾集亦載此首未知孰是

盧圭齋詩

泉州惠安盧圭齋名琦字  
希韓登元至正進士令永  
春改寧德所著有圭齋詩  
集歲久弗傳近惠安莊戶  
部微甫蒐而梓之誤入雁  
門陸天錫詩六十餘首薩  
詩世有

傳本較者一時未之考耳  
亟當釐正不然恐後世以  
圭

齋為齊邱之盜化書也  
盧詩自佳如嵐氣滿林晴  
亦兩溪聲近驛夜如秋潮  
生遠浦孤帆小雨過蒼崖  
古木寒小橋跨澗村春急  
老樹吹花野店香暮雲松  
徑僧歸寺夜雨蓬窗客在  
船門掩落花春去後夢回  
殘月酒醒時梧葉幾番深  
夜雨梅花一樹短籬霜清  
典可詠元詩多纖弱若圭  
齋者實有唐調

黃秋聲

欽定四庫全書

明小紀

卷四

元季詞人輩出而邵武有  
黃鎮成詩多奇警秋聲集  
十卷佳句疊出如王孫不  
歸怨芳草山鬼欲啼牽女  
蘿鏡檄名雷秋雨足瑤壇  
謁帝夜雲高游山採藥辭  
家早掃石看雲出洞遲青  
山盡處海門開紅日上來  
天宇低花竹一家巢絕頂  
烟塵九點認齊州潮來估  
客船歸市月上人家水浸  
空惜梨棗朽腐于屬邵武  
司理何涵齋刻之郡中更  
為建秋聲亭于熙春山祀  
其上

周所詩

周所詩名如頃莆處士也足跡不出戶庭苦吟帶轍未嘗妄與顯者遊里中鄉紳學士罕識其面故其為詩肆有林壑之致自作田家吟云不識市朝車馬喧殘蓑弱笠老田園柴門去郭無多路野竹臨流自一村

春雨桑麻終歲足清時雖犬豕家存兒孫牧畜南山下為道須防猛虎繁可以見其遠韻矣他如風生極浦潮常白霜冷空林草變衰萬里寒山橫積雪半汀衰草隱斜陽百花潭上漁竿在五柳門前鶴徑荒因撫城市非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四

吾土却傍漁家作几隣墻壓花枝妨客過泥深苔徑喚人扶等句全無烟火食氣

謝司農詩

福州謝司農杰宿雲窩有詩云刀圭有分仙緣熟雞犬無聲午夢閒佳句也

何樵仲

何樵仲名其漁邵之建寧人也為詩有苦思梅口待渡云野曠微風起白蘋村居三里若比隣江干風冷秋山

暮立盡斜陽無渡人碧簫洞云長林籟靜自盤桓松露侵衣夜未殘三十六峰明月曉碧雲吹破洞簫寒山下買酒云隔浦漁家傍酒家漁翁掩映酒帘斜採菱恰好供歸與買得黃魚并杏花皆有冷然之韻

周庚

莆田閩秀周庚字明燮子門士諸生陳拔公續之內子也能詩著有美齋集子尤喜其尺牘與仲嫂帖庶母遺詩記在阿母笥中惜不及載之歸古人矣人不可作其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四

音亦亡注然涕之欲來也嫂更大索之偏于不切際庶幾一過任其缺略是亦徑寸珊瑚也又感念化者欲為陳立傳以之才之美無子無年搗管委毫惟聞猿哭是以更端而未就當續成之敢不誠于陳耶又三國志經嫂所點定庚應窮其替辭但不解于古人何所厚薄只覺此心為劉又供白衣謂其宜男也頂禮三年生女蓋眾始知佞佛求福之愚也德音莫違便是致祥之道抑供之不必有所求可也

鴻門宴

謝臯羽鴻門宴一篇可泣鬼神楊用修極稱之又有楊  
康夫韓仲村繼作稍不及也閩中林子真復擬一首云  
翳雲埋空日色黃一龍一蛇閒相將指天有約公莫舞  
後入者臣先者王此日鴻門判生死戰場咫尺華筵裏  
漢王若失我為禽寶琰無光玉劍起覆厄壯士怒酒醜  
芒碭山北愁踰雲一雙玉斗正飛肩漢王問道馳至軍  
奇峭可喜不減康夫仲村也

欽定四庫全書

詞小紀  
卷四

七

林春秀

古田隱士林春秀字子實號春波性嗜酒耽詩家貧不  
能取酒有及鄭鐸多良醞日往飯焉醉後則酒狂不可  
禁鄭度其量錫造一壺刻雲波二字至則成酒飲之三  
十年如一日也林詩奇警不凡山居云但住溝西第五  
村香秬釀熟少開門家僮祇自為樵牧徑竹憑他長子  
孫雨過曉山泉噪澗花生春菜蝶穿園抱琴客到棠梨  
下卯酒猶懸藉柳根又云迴巷短垣綠杓杞古塘枯竹

立鵝鵠壁間寫過籬花影雲裏崩來水確聲又云野老  
眼經門刻字漁郎親見水沈碑奇秀速可誦

墨紗燈

閩中近製墨紗燈精巧異常海內爭重之曹能始曾於  
杭州逢元夕人家有張此燈者乃邀友人同咏能始詩  
云質裂橫疑水光生薄似苔憑將彩筆畫認作剪刀裁  
鳥向空中度花從鏡裏開細看若無力不畏曉風催請  
子罷唱

欽定四庫全書

詞小紀  
卷四

七

問月樓集

寧德崔孝廉徵仲問月樓詩中多偈語贈州同王九臯  
云笑我無魚歌幸舍憐君有蟹領監州送劉之果將軍  
云射虎功高偏不賞雕龍才老竟如斯贈陶嗣養云鳥  
留書法皆成篆龍是文心不用雕贈王蓋卿再舉子云  
摸盡玄霜元得偶捧來明月本成雙吊對臯羽云魂隨  
宋寢冬青樹墓傍嚴陵故釣磯煖竦工巧詞壇之射雕  
手也

天印禪師

天順間延津天寧寺天印禪師年四十足不出闔至八十一歸寂謂眾曰吾寂後三年某日有星自東飛入西墓吾時也僧徒寄肉身于箬中三年蠅蚋不侵及期有星大如斗從東入西遂墓之所著黃蘗心要天印語錄微空內集直透禪微嘗和永明山居詩有云穿來冷鏡多年初坐破寒龕幾片隨風寒夢醒巢松窟日暖藤牽掛樹猿雁將舊侶穿雲去鴉引新雛背雨過寒燈一盞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四

七

雪峰僧詩

候官雪峰山有二十四景天順中寺僧源潭作也雪峰云瑤臺凍合深迷路玉樹花開半雜松藍田庄云分水遠從寒澗落隔雲常見夕陽春一洞山云松徑月斜象窟穴石門雲濕雨龍還無字碑云剝落舊紋惟蘚迹模糊新篆是蝸涎萬松闔云琥珀氣浮成翠靄黃金花落

混香泥梯雲嶺曰雲開鳥道層層險路入松門步步通  
 蘸月池云弄珠神女乘空去臨鏡嫦娥倒影看闔中詩  
 僧此為上乘

癡願子

武彘汪道人自號癡願子又號麗陽嘉靖初修真于接筍峰遺蛻墓于峰之石壁手錄吟稿一冊中多佳句有答葉東林云柴扉終日對雲闔何事遊人興未闌花雨正迷蝸角競茶烟初歇雀聲殘開儲白石資荒歎旋種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四

七

丹田不屬官近獲兩枝歐冶劍請君夜傍斗牛看又如石榻枕泉眠竹影柴門留月浴金丹又如紫檀匣鎖玄中印白玉繚懸肘後符又如曉炊石鼎三甌雪午枕山屏一縷烟絕句如幔亭峰下寒雲外流水飛花送小舸夜宿山房清不寐紫簫吹徹月華高又如赤壁玄堂水火交青山旋繞白雲坳枕琴卧誦黃庭罷新月鈎簾傍雀巢絕無烟火食氣

衡公漳浦詩

李德裕嘗至閩中過漳浦驛詩云嵩少心期杳莫攀好  
山聊復一開顏明朝便是南荒路更上層樓望故關此  
詩鮮有知者

劉昌言

世人常言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之句不  
知此乃宋太宗朝泉州劉昌言上呂蒙正相公詩也重  
名清望過華蟬恐是神仙不可知一舉首登龍虎榜十  
年身到鳳凰池廟堂只似無言者門館長如未貴時除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四

三

却洛京居守外聖朝賢相復書誰昌言仕至工部侍郎  
嘗獻聖德詩五十韻得君之盛未有其比

徐夔甫詩

宋三山徐範字夔甫慶元中與楊宏中劾韓侂胄編管  
遠方禁錮志乘及綱鑑稱為六君子然未傳能詩也嘗  
登太行山云茫茫迷樹隔烟霏獵獵西風振客衣山雨  
未晴嵐氣濕溪流欲盡水聲微回車廟古丹青老碗子  
城荒草木稀珍重狄公千載意馬頭重見白雲飛範登

嘉定進士通判澤州官終朝奉大夫徐與公族祖也詩  
所傳者僅此耳見河南通志

黃后谷

福安黃后谷先生釗字珍夫舉嘉靖丁酉鄉薦為温州  
郡丞丙辰倭寇温州將兵拒戰乘勝直進孤軍無援遂  
大潰賊脇之降叱之索之金復叱之賊怒支解寸斬之  
年四十七詔贈右叅議祠祀之弁州王元美為作衣冠  
墓誌先生能詩有墮樵錄野望云連朝微雨恰新晴沙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四

三

草舍風軟綠平碧水畫船歸棹去夕陽烟樹一痕清又  
云竹松疎護兩三家流水浮香帶落花樵苗數聲烟漠  
漠隔溪人散夕陽斜晚行云誰家流水石橋邊幾麥花  
開白溝田日出柴門人未起嵐雲飛滿小樓前先生無子  
猶子嗣之蔭太學生

范青衣

莆田游宗謙有青衣范生能彈琴吹簫亦學為詩王弇  
州謂之詩云瑤琴罷鼓紫簫來手草新詩阿溫堆除却

鼓行儻約外還慮事事勝方回

咏酒

福州林都憲廷玉咏酒詞云米大王原掌奇門印總將軍會擺迷魂陣水中郎穩坐雲安鎮奈令公傳示蘭陵信祭遵壺矢威李白蠻書令那愁城攻破難逃命詎料成調可喜也公善房案書名小勝處多存手蹟有詩集行世

閩中藏書

欽定四庫全書

閩小紀 卷四

三

徐興公云吾鄉前輩藏書富者馬恭敏公森陳方伯公選馬公季子能讀能守陳公後昆履微則散如雲烟矣又林方伯公懋和王太史公應鐘亦喜聚書捐館未幾書盡亡夫然四公之書咸有朱黃批點句讀余間得之不啻拱壁也予友郭泰知原岳謝方伯肇洲曹觀察學佷皆有書嗜弗則裝潢齋整觸手如新謝則銳意蒐羅不施批點曹則丹鉛滿卷批藉沈酣三君各自有癖然多得秘本則三君又不能窺予藩籬也

閩中風土

閩中風土具非熊遊閩詩略寫一二詩云舟中噴水確  
嶺上  
嶺人黃和警天下同然獨福州與化既嫁仍如未嫁處子絕不戴髮髻有則亦為簪首飾之具見舅姑之後即藏去矣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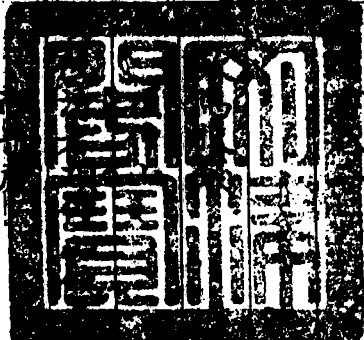
閩小紀 卷四

三

閩小紀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布政司參議周亮工撰

清水每投三錢 三輔決錄

太原郝子廉一介不取諸人每行飲水嘗投一錢井中

欽定四庫全書

風俗通

三戰家

張儉

唐張儉兄弟三人門皆立戟時號三戟張家 本傳

崔琳

唐崔琳羣從數十人自興寧里謁大明宮冠蓋騶哄相望每歲時宴于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琳與弟太

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祭戟世號三戟崔家 本傳

埋兒郭氏

郭巨

東漢郭巨隆慮人家貧養母盡孝每供饌母必分與孫巨謂妻曰兒分母饌貧乏不能供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乃埋其子掘地三尺得黃金一釜上有丹書曰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奪人不得取 一統志

郭世通

劉宋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恐廢侍養

欽定四庫全書

乃垂瘞之文帝勅榜表門為孝行焉

徙木

衛鞅

衛鞅卒定變法之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國都市南門募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

吳起

吳起為西河守欲攻徙秦亭乃倚一車轍于北門之外而令之曰徙此南門之外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今又置一石于菽門之外令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令攻亭

碧紗籠詩

王播

王播少孤貧題詩揚州木蘭院後出鎮是邦向之題者皆以碧紗暮其詩播繼以二絕句有三十年來塵撲面

欽定四庫全書

而今始得碧紗籠之句

補言

魏野

魏野字仲先居郊架草堂有水竹之勝無貴賤皆白衣紗帽見之號草堂居士喜賦詩與寇萊公相得甚歡嘗同遊陝郊僧寺各有題詠後同再至則萊公詩用碧紗籠魏詩塵滿從行官妓以袖拂之仲先云若得時將紅袖拂也應勝著碧紗籠

珠實

臨刑得釋後至大位

韓信

韓信為連敖坐法當斬其儔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乃仰視遙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竒其言壯其貌釋弗斬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漢王以為治粟都尉是滕公活信而又知信也

漢書

張蒼

張蒼好書算律歷從沛公攻南陽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

欽定四庫全書

同書

斬後遣為計相歷御史大夫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而卒

史記

王詡

武帝時王詡為被陽令暴勝之欲斬詡已解衣伏質矣勝之壯其言得不誅後為丞相

郭子儀

郭子儀當斬李白救之後為汾陽王

安祿山

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張守珪節度幽州祿山盜羊而獲守珪將殺之壯其語因釋不殺後遂封王終于叛逆

畫龍點睛飛去

顧愷之

顧愷之畫龍不敢點睛後人強其點睛龍竟飛去

張僧繇

宣和畫譜曰張僧繇吳人天監中官右將軍以丹青馳

欽定四庫全書

同書

譽于時嘗于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目睛謂點之則

驥騰而去人以為誕落墨纔及二龍果雷電破壁徐觀

畫已失矣獨二龍未點睛者在焉又嘗於天皇寺畫龍

不敢點睛道俗請之捨錢數萬落筆之後雷雨晦冥忽

失龍不知所在

女子反

徵貳徵側

漢交趾女子徵貳徵側反擾嶺外六十餘城

陳碩真

唐睦州女子陳碩真反破睦歙二州

沒字碑

趙崇

趙崇凝重清介門無雜賓慕王濛劉真長之風也標格

清峻不為文章號沒字碑

唐馮贇北事珠

安叔千

安叔千字九宗狀貌堂堂不通文字所為鄙陋時人謂

欽定四庫全書

同書

之沒字碑

五代周

水鏡

司馬德操

蜀龐德公以司馬德操為水鏡

雜助

樂廣

晉衛瓘奇樂廣曰此人之水鏡

雜助

柳莊

北史蔡大寶見柳莊嘆曰襄陽水鏡復在于茲

雜助

飯後鐘

段文昌

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貧嘗患口食不給每聽曾口寺齋鐘動輒詣謁餐為寺僧所厭自此乃齋後扣鐘後入登台座連出大鎮拜荆南節度有詩題曾口寺云曾遇闍黎飯後鐘蓋為此也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徐相商致書規之鄒平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

欽定四庫全書

王播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照寺木蘭院隨僧齋餐僧怠乃齋罷而後擊鐘後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訪舊遊向之題者皆以碧紗幕其詩播繼以二絕句曰三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如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又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三十年來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

出旗言

獨奕

李訥

李訥僕射性下急酷尚奕棋每下子安詳極于寬緩往往躁怒作家人輩則密以奕具陳于前訥一觀便忻然改容取子布算都忘其恚矣

鄭俠

鄭介夫名俠自號一拂居士好奕棋遇客必強之有辭不能者則留使旁觀而自以左右手對局左白右黑精思如真敵白勝則左手斟酒右手引滿黑勝反是

陸放

欽定四庫全書

弱謂而法

白虹貫日

聶政

戰國策曰唐睢謂秦王曰聶政刺韓傀白虹貫日

荆軻

列士傳曰荆軻為燕太子謀刺秦王白虹貫日

廢蓼莪

王褒

王褒傳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  
門人為廢蓼莪之篇

孟元方

史系記孟元方誦詩至蓼莪篇必哀咽不已

顧歡

南齊書顧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輒執書

慟哭由是學者廢蓼莪篇

不窺園

欽定四庫全書

列傳  
卷二

董仲舒

董仲舒三年不窺園

桓榮

後漢桓榮十五年不窺園

趙昱

魏閔謙傳趙昱歷年不窺園

賜行酒人炙

顧榮

晉顧榮宴見執炙者有欲炙之色割炙啗之客問其故  
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後榮為趙王倫長史將  
誅而執炙者為督卒救之得免

陰鏗

南史陰鏗飲見行觴者回酒炙以授之坐皆笑鏗曰吾

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亂

禽鏗行觴者救之得免

飲醇酒近婦人

欽定四庫全書

列傳  
卷二

信陵君

魏上使人代信陵君將信陵君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

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

者四歲竟病酒而卒

陳平

呂頰嘗以前陳平為高帝謀執棋噲數讒曰陳平為相

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

私獨喜

史記

宅相

李諡

晉李諡神情朗俊邢晏曰宅相之寄良在三甥

三甥典要

魏舒

魏舒少孤為外家寧氏所養寧氏起宅相者曰當出貴

甥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

晉書

王褒

王褒七歲外祖表昂愛之曰此兒當成吾宅相

北史

欽定四庫全書

畫馬通神

楊子華

北齊楊子華畫馬于壁每夕必踈齧長鳴一時號為畫

聖

李嗣真畫品

韓幹

有人牽馬訪馬醫稱馬患脚醫曰大似韓幹所畫者忽

值幹曰真是吾設色者歸視所畫馬脚有一點墨缺方

知是畫通靈矣

雜俎

寧王

寧王善畫馬開元興慶池南華萼樓下壁上有六馬滾塵圖寧王最愛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風髻霧鬣信

偉如也後壁惟有五馬其玉面者失去

龍城錄

械鬼彈琴

稽中散

稽中散夜彈琴忽有一鬼械而長嘆舉其手袂曰君一

絃一調中散與琴彈之聲清冷迷問不對疑是蔡邕

欽定四庫全書

死之日身著極枯

職官分紀

賀思令

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常夜坐月中臨風鳴絃忽有一人

形貌甚偉著械有慘色在中庭稱善便與交語自云是

稽中散謂賀云脚下手極快但於古法未備因授以廣

陵散賀遂傳之于今不絕

御屏隔座

鄭宏

漢鄭宏為太尉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見宏曲躬自卑上遂聽置雲母屏分隔其坐

紀亮

吳尚書令紀亮與子中書令隲朝會以御屏隔坐

鳳毛

謝超宗

宋謝鳳子超宗為新安王子鸞嘗侍王母殿淑儀卒超

宗作誅帝大嘆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王邵

王邵風姿似其父導桓温曰大奴固自有鳳毛

世說

張佖之子

陳喬張佖之子秋晚并遊元武湖羣鷗游泛佖子曰一

輪活水瀟湘浦喬子俄顧吏卒曰此白色水禽可作脯

否人謂佖子半莖鳳毛喬男一堆牛糞

陶叔清異錄

鳳雛

龐士元

龐德公曰龐士元為鳳雛

陸士龍

閔鴻見陸士龍小時即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即是鳳

雛

王邵

王邵清貴簡素研味元贖桓温稱為鳳雛

雙鳳

崔陵兄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北齊崔陵與弟仲文同日受拜時號兩鳳聯飛

代醉

賈思伯兄弟

齊郡賈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

鳳質其衣物時人為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

鳳脫人衣

北史

蔡邕崔寶

蔡邕崔寶號并鳳

王箱雜記

三鳳

薛氏三鳳

唐河東薛元敬與從弟收從兄德音收為長離德音為鸞鸞元敬年最少為鸞雛號河東三鳳

徐氏三鳳

泰和徐川與弟貢威時號徐氏三鳳 項繼錄

羅氏三鳳

羅欽順與弟欽德欽忠時號羅氏三鳳 項繼錄

婦人為夫作誄

欽定四庫全書

柳下惠

柳下惠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不伐兮夫子不謁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柔屈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辨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吁嗟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為惠兮

黔婁

黔婁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見其尸在牖下覆以布被

手足不盡欲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

被則斂矣黔婁妻曰斜而有餘不若正而不足也生而

不斜死而斜之非其意也曾子曰先生之終何以為謚

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何樂于此而謚為康乎婁

妻曰昔君嘗欲授之政先生辭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

嘗賜之粟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先生甘天下之

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貧賤不欣欣于富貴其

謚曰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 傳火

欽定四庫全書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慙以所著鸛鷄

裘就市人陽昌買酒與文君為歡既而文君抱頸而泣

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買酒遂相與謀于成都賣

酒相如親著犢鼻禪濂器以恥王孫王孫果以為病乃

厚給文君文君遂為富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

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



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

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

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為誄曰嗟嗟夫子兮亶道

儒少好學兮綠塵書縱橫劍伎兮英敏有譽尚慕往哲

兮更名相如落魄遠遊兮賦子虛畢爾壯志兮駟馬高

車憶昔初好兮雍容孔都憐才仰德兮琴心兩娛永托

為妃兮不恥當壚生平淺促兮命也難扶長夜思君兮

形影孤步中庭兮霜草枯鴈鳴哀兮吾將安如仰天太

息兮抑鬱不舒訴此悽惻兮疇忍聽子泉穴可從兮願

頌其軀形管遺編

曹裡妻

曹裡卒妻周氏誌其墓于鳳凰山下曰曹裡字禮夫世為

番陽人祖父皆仕於唐高祖之朝惟公三舉不第居家以

禮義自守及卒于長安之道朝廷公卿鄉隣者舊無不太

息惟子獨不然謂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

文足以訓其子肖形天地間範圍陰陽內死生聚散特世

態耳何憂喜之有哉子姓周氏公之妻室也歸公八載恩

義有加故贈之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復

何言其生也休其死也休又何為哉其母何憂慶元三年信州上饒

劉陳莊發上衍居碑乃婦為夫所作 古文品外

劉參妻

晉處士劉參妻王氏夫誄曰猗猗嘉穎朝陽方翹烈風

嚴霜頽此秀條璇璣倏忽四序競征清商激宇蟋蟀吟

標

欽定四庫全書

通馬語

陽翁偉

廣漢陽翁偉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馬

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

御曰何以知之曰為此轅中馬曰蹇馬蹇馬亦罵之曰

眇馬御者不信往視之馬目果眇論衡

李南

李南乘赤馬行道逢他人乘白馬者白馬先鳴而南赤

馬應之南謂從者曰彼馬言汝當見一黃馬左目盲者  
是吾子可為使駛行相及也從者不信行二里所果逢  
黃馬而左目盲南馬先鳴而黃馬應之問其主果向白  
馬子也 北朴子

白龜年

白龜年遊潞州太守見廐馬仰首而嘶問曰此何言曰  
槽中料熱不可食

通牛語

欽定四庫全書

介葛廬

左傳載介廬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

詹何

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于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  
蹄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其蹄使人視之果黑牛而  
以布裹其蹄 論衡

五月五日溺死

屈原

屈原以五月五日自投汨羅死後人以舟楫救之遂成  
俗為競渡也

曹娥父

曹娥父以五月五日溺死 異苑

通鳥語

伯益

蔡邕云伯益諳聲於鳥語

公冶長

欽定四庫全書

世傳公冶長能通鳥語或言公冶長貧而閒居無以給  
食有雀飛鳴其舍呼之曰南山有虎駝羊當亟取之治  
長如其言往山中果得大羊及亡羊者踪之索得其角  
以為偷訟之魯君繫之獄孔子為之白于魯君不解嘆  
曰雖在縲云云未幾雀復鳴于獄舍曰齊人侵疆當亟  
禦之獄吏白于魯君弗信姑如其言跡之齊師果至命  
治長發兵奮敵獲勝因釋之欲爵以大夫治長不受蓋  
恥因禽獸以得祿也後世遂廢其學 華夷考 張春父曰

楊用脩云世傳公冶長通鳥語未見所出然宋之問詩

不如黃雀語能免治長災樂天禽蟲詩序予非治長不

能通其意則似實有之矣焦弱侯曰按治長辨鳥雀語

云惜惜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米車脚淪泥犢牛折角

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此具論語疏而用脩

未之見耶然愚讀論語疏未見有此語但言相傳長以

解鳥語得罪其說不經故不錄弱侯不知何據當出別

書耳 代解

欽定四庫全書

秦仲

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 史記

魏尚

魏尚字文仲高帝時為太史曉鳥語 謝承後漢書

管輅

安德令劉長仁聞管輅曉鳥鳴初不信之須臾有鳴鵲

來聞屋上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

家人夫離妻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

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夫

有嫌來殺我塔長仁乃服輅嘗至郭恩家聞飛鳩在梁

頭鳴曰嘗有老公攜朮酒來候主人雖喜當有人見血

果有客如言而射鷄作食箭中女子血流驚怖 魏志

成武丁

成子為郡主簿聞雀鳴謂在坐人曰東市輦粟車覆雀

相呼往食之眾人遣視信然 桂陽朱賢書贊

楊宣

欽定四庫全書

楊宣為河內太守行縣有聲鵲鳴桑樹上宣曰前有覆

米車粟此鵲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 五郡者傳

張子信

武衛奚永洛與河內人張子信坐鵲鳴庭樹闕而墮子

信曰鵲言不善向夕有口舌事有喚必不得往及夜高

儼使召永洛且云勅喚永洛稱墜馬脚折遂免難 北齊書

白龜年

白龜年得李太白遺書一卷曰讀之可辨九天禽語大

地獸言龜年後遊潞州太守召而問之庖下有二雀啾  
噴而過太守曰彼何言也曰城西民家有廩餘粟在地  
呼食之守使人視之果然

孫守榮

孫守榮嘗出入丞相史嵩之門一日值庭鵲噪曰來日

晴時當有寶物至及期李全以玉柱斧為貢 宋史

嫂無恩

蘇秦

欽定四庫全書

同書 卷二

三

蘇秦顯賴而歸兄嫂姊妹皆笑之妻不下機嫂不為炊  
及為秦相佩六國相印歸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秦秦  
笑謂曰何前倨而後恭嫂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 史記

高祖

漢高祖微時嘗與賓客過其丘嫂嫂厭叔佯為羹盡輒  
釜客已去而視釜中有羹由是怨嫂及立獨不封其子  
太上皇為言高祖曰非敢忘也為其母不長者故封其  
子為顯羹侯 轉音歷

陳平

陳平與兄伯居伯常縱平遊學人或謂平何食而肥其  
嫂嫉平不視家產曰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伯聞  
之遂棄其婦

戶牖著筆硯

王充

王充貧無書往市中省所賣書一見便憶門牆屋柱皆

施筆硯著論衡 謝承後漢書

欽定四庫全書

同書 卷二

左思

左思作三都賦門庭戶牖皆置筆硯

書過百萬之衆

魯連

昔魯連以書下聊城是分毫之力過百萬之衆也 抱朴子

荀勗

荀勗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時將發使聘吳並遺當時  
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勗所作皓既報命和親帝謂勗

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 晉書

因色墮術

王鉄

紹興中王鉄帥番禺有狼藉聲朝廷除司諫韓璜為廣東提刑令往廉按憲治在韶陽韓纔建臺即行部指番禺王憂甚寢食幾廢有妾故錢塘娼也問主公何憂王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璜即韓九字叔 周 舊遊妾家最歡好須其來強邀之飲妾當有以敗其守已而韓至王

欽定四庫全書

本二

五

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岸上不交一談次日報謁王宿治具于別館茶罷邀遊郡圃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伎樂大作韓踟躕不安王麾去伎樂陰命諸娼淡粧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于簾內歌韓昔日所贈之詞韓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即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至再至三終不肯出韓心益急妾乃曰司諫曩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為妾舞一曲即當出也韓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蹌

而起忽跌于地王亟命索與諸娼扶掖而登歸船昏然酣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絆索燭覽鏡羞愧無以自容即解舟還臺不敢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善罷

陶毅

周世宗時陶毅奉使江南李谷以書抵韓熙載云五柳公驕甚毅至果如其言熙載曰陶奉使非端介者其守可墮也乃密遣歌兒秦弱蘭詐為驛卒女傲衣竹釵擁箒洒掃毅因與通作風光好詞贈之有好因緣惡因緣祇得郵亭一夜眠之句後數日李主宴于清心堂命玻璃巨鍾滿酌之陶毅然不顧乃命弱蘭歌前詞勸酒陶大沮即日北歸

欽定四庫全書

本二

五

何郊

文彥博慶厯間知益州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邨聖從謁告歸里上遣因便伺察之張愈少愚潞公容也迎見聖從于漢州有營妓楊姓者善舞聖從喜之少

愚因取項帕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  
嬌從今喚作陽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後數日聖從至  
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宴之迎此妓雜府妓  
中歌少愚之詩以酌聖從每為之醉及還朝潞公之謗  
乃息

圍棋賭墅

費禕

魏軍至費禕率眾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與禕別求共

欽定四庫全書

同書

主

圍棋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對戲  
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  
行賊遂退

謝安

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  
前後千里詔以謝石謝元帥眾八萬拒之秦兵至穎口  
兵既盛都下震恐元入問計于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  
旨既而寂然元不敢復言乃令張元重請安遂出遊山

墅親朋半集與元圍棋賭墅安棋嘗劣于元是日元懼  
便為敵手而元又不勝安安遂遊陟至夜乃還

死生有命

甘露之禍

唐甘露之禍舒元與王涯有門容其一終日伺候門牆  
未得一官至賂嬖奴求見稍有援引之意在其宅中禍  
作竟遭腰斬其一素蒙接過一旦以微過逐之策蹇出

關曉時即聞變作

欽定四庫全書

同書

元

苗劉之禍

宋苗劉之禍內侍有秦同老者自揚州被命至荊州前  
一日還行在尚未得對遽死焉又有蕭中道者日侍左  
右忽得罪絀為外郡監當前一日出城遂免

獲盜侍兒人以侍兒賜之

爰盎

爰盎字絲初為吳相時有從史嘗盜盎侍兒盎知之弗  
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君知爾與侍兒通乃亡歸盎

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蓋歸國吳王反益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益軍中前從史適為守益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醉西南陬卒皆卧司馬夜引益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益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從史益君侍兒者益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弟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帳道從醉卒直墜出司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馬與分背解節毛懷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馳歸

張說

張說家有教授書生通于說侍兒最寵者會擒得奸狀說怒甚將窮獄于京兆書生厲聲言曰觀色不能禁人之常情緩急有用人處公何靳于一婢女耶說奇其言而釋之兼以侍兒與歸書生一去數月忽一日訪說憂色滿面言曰某感公恩思報者久矣今聞公為姚相所構外獄將具公不知之危將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寶

者用計于九公主能立釋之說因歷指所寶書生皆云未足又凝思久之忽曰近有雞林郡以夜明簾為奇者書生曰事濟矣因請說手札數行懇以情言遂急趨去連夜始及九公主第書生具以說事言兼用夜明簾為贄且謂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而今反用說耶明早公主上謁具為奏之上感動因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事並罷之書生亦不復再見矣

霹靂震柱讀書自若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夏侯元

夏侯元倚柱讀書時暴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元

色無變

諸葛誕

諸葛誕以氣邁稱嘗倚柱讀書霹靂震其柱誕自若

墜田稻

承宮

承宮字子少避地于象陰山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

者言不爭推與之也

鍾離牧

鍾離牧字子幹墾田二十畝臨熟縣人認之遂以稻與之縣長召民繫獄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官僕自行法牧遂出裝還山陰長釋民自止之民慙春稻得六十斛米還牧牧不受民置于道旁無取者 白帖

郭翻

郭翻字長翔少有志操家貧無業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作及將熟有認之者翻悉推與之宰令聞以稻還翻翻不受 晉中興書

萬石君

石奮

石奮趙人漢景帝朝為九卿子四人官至二千石以其一門五人皆二千石故號為萬石云

馮楊

漢馮楊魏郡人宣帝時為宏農太守子八人皆為二千

石趙魏問號曰萬石君

秦襲

漢秦襲與郡從五人同時為二千石三輔號萬石秦氏

嚴延年

嚴延年九弟五人至大官母號萬石嚴媼

張文瓘

唐張文瓘字稚圭四子皆至三品時號謂萬石張家

娶替女

劉廋式

宋劉廋式娶替女及死哭之甚哀坡公高其義

呂華陰

呂華陰娶替女生五男皆舉進士

張孝純

張孝純永錫微時依吉氏許妻以女登第巨室求為婿者甚眾皆拒絕歸娶吉氏無何卒有妹雙替無問之者永錫欲娶之吉固辭永錫曰某荷公德令女非某娶則



終無人娶矣意極誠確竟娶之禮待有加生二子皆顯

周恭叔

宋周恭叔自太學早年登科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之愛過常人程伊川曰某年末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

債春

公孫穆

漢公孫穆來游太學無資乃變服為傭為吳佑傭春與

欽定四庫全書

語大驚遂定交杵臼之間

梁鴻

梁鴻於臯伯通家傭春為事歸其妻具食舉案嘗齊眉

伯通察而異之

逆旅人言時難得而易失

齊太公

太公之封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

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史記

鄭桓公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今客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劉向說苑

戲言殺身

宋萬

宋萬歸宋宋公斬之曰始吾愛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愛

欽定四庫全書

子矣萬病之遂殺宋公左傳

張貴人

孝武帝耽於酒色張貴人有寵年及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吾已屬諸姝少矣貴人潛怒帝醉卧貴人

遂令其婢蒙之以被暮崩晉史

取人之言而棄其身

齊桓公

齊桓公出遊見亡國之墟問於野人而知郭氏之所以

為墟者歸以語管仲管仲曰其人為誰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桓公召野人而賞之

晉文公

晉文公逐麋失之間農夫老古之言歸遇欒武子有悅色欒武子問其人安在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乃還載老古與俱歸而賞之

晉文公

晉文公田于甝遇一老夫為言甝亡之故歸遇趙衰而

欽定四庫全書

同書

卷二

告之趙衰問其人安在曰吾未與來也趙衰曰聽其言

而棄其身盜也文公乃還載老古與俱歸而賞之

不以此時為利

蕭何

蕭何請上林空地民得入田高帝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遂械繫之王衛尉曰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

人金乎帝於是赦出相國

周勃

周勃就國人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文帝朝太后太后曰絳侯始誅諸呂絳皇帝置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帝於是赦絳侯復爵邑

生男無喜

衛子夫

漢武帝立衛子夫為后三弟封侯貴震天下天下歌之

欽定四庫全書

同書

卷二

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

楊妃

唐元宗寵貴妃楊氏三姊並為國夫人出入宮掖勢傾天下天下歌之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作門楣不用其言恥為所笑殺之

田豐

袁紹進軍攻許田豐以曹操既破劉備許下非復空虛不宜便行紹不從豐強諫迂紹官渡之敗或謂豐曰君

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以至言忤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而怨內忌將發吾不望生紹選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

魯徽

趙染軍次新豐有輕敵色其長史魯徽諫曰困獸猶鬪况於國乎不聽與索綝戰敗績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以至于是遂殺徽

得天下喜不自勝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

卷二

魏文帝

魏文帝既立為嗣喜因抱辛毗頸曰辛君知吾喜否

唐莊宗

唐莊宗入梁喜不自勝手引李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

子孫自憾

晉明帝

晉明帝問王導晉所以得天下導為陳宣帝創業之始

及文帝弒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

齊明帝

齊明帝遣華伯茂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高皇帝殘害劉氏今日之事理固當然羣臣各效伎藝

齊高祖

南齊王儉傳載高祖曲宴羣臣數人各效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季文歌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拍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

卷二

王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聖德事吾何以堪之

唐中宗

景龍中中宗引近臣宴集令各獻伎為樂張錫為談客娘舞宗晉卿舞渾脫張洽舞黃鸞杜元琰誦婆羅門呪李行言唱駕車西河盧藏用效道士上章郭山惲誦古詩兩篇誦鹿鳴蟋蟀未畢李嶠以詩有好樂無荒之語

止之

非禮不可以養

邢峙

北齊邢峙以經授皇太子厨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邪蒿  
今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宗聞而  
嘉之

太公望

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太子嗜鮑魚而公弗與太

欽定四庫全書

周書

卷二

公曰禮鮑魚不登於俎宜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

宇文泰

東魏却山之戰彭樂以數千騎衝入魏軍魏軍既敗高  
歡使樂追宇文泰泰窘謂樂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  
豈有汝即樂從其言遂歸

侯景

渦水之戰慕容紹宗以騎五千夾擊侯景景眾大潰以

數騎自破石濟淮使人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  
紹宗乃縱之

不貴異物

蘇文忠硯

東坡硯銘或謂居士吾往端溪可為公購硯居士曰吾  
兩手其一解寫字而有三硯何以多為曰以備損壞居  
士曰吾手或先硯壞

呂文穆鏡

欽定四庫全書

周書

卷二

呂蒙正為相有士藏古鑑能照二百里欲獻以求知公  
曰吾面不過標子大安用照二百里

女憂園琴

韓詩外傳

魯監門女嬰相從續中夜泣曰衛世子不肖是以泣其  
偶問其故曰宋司馬得罪于宋出奔于魯馬佚食吾園  
琴是歲無利一半由是觀之禍福相及也

列女傳

魯漆室女倚柱而嘯鄰婦曰欲嫁乎曰吾憂魯君老而

太子少也婦曰此魯大夫之憂女曰昔晉客舍吾家繫

馬于園馬佚踐吾園葵使吾終歲不厭葵味

智囊

栲里子

栲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

囊史記

龍錯

欽定四庫全書

龍錯潁川人初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以其辯得幸

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史記

魯匡

東漢魯匡王莽時為義和有權數號智囊

王德儉

唐王德儉許敬宗之甥也癯而多智號智囊

支謙

支謙字恭明月氏國優婆塞也該覽經籍及諸技藝善

諸國語時人諺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小是智囊

桓範

桓範出赴曹奐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

矣驚馬總棧豆莢必不能用也干寶晉記

如志

司馬相如

漢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北有昇仙橋相如往長安乃

題橋柱曰丈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還中即果如志

欽定四庫全書

郭丹

漢郭丹字少卿入關而嘆曰不乘使者車不復出門後

奉使南陽果乘高車

化鶴歸

蘇耽

蘇耽去後忽有白鶴十數隻夜集郡東門樓上一隻口

畫作書字言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當復歸咸謂

是耽列仙傳

丁令威

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鶴集徘徊空中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去空伴冢壘壘遂上冲天 續搜神記

枯魚之肆

莊子

莊周往貸粟于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貸子三百金可乎周忿然曰若乃言此不如早索我枯魚之

肆

肆

說苑

高平王遣使者往從魏文侯貸粟文侯曰須吾租收邑粟至乃得也使者曰臣初來時見瀆中有魚張口謂臣曰吾窮水魚命在呼吸可得灌乎臣謂之曰待吾南見河伯之君決江淮之水灌汝口魚曰為命在須臾及須決江淮之水比至還必求吾于枯魚之肆今高平貧窮故遣臣詣君貸粟乃須租收粟至者大王必求臣死人

之墓矣

乘馬虎伏

管子

桓公乘馬虎望見而伏公問管仲仲曰意者君乘駿馬公曰然仲曰駿馬食虎豹故伏焉

說苑

晉平公出田見乳虎伏而不動平公顧謂師曠曰聞之霸王君出猛獸伏而不敢起今者寡人出乳虎伏而不

動此猛獸乎師曠對曰鵲食鴉鴉食鷄鷄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似駮馬今者吾君當駮駮馬以出乎平

公曰然

白馬非馬

韓子

韓子

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之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空辭則能勝于一國按實形不能謗于一人

孔叢子

公孫龍以白馬為非馬或曰此辯而毀大道子高適趙謂龍曰願受業久矣所不取先生者以白馬為非馬耳誠能去之則高請為弟子龍曰若使去之無教矣

以鄰家婦諷

公子鉏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鉏仰而笑之公問何故笑對曰笑臣之鄰人也臣之鄰人有送其妻遠私家者道見

欽定四庫全書

桑婦悅而與之言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歎之也

桑婦悅而與之言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歎之也  
臣見桑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  
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  
說光

同書卷二

總校官舉人 章維桓

校對官中書 沈鳳輝

騰錄監生 金兆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布政司參議周亮工撰

難之其僕操筆而罵曰隸也不

宋典

欽定四庫全書

晉元帝為瑯琊王至河津為吏所止從者宋典後來鞭帝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

沙門墨水

宋王厥討王恭敗走少子華隨沙門墨水逃匿使提衣襪從後津邏疑焉水罵華曰奴子急行不及我以杖捶之數十由是得免

沙門

袁顛起兵襄陽不成而死子昂藏於沙門將以出關關

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語之遂免

李穆

後周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墮地李穆見之以策決泰背曰籠凍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追者不疑其為貴人與之馬俱還

掘石柳得銘

衛靈公

衛靈公元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沙邱掘之數仞得石

欽定四庫全書

柳洗而視之有銘曰不愚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久矣莊子

滕公

漢滕公夏侯嬰死送葬至東都門外駟馬不行踏地悲鳴即掘馬蹄下得石都其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于嗟滕公居此室乃茲斯地謂之馬家博物志

昔日猶今

樂毅



燕昭王月樂毅為昌國君惠王不快於毅毅奔趙趙惠  
文王欲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昔事昭王猶今之事  
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  
孫乎趙王乃止

袁渙

劉備嘗舉袁渙為茂才渙為呂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  
罵辱備再三疆之不許布怒以兵脅渙曰為之則生不  
為則死渙曰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  
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

巧妬

鄭裒

戰國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悅之夫人鄭裒知王之愛  
新人也其愛新人衣服玩好宮室卧具擇其所善而為  
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  
情也今鄭裒知寡人之悅新人而愛之甚於寡人鄭裒  
知王以已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

子之鼻子見王則必掩鼻子鼻新人見王而掩鼻王以問  
鄭裒裒曰其似惡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今刺之無使逆  
命

袁術諸婦

漢司隸馮方女避亂揚州袁術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  
幸諸婦思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也有氣節當時時  
涕泣憂愁以長見欽重馮氏從之後諸婦共絞殺馮氏  
繫之廁術誠以為不得志而死也遂不問

夫凉世態

廉頗

廉頗為趙將賓客盡至及其免歸賓客盡去後復為將  
客又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  
交君有勢我即從君無勢我即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  
頗無以應

孟嘗君

孟嘗君為齊相賓客盡至及其廢齊賓客盡去後復為

相客又至孟嘗君曰客何面目見文乎客曰生必有尤物之必至當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者掉臂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亡其中也孟嘗君辛甚遇之

以殺止殺

西門豹

西門豹為郡令會長老問民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

婦鄰三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收其錢得數百萬用其

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其人

家有好事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娶之多持女遠遊城中

益空又困貧所從來久矣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

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吾亦往送女至其時豹

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豹呼河伯婦來

視之顧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姬入報

河伯更得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姬投

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  
有頃復使一人趣之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姬弟子是女  
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向河立  
良久復欲使廷掾與豪長入趣之皆叩頭且破額血流  
地須臾豹曰廷掾起無狀河伯留客之久若能罷去歸  
矣邦吏民大恐是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

陳子亢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

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亢曰殉葬

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

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為之也於是弗果用

以娶婦喻

楚人

楚人有兩妻者人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

和之居無何有兩妻者死客謂挑者汝娶長者乎少者

乎曰娶長者既為我妻則願其詈人也

說苑卷

荆通

荆通見曹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求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出門者此國人情也通曰求臣亦猶是也 史記

以兩全說

朱建

漢書朱建傳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或毀辟陽侯惠帝欲誅之建乃求見孝惠臣閻籍孺說曰君所以得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

七

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辟陽侯誅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為辟陽侯言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君富貴亦倍矣於是閻籍孺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

鄒陽

鄒陽傳梁孝王朝求為漢嗣上書願朝太后議臣爰盎等不可王令人刺殺盎事敗恐誅陽至長安因客見長君曰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長君行迹多不循道

理者今爰盎事即窮王恐誅如此則太后切齒側目于

貴臣矣長君誠為善之母竟梁事太后厚德長君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長君曰諾乘間入言之果得不治

持法

張釋之

文帝行出中渭橋一人犯釋釋之奏當罰金文帝怒其罪輕釋之曰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上從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

柳渾

唐柳渾為相玉工為德宗作帶誤毀一銛工私市他玉足之帝識不類怒其欺詔京兆論元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妻有司詳讞乃可於法當按請論如律由是不死

源師

源師煬帝特拜大理少卿帝勅宮外衛士不得輒離所

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師據法奏徒帝  
令斬之師奏曰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闕文墨既付  
有司義歸但典脫有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  
之帝乃止

### 范質

戰周世宗時畿縣令因部夫犯賊受絹數百匹欲置之  
死宰相范質以其獄上奏世宗怒曰法者自古帝王所  
制本以防奸朕立法殺二賊吏非酷刑也質曰陛下殺  
之即可若付有司臣不敢署勅遂貸其命 國老談元  
掩誠不可

### 黃霸

漢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婦皆懷妊長婦胎傷弟婦生  
男長婦遂盜取之爭訟三年州郡不能決丞相黃霸令  
卒抱兒去兩婦各十步叱令自取長婦抱持甚急兒大  
啼弟婦恐致傷害因而放與而心甚懷愴霸曰此弟  
子也責問乃服

### 李崇

後魏李崇為揚州刺史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  
遇賊亡失數年始見在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  
已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決崇以二父與兒別禁二處  
數旬遣人告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奉  
哀也泰聞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崇知之以  
兒還奉遂詰奉伯詐狀奉伯款服

### 于仲文

隋于仲文還固安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  
及兩家俱認州郡亦不能決請於仲文於是令兩家各  
驅牛羣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羣中又陰使人微傷  
其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文呵詰杜氏服罪而去  
善惡之報

### 丙吉

漢丙吉傳地節三年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  
有阿保之功宣帝親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

賢之制詔丞相封吉為博陽侯臨當封吉疾病上憂吉

疾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後五歲為丞相

蔡京

宋陸務觀舊聞云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必死矣獨

晁冲之叔用謂先君曰未死也此老敗壞至此若使宴然元牖下備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已而果不死至儋

州之竄而死于潭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

七

若其無知詐之何益

班婕妤

趙飛燕譏班婕妤好好祝詛於成帝婕妤曰鬼神有知不

受邪佞之詐若其無知詐之何益

范滂

范滂繫獄吏俾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

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

外戚成益

陰貴人弟

光武封陰貴人弟就為侯復召就兄與欲封之與同辭

貴人問故與曰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

婦聘脫公主患心實不安也富貴已極人當知足夸夸

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求

位然至顯宗時就子豐尚鄴邑公主公主驕妬豐殺之

被誅父母皆自殺與之言卒驗於其家

樊儵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

七

樊儵弟鮪為子賞求楚王英女儵聞而止之曰建武中

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配王男可

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爾止一子奈

何棄之楚乎鮪不從及後楚謀逆事覺儵已卒顯宗念

儵故諸子得不生然儵之言卒驗於其家

觀過知仁

吳祐

後漢吳祐為酒泉太守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

民錢市夜以進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而忍欺之

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祐曰掾以親故受汚

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韓卓

韓卓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而免之

孔文舉

孔文舉為北海相有人母病差思食新麥家無乃盜隣

熟麥而進之文舉聞特賞之

欽定四庫全書

名不可掩

范丹

范丹往看姊病設食丹出門留錢而去姊追送之里中

芻蕘僮豎相怒曰言汝清高豈范史雲輩而云不盜我

菜乎丹嘆曰吾之微志乃在僮豎之口不可不免遂棄

錢而去

程堅

程堅清潔居貧諸媼共漂更相呼食或不食者相謂曰

汝非程謀甫何為不食人食

沐德信

吳攻樊城兵人作食有先熟者呼使食答曰否也呼者

曰汝欲作沐德信耶沐病嘗過姊姊為設食而不留其

名流播異域知此

韓康

漢書韓康嘗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

年有女子從康買藥守藥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

欽定四庫全書

休耶乃不二價乎康嘆曰我本欲避名今女子皆知有

我遂入霸陵山中

執政仁恕

袁安

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臧罪鞠人嘗稱曰

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吾所

不忍為也

韓公億

韓公億執政每見天下諸路有奏臈拾官吏小過者輒  
顏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  
之得所今任者大則望為公卿次則望為侍從職司二  
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官奈何錮之於盛世

杜祁公

杜祁公衍常言今之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是不恕  
也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常壞一官員其間不職者即  
妻以事使之不暇惰不慎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  
遷善者甚重不必繩以法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

疎于待小人

何進

漢何進等謀誅宦者諸常侍小黃門已悉罷遂里舍詣  
進謝罪進不即決張遜向其子婦為太后妹者叩頭願  
得入辭太后於是詔諸常侍皆復入直進遂被害

趙王叔

比齊趙王叔等謀出和士開為兗州刺史山陵畢當就

道士開重賂於婁定遠願一辭覲二宮於是得見後上  
及太后出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王叔以不臣殺之  
儉德足以動人

公儀休

公儀休為魯相無所變更百官自正食祿者不敢與百  
姓爭利

毛玠

毛玠典選舉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厲雖貴寵之臣  
與服不敢過度魏武嘆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  
復何為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

楊綰

唐楊綰始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  
池觀堂皇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裴幹出  
入從駟馭百穀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  
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他聞見靡然自  
化者不可勝紀

非百里才

龐統

劉備以龐統守東陽在縣不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談大器之遂用統為治中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

蔣琬

劉備以蔣琬為廣都長備嘗因遊觀奄至廣都見琬聚事不治時又沉醉備大怒將加罪琬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願重察之備乃不加罪但免為丞相長史亮死推以自代遂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立身自有本末

辛毗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劉孫用事眾皆影附大人小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

劉孫不平不過不為三公大丈夫欲為公而毀其高節耶

顧頤之

孝武時戴法興戴明寶舉尚之三人權重當時凡所屬違言無不行天下輻輳門外成市顧頤之獨不降意法興與宗與頤之善嫌其風節太峻頤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頤之常以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唯應恭已守道而聞者不違妄意徒徒虧惟道無闕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

王僧虔

王僧虔徙會稽太守阮佃夫家在東請假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爾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孫奭奏僧虔坐免官尋以白衣領侍中

蕭引

陳蕭引後主即位為中庶子建康令時宦者李善度益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

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

五



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族子密諫引曰李恭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為身計引曰各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為李恭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吳建竟作飛書李恭證之坐免官卒于家

李垂

趙末李垂累脩起居注丁謂執政未嘗往謁或問其故垂曰謂為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觀其所為必遊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宅

欽定四庫全書

列傳

九

州遷顏晉絳三州明道中還朝李康伯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為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而折之馬能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不行命也執政知之出知均州卒

恩不欲自已出

羊祐

晉羊祐在位多所進達而人不知所由或謂祐慎密太過祐曰拜爵公朝受恩私室吾所不取

王曾

宋王曾在中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每薦用人不求人知尹師魯嘗面言曾蓋少收門下士曾曰恩欲已出怨使誰當

勞薪

師曠

欽定四庫全書

列傳

隋王劭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上表請燹火云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燹車輪

荀勗

晉武帝時荀勗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成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舉坐服其明譏

不見幾

張華

晉室梁趙之亂首執張華華曰式乾之議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收者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

石崇

石崇被收崇曰奴輩利吾家財爾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

教民農殖

陶侃

陶侃為荊州刺史嘗出遊見人持一把耒熟稱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戲賊人稱執而鞭之

張詠

張詠為崇陽令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詠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情耶答而遣之

用賢人主之事

王宏

劉宋王宏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必先呵責譴辱之若美相盼接語欣惟者必無所諧人問其故答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王分功此所謂姦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絕官叙之分既無以為患又不微借顏色即成大怨亦鄙薄所不任

李昉

趙宋李昉為相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收必正色拒之已而推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于弟問故答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惠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美辭此收怨之道也

為逆旅主人殺負心僕

柳仲塗

宋人記柳仲塗赴舉時宿驛中夜聞婦人私哭聲婉而哀曉起詢之乃臨淮令之女令在任貪墨妻一僕主獻納及代還為僕所持逼其女為室令度勢難免因許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

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

五

女故哭柳往見令詰之得其實怒曰願假此僕一日為  
予除害僕至柳室即令往市酒果等物僕夜闌呼僕入  
叱問曰有主人女為婦是汝耶即奮匕首殺而烹之翌  
日召令及同舍飲云共食衛肉飲散並行令追謝問僕  
安在柳曰遠共食者乃其肉也

張乘虛

張乘虛為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鄰家至夜聚哭訊之  
其家無他故詣其主人力叩之以實告曰某在官失不  
欽定中華書局

自慎嘗私用官錢為家僕所持欲娶長女拒之則畏禍  
與之則女子失身約在朝夕所以舉家悲泣也乘虛明  
日至門首候其僕出即曰我白汝主人假汝至親家僕  
遲遲強之而去出城導馬前問即疏其罪僕倉皇問以  
袖相揮墜產而死歸告其鄰曰盛价已不復來矣速歸  
汝鄉後當護於事也

警枕

錢鏐

吳越志載錢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依極則就圓  
木小枕大鈴寐熟輒敲而寤名曰警枕

司馬君實

范淳甫記司馬公君實以圓木為警枕少睡則枕轉而  
覺乃起讀書

不妄笑

包拯

包孝肅極笑比黃河清時人謂其難得笑也

欽定中華書局

王元謨

南朝宋王元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元謨眉頭未曾  
伸

魏元長

北朝魏元長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孝文  
遷都長以代尹留鎮因別賜長酒曰聞公一生不笑今  
方隔山當為朕笑竟不能得

為爾寂寂

桓温

晉桓温有大志不時就嘆曰為爾寂寂為文景所笑

王融

王融年三十急欲為公輔嘗嘆曰為爾寂寂鄉鄰笑人

排毀前賢受報

王弼

晉王弼數侮鄭康成忽夜聞履聲見一人入閣中自稱

鄭元數弼曰君年少何以穿鑿文句而妄譏老子也弼

欽定四庫全書

惡俄病卒

劉蘭

魏劉蘭排毀董仲舒忽有人葛巾野服直入蘭讀書處

謂曰君自是學士何為苦相排毀義理短長竟誰在而

無禮見凌也今召卿往蘭尋卒

不能殺表劉焉免寒士

劉祥

齊劉祥過楮洲入朝以腰扇障面祥曰作如此舉止羞

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怒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表劉

焉免寒士

謝超宗

謝超宗過楮洲送客墮水超宗大笑曰投界河伯河伯

不受淵嘆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責表劉焉免寒士

耕問奴織問婢

沈慶之

宋沈慶之不肯北代文帝強之慶之曰耕當問奴織當

欽定四庫全書

問婢陛下謀白面書生事何由濟師竟無功

邢巒

魏邢巒不欲圍鍾離魏主詰之巒對曰耕則問田奴絹

則問織婢臣既謂難必無克理城果不拔

幾作盧

顏師伯

宋顏師伯與孝武博孝武擲得雉謂必勝師伯次得

盧亟取于歆之曰幾作盧遂輸直百萬

韋叡

梁韋叡與曹景宗擲補景宗擲得雉叡次得盧遂取于  
反之曰異事遂作塞亦輸直百萬

昔與汝為隣

孫皓

吳孫皓勸晉武帝酒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  
一盃酒願汝壽萬春

王歆之

欽定四庫全書

宋王歆之贈劉邕歌曰昔與汝為臣今與汝並肩既不  
願汝酒亦不願汝年

移我牀遠客

張敷先

宋中書舍人狄當周赴詣張敷先旁設二牀去壁三四  
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我牀遠客赴等失色而去

江敷

齊中書舍人紀僧真以武帝命詣江敷登榻坐定敷便

命左右曰移吾牀讓客僧真喪氣而退

書背加點

侯景

齊侯景出鎮河南謂神武曰今握兵在遠人易為詐所  
賜書背已加微點神武卒世子澄以書徵之書背無點  
遂不至發兵反

漢王諒

欽定四庫全書

隋高祖與漢王諒約凡璽書徵召收字傍別加一點高  
祖崩太子廣以書徵之以收字無點遂不至發兵反  
聚沙為米

檀道濟

宋檀道濟伐魏叔孫建以輕騎邀其運道道濟夜聚沙  
覆之米唱籌量之魏謀以為糧也因殺告者道濟全軍  
而返

賀若敦

周賀若敦伐陳侯瑱以舟師斷其糧援敦聚土營內以

米覆之集諸營軍士各持囊詣官司若請給者陳人信之全軍而返

異物奉異人

陸脩靜

宋陸脩靜以白羽扇遺張融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

齊高帝

齊高帝以白羽扇遺孔靈產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贈君

古人之服

欽定四庫全書

君有古人之風

傅昭

齊明帝以漆燭盤賜傅昭曰君有古人之風賜君古人之物

之物

劉香

梁昭明以匏食器賜劉香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器

人之器

賊至賦詩

庾肩吾

梁賊宋子仙破會稽得庾肩吾欲殺之先謂曰吾聞汝能作詩今可即作若能將貸汝命肩吾操筆便成辭米甚美賊釋之

張融

齊獠賊阮張融將殺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

此人不可得也

欽定四庫全書

何恢

齊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阮佃夫求之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阮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罷之

石崇

晉石崇妻綠珠美孫秀命使求之崇悉出諸妾數十使者曰奉命求綠珠他非所欲崇勃然曰此人不可得也秀遂以事害崇

以物喻人

范蔚宗

宋范蔚宗作和香方序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  
盈斤無傷零董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博金之  
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  
非唯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充疾也所言悉以比類  
朝士麝本多忌比庾仲文零董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  
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元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  
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自况

欽定四庫全書

卞彬

卞彬為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  
鷙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羊淫狠謂呂  
文顯猪卑率謂朱隆之鷙頑傲謂潘敞狗險出謂呂文  
度其險詖如此又蝦蟇賦云紆青拖紫名為蛤魚比令  
僕也又云蚶斗唯唯羣浮聞水為令史也

徐娘雖老

湘東王徐妃

湘東王徐妃以王眇一目嘗作半面粧其臣暨季江詒  
人云蕭漂陽馬雖老猶駿可騎徐娘雖老猶尚多情

齊祖琿婦

齊祖琿乘老馬嘗自號驢駒又與寡婦某通常令左右  
呼娘子其友人謂之曰老馬十歲尚號驢駒寡妻耳喻  
強呼娘子

置橋渡盜筍者

范元琰

齊范元琰以園蔬為業常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  
走母問其故具以實答母問盜者為誰答曰向所以退  
畏其愧恥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  
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為橋以度之自是盜者大慙  
一鄉無復草竊

郭原平

郭原平宅上種竹夜有盜其筍者原平遇見之盜者奔  
走墜溝原平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通又採筍

置離外鄰里慙愧無復取者

孝稱曾子

滕雲恭

滕雲恭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雲

恭街悲哀切俄過一桑門問其故雲恭具告桑門曰我

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

所在王倫時隨增虔在郡號為滕曾子

宗元卿

欽定四庫全書

宗元卿有至行鄉里宗事號宗曾子

蔡雲智

蔡雲智鄉里號為蔡曾子

埋婢更生

千寶婢

晉千寶父瑩有寵婢母甚妬之及瑩亡遂生持婢塋于

墓竇兄弟尚幼不知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

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恩情如舊既而嫁之生子

陳朗婢

義熙四年琅琊人陳朗婢已塋府史夏假歸行塚前聞

土中有人聲怪視之婢曰我今更活為我報家其日已

暮旦方開土取之體健如常

杜錫婢

漢杜錫家塋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塚附塋而婢

尚生問之曰其始如瞑目自謂當一再宿耳初婢埋時

年十五六及開塚後姿質如故更生十五六年嫁之有

欽定四庫全書

子

筮吉龜占

浦陽江古塚

宋浦陽江有琵琶圻圻有古塚墮水甃有隱起字云筮

吉龜占八百年落江中謝靈運取甃請京成傳視焉乃

驗龜縣古家已八百年矣

豐都市古家

東京豐都市掘得冢得銘云筮道居朝龜言近市五百



年間於斯見矣當時達者參驗是魏黃初二年所差也

古墓

梁任昉得古墓銘云龜言土蒼言水向服黃鐘啓靈趾

瘞在山上庚墮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

四百祀歷代無知者至唐鄭欽悅始辨之

書淫

皇甫謐

晉皇甫謐隱居不仕耽讀典籍至忘寢與食時人方之

欽定四庫全書

好色謂之書淫

劉峻

梁劉峻從柔乾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

者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

入王弼冢

陸機

晉陸機初入洛次河南偃師時直結陰望道左人居因

往投宿見一年少置易投壺與機談機無以抗既曉便

去稅驂逆旅問嫗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正是山陽

王家家墓耳機還睇昨路空野靈雲拱木蔽日知所遇

者信王弼也

陸雲

陸雲獨行偃師中忽見一家牆院整峻雲時飢乏因而

請前見一年少二十餘風姿可嘉論叙平生不異於人

尋共說老子極有辭致雲出臨別語云我山陽王輔嗣

也雲出門還望向處正是一家比至家已經三日

欽定四庫全書

特授王產

張譏

陳后主在東宮集官僚置宴時造玉柄塵尾新成后主

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

耳即手授譏

張譏

后主嗣位譏為東宮學士后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

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教譏豎義時索塵尾未至後主

敷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塵尾顧羣臣曰此即張譏後事

折臂三公

劉之遴

梁劉之遴在告常寄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某謂曰卿

後當為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後奔牛墮車右手偏

直不復得屈伸既而連典此郡

羊祐

欽定四庫全書

晉羊祐羣親遇術者云墓於法當出天子祐惡之遂屈

損其墓術者再過之云尚當出折臂三公祐後墮馬折

臂果至三公

欲擊半渡

謝元

晉謝元與苻堅相拒淝水元使謂堅請退軍濟師以決

勝負諸將不可堅曰俟彼半渡我以鐵騎蹙之淺不濟

矣軍既退不可止遂大敗秦由是亡

尉遲惇

後周尉遲迴代揚堅使子惇與韋孝寬相拒沁水惇布

陳二十餘里麾兵小却欲俟孝寬眾半渡而擊之孝寬

等乘其兵却鳴鼓齊進士皆一當百惇眾大敗迴由是

遂亡

風聲鶴唳

苻堅

苻堅伐晉至淝水大敗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

欽定四庫全書

沈攸之

齊沈攸之率眾東下戰敗其子元琰奔還聞城外鶴唳

皆以為軍聲

誤鳴進鼓

桓溫

晉桓溫伐李勢戰於笮橋不利將退兵過軍中誤鳴進

鼓士殊死關遂克之

宋世祖

宋世祖伐元克幼不利造幼將魯秀誤鳴遊鼓逐克之

董狐

干寶

晉干寶撰搜神記時人稱之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晉干

李騫

元魏使李騫入梁見佛寺傍執板筆者謂之尻頭騫曰

此僧之董狐也

泛稱

欽定四庫全書

六朝人撰酒經時謂酒之南董黃長唐號書之董狐

刻木作愛姬

孫皓

吳孫皓寵姬張氏死思其色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像

常置坐側

隋煬帝

隋煬帝愛柳葉刻木作其形每飲酒必置坐隅

精誠動物

魏無忌

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鷓逐鳩逃案下鷓去公子縱鳩  
出鷓逐殺之公子暮為不食曰鳩避患歸無忌竟為鷓  
所得吾負之為吾捕得此鷓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左右  
宣聲捕得鷓三百餘以奉公子欲盡殺恐無事乃自棄  
劍至龍門曰誰獲罪無忌者一鷓獨低頭不敢仰視乃  
取殺之盡放其餘名聲布聞天下歸焉 列士傳

童恢

欽定四庫全書

童恢為不其令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  
恢聞而出視虎曰天生萬物惟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  
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  
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  
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踉蹌自奮遂令放釋更  
人為之歌頌 後漢書

齧指心動

曾參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齒指乳  
子曰參之孝真感萬里

恭順

恭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嗟  
其指順即動心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  
嗟指以悟汝耳 後漢書

賣宅不欺

陳元方

欽定四庫全書

魏陳元方東郡賣小宅家人將就直矣元方曰此宅甚

好但無出水處買者因辭不買

皇甫亮

北齊皇甫亮所居宅滂下標榜賣之買者問故亮母答  
為宅中水淹不泄雨即流入牀下宅終不售

夢虎

恭君謨

恭君謨嘗夢為虎所逼有一人救之虎既去與之坐曰

公貴人也但頭角不正手為按之曰骨已正矣翌日李  
士寧道人謁君謨謂曰夜來夢頗驚惶否君謨愕然視  
其狀乃夢中逐虎正骨者遂異之 江寧志

蘇子瞻

蘇東坡先生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  
公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及旦有  
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叱曰鼠子敢爾本欲杖  
汝脊吾豈不知子夜來術也道士慚懼而退 夢莊漫錄

欽定四庫全書

火將然煙先起

魏紹

魏紹善占侯景欲試之使與郭生俱卜二伏牛何者先  
起卜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紹曰青牛先起景問其  
故郭生曰火赤色故知赤牛先起紹曰火將然煙上色  
青故知青牛起乃如紹言 北史

魏璘

魏璘以下名世遠太宗得于汴天祿元年上命馳馬較

遲疾以為勝負問王白及璘孰勝白奏曰赤者勝璘曰  
驄馬當勝上異而問之白曰今日火王故知赤者勝璘  
曰火雖王而上有煙以煙察之青者必勝馳竟如璘言  
遼史

君相不能造命

魏徵

魏徵為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叅時徵方寢二人意下平

章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徵

欽定四庫全書

聞之作書遣由此老翁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一好

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上者送書明日引注由

老翁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留徵問知其故嘆曰官職祿

料由天信不誣也 朔野命載

宋仁宗

仁宗嘗御使殿有二近侍爭辨聲聞御前仁宗問之曰

甲言貴賤在命乙言貴賤在至尊帝然即以二小金

合各書數字藏於中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恩封

秘甚嚴先命乙攜一往內東門司約及半遂命甲攜

甲推恩問之乃

能改齊漫錄



一曰富貴在天一曰由君所

者所賜者以五品職意謂誠

及授 金史

欽定四庫全書

同書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印人傳目錄

提要(紀昀等) ..... 一

卷一 ..... 二

卷二 ..... 一三

卷三 ..... 二五

欽定四庫全書續書錄目錄

提要(紀昀等) ..... 三五

卷一 ..... 三六

卷二 ..... 四五

卷三 ..... 五四

卷四 ..... 六四

欽定四庫全書書影目錄

提要(紀昀等) ..... 七四

卷一 ..... 七五

卷二 ..... 一〇二

卷三 ..... 一二〇

卷四 ..... 一三九

卷五 ..... 一五九

卷六 ..... 一七八

卷七 ..... 一九六

卷八 ..... 二一五  
卷九 ..... 二二三  
卷十 ..... 二五二

欽定四庫全書圖小紀目錄

提要(紀昀等) ..... 二七七

卷一 ..... 二七八

卷二 ..... 二九一

卷三 ..... 三〇二

卷四 ..... 三一七

欽定四庫全書同書目錄

卷二 ..... 三二九

卷四 ..... 三五二

總校官舉人 臣章維桓

校對官中書 臣宋 鎔

騰錄監生 臣金兆陽